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〇五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
外的其他論文。收錄南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種文章十餘萬篇，總字
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
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〇五册



目錄

全宋文卷六九五八

陳 宓 五

回朱順昌劄	一
回毛提舉劄	一
與任知縣一龍劄	二
與婺州林教日選劄	三
與楊安撫長孺劄	三
與鄭通判渙劄	五
與江右留提刑竹端劄	一	六
與江右留提刑竹端劄	二	六
與杜省元東書	七
與福清林經略書	八
回廣東何提刑坦劄	九

回魏學正書	一〇
上勉齋黃先生	一〇
上勉齋黃先生	一一
上勉齋黃先生	一二
上勉齋黃先生	一三
與李司直燔劄	一三
與通判李司直燔劄	一四
與李國錄方子劄	一五
與李蘄州誠之劄	一六
與李蘄州誠之劄	一七
慰李機宜劄	一七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八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九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九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二〇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二一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六	……	二二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七	……	二二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八	……	二三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九	……	二三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〇	……	二四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一	……	二五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二	……	二六

全宋文卷六九五九

陳 宓 六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三	……	二七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四	……	二八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五	……	二八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六	……	二九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七	……	二九
與司直師恕劄	一	……	三〇
與司直師恕劄	二	……	三〇

與司直師恕劄	三	三
與安南張郎中元簡	三	三二
與江西趙提舉汝談劄	三	三二
與江西趙提舉劄	三	三三
回永福黃主簿必昌劄	三	三四
與蘇教授思恭劄	一	三四
與蘇教授思恭劄	二	三五
與蘇教授思恭劄	三	三六
與蘇教授思恭劄	四	三六
與蘇教授思恭劄	五	三七
與蘇教授思恭劄	六	三七
與蘇教授思恭劄	七	三八
與鄭縣尉思忱劄	三	三八
答鄭知縣	三	三九
回寧德李縣尉元宗劄	一	四〇
回寧德李縣尉元宗劄	二	四〇

答劉學錄忠恕說	四一
又答人心道心	四一
回劉學錄書	四二
回黃省元汝宜書	四三
回興化谷目陳樸翁仲須劄	一	四四
回興化谷目陳樸翁仲須劄	二	四四
與柯東海書	四五
回柯豈丈書	四六
答李如晦問目	四六
與李如晦書	一	五〇
與李如晦書	二	五〇
與李如晦書	三	五一
與李如晦書	四	五二
與李如晦書	五	五三
與李如晦書	六	五三
與李如晦書	七	五四

與袁州時倅 五四

慰時機宜書 五五

與時將仕書 五六

全宋文卷六九六〇

陳 宓 七

南康到任與三府劄 五七

又上三府劄 五九

與史丞相劄 六〇

與趙石司劄 六一

與江東譙提刑令憲劄 六二

與江東譙提刑令憲劄 六四

與江東譙提刑令憲劄 六五

與江東譙提刑令憲劄 六六

與江東章提舉劄 六七

與江東章提舉劄 六八

與江東章提舉劄 六九

與江東章提舉劄	四	七〇
與江東俞運使劄	一	七一
與江東俞運使劄	二	七二
與江東俞運使劄	四	七四
與江東俞運使劄	五	七四
與江東俞運使劄	七	七五
與宋總領鈞劄		七六
與朱寺丞在劄		七七
與趙經略崇憲劄		七九
與江東李安撫劄		八〇
與袁侍郎燮劄		八一
與江州俞侍郎劄		八二
與撫州趙司直劄		八三
全宋文卷六九六一			

陳 宓 八

與真西山	一	八五
------	---	-------	----

與真西山 二	八六
與袁州鄭毅齋劄	八八
回勉齋黃先生 一	八九
回勉齋黃先生 二	九〇
與王總幹書	九一
南劍通史丞相劄 一	九三
南劍通史丞相劄 二	九四
與馮提刑多福劄 一	九五
與馮提刑多福劄 二	九五
與馮提刑多福劄 三	九六
與福建譙運使令憲 一	九八
與福建譙運使令憲 二	九八
與福建譙運使令憲 三	九九
與福建譙運使令憲 四	一〇〇
與福建樓提舉劄 一	一〇一
與福建樓提舉劄 二	一〇二

與福建樓提舉劄	三	一〇二
回本軍趙通判劄	一〇三
賀傅忠簡公劄	一〇四
與本軍曾知軍耆年劄	一〇五
與鄭寺丞寅劄	一〇五
與江西孫提刑德輿	一〇六
回傅寺丞壅劄	一〇七
與真西山書	一〇八
與鄉守陳國博與行書	一一〇
與閩清鄭知縣燭書	一	一一一
與閩清鄭知縣燭書	二	一一一
回劉學錄劄	一一二
回建安劉主簿潛夫	一一四

全宋文卷六九六二

陳 宓 九

南劍請蔡堂長念成書	一一五
-----------	-------	-------	-----

與楊學錄復書	一	一一六
與楊學錄復書	二	一一七
與林堂長羽書	……	一一七
與鄧聘君邦老書	……	一一八
與將樂宰劄	……	一一八
與林堂長羽書	一	一一九
與林堂長羽書	二	一一九
與楊學錄劄	一	一二〇
與楊學錄劄	二	一二〇
與趙司直師恕劄	一	一二一
與趙司直師恕劄	二	一二一
與趙司直師恕劄	三	一二二
與趙司直師恕劄	四	一二三
請姚簽判瑤劄	……	一二三
回福建李安撫駿劄	一	一二四
回福建李安撫駿劄	二	一二五

回福建李安撫劄	三	一二六
與李安撫劄	一	一二七
與陳招捕韓劄	一	一二七
與陳招捕韓劄	二	一二八
與陳運使汶劄	一	一二八
回徐撫幹鹿卿劄	一	一二九
與趙知軍汝固劄	一	一三〇
本軍修城擬申省丐度牒白劄	一	一三〇
與王知軍克恭乞築城劄子	一	一三一
與陳運使汶劄	一	一三二
與趙知軍汝固劄	一	一三三
勸築城局諸士友劄	一	一三四
與李如晦書	一	一三五
與李如晦書	二	一三六
與卓省元渙	一	一三六
與李□求勉齋祠記書	一	一三七

送真西山除學官 一三七

送泉州李推方子 一三八

送趙縣尉時棣 一三九

送諸葛表姪 一三九

送王實之察推 一四〇

送陳教授顯伯 一四一

送孫制幹 一四一

送南安劉縣丞希仁 一四二

送張相士仲思 一四二

贈朱相士 一四三

贈建寧張生 一四四

全宋文卷六九六三

陳 宓 一〇

仰止堂規約序 一四五

學問指南序 一四六

北溪陳先生字義序 一四六

艾軒林先生集序	一四七
義田序	一四八
孝經本旨序	一四九
文公朱先生家禮序	一五〇
題先君正獻奏議遺文	一五一
題君謨臨蘭亭	一五一
題舜孳集	一五二
與客遊廬山三峽偶題	一五二
題傅監倉度疋紙	一五三
跋安溪縣刊司馬溫公書儀	一五三
跋易學啓蒙	一五四
跋論語集義或問通釋	一五五
跋近思錄	一五五
跋稽古錄	一五六
跋東萊擇善	一五六
跋四子章句或問集注輯略	一五七

跋李陽冰千文	一五七
跋陸宣公奏議	一五八
跋長沙四先生祠堂碑陰	一五九
跋張橫浦言行錄	一五九
跋郡中正己齋蔡忠惠帖後	一六〇
跋小學之書	一六〇
跋于湖書凱歌	一六一
跋梅溪王先生家政集	一六一
又跋	一六二
跋梅溪善政編後	一六二
跋永嘉王秘監楠合齋集	一六三
跋胸山公集	一六四
跋殿丞焦公墨帖	一六四
跋傅判院著述藁	一六五
跋鳳山楊先生景申集	一六六
跋劉氏學易堂記	一六六

跋葉雲叟示朱文公書軸	一六七
跋朱文公答李從事書	一六七
跋陳貢士罔所藏慈湖帖	一六八
跋朱文公書嚴光書	一六八
跋真侍郎戒官吏四事十害	一六八
跋林徽州墓誌後	一六九
跋安溪攀桂社錄	一七〇
跋真舍人所書與鄒景仁令尹	一七一
跋趙侍郎粹中遺墨帖後	一七一
跋趙經略行狀	一七一
跋安溪詹清隱詩	一七二

全宋文卷六九六四

陳 宓 一一

跋鄭湘鄉孫出示諸公詩後	一七三
跋柯東海集唐人絕句	一七四
跋林拙齋集	一七四

跋秦溪張先生集	一七五
跋延平趙知錄維詩集序	一七五
跋饒司理文藁	一七六
跋橫翠詩後	一七六
跋溫陵吳教詩	一七七
跋洪州宋愿父詩	一七七
跋方機宜詩	一七七
跋黃巖余更生語	一七八
跋黃帳榦汝宜殿策	一七八
跋鄒寧化府君帖	一七九
跋江州陳氏家牒	一七九
跋韓載叔省題詩	一八〇
跋族子惟孝蒲巖記	一八〇
跋呂紫微帖後	一八一
跋張呂二相與李文肅公往來書後	一八一
跋東坡書劉禹錫詩	一八二

論語通釋題叙	一八二
南劍道南堂仁說	一八三
後原道說	一八五
恢復論	一八六
論車制	一八七
論射	一八八
葬議	一八八
南康築子城說	一八九
續愛蓮說	一八九
安溪縣試諸生策問	一	一九〇
安溪縣試諸生策問	二	一九一
安溪縣試諸生策問	三	一九二
安溪縣試諸生策問	四	一九三
安溪縣試諸生策問	五	一九四
溫陵梁氏習軒說	一九六
字圭子說	一九六

字李如晦說 一九七

全宋文卷六九六五

陳 宓 一一一

莆學朱文公祠記 一九八

泉州南安縣新學記 一九九

懷安縣學四先生祠記 二〇一

黃勉齋先生雲谷堂記 二〇二

潮州八先生祠記 二〇三

廬山重建李氏山房記 二〇四

林氏兼山閣記 二〇五

鄭氏家塾記 二〇六

仙谿喻氏大飛書堂記 二〇七

梁氏玉峰書室記 二〇八

安溪縣贍學田記 二〇九

安溪縣惠民局記 二一〇

安溪縣安養院記 二一一

安溪縣龍津橋庫記	二二二
安溪縣桂湖巖記	二二三
安溪縣岫陽廟記	二二四
安溪縣丞廳題名記	二二五
南康利民抵當庫記	二二六
西外宗院廳東軒記	二二六
月樓記	二二七
松泉精舍記	二二八
興化判官廳平一樓記	二二八
興化判官廳尊美堂記	二一九
晉江縣主簿壁題名記	二二〇
興化縣重建廳事記	二二一
仙遊縣丞廳記	二二二
安溪縣集右軍字續蘭亭記	二二二
修江橋記	二二三

全宋文卷六九六六

陳 宓 一三

仰止堂規約 一二五

辨志 一二六

致知 一二六

正心 一二七

修身 一二七

處事 一二七

又 一二八

仰止書堂鄉約 一二八

德行相規 一二八

事業相勉 一二九

過失相規 一二九

禮俗相接 一二九

趙縣丞師洪擇善齋銘 一二三〇

王主簿德嘉於安溪簿廳事之東為讀書室某名以念齋而為之銘 一二三〇

復堂銘 一二三〇

硯銘	·····	一三三一
建安真景元以開禧改元中博學宏詞科上訓辭有曰勉之哉毋矜而能毋競于進朕將觀汝致遠之器因掇致遠以名齋友人莆陽陳某敬爲之銘	·····	一三三一
朱墨銘	·····	一三三一
硯銘	·····	一三三一
贊梅溪王先生像	·····	一三三一
贊文公朱先生像	·····	一三三一
贊勉齋黃先生像	·····	一三三一
座右箴	·····	一三三四
戒樂	·····	一三三四
東萊呂氏官箴以覓舉求上官保庇書爲第一戒今仕者往往十犯八九雖賢不免陷焉爲詩以謝兼用奉勉	·····	一三三五
衛君子傳	·····	一三三五
朝散大夫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林公行狀	·····	一三三六

全宋文卷六九六七

陳 宓 一四

奉直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議陳公行述 二四八

蜀郡夫人贈東平郡夫人黃氏行狀 二五一

魏國太夫人聶氏行述 二五四

直徽猷閣知福州林公墓誌銘 二五七

持齋先生鄭公墓誌銘 二六一

參議趙公墓誌銘 二六三

全宋文卷六九六八

陳 宓 一五

告院龔公墓誌銘 二六七

知縣王公墓誌銘 二七〇

贈宣教郎林公墓誌銘 二七二

處士林公墓誌銘 二七三

吳氏夫人墓誌銘 二七四

參議鄭侯墓誌銘 二七五

前室孺人梁氏葬葵山壙誌 二七七

前室安人梁氏改葬下余壙誌 二七八

王氏夫人墓誌銘	二七九
承奉郎林公墓誌銘	二八〇
改葬祖太師冀國公壙銘	二八一
贈通直郎鄭公墓誌銘	二八一
通判南堂時公墓誌銘	二八三
建昌詹侯墓誌銘	二八七

全宋文卷六九六九

陳 宓 一六

知縣方公墓誌銘	二八九
特魁運幹方公墓誌銘	二九〇
國錄通守黃公墓誌銘	二九二
北溪先生主簿陳君墓誌銘	二九三
通判贈金紫光祿大夫劉公墓誌銘	二九六
主管襲慶府東嶽廟龔君墓誌銘	二九九
中散大夫開國龔公壙銘	三〇一
大理正廣東運判曾君墓誌銘	三〇二

處土方君墓誌銘 三〇五

通判李公墓誌銘 三〇六

通判趙公墓誌銘 三〇八

全宋文卷六九七〇

陳 宓 一七

進士鄭君墓誌銘 三一二

兵部開國高公墓誌銘 三一五

南康歸祭朱文公先生墓文 三一九

祭勉齋黃先生祠文 三二〇

祭李果州道傳文 三二〇

祭李蘄州誠之文 三二〇

祭時通判淵文 三二一

祭傅忠簡文 三二二

墓祭文 三二二

南康祭劉屯田祠文 三二三

祭李侍郎訖文 三二三

祭三山陳郎中孔碩文	三二四
祭福建譙漕令憲文	三二五
祭南康軍趙知宗伉夫文	三二五
祭南康經略趙郎中文	三二六
祭南康趙知宗文	三二六
祭李尚書文	三二七
祭福清林經略文	三二七
祭泉州楊尚書炳文	三二八
祭泉州儲經略用文	三二八
祭李縣丞亢宗文	三二九
祭外舅龔汀州最文	三三〇
路祭文	三三〇
祭仙遊陳侍郎謙文	三三一
祭鄉守王郎克恭文	三三一
祭鄭道州守仁文	三三一
祭王侍郎居安文	三三一

祭柯縣尉夢得文 三三三三

祭三山許郎中錫文 三三三三

祭廣東鄭提舉起沃文 三三三四

祭南康軍詹簽判文 三三三四

祭白鹿書院黃堂長去私文 三三三五

祭南康余堂長文 三三三五

殯祭孫權尉文 三三三六

祭龔知縣日孜文 三三三六

祭龔承奉文 三三三七

祭聶司理文 三三三七

全宋文卷六九七一

陳 宓 一八

祭兄參議文 三三三八

祭仲兄匠監文 三三三九

祭族姪念一郎文 三三三九

改葬祭前室梁安人文 三四〇

祭本家祠堂文	三四〇
祭廿四兄嫂改葬延壽合祔文	三四一
祭淮寧郡太夫人林氏文	三四一
祭鄭司令母潘夫人文	三四二
祭真右史母吳令人文	三四二
祭台州趙司直恭人文	三四三
祭龔令人文	三四三
祭安溪橋緣二道者文	三四四
祭前臨江方通判阜周文	三四四
安溪到任謁宣聖文	三四五
歐朱陪從祀文	三四五
安奉歐陽四門祠文	三四六
安奉朱文公祠文	三四六
到任謁諸廟文	三四七
清水巖祈雨文	三四七
清水巖謝雨文	三四八

祈晴文	……	三四八
謝晴文	……	三四九
祈雨文	……	三四九
謝雨文	……	三四九
祈晴文	……	三五〇
謝晴文	……	三五〇
祈晴文	……	三五〇
謝晴文	……	三五〇
祈晴文	……	三五〇
謝晴文	……	三五〇
祈晴文	……	三五〇
謝晴文	……	三五〇
祈晴文	……	三五〇
謝晴文	……	三五〇
祈晴文	……	三五〇
再祈晴文	……	三五四

又再祈晴文	三五四
謝晴文	三五五
祈晴文	三五五
謝晴文	三五五
祈雨文	三五六
謝雨文	三五六
祈晴文	三五七
謝晴文	三五七
祈晴文	三五七
謝晴文	三五八
祈雨文	三五八
謝雨文	三五八
任滿辭清水巖文	三五九
諸廟禱晴文	三五九
又諸廟禱晴文	三五九
又諸廟謝晴并致禱文	三六〇

驅虎告諸廟文	三六〇
社壇城隍祈雨文	三六一
架縣治告諸廟文	三六一
辭諸廟文	三六二
安溪任滿辭宣聖文	三六二
南康謝雪文	三六三
祈雨文	三六三
又祈雨文	三六三
安奉周濂溪朱文公二先生祠文	三六四
安奉改造宣聖像文	三六四
告脩設廳文	三六五
謝脩設廳文	三六五
告立木柵樞塹築墻文	三六六
南劍春祈諸廟文	三六六
秋報諸廟文	三六六
告譙樓揭州額文	三六七

南康祈雨青詞	三六七
祈雨青詞	三六八
祈晴青詞	三六八
謝晴青詞	三六九
祈晴青詞	三六九
南劍醮禳疾癘青詞	三六九
上元設醮青詞	三七〇
安溪縣重架縣廨上梁文	三七〇
白湖順濟廟重建寢殿上梁文	三七一
安溪月湖念語	三七三

全宋文卷六九七二

釋法薰 一

福長老出世乞語	三七四
示師覺禪人	三七五
示觀書記	三七六
示紹文侍者	三七七

示得昇監寺	三七七
示禮長老	三七八
示隆禪人	三七九
示炬都寺	三七九
示祖中禪人	三八〇
覺長老出世求語	三八〇
行禪人歸鄉乞語	三八一
示權禪人	三八二
示瑩禪人	三八二
示日禪人	三八三
示南康先藏主	三八三
示壬禪人	三八四
示遠知客	三八五
示性禪人	三八六
示李制幹法語	三八六
示秀監寺	三八七

示清菴主 三八八

示傳侍者 三八八

全宋文卷六九七三

釋法薰 二

示師乘副寺 三九〇

示聞藏主 三九一

示純上人 三九二

示燈禪人 三九二

示禪人法語 三九三

坦首座住南昌龍泉求法語 三九五

回少保孟節相法語 三九六

示澄禪人法語 三九七

示澄上人法語 三九七

示常州壽長老法語 三九八

示詮禪人法語 三九八

示總書記法語 三九九

示珂書記法語	四〇〇
示祥禪人法語	四〇〇
示小師珪上人法語	四〇一
題參政樓公二圓相圖	四〇一
跋真歇墨蹟	四〇二
題卍菴墨蹟	四〇二
何居士書華嚴經請跋	四〇三
萬善友書法華經請跋	四〇三
跋家侍郎爲信禪人刻佛偈	四〇四
題劉右司筆蹟	四〇四
跋游丞相爲印上人書心經	四〇四
癡絕寫師上堂心禪人以之求語	四〇五

全宋文卷六九七四

釋法薰 三

出山相贊 一	四〇六
出山相贊 二	四〇六

觀音贊	一	……	四〇七
觀音贊	二	……	四〇七
觀音思惟像贊		……	四〇七
馬郎婦贊		……	四〇八
達磨贊	一	……	四〇八
達磨贊	二	……	四〇八
達磨贊	三	……	四〇九
初祖贊		……	四〇九
二祖贊		……	四〇九
三祖贊		……	四一〇
四祖贊		……	四一〇
五祖贊		……	四一〇
六祖贊		……	四一〇
布袋贊	一	……	四一一
布袋贊	二	……	四一一
布袋贊	三	……	四一一

豐干寒山拾得圖贊	四一二
四睡圖贊	四一二
言法華贊	四一二
寒山拾得望月贊	四一三
猪頭和尚贊	四一三
蜺子和尚贊	四一三
楊岐和尚贊	四一四
贊五祖演和尚	四一四
普化和尚贊	四一四
臨濟和尚贊	四一五
維摩贊	四一五
靈照女贊	四一五
破庵和尚贊	四一六
贊水月觀音	四一六
贊豐干	四一六
贊布袋	四一七

贊三教圖	四一七
贊政黃牛	四一七
仙人望月濯足贊	四一八
贊宗道者	四一八
贊黃檗和尚	四一八
贊蓑衣道人	四一九
贊朝陽穿破衲待月了殘經	四一九
贊朝陽穿破衲待月了殘經	四一九
福長老繪師像請贊	四二〇
潮州禮長老請贊	四二〇
白贊	四二〇
總長老請贊	四二一
炬長老請贊	四二一
清菴主請贊	四二一
昭長老請贊	四二二
寒巖居士請贊	四二二

尼長老請贊	四二二
秀長老請贊	四二三
贊李源圓澤圖	四二三
贊呂先生	四二三
覺城居士請贊師頂相	四二四
受業師孫請贊	四二四
自贊 一	四二四
自贊 二	四二五

全宋文卷六九七五

湯 千

瓊山番陽事跡	四二六
--------	-----

謝采伯

密齋筆記自序	四二八
續書譜序	四二八
題蘇軾書斬蛟橋	四二九
題東坡乞居帖	四二九

台州奏蠲酒禁記	四三〇
高文善	
乞集官擬議周程三先生賜謚奏	四三一
廖 視	
范忠宣集跋	四三二
方 猷	
劾趙建大趙希昔奏	四三三
劾魏大有等奏	四三三
乞嚴四川科舉奏	四三四
爲東陽社倉事申朝廷劄子	四三五
韓元豹	
游道山題名	四三七
蘇應龍	
學田記	四三八
王之制	
武岡軍修學記	四三九

王 同

太平州教授建廳記 四四一

胡 衛

彈黎伯巽等人奏 四四三

彈黃疇若留元剛奏 四四四

論列蓋鈞王駒奏 四四四

彈林清之朱晞顏奏 四四五

於潛縣重建承廳記 四四五

於潛縣重建尉司記 四四七

鄭子充

仙游縣軍學錢糧記 四四九

夏蹈規

澱江浮橋記 四五〇

李耆岡

省心雜言跋 四五一

全宋文卷六九五八

陳 宓 五

回朱順昌劄

某比承迂顧，得款名理，幸甚！偶以親疾在告，未究欲言。正茲慚負，忽領手帖，至喜。承不鄙須拙書，自惟庸陋，且拙於此。蒙蒙籀甚古，足以揭示邑之興廢，自是人事得失，何關扁榜？嘗言不必易矣。重違諄喻，輒用寫納，幸謀之邑人，若能不易，某之素願也。《復齋集》卷一一。

回毛提舉劄

某竊以上冬之月，霜氣未肅，伏惟某官寓情園閭，道高物表，神職贊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日試吏鄭鄉，每蒙眷待，違離之日，適大旆尚留九華，不得請教而行，留書叙情，殊愧草略。茲辱寵報，

眷意有加，不惟不以世俗陽相尊者見施，而誨警之切，有深友所不能道者。常恨近世此道幾絕，不意賢者能一出之以發鄙吝，幸甚！感甚！某不學不才，叨竊門庇，天性又極閭鈍，近世荃蕙爲茅之變，每拳拳於善類，不度彼己，思竭其愚，以效藥石，爲凡入仕於王朝者言也，意欲驗此語於數年之後。豈今日無過，便謂不必如此說，殆猶康強壽之人，告之以縱欲傷生之事，雖曰失言，亦自無害，不猶愈於進軟熟之語？愚意若此耳，初何心哉？今來書云云，若某聞人言而有所譏者，如李推之賢尚不免如此，則天下無善人，某之不知人亦甚矣。慚汗無已〔一〕，高明豈不察此，尚有疑何也？《復齋集》卷一一。

〔一〕慚汗：原作「漸汗」，據文意改。

與任知縣一龍劄

某伏拜台汗。寵喻黃尉已效區區，黃法極賢，一見粹然。茲蒙賜以新詩，書院預有榮焉，三復格律之高，不勝降嘆。門下清規粹行，縉紳所推。公朝急賢，何尚濡滯若此耶？壁間之題，毀譽曷足據，見愛之厚，猥以錄示，益用慚悸。一人之譽若以爲可喜，則毀者三至，寧不見信於人。古人所以不信流言，而惟義之趨者，殆爲己之學當然，不必屑屑求於人也。云云。《復齋集》卷一二。

與婺州林教日選劄

某竊以冬序新紀，寒氣尚微，恭惟某官模楷名邦，聲實交暢，神明左右，台候動止萬福。某昨承大旆經行，遂親德宇，容易分袂，仰高拳拳，一書不敏，寵汗先焉，感愧莫喻。婺女爲今鄒魯，名儒輩出，近時伏節及讜言正論之士，班班可數，豈東萊教誘成就，其名效大驗，至是始不可掩歟，何賢人之多也！執事教其間分，不惟使學者從事言語文字間，而伊洛之學即東萊所究心者。其書俱存，朱文公闡而明之，詳盡大備矣。想見升堂之際，與諸生磨礪浸灌，數學半，其樂可量哉！某少不知學，今其老矣，徒負過時之嘆。然學無止法，終吾身而後已，收之桑榆，尤古人所務，幸有以教之。承喻極切不鄙，某與人交寡，例不敢通清要書，非敢愛吝，實以分義所在，不唯言之無益，徒自取辱，是以不敢，幸加深察。德業日新，何患無知己者。少安請俟，唯此之望。《復齋集》卷一二。

與楊安撫長孺劄

某竊以孟夏謹時，天氣清淑，恭惟某官道德隆備，燕居和衍，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庚辰之冬，獲拜履絢。雖承顏之云始，實慕德之甚深。况先世托契門墻，是以一見之初，便蒙異顧，然鄙

性狂率，輒效愚者千慮一得之說，抵冒威尊，朝聞夕報。平生見從善勇、愛民切，未有如門下者。全
閩方鼓舞，政教天嗇，其逢歸旆，已不可留，自是城市鬱攸之變，通宵累日，幾於一空〔一〕，萬喙嗷
嗷曰：「使楊公在，安情得有此〔二〕？」於是士夫、田野老稚、婦女同然一詞。仁賢爲國家重輕如
此。某是時銓伏里閭無歸，繇尾卧轍之民，以致戀戀之誠。又不能以書詞，興寢著在寸冊，炯炯不
忘。去冬之官，忽順昌張君相訪，示出九月所賜書，詞旨溫深，寵勞備至。大人君子篤於疵賤若此，
曷勝感愧！門下奧學清文，直節卓行，家自得師，而又尚論古人，追而友之。近時名公鉅人，父子繼
賢，當以門下爲稱者。燕閒之適，所得居多。承寵喻廖槎溪，某嘗受廛於莆田鄉人〔三〕，至今思之，
其家蒙主盟，今幸帖然。張君兄弟皆佳士，顯父之賢，得雄文爲之發揮，不勝致嘆。李隱君去秋適已
逝矣，失此前輩，冀北之群遂空。其三子皆能承父志，居鄉社杜門，鄉井賴其賑貸。某每加敬於數
君，况辱一言之重乎。某庸陋無堪，冒昧此來，已七閱月，旱癘相仍，公私赤立，冬苗米僅能減十之
二三。閩中荒政素不講，一旦無長策，蠲宿逋之外，獨有市糴平糶，勸分上中戶而已，幸不至大狼
狽。今歲雨澤粗足，有可教誨者，尚望矜念舊部，特賜示人下，俾得悉心遵承，捄過如頭燃。一書述
謝，及是始克專人自通，怠惰無所逃譴。敢乞爲道保練一輅，西清之拜，大門星屬。伏惟福履川增，
延平委俾，九頓首以請。《復齋集》卷一二。

〔一〕「於」下原衍一「於」字，據文意刪。

〔二〕安情得：「情」字疑衍。

〔三〕受：原作「愛」，據文意改。

與鄭通判渙劄

某竊以春序方新，雨足初霽，恭惟某官溥心治郡，恩愛在人，神明贊助，台候動止萬福。某久不脩敬，坐仰清風，蓋無日不拳拳。自到官，以旱癘爲苦，短才治劇，已不勝任，况投之倉卒應變之域。民征軍食皆費陪裨，凡取於諸邑者，一孔不遺，諸邑至不可爲，一皆以利源歸之邑，邑少寬而郡計已不可支矣。去歲田畝初謂有半收，及病後失刈穫之時，又不及此。十三年前舊租稅悉蠲，十四年苗米五等戶通減二分，申廟堂乞給僧牒七十道，丐常平米二萬斛以爲濟糶計，未知從欲與否〔一〕？但職在撫字，若以僭越昧冒獲罪，不敢自愛。但聖主仁愛惻怛，每於四方水旱，未嘗靳嗇緡石，特州郡畏懦不以實聞耳。三山及鄉中尤甚。某亦不自揆，以書懇憲使及鄉侯，乞以便宜，將椿管鏹招商航海，糶粟廣浙以拯饑民。先發後奏，某頃在星渚亦然，亦蒙寬貸，今何爲不可？言輕見淺，未必動聽，誼不敢默，專意以爲如何。《復齋集》卷一二。

〔一〕未：原作「來」，據文意改。

與江右留提刑竹端劄 一

某竊以孟夏之月，梅霖初收，恭惟某官澄清一道，惠及幽隱，神明欽贊，台候動止萬福。某睽違誨容之久，莫喻瞻仰之誠。聞行部所至，官吏肅然，無敢爲非，真部刺史之事。近時臧否倒植，非稟資卓異，未有不胥化者，所恃外臺，天子耳目之寄，激濁揚清，俾人知勸耳。嘗謂天子能官人而不能知人之賢，職司代天子舉賢而不能以己愛者爲賢，況可以勢取乎。江右一路，賢者固多，某寡交不盡識。如運幹方大琮，雖以南宮前列進，而孜孜職業，有志問學，親友中少見其比。近得書云蒙顧盼殊常，且許以剡薦，如此則孤遠之士，其知所勸矣。苟人品未有太過，如斯人者亦君子所宜爭先取之，勿泛然視之，而使之至於自言也。某平生不喜爲人求薦，以爲賢否易位，不唯得罪於人，亦以得罪於天，誠可畏也。伏惟仰思聖天子寄耳目於外臺如是其重，賢部刺史如是其少也，是非好惡，一出於公，而有以副輿人之望。幸甚，幸甚！僭越，死罪。《復齋集》卷一二。

與江右留提刑竹端劄 二

某少稟，比因人脩帥闔開藩慶，必已塵省攬，不敢復有黷犯，緣情誼有不容己者，不能嘿嘿。某

甥鄭紹孫爲西南道稅鄭刑部自明之子也，自明爲淳熙直臣，其子三歲而孤，失學不能自振。入官二紀，不敢望寸進，家貧但苟薄祿以活妻孥而已。其人性粗率，却頗自守家法，不敢非爲。但才短語拙，非上官矜存之，未有不獲譴者。久不得其書，不知近日能盡職否。昨寶謨郎中開府，時某因循不及以書道其姓名，今適值大纛重來，此天假其逢，苟不爲稟聞，有負幽明，不勝大懼。望欲少賜撫念，以勸爲善，其人亦不能以姓名自徹崇聽。僭爲一言，俯伏流汗。《復齋集》卷一一。

與杜省元東書

某聞高誼有年矣。夏五潘先生察郡至泉城，蒙檄至行臺，是時於同官間益聞所未聞，以爲當今常恨不見古人，今人何遽不如古，特患耳目未廣耳。竊聞閣下身居長嫡，以官推與諸弟，而甘心韋布之態。昔樊宗師所遜者特財耳，韓公猶屢書之以爲世勸，今距韓公之時又加遠，而盛德之事乃直與夷、齊爭先。只此一節，照映于古。又好學不倦，餘事材華翰墨皆遠造昔人聖處。方今天下，如此等人才有幾哉？某閩陬孤陋，師友不廣，思脫去拘攣，陪侍誨席，則閣下常寓館於部使者之門，夫以小吏而闖伺達官，則人指爲諛，故前者見賢之願，邂逅一失，迨今愧嘆，思詠風味如在天表。大賢好善，一分不遺，遽枉謙牘，下咨庸陋，褒拂數語，使人退避。感甚，幸甚！某學不知道，年事向衰，得一邑爲之，幸不得罪百姓。誤蒙潘先生薦擢，雖益勵勉，終愧心顏。前月末已書三考，代人約孟冬到，冬

杪或調選，首圖伏謁，是時尚留齋閣否？見賢有時，不敢預料。承須李監《千文後序》，粗述所聞，益用愧悚。納上兩帙《樂毅論》、《筆陣圖》集王行書各一紙，并本邑《學田記》、《安養院規》求教。不自羞恥，可發一笑。來人索書遽，屬有公事，不能細也，亮察，幸甚！《復齋集》卷一一。

與福清林經略書

某惶恐拜覆某官。即日春晚雨足，敬惟坐鎮帥闔，德望崇隆，神明介助，台候起居萬福。某去冬因湖南急足及方丈便，嘗一再拜書致開府慶。近收舍弟書，乃知過家上冢，取道泉、漳，鄉黨交親，孰不喜簡肅之有後，爲善者勸於世道，豈小補哉！况兄長忠誠勁正，所至有稱，是宜眷委之深，竚觀殊績，亟踐世官，茲搢紳所徯，非某敢佞。廣府昔稱巨鎮，退之謂選帥當重它鎮，在唐已用尚書鄭權爲之。廣平風流，儼然如在，信所謂萬事塵土，功名不朽者也。伏惟澄清一道，使官吏不敢爲非，始有施撫餒之實。乃者洪帥輕殺，使無辜之民束手就戮，孔子所謂「子爲政，焉用殺」，至哉斯言！近收方孚若書，稱其將漕司鹽錢累政所監繫者，有人已死已刑，而妻子不得免者，蠲所負四十萬緡，釋其人以三千計，而給還估沒者百餘家。使監司皆如此，斯民其少瘳矣。又擗節浮費，以它色錢代償，公私賴之。不知廣東可比類施行否？廖子晦減潮陽丁錢，爲惠甚博，但作邑者謂少窘，所濟者多，何足恤耶？今時人才難得，誠心愛民者尤不易得。大府英賢所集，諒不乏人，大抵有挾而來，未免可

疑。惟公論之所與者擢之，人斯勸矣。三哥永春闕不遠，前月已歸新除。兄爲學日進，仙尉兄將滿，安書頻至。老親新婦而下，列拜問禮。少稟，李丞頗曉事畏謹，想不逃容察，奚待區區之言。有歸善尉鄭思忱好學不倦，頃在安溪，知其履行甚深。今春初方到官，刻意愛民，一毫不徇例，科擾經行必知之，如此人者，誠可致之左右。某引疾在告，旦夕得請，即歸。它容續布，不備。《復齋集》卷一一。

回廣東何提刑坦劄

某竊以上冬之月，寒氣尚淺，恭惟某官入覲宸廷，一道攀戀，神明交助，台候動止萬福。某閩鄉小子，距仙里數驛，秘聞清名美譽，願見無由。豈謂天侈其逢，獲忝交承之契，欣喜過望，亦云甚矣。緣某才智俱下，加以頭方命薄，自前歲得危疾，瀕殆者屢，所以力丐閑退，保全殘喘。干請頻煩，震恐無已。上恩寬大，既追嚴誅，復叨峻擢新命，不敢祇受，已見寄本軍公帑庫。九月八日再被不允趣行之旨，已力控詞請，冀蒙從欲。目今抱疾未愈，決不能就道，所有接人，乞不賜發來。真切之懇，尚望深亮。蒙賜啓劄過禮，不敢下拜，一味慚感，敬授來使。拜納僭越，無所逃罪，并丐恕

照。《復齋集》卷一一。

回魏學正書

某伏辱手翰，示喻白鹿塑像，極認謙冲樂告之意。此事乃文公嘗考其儀，朱寺正又已請于朝矣。若中輟，則是某怠於承前人志，必有推其事罪以奉歸者，此所以不容已也。以禮揆之，舊像當如夾室之主，以埋瘞駭聽。不獲已，寘之經閣，似無傷於禮，此正如古人瘞，豈復雙祭乎？况只改造於洞學，又遵朝命，伏乞台照。《復齋集》卷一一。

上勉齋黃先生 一

某惶恐拜覆。某秋間天畀幸會，得與白鹿諸生執經座下。但拘輟朱墨，心意不專，不能於傳注外出意以求指教。爲日非不久，開發非不多，而性與天道，未嘗敢躡等求聞焉，又不能數侍仗屢於石泉佳處。及今思之，豈可復得，而輕易違離，可不恨耶！臨川及三山人回，象辱尊翰，緣欲專人問到後起居，觸目可畏。天久不雨，悶心爲甚，因循日日，遂至於今。自聞謗議，即以次男之夭，力丐祠廩，實欲徑詣師席，以遂數十年未償之願。既未得請，適諸司有以謬狀上聞者，又不敢再以取求進之譏，嘿嘿在此，又踰月矣。先生思文公平生在位七考〔二〕，則先生之得閑可謂晚矣，幸矣！聞氣體益

充，正使自爲謀不過如此。林丈必以向所足《儀禮》通解、集註類聚，四方學者且將雲集，樂事樂事。某若得早脫身自便，庶年未甚暮，尚可入道德之場，會合不可期，更加十年，則五十矣，讀書隨即遺忘〔二〕，加以向襄懸知鹵莽，如此則一生自棄矣。縱得萬鍾千駟，能使心強而有智耶？此思以世間真樂，無如學問，而學不得人師之，則亦用心徒苦耳。某日夕患去就計不決，則不知何說可去。天實臨之，矢心自警。先生矜而誨之，儻得遂所願，終身大幸也。妄意乞先生以《儀禮》所足卷付下，趁暇刊刻，補足書之缺，實學者之望。敢乞鼎茵加意，以昌斯文，至禱不備。《復齋集》卷一三。

〔二〕「在位」下原空一格，當有脫字。

〔三〕忘：原作「志」，據文意改。

上勉齋黃先生 二

某惶恐拜覆某官。比專人拜書，不盡所懷，益用尊仰。即日天氣頓暄，雨微潤物，伏惟新渥鼎來，忠勞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竊承易鎮歷陽，以制闔上公兼領要藩，朝廷委任之意可見，不識以何日發。安慶城築事，必已就緒。外日遣去軍，須適用否？浮光之圍如何？近得所聞，虜必欲度維揚，其勢既窮，自應救死南向。或者以爲不足慮，又以春水生爲說，恐坐致失機，不可不深思。有可

示教者，望無惜寵賜，欲恃以無恐也。某愚頓，竭力於此，無補毫分，窘不可支，坐待百謫。蓋事方有緒，且所假貸不容貽患它人，少須救荒結局，自拘司敗。或幸得脫身歸田，又不勝幸。因遣人招租了住雲居，蒙賜津發齋宮。草帥布稟，惟冀尊生加意，以副四海之望。不備。《復齋集》卷一三。

上勉齋黃先生 三

某惶恐拜覆。即日冬序已深，時雪三白，敬惟以道自娛，神明介助，尊候起居萬福。某區區之懷，前狀已布。聞頃過臨川，有學者捨館會，挾書追隨，朋來之效。李敬子輩，聞亦欲入閩，吾道幸甚。大抵學脩則中人可爲君子，不脩則中人皆爲下流。况文公所傳，獨有所屬，不於斯時講明，歲月可畏，以此日夕思詣誨席。文公祠堂十月初下手，十一月廿四日告成。濂溪熙寧中乞守南康，遂合二先生爲一祠，以慰邦人之思。記文本欲托真希元，恐其治郡鮮暇，又未免有所假借，遂率爾杜撰，直書作祠堂之因，不過百七十餘字，謹錄拜呈。李貫之像已遣人於池陽繪到，清脩之氣猶見於目睫。棲賢已葺治一堂治龕，奉之唯謹。先生賜數語，欲刻而寘之寺，以愜果州之望。景建以果州詩十五首見寄，某爲刊而跋之，併拜納，伏望教誨。地遠，非專人不能拜書，臨風不勝瞻拜之切。《復齋集》卷一

上勉齋黃先生 四

某昨蒙寵假陋庸，賜以《仰止堂記》。一仰一行之訓，豈唯終某之身受用不盡，天下後世用以爲法，加惠學者，何有窮極？某銘之飢骨，曷日而忘，朝夕思惟，常懼有負明師誘誨之盛指，唯當持敬三省，不使一息間斷，庶幾它日有以藉手拜座下耳。已託丁晦父書，尚未到。《白鹿講義》取《乾》、《坤》二爻，即人所常見者，反復提誨，使人恍然開心目明，勇爲力進，無所疑滯。前賢蓋未嘗發明此旨，不揆拙惡，爲生徒書之，刻真洞學，仍墨一百本分遺之，使勿以紙上語視之，而加以踐履之功焉。謹以二十本納拜，伏乞視至。《復齋集》卷一三。

與李司直燔劄

某近方拜劄求教，不審蒙不鄙外否。建昌之旱，今已得實，但邑中未免嗇於蠲減，若果合減放，何可嗇耶？儻蒙以鄉井爲念，明賜教誨，俾得實惠及民，某不勝感荷之極。茲有少稟，恰得陳倉專人送至印紙，且有公文，其人拳拳於門下，豈有他哉！誠見賢者家食久，斯人不被膏澤，責蓋有歸。况某忝備有司，不能上承明天子招徠之盛指（一），俯首嘿嘿，又復許時，尚胡顏面見士大夫乎！謹專此

拜，懇欲乞蚤以出身文字付縣吏抄錄，所有元寄庫告命、省劄，及今寄到印歷備見公文，仍牒縣，差人抄錄前來，以憑繳陳。倉公文備申吏部。區區愚衷，槩見於此，得辱不拒，幸甚！丐祠未獲，即官賤不可瀆犯，更三數月即可歸田。但此郡數十年來未嘗有如此荒歉，亦不願自保也。云云。《復齋集》卷一三。

〔二〕天子：原作「天下」，據文意改。

與通判李司直燔劄

某竊以夏令將半云云。某己卯之冬，徼倖不以罪斥，其實得罪星渚百姓多矣。獨賢者不忍鄙夷，於在官時，每歲必蒙一再左顧。承誨飭薰道德，輒數月賴以寡過。於其歸也，辱不憚百里追送於洪府江干，經宿繾綣，近時所未嘗得於朋友者，又辱贈言之寵。久不專人馳謝，實以跽伏里閭，無從附狀，日切負愧。比承聖朝愛重名儒，畀以清漳貳車之任，缺當不遠，今亦可以出而仕矣。不勝延頸企望之切。某疏陋之縱，去冬偶戍及，適承旱癘之後，窘迫千狀。想黃丈去，私必嘗及之矣。仙里聞去年極稔，黃侯仁厚，民必蒙福。蔡丈堂長與黃堂長必有頻會聚切磋之學，獨恨孤陋，真身閩山之底，日汨朱黜，不爲小人歸幸矣，尚何望問學之進？延乎四先生授業傳道之所，妄意效白鹿，爲書院數

間，中夏即可迄工，地極勝，俟成當布區區。見刻勉齋先生《孝經本旨》已成，納呈一本。《論語注義》、《問答》、《通釋》次第亦成，此書出，於《論語》可無遺恨矣。別得拜納，及成書始能專人到江東，不勇是愧。大眷伏惟福履駢集，有委願承。《復齋集》卷一三。

與李國錄方子劄

某竊以春序將半，時雨佑浹，恭惟某官燕居里閭，盛德在躬，神物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自頃鄉中辱車從迂顧，得接誨色，溫乎其容，論議勁正，且辱索鄙語。不揆么麼，直以枉斐抵突宗匠。雖愛助之誠甚少，而僭越之罪，人皆論不可逃，退而忸怩者數日。尺書久缺，益用悵仰。去冬到官，忽從楊丞人拜受十一月所賜書，乃知大賢胸度固與人殊，而士友昔以爲罪者，可付一笑。及昨聞直道不容，而相訾之徒，至無一事可言，乃爲怪妄之論，上欺君父，此豈門人所當辦，亦見公議未嘗可誣，適所以增盛名耳。自惟庸謬，久荷教愛，宜以一書通誠，而寄居則不能寄書，到官又以事奪，遂爲謙眷所先，感愧莫喻。此郡不謂凋瘵至此，諸邑之賦三十餘年在，郡輸各已下縣，獨順昌正官未到，某即還之。去歲苗米，五等戶通減二分，第四、五等又各減一分，蓋郡記未有可準，擬欲蠲放，不得如志。而十三年舊欠萬五千緡，到官之初屢悉先蠲免，此却實有少及民，其它深媿不能多減。承諭楊丞，初聞其能和藥療民病，頗爲之喜，徐考其績，不理爲甚。此邑不輸州賦久矣，豈敢取其百千之月

解。蓋民訟曲直倒置，吏相朋爲奸，揆之於理，宜在沙汰之列，徒以其短才無他過，母老遠官，又俸入不繼，姑令安舊職，而委事於揖官輔監，此亦豈他得已哉！新宰又聞在都下未歸，恐聞風退縮。但某歸其賦貸，其綱本寬，其賦入若尚不可爲，斷無是理，但恐新宰別有所疑。輔稍通曉，然資淺且輕，邑人未必服其令，殊以爲窘。某屢欲拜書，緣投身朱黜，不覺稽滯，真情吐露，尚幸照亮。《復齋集》卷一三。

與李蘄州誠之劄 一

某竊以中春之月，久雨寒重，恭惟某官力守邊城，精忠貫日，百靈儼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久欲拜書請誨益，日困多事。謝深道昨過此，備言近況之細。仁義之兵不可缺折，國勢賴增重。長淮防虞之計素疏，虜傾巢穴來，聞諸郡閉門自保，寇出其外，糧食百萬，竭邊淮運致者，一旦反充豺虎之須，老稚束手就盡，言之淚下。聞使者府防虞有道，百姓和協，自可折衝，不知近日如何，專人拜問。倘蒙賜教，得要領以自守，實荷厚德。匆匆，不暇端細，仰乞台照。《復齋集》卷一三。

與李蘄州誠之劄 二

某竊以秋序平分，風露涼冷，恭惟某官政成治定，德威宣暢，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久不脩敬，坐仰清風，方念行且去此，不可無書叙違離，而惰怠因循，已爲謙施所先，慚悸如何可言。尊契文學問行履，儒林第一流，試邊許久，聲望昭白，何官不可爲，直俟召拜耳。不佞調夫一事上下皆知，其擾豈可無策以處之，謂如六斗之粟，轉輸之費過數倍，亦必有可思者。大抵近時監司不卹郡，郡不卹縣，但欲便文自營，苟免目前，不知身受其害，豈可不同心協力，議所以捄之。邦本既搖，雖無戎狄，猶恐致亂，况外患方深乎？某此十月當滿，才疏識闇，得罪於民多矣。丐祠者，再蒙恩畀以便郡，代者九月半可到。即行無非平昔教誨之賜，何時得侍博約，以寫數年鬱積，向風無任馳情。亟此復謝，言不盡心，敢乞妙迪寒令，亟登給諫之聯，下情至禱。《復齋集》卷一三。

慰李機宜劄

蘄州之子

某竊以孟夏之月，暑氣尚淺，恭惟大孝機宜契兄，號慕方深，神明介助，起居支持。某自聞國博判府以家殉國，歔歔流涕者累日，至今不能已。閩中窮僻，得泣蘄錄最後。忠節義烈照映史牒，國家

作成之功見於今日。其氣固足吞胡虜而奪之魄，雖死猶生，彼握強兵而坐視者，雖逸罰於一時，寧不愧死於千萬世，烏足寘齒牙間哉！聖主褒嘉，封爵立廟，官及子孫，亦足以少爲天下後世臣子勸。伏惟至性，何以堪勝，然一死重泰山，又何足深憾？而節哀思以大名門，是又某辱契者所宜拳拳也。專人不腆，一奠具于端狀，侑以鄙文，几筵薦白是望。頓遲不敏，罪在不恕，伏深震汗。《復齋集》卷一三。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

某拜覆學錄尊契丈。自蒙餞別江濱後，欲以書求教，聞歸長溪矣。春間勉齋先生又失一見，中心菀結，未易名狀。勉齋先生晚年得閑，《通釋》一書，盡寫聖賢心術之微，讀者如客得歸。《孝經本旨》切於世教。二書皆可鋟板以惠學者，它日某所願爲。武伯本，某已傳得喪、祭二禮，喪禮已畢，祭禮更須入注疏，俟它日抄錄以廣其傳。先生永已，孰不痛心，賴有深友以永其脉。季秋會葬，庶圖面侍以寫心曲。陳丈不敢拜狀呼名，引誠爲荷，亟此馳謝謙辱，言不盡意，唯爲道保重，不宣。《復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二

某拜覆。自高峰一別又兩月餘，其時匆匆，莫盡求教之誠，及到官多事，欲專人請益，亦且不敏，愧負初心，中夜太息。昨領賜書，偕以喪、祭禮序文，正容立誦，不勝降嘆，先生之意，可以無憾矣。《通釋》方將版刻。此書尤不可緩，振病一事稍暇，當以次施行。又灘險，惡少多薄人於昏夜，殺奪其賄，常年於冬杪必甚。方此講明法令，追治在有司者，凡此皆民蠹之大者，以此覺益少空隙。陳丞至，又領書示喻，敢不寘念。才短事殷，欲言千萬。聞同趙丈旦夕一來，果爾，豈非至幸！稟謝稽緩，仍不端細，大罪，餘乞倍加保齎，以昌斯文。不備。《復齋集》卷一三。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三

二月十七日具位陳某再拜，獻書于省元先輩座前。某愚陋鄙鈍，自羈非成童承先人之訓（一），讀書業儒，不敢背先聖之道。及長，浮沉閭里，不能卓然自立，以師當世大儒，迨今未嘗不以爲恨。聞文公先生高第有知府司門黃先生者，慕用久矣，十載差他。去歲之冬，始得拜于考亭書堂，又聞登二先生之門，問學深精，有楊其姓者，服膺拳拳。適錢司門先生守安慶，邂逅石岳，獲觀端肅之容，聽

禮義之誨，從諸生後以接從容，可謂幸會。豈圖謙眷，寵遺長牋，褒拂過情，期待太厚，有敵已下，所不敢當者，況如某之愚陋鄙鈍者乎！雖君子樂道人之善，然愛而知其惡，君子之所尚尚。自今以始，學不加進，行不加修，執事不得不任其責。既以此謝厚貺，復有望焉，伏惟垂念，幸甚。《復齋集》卷一三。

〔二〕非：疑當作「卯」。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四

重九日某頓首拜覆學錄尊契丈。即日秋清，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兩蒙賜書，并示教《中庸口義》，精密著明，不勝感伏。已傳諸友，開發不少。《家禮本末》可入後序，《祭禮》若得尊契丈自來春一力刪脩，使黃先生本意坦然明白，惠學者多矣。大綱既得，只是日課不懈，久自成書。鄉中所刻《通釋》，當時蘇教憚於多費，若他時刻全書尤佳。但後生有志者，只據今本互讀，亦自足矣〔一〕。大抵讀者少，亦是難得，有常人撥剔他事，刻心立志。若泛泛應酬工夫作輟，誠是可畏。某正坐此患，緣一家内外之事，皆叢於一身，又有索書之債，日不暇給。加以大字尤拙，索者無虛日，藝成而下，古訓可畏。姪均在大中著迷，恐未有高見容易之譏，尚望教誨。祠堂及四字勉承尊命，今後乞免以見

委乃荷。敢冀爲道保重，不宣。《復齋集》卷一三。

〔二〕「自」下原衍一「自」字，據文意刪。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五

某拜覆。楊安叟及使中領所賜書，感懌殊甚。即日久雨霏晴，伏惟尊候動止萬福〔二〕。《禮書》成編，告之先生祠下，祝文典實，讀之愴然，跋語合在後與圖式共作一冊，今以在前，非是。因書當告鄭教，誤字不能保，其無施刊脩可也。學校得賢師友，士子之幸。秦溪又欲屈顧致，得顧尉書言之，秋涼赴彼未晚。延平事一切不敢問，蓋既非我力，不必過慮，幸而有買田資足爲久遠之賴。斯道不絕如綫，全賴朋友講究。寬居仁行，最是得力。《通釋》益人處不可勝紀。某愚頓，近方知義理，真是如美色可愛。以老人多病，不得專心致志，不敢不勉，尚望誨飭。黃六哥何時行？俟潘丈來議所以區處，恐已行矣。餘冀保重，不宣。《復齋集》卷一三。

〔二〕伏惟：原作「伏情」，據文意改。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六

某拜覆某官。便武連辱賜書，不減侍誨函丈之樂。明明德之說，且令後生知得分明，坦然易行，若必深誠，又費注脚也。即日初寒，恭惟尊候動止萬福。竊承暫歸長溪山間，耳目專靜，著述有功。見所是正《儀禮解續》一策，與潘丈同竊嘆服。此非細心磨礪，積功不已，何由至此。當寄南康刊脩，爲學者惠不少。某近得丐閑之報，再申去秋之請，蓋因臨漳迂人回公文，乞備申省，故得此月三日之命。又守前說，此係前第三請矣，若至四五不已，恐欲知之。李汝明盡心職業，陳漕明求士如弗及，入境必能搜訪。某亦願以書及之，偶數時胸腹作楚，每作書必甚，以筆研幾廢造物，使終爲不學之人賦此此疾，奈何，姑俟平復作書未晚也。《復齋集》卷一三。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七

昨拜書後，寧德李尉子過門，出示尊翰。緣杜門少與人接，一書極易因循。李兄果秀美可喜，執事之拳拳於後進如此，孰不敬仰。昨如暫還里閭，即秋涼入州庠，今必已在州庠矣。斯道不絕如綫，

方新，痛徹肝肺，無意人世，不若速死之爲愈。無由面訴，臨書流涕。前書承喻秦溪偷兒之害，憲使過此，已及其細，度能防禁也。緣此曲折未的，報謝稽緩，有罪。不宣。《復齋集》卷一三。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八

云云。某昨拜書，正以不能盡胸臆爲悵，兼聞秦溪順風尤少，日竢入郭，因得以書質疑。趙親寄示近書，不勝喜躍。敬審節過薄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顛愚自信，不聞長者之誨一年矣。爲仁工夫終易間斷，慾易窒而忿難懲，聖人先後之序不可亂如此，可畏哉。季秋以來，疾勢大作，念祠廩猶爲索長安米，不若謝事，庶延殘喘。似取高蹇之譽，但不如此，則食息不安，他不暇恤耳。先生之子弟在家者，無如六兄之賢，必常會聚。自此却掃不切事，專心於經訓，恐有足樂。憲使嚴於治盜，正己率下，效固應爾。伏冀保嗇，不宣。《復齋集》卷一三。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九

某衰病杜門，日仰德誼，無由承誨，第切拳拳。老人辱流問，感荷，尊眷安問不輟。圭得拜侍，幸望教誨。某納祿乃申軍，乞備詞申省，命下與不下，非小官所敢必，但詞中有云「自九月不敢請待

缺俸」，此即已納祿矣，他不必更陳乞，誠如來喻。潘丈歸，附拜此狀，宗使止此，善類昔共。敢冀保嗇，不宣。《復齋集》卷一三。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〇

比辱賜書，教誨之意甚厚，如真身誨席之側，欣荷難量。方欲訪便風具報，忽大中趙親人至，又領近翰。且蒙軫記老親生朝，寵以新詩，慶其七袞，詞旨深厚，佩誦不勝銘荷。前承喻辭受之義，信乎無請之說爲至當。《程氏遺書》中有此條，富鄭公以俸券納有司，有司受之，程子謂受與納皆非，只不請爲是，某竊願學焉。至於韓集四疑，在註本中皆曉然，恐未見註本，建上有五百家注，字頗大，其中頗詳無疑，今謾錄出。如「望舒乃月御」，謂聞葉聲，誤謂望舒實也。「不矚治水航」謂李杜文章，如禹疏鑿江峽，雖有迹可尋，而當時運量之功，則今皆不可得而覩矣。「牛蹄殷」謂我豈無吹毛之劍血此牛蹄水令殷乎，言殺此龍也。牛蹄，蹄涔，小水也。《左氏》「左輪朱殷」注，血深也。「衆碎」恐是昔人「群碎」之語。「付與宿已頒」，恐是韓公作《孟東野墓誌》中「吾既擠而與之矣」，此語意亦同。偶冗，不及檢閱，或誤未可知，姑答來問。某少不能力學，蹉跎衰病，每念先生長者如此飢渴然。林丈堂長不聞近况，今想安健，曾收書否？潘丈旦夕遣人招屈來，萬一春煖，尊契丈辱一顧，豈非至願，不敢僭有請也。令子二位皆在學中講習，或在寺中，聞見益廣，可喜。某親老望於門

前鑿一沼，爲夏月風荷之須，漸已竣工，自此杜門不出矣。讀書目力向昏，且不耐勞，經史中取其格言要行，抄作大字，以便閱覽，至於百家紛龐之說，束之高閣，徒亂人聽。以此知學者患在雜博，若專□於聖經賢傳，何緣立身不正，釋老固不必道也，只學問中頗有疵病。二趙親趣向筆力，皆益友，想常會晤。占謝不能盡意，惟萬萬保嗇。《復齋集》卷一三。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一

王子賢至，辱書，承教明德之說，不勝感懌。方此與潘丈評議，思所以復命，黃兄至，又領近書，仰認眷厚，益愧不敏。《儀禮通解》新舊書能過目者已少，況能一一是正其舛謬。所示一冊，與潘丈嘆服不能休。非志道篤、用心剛，何緣心細不倦如此，吾黨有望。某本無問學，怠惰不勇，日懼無成，宜走函丈以請誨藥。而親老人家卧病者四旬，至今未能平和，雖有清閑之日，而造物者又撻其心，如前所云者。信學問之難進，志慮之易分，中夜太息，蓋以此也。尊契丈從黃先生日久，精專不倦。今學校不足以養賢，而吾黨多知趨向，伊誰之力？秋涼，或蒙迂顧至幸，是時當拜狀以請也。承俾書楊兄四箴，謹拜納，亦疥數語于後，蓋以執事之言爲重，其淺陋無可道者。黃兄遠來，且叙世契，立志頗堅，欲以「毋自欺」爲齋名，某告以真侍郎嘗名齋矣，今易以「不欺」，而贅述其意於後，更望改定，勿使見誚於朋友也。《復齋集》卷一三。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二

某自去冬聞歸秦溪，無由拜狀。某其時以老親之疾，凡八閱月而後平和。知已入郛，一書掣肘。夏初，忽領尊翰，拜誦如待誨色，感愧矣交深〔一〕。即日大暑，恭惟天其文〔二〕，尊候起居萬福。《祭禮》聞已入先儒格言，次第成書。黃先生未遂之志，舍學錄孰能當之？甚盛！頒賜注本《家禮》，精審詳密，可以無憾，拜受感刻，如獲至寶。妄意《祭禮》書成，就乞賜一本却納去。顧書全本欲專人〔三〕，以未知此書已可抄錄與否，未敢率爾。潘丈書中承秋涼許賜訪，何幸之如，不敢請也。趙三哥稅院想頻會晤。舍姪均所著書已成，尚望教其不逮。餘冀保裔，不宣。《復齋集》卷一三。

〔一〕「矣」字疑衍。

〔二〕天其文：疑有脫誤。

〔三〕全：原作「金」，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六九五九

陳 宓 六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三

即日春晚，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自承從者歸秦溪，欲拜書無繇。近知入郢，牽於多事，一書請教，顧爲謙施所先，一再荐至，益重不敏，感愧莫喻。某鄙鈍之資，學問無寸進。昨看《鳴道集》，唯程、張書多可佩誦，而識闇未足以知其奧。大抵《四書》中所采足以受用，不暇旁求，特患不精專耳。嘉福之行，非秋深不可，又未敢必。朱先生集中與先公書乃戊戌年知隆興時，今作龔參，誤也。鄭、劉、趙三書已送達。某辭職已久，今不當又拈起，極荷愛念，爲之深慮，此亦不得已而寄之公帑，他無策也。潘丈日顛俟其來，旦夕必到。稟報稽緩，有罪。惟爲道保重，不宣。《復齋集》卷一三。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四

某拜覆學錄尊契丈坐前。即日中夏楚節，久雨暫止，伏惟造道益深，神明左右，尊候動止萬福。某比嘗拜狀，亦節節恭領賜問之寵，不勝感愧。先生祠堂成，某恨以病軀不能尾諸友後，少伸弟子之敬，愧無以喻，承誨極感。某比有書與鄭親，道此曲折以詳，亦托以轉達左右，因見幸取看。祠堂拙字已納黃兄處。昨所傳江都禮，今附陳戊拜納，此間無他本可校，萬一得暇，因乞是正，以惠學者，亦一幸也。某所寄潘丈二百券，潘丈帶以自隨，今亦附陳戊去，寄在鄭親處置田也。趙季仁必能增益之，亦嘗收其書否？某前書嘗及「顏子不貳過」說，此書不知曾到未。他容續布，不宣。《復齋集》卷一三。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五

某杜門，罕值便武，兩辱近翰并講義。以文王、衛武立說精詳，讀之使人不能去手，兼以起祠堂建立之本義，可謂親切。仰嘆學力之高，恨不能觀禮求教，甚嘆恨也！趙尉之賢，鄉評素定，况親賢之久。三年善政可愛，此上位所共知，若薦剡則非某所敢啓齒，非有愛勢不可也。不貳過之說誠未

是，一時謬見可以自警。辭職之誨，敢不熟思。但祠祿乃求而得，與帖職不可同日語。前輩頗以爲重不輕受，況今方一辭，非至三不可也。布謝稽緩，慚恐慚恐〔二〕，不宣。《復齋集》卷一三。

〔二〕慚恐慚恐：原作「慚慚恐恐」，據文意乙。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六

斯道不絕如綫，全賴朋友講究，寬居仁行，最是得力。近看得「仁」字粗透，原來全是在內用功，一毫向外不得。故剛毅木訥與巧言令色相反，一內一外，是以功效殊絕。《復齋集》卷一三。

與信齋楊學錄復書 一七

承教，不勝慰沃。孝悌本其所以生，此亦是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以爲生之意，孝悌則其最先得者。父在、父沒皆可觀人子之志行，恐不必疑。「觀人」二字，人即子也，子之孝不以父之存歿二其心，此則誠孝，非不得已而爲者。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宜」字，理若不相當，而宜即義也，亦何偏枯之有？凡此皆鄙見，未必見然〔二〕。辱下問，敢望指誨。《復齋集》卷

一一一。

〔二〕見然：「見」字疑誤。

與司直師恕劄 一

竊以秋序方中，清雨送涼，伏惟某官譽望日隆，神明欽贊，台候動止萬福。某比承讜議回天，精忠貫日，搢紳吐氣，恨未拜誦高文耳。國勢增重，善類有賴，宗社之福。學生某得拜見於太未，荷愛撫之厚，共領誨翰，不勝感激。勉齋先生得閑在家，脩定《儀禮》未成之書，尊契丈又有朝夕親炙便天，於吾黨可謂厚矣，它何足道哉！《復齋集》卷一三。

與司直師恕劄 二

某竊以夏序將半，雨意方浹，伏惟某官德業益進，神明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比走勉齋先生之門，連日獲倍教，匆匆違離，迨今悵惘。重蒙出關訪別，誠意德容，使人望而加敬尊仰，一念未嘗不拳拳。意謂先生大葬可遂親炙願，近方知已於此十一日啓殯，何其速也，不克預門人執紼之列，悲惋

無已。聞喪儀合古禮，觀者興嘆，皆討論之力，不勝敬服。亟遣人致問，并謝諸丈向者出關餞送之意。以印新刊《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未就，因循不勇，遂至於今。敬以一本拜納，幸知，至它容續狀，伏乞台亮。《復齋集》卷一三。

與司直師恕劄 三

近拜狀人還，伏領報緘，又承專使遺以新荔，荒山之中得冰雪，祥暑爲避三舍。捧認卷意〔一〕，感慚殊深。書院之成，非秋杪未可聚徒，又屋下之事與夫養士之計，倍有所費，專此經營，不敢欲速。楊丈尚留學中，甚便，他時屈致少易也。此間雨少覺慳，亦多方禱之，若得速濟一飽，有望聞三山之稼如雲。權帥清明，山行水宿，不擇處聽，最是當今第一義。胡騎又寇邊，彼進則有獲，我所以禦之者迄無定說。近密院行下趣迫諸郡縣足兵備械，以俟王人檢點。州縣若拔貧爲富，如救頭然，亦須可少異於平時不經意者。但近年弊端非一，如宗子一項，本州向來每歲所費不過數百緡石，今一歲度費米幾萬石緡，又倍之北軍額，無由可足。晨夕關心，不敢不勉。有聞見教，實所至望。《復齋集》卷一三。

〔一〕卷意，疑當作「眷意」。

與安南張郎中元簡

某竊以孟秋首序，金風未清，恭惟某官治最上騰，鼎來召節，威德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昨人回辱報翰，莊誦數回，不啻執熱濯清風之快。且審《禮書》二門將成，念此大典，群儒拱手，宗祝醉心。朱文公一生精而補而爲之，猶以二門屬其上第，三十年間始克成帙。某本刻之延平，正恐其書無始，忽成寵索，此天意不欲使此書中輟，遂值大賢，慨然任之。初亦不知費重勞人，今既竣工，實爲偉特之舉。此書它日後世爲國家者據而行之，一洗不經非聖之陋，伊誰之力歟！是門下始勞終得，誠可賀也。楊丈復乃勉齊上足，十餘年補足，專人賫納，乞趁工匠未散，聚手刊成，一失機會，則爲後悔。《喪禮》十六冊，改字頗多，然非門下好學不倦，何能校勘若此。外有一紙，具載節目，併申納，敢乞台照。《復齋集》卷一三。

與江西趙提舉汝談劄

某伏以秋序方新，雨餘微涼，恭惟某官臺綱清簡，盛德在人，神百其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每仰清風，載飢載渴。比承建臺江右，一道被惠，同然萬喙，感無異詞。今歲閩中獨旱，近得雨，早禾已

損矣。臨川諸郡聞不缺雨，傳守清謹，嚴於治吏，近時絕無僅有。前月先蒙問遺，不勝感愧，即具謝緘，語歸使轉達，必已徹崇視。臨川多士，如甘吉甫、黃去私，其尤拔出者，必已蒙深知。其人皆誠實爲學，不求人知，有位者宜取正焉。它人不言者，此二人必言之，然非上之人求之至，彼亦杜門不出。門下好賢不倦，用敢爲獻，非私於友朋也。未及作傳文書，萬一會聚，望台慈語之。俾得助，亦一郡之幸也。敢冀爲道保裔，副人所望。大眷伏惟福履茂介，延平凡委，頓首以請。《復齋集》卷一三。

與江西趙提舉劄

某竊見江右爲數路都會，坦塗千里，雨雪沮滯，遇暑則暍，行道患之。如七閩號爲崎嶇，蔡忠惠公植松七百里，史魏公結浦城嶺道，行人德之至今。彼康莊不治則爲畏途，遐陬遠嶠得二賢葺理則如過枕席，在今日諸賢，特患不爲耳。官司若能樽節浮費，捐金爲倡，俾緇黃推其能者，分里幹甃石甃磚，就植松杉，徐徐爲之，一日有一日之功，一尺有一尺之惠，鄉人必有喜施者，足而成之，利至溥也。《復齋集》卷一三。

回永福黃主簿必昌劄

某竊以良月之首，寒氣初嚴，伏惟某官分職一同，遠業權輿，神職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頃在安溪，已稔聞君子盛名。嘗承顏於十年之前，固已遂願交之志，厥後蹤跡差池，莫遂合併，然胸中藏劉沈曹謝之風流，未嘗一日忘也。比從潘丈處得竊窺盛作，三復敬嘆，恨未多見以愜素心。豈謂謙眷先枉于書，禮隆詞溫，若待所敬，陳誼甚高，引援切當，但自處太卑，擬人非倫，在某不勝其恐愧。至於鉅編，無非古人未到之論。嘗恨今世士夫知道者，或文不足以發之，兩得其全如執事者，誠所罕見。因知學問果有本原，感嘆亡已。屬右手風疾，不能握筆，口占小史，亟謝厚意。欲言，非它日小愈，不能詳布，仰乞台照。《復齋集》卷一三。

與蘇教授思恭劄〔二〕 一

某拜覆某官。某去冬已拜書，未徹覽下。忽從便武祗領賜書，并示教講義一通，詞理通暢，出人意表，誠近時所希見，不勝嘆仰。即欲脩謝，多事因循，遂至于今。伏惟執事用心勞苦，力求理義，輕車熟路，一日千里，其進也孰禦？書院初成，有三山楊丈來，方漸有來從者。《通釋》之誤，不知

有改本，《或問》能考正詳密，足見用心之精，苟如此，何患不進，真某之所愧畏也！自惟庸陋，少不知學，今又過時，常恐爲小人之歸，不敢自棄，時以聖經賢傳讀之，一暴十寒，隨即遺忘，每用慚恨。執事過聽，猥辱過加稱謂，不敢當，自此請勿然。偶多發書，未及視所問以爲報，姑俟他日。爲道自重，副鄙陋拳拳之望。《復齋集》卷一三。

〔二〕「教」字原脫，今補。

與蘇教授思恭劄 二

某頓首再拜，上覆某官。幸甚，三年鄉居，距夫子之墻咫尺〔二〕，旬朔辱誨，枯根朽質，春意能回，感刻每深。睽別未幾，戀慕已劇，忽從便武示賜近書，久去鄉閭，過從樂甚。某不學，加以衰病，出處之義素所茫然。荷傅丈父子憐念，然病不能行，實非矯僞。萬一獲罪，不敢怨悔，安之若命，更望誨勉如左右。他日真足以興起人之國家，尚望不怠。不肖無能爲矣，然不敢不勉。《復齋集》卷一三。

〔二〕咫尺：原作「只尺」，今改。

與蘇教授思恭劄 三

某伏以中夏之月，義和弭節，恭惟某官涵泳道真，神明勞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比承聯鑣迂顧，閭里驚見此事，以爲師儒也舊，屈己往教，前所未聞。敝廬荒涼，不足容高軒，又窘苦雨，延款之具草惡。篤於契誼，寵貺甚渥，數日之間，自慚空如，莫能少效涓塵，仰裨山海，所謂稊載而往，垂橐而歸者也。一書謝不敏，禮亦宜之。學生之歸，承惠翰又以佳篇華之行，三復高古，不勝感嘆，顧非某所敢當也。如何！如何！契丈天資玉粹，學力淵深，見於施設，泯然無斧鑿之跡，非涵養醇厚，何以至此？更願不倦，以副忱祈。某昏惰不彊，全賴警策，占報匆匆，它容續布。《復齋集》卷一三。

與蘇教授思恭劄 四

即日初夏向熱，伏惟講學益精，神介德業，台候動止萬福。某扶羸一出，蒙愛最深，數日之間，承教者數，臨行又辱郊別，非見待殊特，何以得此？至於新詩爲罷，擬非其倫，貽譏有識。是時病不能食，且無寸暇，抵家次韻，深愧鄙拙，但有區區相勉之意，烏足以報珠玉之投。便中領賜翰，益重愧恐，四端七情之說，極荷，別紙具所懷，尚冀見誨。寵須六大字，真何用，此不敢違盛意，納去，

未必可用，姑見意耳。某不獲已撰《南安新學記》，托謝薄呈藁，欲乞與伯翔痛刪。不宣。《復齋集》卷一三。

與蘇教授思恭劄 五

云云。昨奉狀以謝謙辱，方愧頓遲，誨帖復貽，感懌交至。竊知曲江行之猶豫不決，畏暑月不應入南。承喻初心，不勝敬嘆。但久次方到，抱關乘田，聖賢不以爲卑，况師儒可淑後進，正不必高卧以爲高蹇，行止以時，內不失義。俟冬初就道，豈不綽有余裕哉！潘丈之說亦如此。寇本不足道，又皆土人，師律不明，士卒不畏將而畏賊。唯延平頗有法，故能強人意。浮言易惑，正賴守道君子坐以鎮之。餘冀保裔，不勝拳拳。《復齋集》卷一三。

與蘇教授思恭劄 六

云云。昨承惠翰，因循未及訪便具謝。如晦來，又領近書，知曲江缺期久已到，遲疑不即發軔，不獲已而行，足認盛心，然恐妨下政歲月，不若速行爲是。自春至今，虛警方少息。一書欲具，奪於多事。又月餘陰雨，穀賈如金，坐是憂懼百端，幸此一晴，早禾可望。乃知下回郡平時不以賑貸爲事，一

日遭此，遂坐視無策。南方想素不講〔二〕，今皆當懲此爲備於後可也。無由請別，瞻想殊勞，匹楮作《感興詩》，須意思雍容可爲，後便納也。倍萬保裔，以斯文自任，舍契丈其誰云！《復齋集》卷一三。

〔二〕素：原作「索」，據文意改。

與蘇教授思恭劄 七

某拜違易久，區區尊仰，與日俱新。鄭丈來，出示手書，三復獎予之意，不勝感悚。門下須次多暇，窮日經史，事業距可量，不勝健羨。昨蒙索惡書，不獲已承命，至今愧懼。但存省之功，最爲學道門庭。首冬入城，當求論誨。拜蔡先生於行館，因景干歸，亟布報不暇如禮，切幸原貸。《復齋集》卷一三。

與鄭縣尉思忱劄

某竊以孟春雪作，寒氣猶嚴，伏惟仙尉尊友分職一同，神輔盛德，台候動止萬福。某自東湖之別，思復聽誨，猝未可得。如何瞻泳，久不拜狀。蓋自去夏以來，丐外者五，未得如志，心緒靡甯，

因循迨今，不敏有愧。忽領十一月所惠書，知臘前榮上，賢業涵濡之久，今方小試一邑，幸甚！今人多於爲學時則曰：「使我一日得仕，則必行吾所學。」及到官未幾，事不得施爲，則喟然曰：「紙上之語皆不足信。」此古人事業迄不見於今者，某病根在此也。况近世一例字，雖賢士夫亦被此壞了，不知法之所禁，例之所予，不信法而信例，幾何不爲小人歸耶！愚謂士夫當以法自律，治人則以情恕可也。某謹拜趙使君書，道尊文學問履行之細，但官寮中有如此用心者，暗中摸索，亦自難隱矣。更冀勉之，而區區相稱謂，非所望於畏友也。某比因轉對，復罄愚直，以此力丐外，見杜門引疾兩旬矣。旦夕遂志，它日寫去求教也。餘冀保重。《復齋集》卷一三。

答鄭知縣

某竊以秋暑挾旱，驕陽焚如，伏惟某官勞心摩撫，一同安妥，台候神介萬福。某自別誨色，靡日不思念，欲一紙問近况。寇警擾擾，忽辱貽翰，開誦至尉，因知宰縣。當此軍興，又財計不如昔，而調度愈增，以契丈平生學問賤履，前此官於南方，民淳事簡，政譽藹然，今此劇縣號難治，加以近事宜焦心勞思，非漕使之高明，則何以展布四體。某昨僭言，尚未得報，軍興，豈暇及書問？今雖欲再續，何緣敢耶。但積誠意以動之，未有久而不見孚者，切勿有挾，非所以見之君子之道。事無不可爲，在忍與不忍耳。若都不得志，則有去而已，何憂懼之有！人回占報，幸恕亮。《復齋集》卷一三。

回寧德李縣尉元宗劄 一

某竊以夏五書月，清風時興，恭惟某官譽處日隆，惠覃百里，神明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草帥，至謙汗謝，退劇慚恐。敢謂盛德不鄙，待遇有加，不知庸虛何以辱此於長者。復枉手教，示以《重建廳事記》文及曹公之詩，展玩竟日，知官無崇卑，所繫皆大。近時尤忽不加意，銓曹輕畀乳臭之子弟、新進之少年，不知田里被害多少。今寧德何其幸耶！執事抱負踐敷如許，然後爲之，二年之間事無不舉，豈易及哉！又新其公宇，追前賢之政而紀其績，必得名勝秉筆記之。於何聽聞，猥以屬某，故再拜辭謝。某得一郡，不足脩理，日動歸念，去替不遠，方此遣迓新騎吏，匆匆特甚，脩謝復不能謹，慚悚，慚悚。惟台慈亮之，幸甚！《復齋集》卷一三。

回寧德李縣尉元宗劄 二

某竊以歲籥更端，青陽開動，恭惟仙尉中大尊契丈道時與升，百神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去秋一拜光儀，匆匆分袂，至今悵然，尊契丈前輩典刑，問學宦業，皆非近時所可及。廉於進取，官滿未調，人謂斯何，願疾其驅，別膺東擢。至禱，至禱。某愚陋之甚，去秋杪忽得風疾，右手不能執筆，

其時有溘先朝露之恐，遂申本軍，乞申朝省，納祿祈閑，以延殘喘。仍於當月，不敢請待缺俸金。若夫下與不，非蟣虱小官所敢必也。命緣此，方漸有生意，今雖未全愈，已減四五矣。但骨立食少，去死幾何。尊契丈過聽，不賜規飭，更貽獎借，誤矣。郡中趣向正者，如蘇教、鄭景千輩，想令子皆識之，與之往還，久當有味。某慵頓不自彊，性又粗率。學問如顏子比聖人猶爲心粗，學者沒齒而後已，敢有一毫，自足意耶！《復齋集》卷一三。

答劉學錄忠恕說

彌邵

伏辱再誨，以忠恕引証。忠恕在聖人則爲之誠仁，在學者則謂之忠恕，此文公之說，即程子所謂「動以天，動以人」是也。嘗妄意謂忠如印版，恕如紙，一介印印千萬幅紙，即來教所謂「一介忠做千萬介恕」是也。精義無二，斯盡之矣。《復齋集》卷一三。

又答人心道心

辱諭及人心道心十六字之說，每所諷誦。今得來教，明白洞達，不勝感幸，敢不敬置座右，深惟其義，仰副下問之謙。三復氣盛理弱之論，於「危微」二字有功，爲多嘆伏無已。妄意謂人稟是氣，

則是必具是理，是人心道心同出而異名也。唯人心易縱，道心難存，聖人雖不能無人心而純乎道心，以爲之主，賢人則以道心制人心，常人則人心肆而道心微且泯矣。舜、禹大聖人也，而授受之際，丁寧若此，學者當如何哉！「精一」二字，謂知之既精，守之必一，此尤學者所當汲汲也。《復齋集》卷一三。

回劉學錄書

某竊以冬令平分，霜明景煖，伏惟學錄省元契家文，華問日隆，神明所勞，台候起居萬福。某違離道誼，三見歲寒，中間一歸，迫於告謁有限，親知一切不及見，益用尊仰。章丈去冬下訪，蒙賜書，草略辦報知，後念欲以書請誨。投身吏塵，簿書期會，汲汲救過，縣治復頽於風雨，因有土木之役，撲面飛墜，幾積寸許，自笑何補。便中伏辱手書，獎予之詞溢于華牘〔一〕，恭巽過禮，若小吏之達於官。展誦數回，慚行浹背，友道缺絕久矣，所望於尊友振而起之，不宜隨波流靡也。嘗慕前輩自京師貽親舊書〔二〕，宜其羅縷不已，而前名後書，寒暄或不道，而情親意厚，千載而下，猶可使人興起，豈若今之陽相尊者？尊友豈不知此，顧猶俗禮，及感愧之餘，加之太息，請自今勿復然也。伏蒙寵示先正二公碑刻，此天下所願見，積卅年不可得，而一旦發之名儒之手，某何幸得之！仰嘆述志之孝，不勝敬服。先君奏議表劄近刻就，輒以一本拜呈，收拾纔十之六七，因循可悵，望暇日一覽爲

幸。《復齋集》卷一三。

〔一〕華：原作「畢」，據文意改。

〔二〕慕：原作「暴」，據文意改。

回黃省元汝宜書

某再拜。某聞孟子有言「居一鄉者，斯友一鄉之善士，至於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蓋士志於道，不如是，則德不加進，過不自知也。有如左右孝行文學見推閭里，鄰郡名人猶知慕慕。某也還家既久，顧爲謙施所先，一鄉善士猶不知敬，豈不深負孟氏之訓，而爲名教之罪人。又辱示以新篇，寵之長句，三復以還，不知玉雪之爲清且潔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嗟乎！僕乃今見之。吟誦不能離口。至於褒拂過情，持以爲訓，期不負眷待而已。不敢當也。既詣門謝，復介以手書，急於自解，求不悖孟氏之教，不復愧其文辭之陋，伏惟照察。《復齋集》卷一三。

回興化谷目陳樸翁仲須劄 一

某久服盛譽，願見無繇。伏承寵訪，并示高文。識遠論宏，皆藥病之良方，不勝嘆仰。如用人望一說，最爲今日第一義，然亦最爲今日第一忌。三復忠憤之詞，但竊慨然。某衰頹，加以多病，人事多不講，謙眷若此，曷勝荷愧！即容面謝，姑復此以塞盛意，草略，幸亮。《復齋集》卷一三。

回興化谷目陳樸翁仲須劄 二

某杜門四五年，衰病見侵，未嘗與人交。鄉中後生有扣門者，曰爲道而來，辭謝不獲，然後敢見。蓋學問枵然，求師友不暇，何敢竊進接後之名。年來，士友數輩間相從，一日有陳其姓仲須其名者，年六十有七，袖書爲贄曰：「吾聞鄉之士有踵門講學者，予願與焉。」誦其書，見其該洽典麗，揖之進見。其恭敬謙巽，則語之曰：「吾子年既尊矣，學既成矣，吾方資於子，子何取於吾哉？」凡兩月三至，不怠。於是告之曰：朱先生所著書，道盡在是矣。歸而求之有餘師。抑聞古人之學，無正法，無倦心，衛武九十而賦，抑曾子易簣，始此免，宜子之拳拳也。若慕好學之美名，而不屑於補少壯之缺，則非某所望敢也，既以拳勉，又以自勉焉。《復齋集》卷一三。

與柯東海書

某再拜上覆某官。去冬承從者過門，得爲一二日款，當時牽俗擾擾，第急於聽誨，如饑者之於食，知其味，而未知所以美。違遠以來，心緒日雜，學無所得，道無所成，然後誦君子詩，思君之味，安得脫去外，往從君遊。至是始知其所以美，而合并之會已墮渺茫東海乎，君其必知余心者，以故缺不奉問。朱丈近下訪，出首夏所賜書，三復慨嘆。又不知有山川之隔，蓋心事參契，十年一書不爲希，即貌敬心違，於書何有？足下道高而氣清，行峻而志平，居今之世誰歟！足下樂其樂者。某竊有志於古，而性鈍喜忘，思得清坐一室，取聖賢之書讀之，而日困多事，且斷且續，迄未有得。所幸見聖人之言，如孟子、韓子之書讀之，了無疑滯，以爲言語所當然，不然非所以爲言語也。取時文之美者讀之，則坐而睡，強起終之，以爲自隋以來〔一〕，天下名公鉅人，皆繇此途，余獨何爲不耆也？讀數過，思益卑，以爲此皆道不爲足而強言，譬無根之木，不原之潦，非不可觀，久則泥也。嗟夫！豈天不以利祿見畀與，何其與世異好也。然鄙性於利祿實以不甚急者，此唯可與足下道。足下同此志，聊一言之，謹勿語人，恐人之非也。《復齋集》卷一三。

〔一〕隋：原作「隨」，據文意改。

回柯豈丈書

某再拜上啓。公冗，不及上狀，惟有瞻詠。昨承書喻曲折，因循未及奉報，忽領近翰，知奉親讀書，自有餘樂。忍貧杜門，乃昔人進德脩業之根基，不從此過，終是不歷實地。想近日所學所見，又與向時數倍遠近矣。《復齋集》卷一三。

答李如晦問曰

巧言令色鮮矣仁。

孔門言仁皆性，就分上用功，務內而不事外。今巧其言，令其色，務以悅人，則與務內背馳矣。所以使學者以祭之「一」，所謂帝者，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嚳，乃是人帝，非天帝也。來說更思之。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程子謂：「得其公正，然後能好人，能惡人。」《集註》、《或問》皆主其說。《通釋》反言「若謂仁者以公正爲心，則不當謂得其公正」，何耶？

程子所謂得其公正者，謂好惡之得其公，又得其正也，非謂仁者用仁之公正，然後能好惡也。勉

齋先生說如此。

朝聞道夕死可矣。

人爲萬物靈者，當知其所性五常之實理，然後其生非罔也。若不知此理，去禽獸幾希。故雖朝有所聞，其夕即死亦可矣。聞是了悟之聞，如子貢聞性與天道之聞。來說是。

顏淵季路侍。

來喻謂二子與聖人皆渾然天理，而無物我之間，此雖顏子未敢及此，況子路乎？謂三者之志皆與物共則可，謂皆渾然無物我之間則不可。又夫子之志雖與物共，而其中又有老少朋友自然之分，如化工生物，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順其自然，而我無容私焉。茲其所以爲夫子歟。

知仁爲之方〔二〕，不可有一毫務外之心也，此但以內外爲辨，未及久近，三月不違之意未可施於此章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子之事父，視於無聲，聽於無形，惟恐一毫拂父之志，父在然也，父歿，可遽不然乎父之道？謂父之事可以改而不必驟改耳，於事有害理之甚者，則可不哀痛以改之。

「攻乎異端」〔三〕，范氏以攻爲攻治之「攻」〔四〕，其精故足以害吾道。《或問》以攻爲攻擊之「攻」。一二說不同。

或人之問雖與范說不同，而文公所荅之語，謂異端不可不攻排，若以攻排異端便爲吾道之害，則

是異端不可攻擊之也，豈聖人之意哉！此乃抑或人之說而非與之也。所以《集註》取范氏說，釋「攻」字爲攻治之攻，言學者不可專治異端，若專治之則爲害矣。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下學上達，蓋自初學以致知格物爲事，至四十則理無不窮，灼然不惑矣。而必至五十，然後知天命者，蓋知其理之所自來也。

或問禘之說。

禘謂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於其始祖所自出之禘。

宰予晝寢。

學者當惜寸陰，而昏惰若此，夫子所以責之。未說到終日乾乾，無毫髮間斷處。

「回也不改其樂」，《集註》前說謂學者但從事於「克己復禮」之目，不使須臾之間，則庶有以得之。後說又謂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庶有以得之。前後兩說不同。

前說「克己復禮」，不如後說「博文約禮」，弟知行而言，前說不使須臾之間，方是用工處，不如後說欲罷不能，乃其自得處，取樂爲近也。

「樂亦在其中」與「顏子不改其樂」。

所謂樂在其中，發於自然，所謂不改者，守之而未化，此孔、顏不同處。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注謂「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全體至極」四字，未知所指。

《集註》謂「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非深知夫子不能如此形容也。「全體至極」，此心之致知無不盡也。「純亦不已」，一憤一樂，循環迭至，此學而不厭也。非夫子，其孰能當之！

吳氏謂「卓爾亦在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既非窈冥昏默，而顏子又欲從之末由也已，何耶？

顏子博文，則致知格物者無不盡矣；約之以禮，則見於躬行者無不致矣。及其知之既博，行之既熟，則見於常行日用之間，有以見夫事事物物上，各有自然當止之處。所謂「卓爾」者，此亦非求於深遠不可知之地也。然顏子雖已見得如此，而力量未到，工無所施，所以有「末由」之嘆。

川上之嘆，程子謂「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其要止在謹獨」。

「純亦不已」是誠，「謹獨」是誠之者。來諭謂「能謹獨，然後此心常存」，發得程子意出。

程子謂「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人」，恐是以身而言。

仁，人心也。言人心本有仁，但爲私欲所蔽，故仁壅遏而不行，但能體之以公，則仁自流行矣。

《復齋集》卷一三。

〔二〕「以祭之」以下文字論禘祭，當接于下文「或問禘之說」之後，今誤植于此。

〔三〕「知仁爲之方」以下文字無間目，意旨論仁，當接于前「巧言令色鮮矣仁」一段「所以使學者」句後，今誤植于此。

〔三〕攻：原作「改」，據下文所述及《論語·爲政》改。

〔四〕句末「攻」字原作「欲」，據文意改。

與李如晦書 一

某昨承書教以《大學解》一冊，嘆服精敏，轉語同志，未嘗敢忘。厥後累辱書，往往皆無索報之人。寧德人至，又示近翰，因循不及即荅，殊愧不敏。吾友好學之志，可謂不倦矣，來諭極佳。朱先生嘗謂一日當分三段功夫，一段讀書，一段靜坐持敬，一段應事接物。若能處此有常，足矣。某病蘄之餘，學力日弱。楊丈嘗得書，潘丈常相聚，然終未有得。因遣人往泉州寄此紙，未間，千萬保重。不宣。《復齋集》卷一三。

與李如晦書 二

《四書》無如《魯論》之當熟復。楊丈來此，方將所借黃家《朱子語類》添入舊說荅門人者，然

後謂之《注義》、《問答》、《通釋》。向來未有荅門人之說，因循及今，始得爲之。俟畢當納去傳寫。約而可行，無如此書，勿貪多也。《復齋集》卷一三。

與李如晦書 三

某昨承示教以楊丈答問一紙，深仞向道之勤，不勝嘆服。若能常常如此用功，無頃刻間斷，則他日所謂豈易量。但進銳退速，此學者之所深病，故夫子所以循循善誘人，惟恐迨心有以乘之也。《書》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學者不可徒求於知，而不力行。今文字備具，且熟讀數百遍，雖無師父，亦忽然得之。若欲捨書不觀，兀坐以求持敬，此與釋氏所謂「不看經便入室」，恐成江西之學也。看文字有疑處，欲寫出商榷，此正某之所深願，但切不可先生見稱。某少而不學，老不如人，每見後生有志於道者，將師而友之，安敢抗顏爲人師乎，徒取誚於世耳。切告云云。餘惟力學保重〔一〕，不宣。《復齋集》卷一三。

〔一〕惟：原作「推」，據文意改。

與李如晦書 四

某再拜上啓。即日秋晚薄冷，伏惟侍學之外，尊候神相萬福。某閩湘相望二千餘里，非端鴻無緣上狀。執事頃在泉，無旬月不收書。謂新相知，情誼篤密，久當疏略，如是年餘不變。相別又一年，書益密，凡駛足與游宦商人之往來，必辱書。前者未報，後者復至，無非汲汲於道，而非志於世俗之所慕者。於是嘆執事之真相愛，非陽相尊者，可謂好學也已。自惟鈍頑，年十五失父，師兩兄，俾之從師，不過爲舉子習耳。弱冠以後，昏宦于泉，追思少年汨汨於俗務，不得專心於學。今衰老矣，胸中空空然無有，每得執事，輒愧汗如洗。執事春秋鼎盛，近歲方畢大昏，宜若如某前所陳者，而卓然不惑，學文不倦，蓋立志堅決然也。顏子在孔門年最少，而克復之初獨先於群弟子。唯求仁一事喫緊着力，由此進進不已，則樂天知命，安土厚仁，駸駸乎聖賢之域而不自知矣，敢以是爲報。潘丈向嘗答所問目，寄使去，今想已到。寄溪惠北詩警過昧〔二〕。昨所寄北溪文二冊奉納，有全集七策在此，議論貫穿，真奇偉切實，近時學者所不及也。猝未可錄，他時傳寫可也。銘文俟其家刊刻，方敢寄去，恐尚有刪益也。近有鄉中十餘友相聚，潘丈作規約，某亦序之。餘冀力學，以俟朋友之望。《復

〔一〕寄溪惠北詩：疑當作「寄惠北溪詩」。又，「詩」字下原空一格，疑有脫字。

與李如晦書 五

春初承書，并貺《濂溪先生全集》及養老諸書石刻，皆所欲得而未遂者。捧認厚意，不勝佩荷。其時某偶在泉城，會傅先生之葬，與來者參商，至今始得致謝，可謂不益。承喻《論語通釋》久誦益有味，可見着實用工，不勝敬嘆。《近思錄》、《四書》循環外，一年理會一經，將古人解與注疏手抄，使本義明白，庶不虛度歲月，最是專一有常爲難。想高明必已知之，但常檢點，使勿蹉過，迺所望也。其他皆吾友所素知者，言之祇贅，不復羅縷。《復齋集》卷一三。

與李如晦書 六

某比承經從，恨不款曲〔一〕。自後老親卧疾七十餘日，至今伏枕，方寸紛擾，人事幾廢。荐辱手帖，深佩謙眷，竊知體中愆和，兩月猶未安，殊用悵仰。某昨因潭使有一劄况尊公知丞，不知曾到否。吾儕進德工夫易間斷，最是克己復禮難得不走作，諸友想常照管此四字。「忿慾」二字害人不少。某平生行「慾窒」二字，常恐其間見，如層出，如履薄臨深，何以見教，見諸友望爲拜意。《復齋集》

卷一三。

〔一〕款：原作「疑」，據文意改。

與李如晦書 七

人至辱書，知體候已安，爲慰。不知近功何如。爲學須要有樂處，蓋冰釋理順，自然如此，若苦思力索，便有欲速助長之害。「莊敬和樂」四字，不可缺其半，表裏常照管得，在一日有一日受用。來喻「忿慾」二字極是妄意，皆難見工夫，蓋忿慾雖易遷，如火之勢，不急懲則焚身之禍，慾如漏舟，不早窒則必溺無疑。二者皆須着力用工也。《大學通釋》近作工夫如何？有疑幸見問，因求益於左右也。餘冀力學保愛，不宣。《復齋集》卷一三。

與袁州時倅

近取《中庸》一篇熟看〔一〕，妄意謂工夫全在「戒謹恐懼」四字。惟戒謹恐懼，則無時不中，一失戒懼，則過差立至。故君子時中，戒謹恐懼之所致也。小人反中庸，無忌憚之所致也。《復齋集》卷

〔一〕熟：原作「孰」，據文意改。

慰時機宜書

某不意府判清文直節，百未一施，遽止於天台通刺而已。嗚呼痛哉！伏惟判府躬踐聖學，立言制行無媿，孔門四科之士往往兼而有之。某平生景慕，當世不三數人而止耳。頃在星江，常通問。自己卯家居兩年，及去冬之戍于此，不以書請誨者幾兩年。方當旱癘，公事外，書尺一切不暇謀，亦不知已上天台任。近方脩書，已得訃問，不覺失聲。今世人才本希少，去年失李公國博，涕泣未乾，今又喪時公，邦國珍瘁之嘆，海內同之〔一〕，奈何，奈何！賢昆季至性天得，加以學力深至，居喪必盡禮。某限以職守，不能往弔，有負初心，言之哽塞。薄奠顛狀，侑以鄙文，得蒙几筵薦白是望。遺文哀集想有素，大葬果用何日，幸見報，尚容專人致敬。《復齋集》卷一三。

〔一〕海：原作「梅」，據文意改。

與時將仕書

某再拜大孝將仕。某自聞南堂先生卒，即馳書奉慰。忽辱專使惠以手書，述先志，叙舊好，禮恭詞戚，三復淚落，且以墓銘見屬。感傷之餘，慚悸並至。嗟乎！子之責我厚，不知時人待我之情，我之見信於人如何也，何敢聞命！躊躇累日，欲再拜謝使者，而自述其鄙陋不能文之實，則懼足下謂我忘義薄契，遂援筆強顏爲之，而先以書道其意。蓋銘詩之作盛於唐，工於韓，當時韓公有言，人莫敢慢，故足以傳後世。近世歐公文踵韓氏，然而銘尹師魯，已爲人所疑。況不及歐公萬萬，而可昧冒以取諂於天下乎？此某不敢聞命之本心也。盛意不可虛辱，則取平生大行義約爲千六百言，自謂過詳，有媿簡古。萬一可用，即幸與能言者改而示之，却當書丹，或恐迫期，別請善書者。即不可用，更屬能者，庶不負南堂平生之志。伏惟深亮。《復齋集》卷一三。

全宋文卷六九六〇

陳 宓 七

南康到任與三府劄

某日者不揆犯分，嘗具劄子申控微衷。自後竊念卑賤，不敢洵黷，唯有泰階六符之瞻不間朝夕。茲因到任，專人以啓劄，少述銘荷之悰懷，有未盡，須至再干鈞聽。某賦性顛蒙，少失父師〔一〕，學晚無成，碌碌隨群，一無可取。昨丐小壘，初意康廬名郡，非么麼之所宜得〔二〕。豈謂鈞慈曲從所欲，又趣瓜戍，益不皇安。是以前狀丐祠，實非矯僞，上恩不允，黽勉上道。蓋接人以九月三日至，某家旬日即行，奔馳一千八百餘里，以今月望日交職事訖。入境，延見吏民，躬行阡陌，問之老農，則曰三年之間，兩旱一澇，今歲之旱大類前歲，比屋彫殘，逃移在目。入冬向深，苦爲存活，不免散榜鄰郡，招邀船粟，勸諭民間及時藝麥。本軍所管三邑，苗米除逃閣外，通計收四萬八千餘石。都昌一縣幾二萬石，六鄉粒米不收全放，餘鄉通放九分，所收不及千石。星子一縣通放七分七釐，所收亦

僅千餘石。建昌建萬二千餘石〔三〕，已放四分六釐，人戶詞訴方紛然未已，見議覈增放。總約已放三萬三千餘石，未可以止絕詞訟。軍儲歲計茫然無備，向去賑糶，尤慮無策。某非不知師屯在疆，餽饋不給，當此何時，敢以叢爾壹郡，上煩朝廷之聽，實緣民命、軍食，不容少緩，蹇薄所遭，才智俱淺，日夕恐懼。生財之道別無可講，祇有痛自節儉，檢捃吏姦〔四〕。其如初到〔五〕，便當此窘。兼本軍所仰河稅務，比年征斂，每負惡稱，不得已削其太甚，減就中額。適值冷月，所入絕微，非敢干譽，實欲奉行朝廷愛民惠商之美意。見此多方措置收糶米穀，本軍軍資庫錢只萬緡，皆起發錢，只將公使庫錢盡數及萬緡收糶。軍糧僅可支一月半，軍民之心，惶惶度日。除已逐旋擘畫外，謹具前後陳乞贍軍救荒事例上干造化，欲乞特賜敷奏。念此偏方，素沐聖朝深仁厚澤，當此三年旱澇相仍之秋〔六〕，聖君賢相豈不欲拯而置之泰和之域？特患爲守者營私罔上，移東補西，妄費朝廷錢物，實惠未必及田里耳。某雖愚頓，至於潔身愛民，天地鬼神實臨之。申謝之初，不覺羅縷，尚容究見利害的確，別具狀申聞。伏乞鈞慈察其實不獲已，恕其僭狂之罪，幸甚。下情惟懼之至。《復齋集》卷一四。

〔一〕失：原作「夫」，據文意改。

〔二〕么麼：原作「公麼」，據文意改。

〔三〕建昌建：後一「建」字疑誤或衍。

〔四〕吏：原作「初」，據文意改。

〔五〕「初到」上原衍一「吏」字。此爲上句之字誤乙于是，今刪。

〔六〕當：原作「嘗」，據文意改。

又上三府劄

某伏以歲律崢嶸，特宜三白，恭惟某官躬秉國鈞，力扶宸極，夷夏妥安，顯默隲相，鈞候起居萬福。某愚陋無所取材〔一〕，濫膺民社之寄，黽勉祇役，三閱晦朔，慄焉自省，瘵曠是憂。昨於到任之初，目視旱傷，亟具軍糧救荒情悃，昧冒陳控。退惟螻蟻，敢瀆乾坤，實緣事迫情隘，不知勢分之嚴，跼蹐恐懼，日竢何譴。十二月二十一日，忽准十二月七日尚書省劄子二道，其一下提舉司斟酌應副，其一下本軍照應施行。千里而遙，萬機之隙，一卑賤小吏之請，其荅如響，自非朝廷子惠困窮，矜憐愚拙，何其健速如此！某與一郡吏民同感更生之德，懷有未盡，不敢嘿嘿。緣本軍三邑，減放通及七分以上，內建昌縣一所收只五分九釐，是以只勸諭本縣上戶出糶米穀。都昌縣放八分二釐，星子縣放七分三釐，皆當糶濟。而鄰路米商聞此郡旱甚，往往有至，日下米價未至大段騰踴，民間因天氣差暖，雜食蔬菜已支吾。至此深冬，旬餘雨雪，米船迫歲漸稀，去二麥尚有三四箇月。近城深村以飢死者不絕，率多採葛爲糧，蓋是三年之間，兩旱一澇，雖上中之戶亦無月餘之積，小民困苦不堪舉目。某豈不知疆場尚有帶甲荷戈者，朝廷費用倍難，叢爾小壘不識事體〔二〕，妄爾申喙，實緣竭力撐拄，今已狼狽，來日尚長，軍糧缺一萬九千餘石，非六萬餘緡不足了此荒，然不知所措。至於河稅，

不忍苛取，當此淨月，日入甚微，儻不以真情實狀投告朝廷，則因循之間，一身不足愛惜，事有不測，雖死何益？今既蒙朝廷劄下倉司揆錢米糶濟，文移取會，動經旬月，支撥入手，恐致後時。某自十二月下旬已行賑濟，星子、都昌兩邑最下戶不免兌借折帛錢，誠非得已。除已具狀奏聞待罪外，所有度牒，只乞早賜，照例給降五十道下本軍，逐旋變賣，充來年春夏至秋軍糧支遣。其賑糶、賑濟既有上件兌借折帛錢一萬八千餘緡〔三〕，及提舉司應副錢米，可以不至缺事。伏惟鈞慈念軍民垂絕之命，恕其僭犯，俟荒政結局，退歸司敗，所不敢辭。某下情皇懼俟命之至。《復齋集》卷一四。

〔一〕某：原作「集」，據文意改。

〔二〕體：原作「休」，據文意改。

〔三〕賑糶：原作「糶賑」，據文意乙。

與史丞相劄

某恭以中春之月，膏雨應時，伏惟某官並運鈞樞，坐安夷夏，天同神比，鈞候起居萬福。某到官之初，敬控謝誠，蒙重鈞慈不以勢位相間，特賜寵荅。三台之光暉然叢照，下情豈勝銘慮？去臆之杪，又嘗昧冒申布微衷，退劇震恐。具瞻之地，孰不矯首歸鄉，顧分守至嚴，豈敢數貢書狀。然事有

不容已，復犯威尊。某此月十一日忽領尚書省劄三道，備悉譙提刑所申本軍去歲旱歉，特蒙撥饒州椿管度牒三十道應副本軍濟糶，即遣人詣饒州請領，逐急接續濟糶。及先准省劄下提舉司應副米，正此奉行，民方就食，得此給助，餓人頓有生意。某雖愚頓，敢不竭力推廣聖朝及民實惠，期於無負。方疆場多事，朝廷機務正殷，猶汲汲以遐僻民命爲重。田里感戴，萬喙一詞。某與官吏獲追刑章，銜荷生全，何有紀極。《復齋集》卷一四。

與趙石司劄〔二〕

某竊以季冬之初，六花應候，伏惟某官忠懇立朝，經綸省闈，神明贊助，台候動止萬福〔二〕。某幸甚，日以契家忝同朝列，最蒙眷予。自違玉色，即歸田間，怠惰不彊〔三〕，尺書莫致，此宜得疏絕之罪於門墻。豈謂謙光，及貽親翰，問勞諄復，感愧來并。仰惟家學有源，履行無玷，宰司裨贊，實肆相業，四海蒙福可筭計耶！某不學不才，自度不堪試郡。秋間丐祠，誠非矯僞，繼聞星渚旱甚〔四〕，恐有難辭之譏。九月初，接人到家，十三日即就道，十月望日交事。是時三邑蠲放猶未有成說，所歷縣邑，咨問父老，參酌九江鄰邑，乃知三邑之旱，兩邑爲甚。星子放七分三釐，都昌放八分一釐，建昌放五分九釐。一歲苗米通四萬七千餘石，所放已三萬三千。軍儲缺十餘月之備，其詳見於十月二十六日控告廟堂之狀。向來河稅以重得謗，當此翔風，舟船絕少，痛減苛額，爲入復微，非敢

干譽，實畏人言，以此郡計迥異前日。公帑悉以糴軍糧，不敢他費，方可爲兩月備。兩邑賑糶日今舉行，告窘倉司，日俟撥粟。食息爲之不皇，蹇薄所遭，安之若命。石司宗丞以天下爲己任，念此郡三年兩旱，今歲與八年之旱相去無幾，八年蒙朝廷給降度牒百道，是以軍民晏然，今豈敢望此，只得遠降三十道，可亦支吾。今再具狀申，儻蒙矜念，一郡受賜。韓子有言「知其命，而且鳴且號者，亦命也」，情迫詞隘，不知所裁，并丐恕亮。《復齋集》卷一四。

〔一〕石司：據宋代官制，疑當作「右司」。正文同。

〔二〕動止：原作「動心」，據文意改。

〔三〕怠惰：原作「台隋」，據文意改。

〔四〕星渚：原作「星緒」。按：星渚即星子縣，爲宋南康軍屬縣，陳宓時知南康軍，見前《南康到任與三府劄》。今據改。

與江東譙提刑令憲劄 一

某伏以嚴律崢嶸，時雪再白，恭惟某官觀風一道，仁聲遠聞，神明贊助，台候動止萬福。某違離門墻雖久，屬心拳拳，何嘗一日間斷。天幸獲以庸陋趨事嚴明。孟冬望日到郡之後，嘗再修敬，旋蒙寵答，禮隆詞謙，甚非在下位者所宜得。仰惟慈明詳揀，百城受祉，屬吏何敢貢諛。某么麼之蹤，才

智俱下，竭來廬阜，適值旱荒，田里少收，公私赤立。蓋三年二旱，人何以堪！兼某到官，晚禾尚有棲畝者，日擊枯槁，實難自欺，參考群言，早禾尤甚。是以三邑蠲放幾十之七八，公帑循常所積無幾，軍儲杼然不兌，痛節浮費，貶衣削食，一意收糴，近方可爲兩月備，所欠尚以萬九千石。計到官初首，嘗以軍糧賑糶控告廟堂，乞援近北給降度牒〔一〕，尚未蒙報，自度蕞爾小郡，方當疆場驛騷〔二〕，豈暇及此。兼冬初尚暖，民食菜茹蕎麥，尚可支吾，此旬餘來，霜雪貿貿，來告飢餒者漸多。已委士人有行誼者，於星子、都昌兩邑抄劄戶口，分爲九品，庶幾最下之戶可以濟之，而爲米可繼，其他稍能自存，只須賑糶。狀預乞倉司於得熟郡縣撥助米斛〔三〕，地遠動涉旬月，而民命懸於須臾，終夜太息。目今蠲去市稅及舟稅等稅以來，米商米亦有至者，其如囊空袖短，事不逮心，以故久欲以尺書縷布衷曲，日歷不給。緣建昌壹邑最爲闊遠，民訟繁多，某粗不敢憚勞，每日朝坐暮退，所謂道院，實是虛名。星子、都昌訟牒却少簡，度一二月方始見涯。但每得竊窺政令，犇走教條，誠所悅服，炳燭布露，百不能一，尚乞台照。《復齋集》卷一四。

〔一〕近北：疑當作「近比」。

〔二〕驛騷：原作「鐸騷」，據文意改。

〔三〕熟：原作「孰」，據文意改。

與江東譙提刑令憲劄 二

某伏以陽和駘蕩，萬象皆春，共惟某官總持邦憲，吏警民懷，清寧叶相，台候動止萬福。比人回，領報汗并公贖之賜，仰認仁人用心，視赤子有不得其所者〔一〕，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軫本軍旱荒，申聞朝省，乞給番易椿留度牒以賑其民，在屬郡不敢請者，預爲之區處，某與三邑之民感德，淪於肌髓。某至愚陋，當官蒞事，亦欲隱之心而無愧，質之理而無違，悔百吝在前〔二〕，不敢及顧。然事有非己力所能必者，非得上位主之，則雖有是心，猶具未始有是心也。今使臺先爲申請，是其事已有所主矣。但倉臺屢有行移，謂本軍不速申旱狀，檢放且多，及疑市糴之平，未當賑濟。夫申旱之遲，蓋某十月望日交割後月餘，委官覈實，始得事定。又與江州德化接壤，德化亦放七分，本軍豈得謂米價之平。偶因蠲其力勝之稅，米商四集，所及下過市井。而山谷之間自臆杪春初，絮絮以飢死告，皆取給草根葛實以延旦夕，又告匱矣如此。爲人牧守者，坐視不救，縱逃人禍，必挂天刑。某非敢妄申朝省，過爲濟糴計，正慮此耳。久欲伸吐此懷，日俟倉司之報，蓋臆月廿二日得省劄，令倉司應副。今日始得撥本軍米六千石，此米却但可濟不可糴。經三年，且其價甚高，本軍已借折帛錢糴米賑糴。此皆台慈軫念小壘，移文催捉之賜，銘荷恩紀，永矢弗偷。欲寫此書凡半月矣，心緒怱怱，執筆輒止，及是稽緩，不勝大懼。恰得黃司門書云〔三〕：「虜犯浮光，其勢甚亟，安慶之人亦惶恐爲

備。」此月十八日書也，殊令人憂，恐台意亦欲知，某不敢以僭越爲嫌。他遲別布，仰乞台照。《復齋集》卷一四。

〔一〕赤子：原作「亦子」，據文意改。

〔二〕悔百吝：「百」字疑衍。

〔三〕恰：原作「給」，據文意改。

與江東譙提刑令憲劄 三

某竊以春序平分，風暄景煖，恭惟某官德澤在人，望隆一世，神百其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外日人回，伏領損答，詞春溫意山重，皆非小子所宜。蒙此月十一日忽准省劄，備悉使臺所請，念南康累歲旱澇，且謂其密邇按臨，備知災傷之實，仁言懇惻，上意感通，有扣斯聽，捷於影響，遂得度牒三十道。當此貧窘，借充那移五枚已窮〔一〕，百謫莫逃之日，隆恩天墮，萬口頓活，三邑歡聲如雷。某與官吏不特追責而已，肝膽輪困，千言不足爲謝，謹馳兩卒詣前請領。其詳已具公狀，急於及事，不暇端謹。邊事方殷，制司及使臺行下遣敢勇卒，已擇二十輩，於三日內起發訖。比拜誦憂世之論，三復太息，并乞台炤。《復齋集》卷一四。

〔二〕五枚：疑當作「五技」。

與江東譙提刑令憲劄 四

某恭以春事過半，東作方殷，伏惟某官仁政力行，百城蒙幸，高厚贊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庸鎖無堪，適承災傷之後，才短力腐，雖近蒙倉司撥到米斛，而朝廷度牒亶出，一力控陳，又明乞於番易公庫支取。方邊鄙騷動之時，孰知民命尤重，既拜更生之惠外，日猶有無饜之請，實非得已。初意恐使臺猝不可辦，只乞換五道。昨日遞中領公牒曉示，今又蒙賜汗，發到官會一萬六千緡，乃過所云換易之數三倍，當來米斛轉運未齊之晴，亟以官楮隨門給濟，米舟與上戶之積立可入口。已流者返，濱死者生，部使者奉行天子仁恩，一至於此，闔郡民庶何日而忘！即委官分頭下都昌、建昌兩邑，同令佐下鄉先行賑濟，務速及民，所有賑糶一併施行。又蒙教誨以錢不必待米，深中事幾，蓋米未嘗無，飢民無所得錢，誠可痛傷。至於度牒減饒之直，又蒙於例外不減，爲惠益實。本軍欲急售，則當每道減及百千，然後濟日前。不然悠悠無補〔二〕，視已飢之。今日乃親見盛事，亟此申謝一二，它容施行略見次年〔三〕，別其狀次，仰乞台照。《復齋集》卷一四。

〔二〕不：原作「下」，據文意改。

〔三〕次年：疑當作「次第」。

與江東章提舉劄 一

某切以冬序向深，時雪再白，伏惟某官望隆一道，德威懔然，神人具依，台候起居萬福。某昨專人備始至之恭。以施擔之初，蠲租詞牒紛至，郡計愕然，竭神殫思以救目前，欲親布幅紙，少述積年慕用之誠，且道胸臆，勢不得便，遂因循迄今，每切惴懼。仰惟風采振揚，百城敬畏。某幸獲以身受容察，凡可以及民者，敢不自奮，期不負鑒裁之精。然而智短才疏，到官兩月，食息不遑〔一〕，目覩田里愁嘆，至爲之流涕。蠲放三邑，通計十之七八，軍儲所缺萬九千斛，傾帑市米，得四千斛，足爲兩月備者。都昌、星子兩邑合賑糶濟人戶〔二〕，未敢先期張皇〔三〕，實亦力所未逮。民間有所謂蕎麥蔬茹，自十一月以來，天氣特燠，尚未至流移，今久告竭，霜雪貿貿，村落間有不能出門戶者已多。數日前已分請逐縣士人有行誼者，抄劄戶口，取最下者，先有以及之，而稍能自存之人，只須賑糶。已嘗彙彙具狀，乞撥本軍昨來和糶米，及於得熟州縣撥米湊使臺所椿本軍米，通作二萬石以糶星子、都昌兩縣之民，竊計愛民一念，真切誠至，豈待贅禱。但事勢已逼，不容復緩，不免喋喋，下情實深震恐。某到官，首懲河稅苛刻，蠲減過半，累觀使司文榜，誤辱假借，不勝銘荷。自此稍可支吾，期於稱塞。急於布露，不復以世俗諛詞上溷清聽，伏乞台炤。《復齋集》卷一四。

〔一〕食息：原作「食恩」，據文意改。

〔二〕都昌：原脫「都」字，據下文所述改。

〔三〕張皇：原作「張星」，據文意改。

與江東章提舉劄 二

某竊以歲律更新，雨雪方霽，恭惟某官澄按百城，德威旁達，神人具依，台候起居萬福。某比不揆，率爾控露衷曲，蒙寵荅親翰，詞情備至，感懼不勝，下誠既辱示問，不敢不以實告。某到任已在十月半，意謂權官已放旱，而官吏觀望不敢以實，必待某到。自某假道隆興，問之曹師，則知江州德化、德安，與本軍兩邑相錯，已得其所放之數。及入建昌，目所親見，始信不誣。蓋某之到官凡月餘，日訴旱者以千計，所以檢放分數不容不實。與游宰初不識面，亦不聞其有所告也。分數既爾，則檢尋救荒案沓，首見比年每申朝廷，乞給度牒，蓋遵故事，不敢率意妄作。意謂朝省必且行下，則不敢遽乞常平米斛，事勢既迫，不免陳請，而田里飢民已有不能待者。其施行，雖初委謹愿士，及其覈實監糶，則悉是差委官吏。教諭下及，益認燭理之明，不勝感激。其他曲折，具見公狀及施行節目。俞江州手書謹併申呈，內俞江州書却乞擲還。唯是才智知闇〔一〕，徒抱區區之愚，日虞得罪百姓。儻蒙台慈爲一郡之故，少加寬貸，使得支吾此一春，退歸司敗，誠不怨悔。已於臘月末具奏，乞兌借上

供折帛錢亟行濟糶，米則猝不可辦已。昨於十二月廿九日專人具狀，乞使司應副官會二萬緡以濟目前，或就本軍見椿米內撥借糶濟，容一一具數，決不敢虛濫。如此則星子一縣，本軍可以支吾，都昌一縣，除下下等戶本軍已略行賑濟外，其餘糶未有可以及之，却望使司徑行下都昌，委知縣措置糶濟，庶幾易辦，仰乞台照。《復齋集》卷一四。

〔二〕才智知閭。此句疑有誤字。

與江東章提舉劄 三

某比一再脩記府敬，不敢復以寒暄長語溷崇嚴，輒有迫切之懇，仰干台聽。某到官之初，因覩本軍旱異歉常，亟懇廟堂，乞照近比給降度牒。此月二十一日准省劄二道，其一道下使司斟酌應副，其一下本軍照應。緣於建昌檢數不及六分，已行下本縣，禮請上戶勸糶外，星子、都昌兩縣，當此雪寒歲晚，飢民填壑者比比有之，其孤見不住陳狀，不容少緩。既準今來省劄，已具申尚書省，不敢照例乞給降救荒度牒，全仰使司應副錢米。昨累申乞撥本軍嘉定九年和糶到米，除已支乞丐外，實有六千餘石，及饒州取撥未尺米八百石〔二〕，及乞於鄰郡撥米，湊作二萬五千石，糶兩縣。今來本軍已行措置賑濟兩縣窮下人戶，係權時逐急，那兌支遣，萬一鄰郡未有見在米，乞先兌官會二萬道付本軍，委

官於都昌縣收糶，就便置場賑糶都昌一縣〔二〕，庶幾無搬運之費。旬月之淹，及此正月上旬以後開場〔三〕。其星子縣既有見在使司米斛，所少未却，乞照數均撥。一郡之民，實受更生之賜。事勢急迫，不避冒黷之罪，再此專人申稟，願俟行下。《復齋集》卷一四。

〔一〕未尺：疑有誤字。

〔二〕場：原作「傷」，據文意改。

〔三〕開：原作「問」，據文意改。

與江東章提舉劄 四

某恭以春序平分，輕寒戒雨，伏惟某官德望益隆，列城安妥，神明協贊，台候起居萬福。某比以情惊迫切，僭率申布。人回，伏辱寵荅，俯念小壘飢困，特從所請，生死肉骨，未足以喻。方俟外邑撥米見實數，尋具狀申謝。忽此月八日，林瞻軍至，領正月末所賜親翰，且備道撫存之意，於糶外特濟米三千斛。詞旨春溫，三邑之民間之皆所所有生意，萬喙一音，相與感部使者之仁，接濟目前，誠如沃渴。即以一千五百濟軍城及星子縣，一千濟都昌，五百濟建昌，別於省倉給米充夫力搬運口食。所委官吏，悉以日計，於公使庫支給口食，顆粒不容欺弊。近於十一日准省劄撥饒州度牒三十道，均

分濟糶。三邑被聖天子深恩，賢監司實惠，此後更可展濟一月，某與吏民感荷當如何！其施行纖悉備見公狀，及林瞻軍回擊〔一〕，不敢羅縷。蒙擲還俞貳卿書，并寵喻江右倉司曲折，不惟多寡不侔，江東頃年之濟，誠爲過厚，所費實多，今茲不容不覈實。兼某初度，邊鄙多虞，規模不得不狹，以戶計不以口計，折九等而不敢循五等，正爲此也，不然無以爲繼，適以誤民，爲罪愈大。既有指準，悉力爲之，更展濟一月，以補目前之疏略。愚類之見如此，更望教誨。所有支乞丐米，今歲雖多，爲惠皆實，所以田里不至流移者，收拾略盡，皆常平惠澤也。至於編管人有壯保者，皆不復支，所以愛惜官物，不敢不盡心。謹具申乞外，併此控露，尚祈深督某下情皇恐之至。《復齋集》卷一四。

〔一〕回：疑當作「目」。

與江東俞運使劄

一

某已具啓劄申詞記府。茲有公事，雖已累具狀，忱誠未盡，須至黷聞。某不學，才智復下，誤蒙上恩，俾亟之戍，丐祠不獲，黽勉上道。以十月望日到任訖，入境延見吏民，躬行阡陌，問之老農，皆曰三年之間，兩旱一澇，今歲之旱大類前歲，不雨日百餘日〔一〕，田野荒蕪，逃移在日。冬深向去，若爲存活〔二〕，本軍三邑通管苗米四萬八千餘石，都昌一縣幾二萬石，六鄉粒米不收，已行全

放，餘鄉皆放九分。星子一邑五千餘石，已放七分七釐。建昌二萬二千餘石，高下通收五分。軍儲只有一月半之備，公庫所存盡以糴軍糧，爲今年十二月至來年九月，尚欠二萬餘石。此去救荒賑糴，爲日甚迫，軍民之心，日夜皇皇。某到郡旬日，寢食俱廢，甚悔此來。已控告於朝求援，近比給降軍糧、救荒度牒，日夕於鄰郡糴米，無所從得，未敢援淳熙例申轉運使司，乞那融賑濟。連領使牒，催糴米一萬三千石。某未到任前，已蒙三分減一，今此日見狼狽，某豈敢飾虛詞罔嚴聽，以一郡之民將濱溝壑，隱蔽不聞〔三〕，爲罪滋大。用是不揆么微，輒陳悃悞，伏惟台慈察其實非避事，特賜免催，行下得熟州軍收糴。豈唯某受容察之惠，一郡俱被覆露。干犯威尊，下情震恐。《復齋集》卷一四。

〔一〕不雨日：「日」字疑衍。

〔二〕若：疑當作「苦」。

〔三〕聞：原作「間」，據文意改。

與江東俞運使劄 二

某竊以歲律崢嶸，時雪再白，伏惟某官澄清一道，德威旁達，神人具依，台候起居萬福。某頃爲部民，茲復投身容察，區區尊慕，寧須自言。到任之初，一書致敬，不敢親染，慮屈尊光。人還，忽

領寵答，爲禮不翅與敵己等。又蒙謙眷，賜以妙墨，詞溫儀縟，事出倒置，顏愧心懼，莫之能喻。南康今歲之旱，不意至此，蓋三年之間兩旱一澇，民力實可痛傷。某自度短才，力丐祠廩，繼聞旱歉，不敢力控，若辭難然。黽勉此來，窘迫殊甚，進退不可，唯有守死善道。到官未及兩月，近方蠲減旱傷，躬督三邑鄉司，於郡齋書填由子，動以萬計，訟牒始息。即請星子、都昌兩邑士人有行誼者，同保正抄割戶口，分九等之目，不敢鹵莽，期於實惠可繼，度用二萬五千石。本軍有倉司米，除支乞丐等人外，尚有六千餘石，其他所少之數，已申倉臺。今冬天氣幸暖，民間尚有蕎麥蔬菜可食，至今當此雪凍，不日狼狽。伏蒙矜念，不勝感激，尚容候兩邑抄割人口實數，陸續申聞。某伏準嚴命，俾和糴七千石，今又裁減，上及三千，闔郡感荷！此間客米不多〔二〕，每日不過數十百石，本軍軍糧尚欠一萬九千石，傾帑兩月收糴，僅可支吾目前，若復加此三千石，必至缺誤，不免冒昧，再以實情具狀求免。萬一使臺不欲反汗〔三〕，即乞發下官會，容某於江西諸郡收糴，但望少寬期限，使得一意救目前之急，則某與一郡俱受大賜。《復齋集》卷一四。

〔二〕客米：原作「容米」，據文意改。

〔三〕反汗：原作「及汗」，據文意改。

與江東俞運使劄 四

某比率易申記府敬，不敢復以長語仰黷聽嚴。某昨蒙使臺行下和糴七千之數，復減其四，矜憐小壘早歉是遭，貸其嚴誅。俾一意講行荒政，下情感荷，已不勝懷。所以前日專差吏人詣臺，請領楮幣，度其人未及中道，仁私特厚，惠澤游加〔二〕，復於置中又拜盡免之命，闔郡吏民同然鼓舞，謂非明燭幽遠，愛切衷誠，豈易臻此？推食解衣，不足多譬，亟布鄙誠，不暇羅縷。《復齋集》卷一四。

〔二〕游加：疑當作「游加」。

與江東俞運使劄 五

某伏以餘臆竇春，陽剛侵長，伏惟某官澄按百城，威愛兼濟〔一〕，清寧隲相，台候起居萬福。某一介庸陋，服勞偏壘，未以罪去，實荷覆露獎拔之賜。比覩邸報，竊知過蒙容察，不賜誅斥，猥以謬狀上聞，下情震懼者畏日，不知何以得此。意者，嚴明微示誘勸，使列郡咸知黽勉。某敢不感激奮勵〔二〕，期報知遇。已嘗具啓劄少述卑悰，方愧不能盡此誠意，豈圖盛德，枉賜台汗，隆謙巽禮，如待所敬，益令不安。寵喻令本軍和糴，在屬吏敢不稟承，事有利害，不容嘿嘿。本軍連歲旱饑，去歲

特蒙使臺賑濟，又拜盡免和糴之恩，小民至今感刻。今年雖旱禾未熟，然自八月不雨，至十一月，雜種蕎麥，一切不收，米穀行已告竭，全籍米舟往來，價直幸未甚長。今所在和糴，本軍方欲施行，而米商聞之，來者便覺稀少，若抑之使糴，市價必增，貧民愈見皇皇。今本軍晚禾既損，無可收糴，客舟又不願和糴，不免差官吏於江西收糴，非三數月不辦。欲乞照先準使臺指揮容本軍逐急多方收糴三千石，其餘二千石敢望台慈俯加憐察，特賜免糴，實一郡百姓之幸。干犯威尊，皇恐俟命之至。《復齋集》卷一四。

〔一〕威愛：原作「威受」，據文意改。

〔二〕感激：原作「敢激」，據文意改。

與江東俞運使劄 七

某竊以春序平分，風暄景暖，恭惟某官澄清一道，德威旁達，高厚隲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蒙再蠲和糴之數，遣吏請直，已荷矜憐，小壘飢羸之民，俾得自給。豈圖仁慈惻隱，悉賜免科，因得船粟陸續，不至翔踴，此恩甚大，闔郡感激。伏念某么麼不才，適當早歉，公私赤立，軍食大缺，民命不容不救。去冬承興念深切，欲爲上奏朝廷，及比領親翰，詞旨懇複，無非爲民。自懼猥瑣，不能仰

承美意，去臘不獲已，奏借折帛以爲糴米，及比累準倉臺從請，許撥糴米六千、濟米三千，如甘霖沃枯，生意頓醒。六千之數，以往年恐折閱尚爾待報。所差官於此月初九日到軍，得濟米三千，即分三邑，實救目前。十一日準省劄，備悉憲司申乞，於饒州撥度牒三十道付本軍，均分糴濟，救荒一事遂可指準。獨軍糧欠萬九千石，極力支吾那融外，自二月至八月，欠萬五千石，日俟朝廷照近比給助。凡此皆使臺主盟之力，茲有不容已之懇，冒昧申控，本軍春衣當萬五千餘緡，目今尚闕五千緡，內二千六百五十緡乃使臺贍用米水腳錢，每年依指揮截二千貫。連年旱澇不收，彷徨四顧，無策可施，已具公狀，欲乞照數取未支二千六百五十餘貫應副春衣支遣，不勝幸甚。顧小壘本不敢取償上司，實以綿薄，擘劃不前〔一〕，而屢辱親劄，軫存獨厚，苟不控告，實負仁私。干犯威嚴，皇懼之至。《復齋

集》卷一四。

〔一〕不：原作「下」，據文意改。

與宋總領鈞劄

某伏以陽和駘蕩，萬象欣榮，恭惟某官餉軍撫民，上下與足，盛德天相，台候起居萬福。某參申記府敬，恨投身百謫之域，日救頭然，欲盥手具一緡，少控胸臆〔一〕，心緒紛然，握筆輒止，有負此

心。日不獲已，以月椿爲懇，固知邊事方殷，軍食倍經，豈敢恃門下隆篤鄉誼，月月而前。緣本軍適遭旱歉，三邑通放七分以上，廩悉一月之糧，野有餓殍。近比蒙朝廷給于度牒，爲本軍賑貸糶本。去年十月到官初，即懇廟堂，歲前得省劄，俾倉司應副。倉司撥六千石爲賑糶用，經歲陳腐，雖可以濟，倉司止許糶。見此申審，往反之間，填壑者多不及待矣。某具奏借上供折帛錢七千緡，已於臈月以來濟糶都昌、星子兩邑，戶以萬計，而錢穀眇然，假貸多方〔二〕，支吾此三數月，待結局後，力丐歸田。比以甚不得已，有此干瀆〔三〕，敢謂台慈特垂矜念，府從所請，使某與一郡吏民俱拜實惠，感激淪於肌髓〔四〕。千百謝誠，言不能既，仰乞台照。《復齋集》卷一四。

〔一〕控：原作「腔」，據文意改。

〔二〕「假」下原衍「假」字，據文意刪。

〔三〕干瀆：原作「干讀」，據文意改。

〔四〕淪：原作「諭」，據文意改。

與朱寺丞在劄〔一〕

某竊以中冬之月，景氣猶溫，恭惟某官徜徉琳宮，盛德重望，神百其相，台候起居萬福。某到官以前月望日，凡百悉成規所賜，敢不知自。即欲拜狀，緣入境以來，民以旱訴者紛然，日不暇食，不

免差官與之覆視。蓋建昌一縣，所管地界最闊，民亦喜訟，不與優免蠲與減〔二〕。自入隆興，即知江州德化已放七分，其他實相鄰錯。建昌晚禾雖有半收已上〔三〕，而早禾多無所收，今放及六分，裨補稍當，是以一邑頗帖然。都昌通放八分以上，游宰所欠官物無所從出，但高卧慨嘆。某招致到郡，見其所說財賦率多鑿空，況此旱歉，彼惟有去志。不得已爲申上司，其餘軍用只得盡已。而星子一歲亦三千餘緡，悉皆蠲之，取辦郡中撙節之費。建昌見兩邑蠲減之多，不能無望，亦不敢督迫，與之有限。此愚頓所爲盡心，食息不暇者也。稅務鹽袋外錢，照數年前例蠲減，一歲約折二三萬緡，今無它策，只有洗手奉職，貶衣削食而已。腹心之悃微，契好之厚，其敢爲它人道哉！承不鄙棄，累拜誨函，展誦如侍誨語，不勝慚感。寵喻坐跑像真有益學者〔四〕，今遣此人去。欲借蜀本圖子依式造，庶有據依，其它辱條示者，一一遵承，別紙拜報，尚幸台照。《復齋集》卷一四。

〔一〕寺丞：原作「寺丞」，據文意改。

〔二〕此句疑有誤，疑當作「不免優與蠲減」。

〔三〕晚禾：原作「曉禾」，據文意改。

〔四〕坐跑：疑當作「坐跪」。

與趙經略崇憲劄

某竊以春序平分，時雨濡潤，伏惟某官以德善俗，聲望藹然，蓋壤交贊，台候起居萬福。某日承報汗之後，蹤迹差池，一書不勤，未嘗不負媿。謁來於此，密邇宇下，念可以少遂問業孜德之志，一投吏穽，如坐春冰。蓋才智本下，去冬十月望日始交事檢放，僅不鹵莽，講行荒政，委實後時。自臘月之杪，始能舉行，力所不逮，狹其規模，急救目前，自最貧下戶始。此月初始得倉司撥米數千，朝廷給度牒三十道，接續濟糶。去冬嘗具奏，援淳熙七年文公先生比，借兌上供折帛錢以爲用，幸而流移不至多，饑殍不至甚。粗有顏面出見吏民，但人禍之可逃，恐天刑之莫逭。善後之計，凜乎朝夕。郎中世生志鯁，家有經綸，在朝則高勇退之風，殿藩則着及民之政。近自仙里來者，又言今茲之歉，門下實家爲平糶，以陰濟里閭，所活不可勝計。忠定公父子之賢乃如此，聞者興起。世方以得閑爲公報，來喻許秋間拏舟爲五老遊，何耶？某苟未以罪斥〔一〕，尚得陪杖屨叙間闊也〔二〕。某去秋來時，得見提舉直閣兄，官業甚美，有懷千萬，臨書莫宣。敢冀爲皇家珍嗇，亟踐台衡，以副搢紳之望〔三〕，某下情不勝拳拳。《復齋集》卷一四。

〔一〕斥：原作「斤」，據文意改。

〔二〕陪：原作「倍」，據文意改。

〔三〕搢紳：原作「紳搢」，據文意乙。

與江東李安撫劄

某竊以中冬之月，天氣晏溫，伏惟某官坐填華夷，德威交暢，神明叶助，台候動止萬福。某夏間嘗從端便申敬記府，以謝日者蒙被待遇之厚，不盡懇款，震恐迄今。比顛人致到任鄙誠，伏想已徹嚴視。自惟庸陋，才智俱下，冒當郡寄，實懼弗勝。况值大旱之秋，三邑通計苗米四萬八千，今年蠲放三萬三千餘石，軍糧歲計二萬餘石，當此月支遣外，倉無儲粟，皇皇四顧，洗手奉職，貶衣削食，所得一次糴米爲軍食。民間孤貧常年六百餘人，今歲倍之，賑糴之策，茫然無所從出，蹇薄所遭，安之若命。兼河稅素負惡稱，到官首行蠲減，月額不下四千餘緡，聚爾就寬，往來士夫有不相禮悉者，意外求免，未免與之辯誥。此郡三年之間，兩旱一澇，田野蕭瑟，觸目可嘆。星子、都昌兩縣鑿空取民之數，一切蠲之，直以稅務代輸，若得數月，民力少寬。但恐愚頓，不能集事，亟以罪去，不及見田里無愁嘆耳。伏領台翰，俾撥淮西總所萬緡收買寨木〔一〕。仰認爲國家你長思〔二〕，某雖愚懦，實切激昂，思策駑力以效萬一。實緣廬阜大非昔比，江湖之衝民貧，以木爲活，牛山之伐，未足以諭。某嘗至山間，見小民擔擎至城者甚不多，今招誘於郡門內致場收買，詳見公狀。欲乞念小壘旱荒特甚，

亟賜支撥錢物下軍，遂旋收買。所有總司錢既無許兌之文，徒致扞格，無益於事。真實之悞，伏乞深察，某下情皇恐。《復齋集》卷一四。

〔一〕淮西：原作「惟西」，據文意改。

〔二〕你：當爲誤字。

與袁侍郎燮劄

某竊以歲律崢嶸，時雪三白，恭惟某官獻納彤廷，朝推碩德，神明隲扶，台候起居萬福。某昨帥易申記府敬〔一〕，且致日蒙教誨顧遇與夫已交賤事之謝。乍承極早彫疲之後，才智短淺，日夕震懼，豈不願以手書請訓飭，力不足，勢不暇，然未嘗一日敢忘也。劉醫近日自在所歸，首出季秋台翰一通，於尊慕慚悸中展玩數四，喜不可量。婁承抗疏引去，在今日多事，於貪賢尚老尤宜加意，天下幸甚。某不學不才，昧冒試郡，不幸當三年兩旱之處，又素有饒足之名，其所以饒足者，河征之利一孔不遺耳，此豈某所能爲哉！三邑減放通及七分，與嘉定八年大率相似〔二〕。今之事體大段相遠，蓋八年乃楊監簿申請，得僧牒百五十道，又前官倉廩有儲，又先事講究，得晏然無虞。今倉中無兼月之糧，前後多爲民戶代輸。將謂此郡事力有餘，自非歉歲，夫豈不有餘裕？其如天災流行，十室九罄，

冬深，民米葛爲糧，死者相繼，言之可爲流涕。某十月未嘗控告廟堂，乞照近比量給度牒，荷廟堂篤於愛民，響答以省割，俾倉司斟酌應副。事勢急迫，恐民命懸於朝夕，遂兌支折帛錢以爲賑糶用，而先濟最下之戶，其詳不暇述。仰惟因論事之便，賜以鼎言，使某得支吾此數月。候荒政結局，退歸司敗，誠不怨恨。亟走介至廟堂，草帥大懼，并乞恕察。《復齋集》卷一四。

〔一〕帥易：原作「師易」。按：帥易即率易。今改。下文「草帥」之「帥」同。

〔二〕嘉定：原作「喜定」。今改。

與江州俞侍郎劄

某竊以愛景向舒，寒威未勁，恭惟某官坐填雄藩，國勢增重，神明贊助，台候起居萬福。某屬心門墻久其日矣，天幸得承乏偏壘，實共一廬阜。入境以來，百歷屬邑，知今歲之旱，蠲放之寬，實自仁政始。某因得效法以及疲瘵，所賜顧不厚歟？庸陋之蹤，才智俱下，使當豐歲，尚恐弗及，適值歉荒，若爲救藥。三邑通計苗米四萬八千斛，蠲放者三萬三千餘斛，軍儲民食無所措手。冬深，賑糶又將安出？尚望仁私特垂教誨，不獨使九江之民溫飽於召杜之懷，某之幸也。某到官，食息不暇，思寬征剔弊，邈未得其要。雖已脩謝書，遣行稽緩，乃爲謙施所先，徒切愧懼。眷遇郅厚，寵賜稠渥，專

禮以布，感刻之悚，言不能盡〔一〕。亟此復嚴命，旦夕走騎，別致所懷，仰乞台察。《復齋集》卷一四。

〔一〕盡：原作「冬」。按「盡」之簡體作「尽」，與「冬」形近而誤。今改。

與撫州趙司直劄

某竊以春序肇新，郡方道泰，伏惟某官正色涖民，愛惠周普，神明贊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日假道大，俯蒙教誨，飲食恩意甚至，臺餽稠重，假之數舟，使取疾至郡，得早交事。至此成規，其存受不知之賜〔一〕，不可筭計若此者，其可無謝？而愚頓不敏，適值去冬旱歉，三邑減放十幾七八，軍餉既缺，星子、都昌皆當賑貸。至晚後時，雖蒙朝旨行下倉司應副米穀，文移往復，不免濡滯，僭援淳熙七年朱文公比，具奏乞借上供折帛錢爲糴本。去冬之杪及新正，始能施行。田野之民，絮絮就盡，獨城市有米，商賈不知，以爲不甚荒歉，轉聞倉司。而星子宰以憂去，都昌才力亦弱，建昌尚可緩。濟糴之事，某之精力但能及星子，爲日尚長，慄乎不知所以爲計，士人能言。司直頃在興國，儗金於湖北漕以爲糴本，興國賴以不餓，至於均賦一事與其他善政，卓卓在人耳目者，皆某日夜之所以心悅誠服者也。所懷若此，一書不敏，竟爲謙施所先。門下亦知某愧乎不也。每愁思作，輒詣六老，誦其文，擊節慨嘆。嗟呼，真足以與此山同不朽矣！近見講義一篇，精確見道，淵源有自，非敢諛也。本

軍米舟皆軫愛舊治之恩，曹師適又當要郡，人兩德之。寵喻綱船昨日方到，已頗戒與蠲稅金二十千，即令發去，它容續布。《復齋集》卷一四。

〔二〕存受：疑當作「荐受」。荐，屢次也。

全宋文卷六九六一

陳 宓 八

與真西山 一

某恭以春序平分，東作雜時，伏惟某官躬行古道，導民以仁，列邑蒙幸，神明勞相，台候起居萬福。某去夏承禱函，疚心失於求誨之便，迨今未嘗不恨。秋間拜狀後，僕僕道途，十月望始到官。自江州德安入境，旱歉在目。權官不敢檢放，某亟委官下縣覆視，星子放七分三釐，都昌八分一釐，建昌五分九釐，通放七分以上。廩無兼月之積，田里嗷嗷。即申省乞給助米，來既後時，亟於去臘具奏援文公淳熙七年例，借上供折帛錢爲糴本。米既不可猝得，即以官券先自下下戶濟之。此月初始得倉司應副米斛九千五百，從省劄所報，又荷憲司申省，得度牒三十道，漕司亦助千斛。此月建昌一邑方能施行，星子、都昌則自臘月已先濟糴。流民餓殍幸不至多。中間梗於倉使見疑，今始孚信，幸不至缺事。但軍食白撰二萬石，爲緡六萬有奇，申請於朝，尚未報，以此日夕憂懼。邊事方殷，總所戶部

文移不紀〔一〕，雖八年所欠綱米，朝省以下運司體究，當蠲者猶且不免追督，則目前之欠，何時可平？以此欲遣一人至家中，屢作書屢輟，以至於今。時事宦途如此，豈不可畏？今歲救荒錢米不及八年三之一，不敢不覈實支散，最荷譙憲於兩司及番易兌官券萬六千緡以應目前。百姓因思八年之惠得賢部使者溥心協力，民賴以生，豈非一路之福？今茲施行，多循成式，但錢粟不多，未免以戶計不以口計。革去僞濫，須及困窮，百謫在前，非所敢顧，期少稱聖天子選侯牧民之意而已。何繇數數以書請教，第劇尊仰。伏乞爲一世保重，以愜桐城父老之心。至於善政善教，不復諛誦，下情至扣。《復

齋集》卷一四。

〔一〕不紀：疑當作「不絕」。

與真西山

某惶恐再拜，上問壽母太夫人，敬惟福履山鞏。令弟判院未及拜狀。令嗣新恩學士昆季爲學日益，老人拏累，悉申起居。舍弟某試邑，乃得大賢爲之師，才短尚望教誨。今縣令時實難當才，或事辦治，或事撫摩，要未易兼得，必不得已，則取其事撫摩者。此間三邑〔一〕，獨都昌游宰、陳尉奮身儒學，刻意愛民，某今年只有兩削，各以舉之。游之才雖似少不逮心，然當三年兩旱，民力極困之

後，一切撫循，不敢一毫有擾。今年新稅既放八分，昨八年總所米綱經賢部使者申明蠲放，至今催督未已。今年之欠，又不知何時可已。都昌月椿欠淮東總所七千緡〔三〕，不獲已，郡爲每月帶補六千，新年所欠又復，未知指準，大率不可爲。已力勉其究心耐事，郡中月解不敢趣之，而爲其輸上司之賦，不然則彼有去志，邑益壞矣。源流非一日，誠可嘆也。郡以稅務爲急，它時茶鹽有征，今去其泰甚者，以歲計蠲四萬緡，與船粟之所謂力勝者，又不在是。一切寬之，始得米舟輻湊，而郡帑則枵然矣。一味省節，恐亦可以支吾。邊頭繹騷，近方少息，制司調敢勇士，本軍得二十人遣之。繼又行下，不可多發，此乃事寬之驗。戎狄寇盜，分據中原，我師不宜弛備，則屯田之策正是可行之時，但恐事寬則忽而不爲，天下事每患如此，使人長嘆。無繇面許，第有瞻詠。李果州已到，卿此間士人偶遇從者，聞其言行爲詳。去冬之逝，識與不識皆爲流涕。因知八年之旱，江東之民有命其子曰「真留」「李留」，父老至今感嘆。昨蒙授以江東成規，開發良多，事力薄又後時，不能效其百一，隨宜區處，粗不至缺事。它日亦編顏拜呈〔三〕，心之精微不能槩布，仰乞台照。《復齋集》卷一四。

〔一〕問：原作「問」，據文意改。

〔二〕淮：原誤作「誰」，今改。

〔三〕編顏：疑當作「編類」。

與袁州鄭毅齋劄

某竊以季春之月，雨後清潤，伏惟某官德政在人，千里詠歌，神明贊助，台候起居萬福。某昨率易拜狀。便武忽領報翰，眷存甚寵，感懌無以借喻。郎中治郡，直寄徑耳，而正身率下，刻意愛民，闔郡無一夫不被其惠，此經綸天下權輿，甚盛！甚盛！某愚頓，不知事勢，徒欲有以及物。旱歉之餘，適當邊鄙多事，屢干朝廷，蒙給度牒撥米斛，因得少活饑羸，不至甚失所。更展至四月末結局，二麥幸因積旱，土力反豐，遂有一飽之望。凡此皆平旨教誨〔一〕，藉以苟免，寧不感荷。邊兵未解，括金造甲之令已下，郡縣無生財之道，只有一切節儉，體承國事。妄意謂今時取民過承平數倍，皆耗於宦官宮妾與夫郡縣貪吏。誠能內而官闈有所撥助，然後手詔風諭臣鄰，使中外一心，節費裕國，如此或可感動，不然直取之郡縣，健吏並緣未見有補，爲害必多。狂斐之言，聊爲門下一道，欲言千萬，無緣面陳。《復齋集》卷一四。

〔一〕旨：疑爲「昔」或「時」之誤字。

回勉齋黃先生 一

十二月晦前一日，某皇恐拜覆制參判府郎中先生。黃兄至，領所賜手教一通。方講荒政，謾不得其要，先生一語，豁然心通，盡破宿常叢脞之規，使人灼知利害所在，一郡受先生之賜爲多，何者？衆言盈逢，舊規滿冊，務無一民之或遺，道里之遙，事緒之繁，適茲欺弊。今使家糴有常，有無相通，即可舉行，不待詳覈，幸甚，荷甚！某才不逮人，來又後時。軍儲當告匱之秋，河稅正號冷月，此雖使巧者尚束其手，况拙頓如某者哉。到官八九日，即申省乞照嘉定八年例，給降度牒。此二十一日人回（一），蒙劄下倉司斟酌應副，就令即得僧牒，年來寺觀亦無可賣之人。倉司雖有米，率皆虛數陳腐，第令可用轉撥，亦費月餘。所幸天氣未寒，民食菜茹支吾及此。前此三白，狼狽立見。今不獲已，照文公先生淳熙七年例（二），其奏乞權截本軍折帛錢萬七千緡，乘時糴米。及遣人於西江收糴，俟倉司應副到，却恐後時。分委星子、都昌兩邑有行誼士人餽之錢，須煩其下鄉抄劄，分作九等，其上戶及寺觀則俾一併勸其依時價出糴，其最下戶則於此月下旬爲頭，每戶月濟一千，下上不中，悉行賑糴。兩邑最下戶支濟金三月，通約五千以下緡，而米價雖不可減，亦令以官會合糴，將來結局，必折六七千緡。本軍須與抱認，庶欲少及貧戶。若夫天災流行，大家喫受與夫教使偷惰之說，前所未聞，如此則公私分責，人人自奮，恐亦可回天意。不然當此厄難，安坐求飽，豈理也哉！兼文公所作

河寨，垂得十年，趙司直嘗脩，其石土湮船道，商舶患之。某樽節六百千，募民浚之，每一擔土，自東至西與之叁錢，日役小民千五六百人，五日而止。惜力不繼，又須它時，勞而無補，往往如此。恐先生欲知，不敢不布。承城壘將畢，餘力爲營屋千間以居壯士，造弩千張，使之訓習。使沿淮皆爾，則中原故所失地，豈有百年未復之理。今世所師，安先生其安歸〔三〕。新春肇序，敬惟天以備福，爲起居相，諸位宣教兄不敢一一拜狀。不備。《復齋集》卷一四。

〔二〕「此」下疑脫「月」字。

〔三〕文公：原作「交公」，據前後書劄所述改。文公即朱熹。

〔三〕安先生：「安」字疑當作「舍」。

回勉齋黃先生 二

七月晦日，某惶恐拜覆某官。前月十九日急足回，領報汗，三復以還。竊知小愆攝眷，以道馭氣，尋必勿藥。即欲走一人拜書，多事因循，日寘懷間，如飢者之不忘食也。蜀師連遁，潰卒首亂，罰不時施，聞以爵招之。二胡方退，曹、真二公進用，差強人意。安子文和議必成，歲幣恐自蜀取道而去。若山東及襄州所募，比人無及，側意和豈不可，二者雜處，吾腹心地將何以制之？先生於此時

袖手燕閑，豈非天哉！某才識闇淺，謬當郡寄，幸連歲中熟，銖寸所積，糴粟得五千石以備水旱，爲緡萬有奇，又得錢七千緡爲抵當庫，專爲子城版築用。幸黃丈爲代，可成此事，其它無一毫及民。而今歲水災，低下田頗損，螟蟲爲沴，二者幸皆不及十之一二，已委官踏視矣。某七月初再丐祠，恐妨代者之來。得報受代，度十月初抵師席也，至則爲旬月留，以遂承教之願。李丈潭倅恐成見次，既不拜，俟部符趣上，必再辭乃可受。胡堂長留洞中。《禮書》近校正得數冊，已刊脩，見不住手，須可畢其事。昨蒙尊喻補《儀禮通解》數門，想已就緒，某未得聞，若得之，亦可椿留鐫刻之費，以俟來者。久欲遣人致脩書工匠之費，頓不及事，自訟何言，及今如能致其見兩狀，蒙恕其僭而留之，幸甚！

《復齋集》卷一四。

與王總幹書

某惶恐頓首，再拜上啓某官。久不拜狀，念心事相關如左右者有幾，尺書尚爾闊疏，每愧不敏。忽辱近翰盈紙，詞情厚甚，益用愧悚。即日久雨，敬惟靖共在位，盛德有相，台候動止萬福。自承賢者到官已久，忠誠效職，微祖考之烈，人猶當敬而愛之，况梅谿父子輝映後前，有耳目者必事先取實門下矣。但官卑祿簿，事親孝，家世廉，貧居物賈踴貴之地，甘旨得無不能如願乎！先都運下世，今未數年，上官豈不知刮目待足下。然昔人以道悅親，飲水曲肱，其樂無量。即不由道，萬鍾千乘，足

爲榮乎，祇見其爲辱耳。天道昭灼，願堅所好以竣。某才智既疏，又不能與時俯仰，合在山林。誤作此來，料理凋壘，百弊近方小革。大抵軍食，比三年前加三之一，它費稱是，每仰河征，某爲蠲減，一歲至四萬餘。惟綱運挾商者不得志，往往騰謗。今將三政出納計財爲一冊，洞見本末，雖使巧者欲爲姦，有不可得苞苴，一味斷絕。三縣有無名之賦，悉與蠲之，入少出多，郡計僅不至乏則幸矣。以此得罪於人不少。去秋丐祠，以諸司誤聽之嫌，不敢繼往。今春邊事如此，豈求去之時。近幸小息，已遣人懇廟堂求嶽祠，若得五月去此，幸甚。蓋去秋建昌一縣薄損，亦放及半月軍食之數，今此閏月，比常年缺三月糧。毫毛收拾，收糴已可支至八月及食新矣。如此始敢丐祠。桐城之政，真不可及。若得且閑，亦其福也。願言千萬，何繇握手，弟有馳情。承寵示梅溪先生文，其間多薦進人士。先君蒙教尤深，三復涕流，前輩於人才如此，其公而無私又如此。今人亦有可傳之藁乎？已抄寫一通置坐隅，庶幾師法萬分之一。承令作序文，何見愛之深，不知其庸陋，而使見誚於當世之士，是非所以愛我。慚不可言，以盛意不可虛，已出數語於卷末，別紙錄拜呈。書院扁榜亦不揆拙惡，如式納上。建昌近來人情頗安之，已舉之矣，初聞未免多訟，其不職吏也。恐欲知，即欲拜書，緣抄寫文字未畢，又作大字，此間無筆，於九江造始得之，因循遂至今。若夫瞻仰之心與天通也。自此只片紙數字見寄，足矣。前輩無月不通問，亦只是草帥故爾〔一〕，時事不欲挂口，餘冀保重，不宣。《復齋集》

〔一〕草帥：原作「草師」。按：「草帥」即草率。今改。

南劍通史丞相劄

某恭以良月方中，寒飈半肅，云云。已具啓劄申致謝誠。茲有不盡之懇，復至陳露。竊念某一介庸陋，無所取材，再蒙陶冶，俾典便郡，奉親之成。已於今月十一日到州上訖。既無道途跋履之勞，又竊祿食，全家飽煖，亶由君相之恩，若爲感奮。但自入境以來，躬履田畝，咨訪里閭，則知旱踰半載，田禾早晚皆失收，比屋疾沴，死者相望。某到官，首以錢米分委官屬，選鄉人之行誼及僧行之有心力者，多爲粥藥以捄療，及那兌錢會，委官及僧埋瘞死者，不使橫棄道側，爲數頗多，惶懼不知所以爲策。及本州往往多有羨餘之名，某初不知，將謂實有餘財。及交割，見在七庫通管貳萬二千四百餘貫，錢會不足充一兩月上供，諸贖積者，乃是未可發洩之鹽爾。自秋以來，在城及五邑民病死亡相枕，安得買鹽之人，而支用一須錢楮，時刻不可違誤。蓋舊歲賣鹽，以一月計幾及萬緡，自去年以來頓虧。今年正月以後，每月只及五千緡，比前政已是減半，兼此疾癘，愈見希售，每日不及六七千。誓竭駑鈍，以務全活民命，不敢辭勞，尚望鈞慈矜念此郡旱疫並作，時加優假，豈特一郡受賜，某亦賴以逭誅。稟謝之初，吐露衷曲，不覺黷犯，下情無任戰灼之至。《復齋集》卷一五。

南劍通史丞相劄 二

某輒有迫切之悃，冒干鈞聽。伏念某去年十一月到任，其時禾稻將收，亢旱之久，遂成疾癘。農民十室九病，難於檢視，遂逐急將五等户一例減放苗米二分，仍將十三年二稅未催錢米一萬五千餘貫盡行蠲放。已嘗具申尚書省訖，其狀內聲說俟間正方敢陳乞濟糴飢民。緣是時以民病危急，多方委官醫療，度所收尚及五六分，自後民病新愈，未能力獲，至時失收。今契勘所獲到米，不及一半。入春以來，取食新尚七八箇月，農民比室空竭，上、中户所存米穀，委實不多。雖已勸分，不能遍及，飢民嗷嗷，兼風俗强悍〔一〕，剽掠之奸，每費鈐束。自惟僻郡支壘，豈敢仰煩朝廷區畫，而民命隄危疫癘之餘，死亡已數萬計，若更坐視，恬不加恤，恐非朝廷委任牧守之意。用是不避嚴誅，仰冀矜念，乞賜敷奏，特給降度牒七十道付本州，專一變賣收糴米斛，賑濟飢民。其一半賑糴，收簇本錢發〔二〕。一郡實受更生之賜，情蹙詞隘，下情不勝戰懼之至。《復齋集》卷一四。

〔一〕俗：原作「倍」，據文意改。

〔二〕「發」字上疑脫「解」字。

與馮提刑多福劄 一

某竊以上冬之月，寒色尚淺，恭惟某官威恩並行，全閩安帖，神明贊助，台候動止萬福。某庸繆，撫民無術，日懼無以惠養鰥寡，幸蒙善政，召致豐稔。但人民比屋疾疹，鄉落城市蠲日死亡，此則某刑罰不中所致。日夕大懼，雖欲賑療，其如常賦不充淺尠，不克如志。忽於今日恭領使帖，發下千緡，俾均濟田里。仁明覆燭視數百里外，如在霜臺之例。某即集官寮，喻以盛意，親以手劄囑外四邑，使委同官及士人之有行誼者，同日分路，務要使司實惠，毫釐無遺。深恐有負臨按，下情不勝喜懼之至。《復齋集》卷一五。

與馮提刑多福劄 二

某伏以一氣回春，萬方開泰，恭惟某官正己帥下〔一〕，風采懋然，高厚隲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已顛狀，累累述鄙懷。茲有公事，不敢避黷犯之譴。竊念本州之旱五十年所未有，合先期檢視，申聞諸司，乞備奏朝廷重賜蠲放，賑濟飢民，給助軍餉。屬某到官已是上冬之半，若俟施行，非三兩月不辦，而倉庾已枵，立俟食軍〔二〕，遂不論官民，五等戶量行通減二分，蠲十三年之欠一萬五千餘緡，

已大負百姓之責。日夕靡寧，其實所收不及六分，又農病過時，獲比及入手只有四五分。從前上戶所入多下外州出糶，今日下民間已缺食，春夏之交，將何所仰？方委請逐鄉上中戶及行誼士人，分鄉給簿勸諭，俾於東作之時結甲舉貸，使貧富相依，以時耕耨，比熟，官爲理償，以弭曩時借糧喜亂之風。下四州雖甚飢，而維浙、二廣之粟皆可接濟，非若本州窮山之底，既無上州可糶之米，又無海道可通之運，圭合一泄，百萬口必至餓死，是時某雖誅死，不足塞責。仰惟提刑郎中加惠一道，況本州切迫行臺，理宜與三山之民一等賑恤。比準帥參賜書，令某放溪米，比常年豐稔下三山，在某職守，實難遵承。欲望重賜一言，活一郡民命，沒齒不敢忘德。干犯嚴聽，下情震恐。《復齋集》卷一五。

〔一〕帥：原作「師」，據文意改。

〔二〕食軍：「軍」字疑誤。

與馮提刑多福劄 三

某外日以本州缺食之故，禁米船下溪。僭越具劄，方懼犯嚴，恭領賜荅，隆謙盡下，不勝感激。今伏蒙台喻，欲委和糶本州米萬石，仰認愛民惻隱之盛指。某雖不肖，豈不願推廣仁術，而自執偏見以拂衆情。加以崇臺命重，其敢違拒。實緣去年之歉，沙縣號產米地〔一〕，不及三四分收，其它諸邑

尤甚，目今已缺食。如嶮峽百里內，本州見糴米，每月委鎮官給糴，它邑各委見任寄居士人，下逐鄉勸糴。春夏之交，必至大段狼狽。已申朝廷，乞給僧牒七千道濟糴〔二〕，其糴者收本錢解發，仍申倉司乞撥米二萬石爲外四縣之備。前日所以懇師參及鄭知院，皆荷矜許，况受知門墻之深，敢不以情告。緣建、邵之米既不下本州，本州之米委難及三山，此百姓所必爭告，官司難彊戒約，某思之審矣。某頃在南康，亦以救荒後時，輒先以上供綱運萬餘緡乞截先濟糴〔三〕，皆荷朝廷矜允，仍恕其先發後奏之罪。蒙台喻欲發椿積錢爲糴本，此說正當速行，徑同師憲司申朝廷，一面先集販商，借以本錢，盡散十萬餘緡，或差延祥、荻蘆兩寨舡隻，差軍兵二百人部押收糴。因可彈壓海道，而客舟亦恃以自壯，米必四集。或申朝廷，乞且撥平江百萬倉五七萬石，分限抱認糴錢償還，則所糴者多，所濟者廣，與減一州口中之食，無益於三山百萬戶之饑，其利害不侔。况今來赦文許旱荒處監司州郡申明賑濟，正當便宜速行，不拘常例，庶幾及事。仰惟提刑郎中下車以來，風采振揚，仁聲宣著，凡所施設，各合事宜。豈伊涓埃敢裨山海，不揆狂斐，率爾控露，下情不勝震恐。四州灘險之禁，仰拜大賜，區處尤盡，見此奉行，下情感荷。《復齋集》卷一五。

〔二〕沙縣號：原作「沙號縣」，據文意乙。按：沙縣在宋代爲南劍州屬縣。

〔三〕七千道：據《通史丞相劄》二，當作「七十道」。

〔三〕綱運：原作「剛運」，據文意改。

與福建譙運使令憲 一

某比所遣吏回，恭領某官報翰，三復眷存誨誘之旨，感極至於亡言。承寵喻蠲租一事，非至仁惻怛，孰旨加念貧乏下户至此〔二〕。某愚頓鈍，不達民情，初間亦欲有所高下，既而計上三等户爲數絕少，而征頗重，下兩户至多，契勘往往上户折而小之，然未必盡然。一時急於曉示，俾其趁時輸納，今得教飭，悔已後時。但當默體盛意，徐緩下兩等之催，又將秋稅錢楮，比常年特與六分楮，少寬民力，儻可支吾，何敢有愛？鹽筴又蒙台念，前期已追回倉司吏。區區有請，如響應聲，若尚不自力趨承戒命，罪何所逃。亟此控催謝之誠，言不盡情，仰乞矜照。《復齋集》卷一五。

〔二〕旨：疑當作「肯」。

與福建譙運使令憲 二

某輒有少稟，仰干崇聽。某一介庸陋拙疏，人所鄙棄，苟非賢部使者知遇之素，何敢冒當劇壘？照得本州五邑，惟順昌、劍浦最號敗壞，劍浦尚每月解發百餘千，順昌不解一錢。順昌每月上供銀五

百兩，前政已與申省，每月減作三百二十兩，升版帳錢一百一十七貫，每月計一千二百餘緡。自某十月十一日到任，得見權州趙倅被本縣欠上供銀六百餘兩，某盡與蠲放。某到官幾兩月，楊縣丞權縣，未嘗解到錢分文，計欠本州錢二千四百七十五貫，通劍浦兩縣，兩月坐欠本州錢四千餘緡。而上供之解、使司增鹽之發，不容稽緩，則是誠一日不可爲。竊見使司及提舉司發鹽下順昌出賣，乃是近年以來楊縣丞失於申明，今乃恃兩司之賣鹽，乾沒本州財計〔一〕。間之一綱在縣，有數月未賣盡者，可見藉是以爲私賣之地。欲乞日下抽回諸司人吏，將發下順昌鹽容本州委官拘椿出賣，量抱兩司額錢，照本縣限期解發，庶使本州上供版帳不至陷沒。誠爲兩便，如鄙見可采〔二〕，乞賜施行。《復齋集》卷一五。

〔一〕乾沒：原作「乾設」，據文意改。

〔二〕采：原作「來」，據文意改。

與福建譙運使令憲 三

某犯分出位有請，仰見都運殿撰大卿視國如家，用意深遠，於人才尤所加意。某苟有識知，不敢自隱。竊見泉州南安縣丞劉希仁，正字實之之孫，少登科第，孝友忠信，文采燁然。泉之善政，裨贊

爲多。邵武光澤主簿劉希醇，正字建翁之子，脩潔和敏，吏事通暢。某嘗視其在官訟牘，知之爲深。此二人可備藥寵之儲〔二〕。又興化涵頭監倉傅度，樞密之子，大諫侍郎之姪，好學篤志，日以讀書作文爲業，官滿在來年春，嘗捐私錢五十萬隄涵江路，鄉民愛之，不忍其去，此人可備陞擢之列。又興化莆田主簿李晁，儒學吏事，鄉中同寮莫敢與齒，郡政賴以和平。凡此高明所知，顧某何人，敢以論薦。誠見都運大卿心事與今人殊，輒冒言之，恕之罪之，跼踏以俟。《復齋集》卷一五。

〔二〕儲：原作「諸」，據文意改。

與福建譙運使令憲 四

某比專人稟謝，不盡欲言之萬一。又恃容察有素，妄意薦士，過辱寵荅，不惟不加督過，溫乎其詞，若待所敬，此近時所未有，感激慚悸。某到官幾三月，蠲減既不能多，有負初心，而民食一事最是關心，寢食爲之不安。此郡居上流，非如泉、福濱海四郡，仰船粟以接濟。今歲惟沙縣、將樂有少粟，比常年所收甚薄。每年豐稔，例爲販戶所糴過三山，今年爲諸邑皆歉，豈容顆粒泄出他界，只得堅守禁止下溪之說，務使上中戶有少積蓄。春夏之交，委逐鄉老宿隨鄉勸諭，俾從便自糴鄰里，庶幾如台翰所謂周人善政、鄭公青州之遺意。今既未敢求助於朝，若貪目前和糴小利，使深鄉之積不數日

盡泄於外，則來年自正月至九月，民何所得食？緣此間無早熟，稻皆秋杪冬初方收，比他處尤可慮。而民貧至骨，輕生喜亂，尤宜先事隄防，苟此念一墮，禍患立至。除已申使臺及帥司乞照會外，恐有商賈詞狀，欲賜主盟，幸甚。《復齋集》卷一五。

與福建樓提舉劄 一

某竊以冬序向半，寒氣未凝，恭惟某官臺府望尊，惠均一道，天同神比，台候動止萬福。某一介庸陋，實身容察，非時不敢脩記府敬，但與吏民同尊仰。比以民間疾沴大作，死亡相望，日夕震恐，賑恤之力方懼綿薄。今春申朝省乞賑濟，此月方得省劄，令本州於交割米斛內撥三千石濟糶，而不明示倉分，遂不敢陳乞於常平倉支撥，但以本州錢物委官於五邑散施。近準帥司助千緡，少可適及。又蒙提舉運司各給錢米，遂使窮山深谷悉沾仁澤，不啻如某拜賜，敢不廣行推濟，務在無負聖君惠眷貧困之意，以成賢部使者愛民之心。下情不勝感荷忻悚之至，嗣見次第，即具申聞〔一〕。《復齋集》卷一五。

〔一〕具：原作「其」，據文意改。

與福建樓提舉劄 二

云云。某幸甚得以庸陋寘身容察〔一〕，雖屢玃書狀，終不若趨走後前，區區尊仰，無以借諭。某不揆犯嚴，比以本州旱饑疾癘，僭求發廩。伏蒙仁恩篤於慈愛，不待踰時，隨和輒應，既捐本州既椿寄之粟，復移昭武常平之米，五邑耄稚已有更生之喜。在某恃以粗寬牧養之責〔二〕，其爲感荷，又當何如！本州見因禁米，勸分諸邑，目前尚可爲朝夕計，除已多方那移諸帑，收糴米斛於劍浦，管下缺食處置場賑糶。及募舟詣邵武運載〔三〕，接續出糶，候支到次第，別具申聞。《復齋集》卷一五。

〔一〕庸陋：原作「容陋」，據文意改。

〔二〕責：原作「貴」，據文意改。

〔三〕募：原作「幕」，據文意改。

與福建樓提舉劄 三

仰恃台慈軫念凋郡小民乏食，許撥邵武米。緣本州尚有使臺寄敖米，一半未蒙支撥，今若取邵武米到此，有折閱搬移之費，欲乞收回邵武二千石公文〔一〕，乞徑就本州寄敖米內一併支撥，應付日下

賑糴，實荷大賜。却容本州收簇本錢，候秋成收足，伏候台旨。《復齋集》卷一五。

〔二〕乞收：原作「收乞」，據文意乙。

回本軍趙通判劄

乃者恭承屏星經由，得展望履之敬，深快夙昔之願〔二〕，違離道誼，無非向仰之日。仰惟府判學業才諳，搢紳推重，臺省峻擢，公議所期，屈佐一州，士論殊拂。第公朝用賢，必先詳試。今茲鄉郡被饑，守貳得人，振貸畢舉，溝壑之瘠轉而實之春臺，闔郡耄稚，莫不相慶。聞漕臺發常平粟二千至本軍，見此議顧舟搬運，本州願借金買舟運至三山，却須使府於懷安買舟運至大義，庶幾可濟。只候漕司行下，即便施行。因此稟及，其本軍亟差一人來，仍預顧海舟以俟，亦省反往迂滯。妄意謂聚而食之，有熏染之患，量給錢米遣之使復業，費雖多，而惠則大。僭越及此，慚悸無已。《復齋集》卷一五。

〔二〕夙昔：原作「風昔」，據文意改。

賀傅忠簡公劄

某竊以歲籥一新，雨澤沾給，人云云。某共審年高八袞，望重三朝，兼天下之達尊，爲聖時之元老，挂冠歸第，戲采滿堂，五馬雙麾，輝耀七閩之盛，重珪壘組，牽聯八葉之榮，此常情爲先生賀者也。至於聖主坐膺新命，圖任舊人，安車之迎，振履可竣。推先生未究之經綸，還祖宗盛時之典則，此門生小子拳拳所瞻頌者也。某愚鈍不敏，到官四易月，鼠技已窮。去歲之旱實甚，入春已告缺食，不揆么微，申廟堂求僧牒七十道爲賑貸備。又求常平二萬石以贍飢民，公帑悉以市軍食。分委官吏、寓公、賢士勸上中戶發廩貸其鄉井，幸一兩粗寬目前。來日甚長，未知所以爲策。儻蒙賜誨，下情至荷。昨拜書不端，人回領寵答，且有厚賜，感激迨今未已。區區慶禮，復懼後時，敢乞益加保頤〔一〕，符前所望。《復齋集》卷一五。

〔一〕「頤」下原衍一「頤」字，今刪。

與本軍曾知軍耆年劄

某竊以冬序過半，寒力猶薄，恭惟某官政譽藹聞，惠浹千里，神明介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一介庸陋，獲受一塵，被仁私適厚，每竊自幸。冬初之戍，蒙眷遇益隆，燕犒贍餽，超越等夷，慤懃甚至，感荷悚惕，未易名言。到官遣介致謝禮也，而才短識闇，冒當劇壘。適又當旱暵之後，疾疢之餘，愁嘆死亡，觸目驚畏，多方捄療，復蠲舊減新。窮日之力，晝則講究奔走，夜則籌思營度，食息幾廢。而民之困瘁自若，已殫五技，無補萬一分，以此坐致因循，天日所臨，非敢怠也，非敢忘也。一書熏沐，作而復輟，何言可解。仰惟蠲租甚厚，鄉邦蒙福，會有褒璽。亟此吐露鄙誠，且謝不敏，敢乞揆序保和，以輅殊寵。《復齋集》卷一五。

與鄭寺丞寅劄

某竊以春序更新，積雨頗足，恭惟某官道德在躬，天子有詔，神職右左，台候動止萬福。某兩年鄉黨每親炙，多聞直諒之友以自勉，猶恨拘牽家私，不得愜旬翔林酒款密之願。忽戍及此來，惘然若有所失，謂通情請益，賴有尺書。而投身凋郡，饑病滿目，食不下咽者累月〔一〕。控告廟堂，乞給僧

牒，倉臺求助廩粟，市糶軍食，至於空竭帑藏且不足。若是於親故書問猶有餘暇，厚自誣也。知心之素，何待自解。寵翰之賜，顧恐某不相體悉，何以得眷記若此，感與愧并，百喙莫喻。寶玉之慶，豈是過厚，進貢遣親屬，不敢異衆，而增秩一事，妄欲陳乞追贈師友。此意久已決，尚望見教。賢者家食，惠澤屯嗇，恐非天意，必有爲上白者。拭目數日，以候召除。陳侯熟於爲政〔二〕，鄉間必蒙福。寓公忠告，所濟爲多，敢乞保嗇精神，以孚人望。《復齋集》卷一五。

〔二〕「咽」下原衍一「咽」字，據文意刪。

〔三〕熟：原作「孰」，據文意改。

與江西孫提刑德輿

竊以春令初盼，和氣充塞，恭惟某官澄按一道，清風懔然，神明欽飲，台候動止萬福。某累累因人拜狀，辱報謙寵，感懌無量。但遙離之久，未嘗不瞻詠也。江右今歲旱癘與閩中同，傳聞建昌舊侯最不恤災，擊而去之，真部使者事。此職不振久矣，最是賄道上行，是非顛倒，寮屬挾勢得以陵上，使人氣短。病者今漸安，但來年春夏間必行荒政。諸郡勸分既有米斛，當遂仁術。江東比年施行，如真丈所編最詳，而龔參政頃在豫章所行，已刻梓於湖南諸司，乃鄭郎中子仁所刻，皆可覆也。某疏

謬，冒來延平，將謂前此有羨餘名，某既耻使有餘，亦皆不至不足，乃大不然。交事之初，諸庫不及三萬，而去年之稅，前官垂滿失催，比常年如可催者萬五千緡。某到官，不忍病民被督，立蠲之，新租所收不及七分。若委官履畝，五邑多山田，非兩月可遍，兼倉庾已罄，又從來無此比，不獲已，將五等通放二分，又減萬三千斛，以此窘束，不比江東省比〔一〕，可求朝廷補助僧牒，但得一切苦節以自足。而孔道達官往來，亦不容節，但堅守禁米出界之說〔二〕，求以足食。疏短無長策，日夕憂煎，幸望賜教。陳尉既蒙予之金以修橋，又收錄之，感荷，感荷〔三〕！《復齋集》卷一五。

〔一〕不比：疑當作「不與」。「比」字從下而誤。

〔二〕米：原作「來」，據文意改。

〔三〕感荷：原作「荷荷」，據上句改。

回傅寺丞壅劄

某竊以春序方新，積雨乍晴，恭惟某官治最久騰，綵衣侍養，召節鼎來，台候神介萬福。某比承榮滿臨漳之政，二三十年所未有，非敢諛也。鄭寺丞過此，某相與道惠政萬一，其人頗知起敬。不知去歲之旱，比桐郡如何，想亦略相似否。交割之數，必多前人，蓋節用廉介所致，非若近時掊刻以自

厚也。積之徒爲後人累，必有區處以爲永惠，其細願示教，俾有所法式也。某愚昧無寸長，冒然此來，意謂從前尚有羨餘獻，今縱不爲此態，豈不足爲惠下之助？到此適大旱且疫，凡拯災之事摩不講，蠲十三年前諸色稅，十四年苗米五等戶通減二分。諸邑二稅常年在州納，有贏餘數千緡，某以縣道空乏，自到任，即發下各縣催，到官已將五月，未嘗催科一文勺粟。蓋舊欠盡蠲，新稅未違省限，只聽人戶自輸納。傾倒諸帑盡糶米〔二〕，以補軍糧萬三千石，又糶萬石爲賑糶備。申廟堂乞給僧牒七十道，又丐常平二萬斛。緣本州初若不甚歉，而民病失收，遂不及四五分收。春初已乏食，又三山每歲仰此間米數萬石，今爲百姓禁遏下溪，帥憲必欲糶萬石，方此力懇乞免糶，不敢愛身以傷饑民，凡此皆薄命所招。乃知向者不屑此來，真是高見，中夜嘆伏，至於擊節。已專拜閣學大諫侍郎先生書。偶冗亟布心腹，不覺羅縷，敢冀保嗇，以輅褒擢，下情至禱。《復齋集》卷一五。

〔二〕糶：疑當作「糴」。下句「糶萬石」疑亦當作「糴萬石」。

與真西山書

某竊以冬律垂杪，春令肇盼，即日敬惟某官追慕感時，神百其相，起居寧謐。某比人回及離軍人至，荐領賜書，獎借之詞溢于畢積〔一〕。自惟疏拙，日懼不能盡撫字之寄，得罪百姓，乃蒙過予，祇

竊慚悸。諸邑稅賦，其本邑所以有貧下戶入州糜費，非獨以資縣計也。承教須戒諭令勿苛取浮費，此第一義。敢不遵承，已嚴榜禁戢矣。某平生不喜理財，凡可以予民者，多捐之不靳。又吏卒凡差使，恐有奸弊，往往給其食，費多入少，日夕爲之惕然。書院一事，承示誨帖，姑遲之，誠能留意學校，雖無書院亦自可正，不必慕虛名，無益也。常年沙邑米以數十百萬斛下三山，今但禁止，令勿出界，則來年荒備無急於此。但恐守之不堅，則坐寘數十百萬之人於饑歉之域，此罪不小，當以身任責也。

《高峰論錄》及《論語通釋》已寫就，謹拜納。其間皆確論，恐可資高明。某近治篙師林十一，乃素爲盜之人，買敝舟薄人於險，中夜溺殺九人奪其財，而重賂獄吏以脫免，將一年矣。因閱案得之，已追證明白，但尸首無存，法令難行，不免點之三千里外〔二〕，碎其手撤其巢，編配停藏之人與受賂之吏，申嚴條法。開鑿數灘，乘此冬旱已見次第。天險可除，人心難保，一旦兼舉〔三〕，比去年破舟之訟，十省八九矣。恐欲知，須得上四州皆如此行，庶灘之患少息，已嘗白馮憲矣。《復齋集》卷一五。

〔二〕溢：原作「盜」，據文意改。畢：疑當作「華」。

〔三〕點：疑當作「黜」。

〔三〕一旦：原作「一但」，據文意改。

與鄉守陳國博與行書

某區區謝悃，已具顛劄。茲有大懇，仰干聽瑩。鄉邦旱歉，天畀賢侯以繼垂絕之命，饑羸郡聚城郭，動以千計，廩食而寢處之，惠至渥也。某雖游宦於外，何異真身仁術之內，感戴喜幸，若無所容。竊謂高明，凡所區畫，皆合事機。目前可以少安，猶慮距食新尚數月。漕臺矜恤之惠甚厚，竊恐口多食少，妄意謂招集米商，貸以本錢，使糴於浙右、二廣。徑申朝廷，便宜支撥椿積之鏹，要在神速，庶幾及事。某頃在星江，值歲旱，嘗徑截上供錢萬緡濟糴，不候朝命，亦蒙寬貸不問。蓋君相仁心素著，獨於此事不憐從厚，某亦僭以此說獻之憲使。今監司皆設□於救荒，當此五十年所無之旱，恐難拘牽常例。狐疑猶豫，恐有無及之虞。某已申朝廷，丐僧牒七十道充濟糴，申庾臺丐米二萬石，又傾帑糴萬餘石爲軍食〔一〕。數千石目今市糴，及委官於嶮峽日糴，分委寄居士人勸中上戶及時假貸佃人絕糧〔二〕。凡此皆常行淺說，不足薦於大君子之前，然捨此未有奇策可以爲助。僭越犯分言之，下情皇恐，仰乞恕照。《復齋集》卷一五。

〔一〕糴：據文意當作「糴」。

〔二〕佃人：原作「佃大」，據文意改。

與閩清鄭知縣爚書 一

某再拜上覆某官。比過治下紉舟數里，本出素心，乃承遠出，邀於渡頭，幸得執手數刻，有懷莫既，又復分飛。寸祿縻人，跬步不能如志，至今愧恨。即日霜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令子新除，昆季各安佳，老人孥累附拜意。延平彫弊乃至此，公帑只有二萬三千緡，凡諸庫共如此。而倉儲亦無幾。但有鹽號八九萬緡，不售者數月矣。十室九病，死亡相屬，多方採藥，爲費已三千餘緡，米三百餘斛，此數日方有痊意。去年租與盡蠲二萬餘緡，新苗米亦減萬餘石，公私赤立，誠可寒心。安之若命，唯有震惕。偶得北山陳郎中書，云白雲寺乃其先壟所托，陳於寓公中爲巨擘〔一〕，想聞其賢，書剪半紙拜呈。幸加念，他容續狀。不宣。《復齋集》卷一五。

〔一〕巨：原作「臣」，據文意改。

與閩清鄭知縣爚書 二

某再拜，上覆判縣君瑞賢親。已拜書謝先施，言有未盡，復此布露。承喻採飢一事。某頃在星

渚〔一〕，及是兩年，粗得其一二。蓋施藥與粥，可及市井，而不可及鄉落。藥雖多施，而小民寒涼異候，或反作疾，莫如委鄉曲賢士，每邑請數人，人送數千爲路費，在州則每士人差四兵，各裹糧，一吏隨行，窮山深谷，往回旬餘，靡室不到。亡者一千，病者五百，本州自那融錢數千緡，益以帥漕錢，粗能及數千家。以戶計不以口計，始能普及，雖少而均，州縣官亦分遣行。公文見示，已送縣追人，續奉報。《復齋集》卷一五。

〔一〕星渚：原作「星諸」，今改。

回劉學錄劄

某伏以上冬之月，天氣尚暖，恭惟學錄省元道高鄉黨，德履日新，神職勞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拜別誨色恰一年餘，投身吏鞅，每於中夜思鄉間賢彦，未嘗不屬心左右，日晝事牽，又復忘之。昨辱一書，皆爲政大本，今人所忽，古人不可一日不加意者。三復慨嘆，欲致數語謝，而汲汲簿書期會，揀過不暇，探本索源，以若盛意，因循及今，此某之罪也。揀荒當先村落而後城市，其說甚長，不可立談。但有志於惠，則雖少而必均，苟慕虛名，費多功寡，是真何益。某向者星江，荷黃先生教以計戶不計口之說，然後力省功倍，又革僞濫之弊，行之果簡便而覈，今夏方能就緒。蓋既減租米之外，

無它錢粟可及貧窘，則節縮它費，得日數千緡，隨門給助，多委士友任之，無官吏侵漁之慮。至於劍浦一邑，勸分得米六萬石、穀萬餘石。它邑却但民離而米不踴，竭力只能及負郭，一邑方喜。今秋中穩，而八月以來疾沴復作〔一〕，城中村落無獲免者。州中再捐三五千緡，及諸司助千餘緡，分行散施，一户病者五百，死者一千，務要遍及，俟見實數，有力復散已散者，庶幾可繼。若多與，一旦不繼中輟，則言不副心，所謂無益者是也。某比上便民五事，力排羨餘之獻，蓋此郡一歲之入五十萬緡，而未嘗不足數。年來每政虧十萬緡，民安得不困〔二〕？今既絕此蠹，則好事可爲者，豈可計悔吝而不爲。但恐疏謬之蹤，不能必其久在此，不能遂初心耳。它不足道，所謂社倉，實是人存政舉，今皆虛名，未易縷陳也。近爲延平書院，已昧冒請勅額。非不知庸陋之人爲此希闊事，必得不自量之誚，但事有不容已者，只得不計成否，及時上聞。尊契丈躬行古道，不知可屈一來否。其細尚候續布，稟報稽緩，罪不容誅，伏惟受知素深，心辱原貸。《復齋集》卷一五。

〔一〕疾沴：原作「疾診」，據文意改。

〔二〕困：原作「因」，據文意改。

回建安劉主簿潛夫

某方拜書，已緘未遣，忽又領近汗，切切爲鄉民被饑，且述目覩流離溝壑之狀。誦之不覺涕下。閩境號爲樂郊，何嘗至此？非天畀賢部使者鼎峙相望，皆以賑貸爲事，則其禍又不止此。承喻漕使許撥常平三千至鄉邦，而舟楫之費，陳侯未知所處，至煩宛轉念慮，益用慨嘆。有自鄉來者，言饑民荷郡中聚養於城內外之精舍，而熏炙就斃者，日不下數人。蓋聚而食之，不若量給錢米，使反故居爲善〔一〕。若得人予三五千，則庶幾尚可爲全人。其次則給米與之。今舟自此至建〔二〕，則逆而費多，自建至此，則順而費省，自此至懷安，順而費亦不爲多。已與舟人議價錄呈，若得漕臺錢，借與津發至鄉，鄉郡何敢不償所借，則速而有濟。自建至此者，漕臺假之，自此至懷安，本州假之，却令鄉郡自懷安運至大義。然須得漕牒行下，則本州敢借也，不然則有黨同之譏，幸尊悉。《復齋集》卷一五。

〔一〕反：原作「及」，據文意改。

〔二〕建：原作「逮」，據下文改。按：「建」即建州，處南劍州下游。

全宋文卷六九六一

陳 宓 九

南劍請蔡堂長念成書

某再拜致書堂長蔡丈執事。某聞賈誼有言：「人之所設，不植則僵，不脩則壞。」蓋道本無弊，其所以幾絕而不續者，修與不修也。周、程講道伊洛，延平四先生實承之，大經大法，至於纖悉條目，靡不備具。然而口耳之學〔二〕，無得於心，諷誦於外，不體諸己，鴻儒碩學所存無幾，而又散處殊方，會而合之既難其逢，紹而傳之復難其地。獨此郡爲四先生傳授之鄉，某猥以蠢愚，適叨假守，載采輿議，爰闢書堂，幸已竣事。有請于上，以「延平書院」爲額，倣白鹿洞規式。而斯堂之長，衆謂非得真傳曷愜士望，仰惟執事蚤歲聞道於五夫，退處九江之上，孜孜矻矻，以淑後學爲己任，學者宗焉。主濂溪之席者十數年，生徒濟濟。某頃在星渚，嘗屈致白鹿，會不果來，至今恨之。茲書院適成，走介致請，執事不鄙，與李弘齋不遠千里而來，豈爲庸陋哉，四先生闕在是故也。謹諷日具書幣

再拜申〔二〕，請屈長闕惠後，使四先生之學不徒誦習於闕而有得闕躬行之實，交脩並進。闕之暇，又得承教，惟闕。《復齋集》卷一六。

〔二〕然而：原作「而然」，據文意乙。

〔三〕幣：原作「弊」，據文意改。

與楊學錄復書 一

某庸陋不才，辱長者不鄙夷而惠顧之。踰月之間，蒙教甚厚，顧奪於簿書之冗，不得專精於講習，有孤盛意。迨今思之，惘然自失，常懼獲罪。方念以書致謝，不彊以敏，顧爲謙施所先，言之汗下。書院以兩少稽兼旬，度夏末可成，申請賜額，及買田養士，皆繼此爲之。誠如尊喻之切，常恨力未能耳。林丈聞不可出，勢須屈一來，俟專致懇。六兄在法雲，居喪盡禮，而一榻則蕭然，某所當效力，極闕不敏也，姑此稟謝。《刊誤》、《本旨》先拜納二本，《通釋》已刻三百面，更半月可見次第，《禮書》亦已抄就，接續刻之，幸尊悉。《復齋集》卷一六。

與楊學錄復書 二

十二月七日，具位陳某再拜，致書講書楊丈執事。道統之傳，不絕如綫，所恃文公朱先生門人張而大之。延平書院成，嘗告于朝矣。士已漸集，師席虛位，伏惟執事蚤從文公朱先生學，黃先生深所愛敬，平生未當一日不闕之懿。講實之深，足爲後學闕人今始惠顧，舍三山大闕僻陋之郡，所□加惠於四先生□道之鄉，可謂厚矣。妥涓穀旦，請正講惠，使後學之闕明行修，以副四先生期望之意，豈不備歟！菲幣將誠〔二〕，儻蒙容納，幸甚。不宣。《復齋集》卷一六。

〔二〕幣：原作「弊」，據文意改。

與林堂長羽書

云云。某久慕盛名，顧見無因。乃者延平士論謂四先生傳道之鄉，書堂不可不建，長斯堂者，咸僉執事之來，敢以菲幣敬薦書詞，再拜以請。惟四先生之道，非執事莫發其祕。伏惟執事久在朱文公先生之門〔二〕，行方而義重，識趣高明，學者師焉。幸賜指教，俾後學有成就，不惟此郡之幸，亦某

之幸也。《復齋集》卷一六。

〔二〕在：原作「有」，據文意改。

與鄧聘君邦老書

某於方冊中及朋友間聞盛譽，數十年於此矣。庸陋無似，濫叨此郡，到官即欲專人屈致從者至郡，以救荒不暇。近創書院告成，致菲幣專人拜請入書院，以幸後學。托邑宰詣廬，面從懇款，倘蒙不鄙，曲徇此邦士子之望，命駕一來，某得與諸生親炙誨論，幸甚。人輜之屬也，令縣中祇備，惟是不果鞠躬親請而以書，皇恐汗下。《復齋集》卷一六。

與將樂宰劄

闕意鄧聘君從朱文公先生學，年老闕德隆重，某久□屈致，□書院未成。今遣人以禮幣邀之，欲煩一至其廬，道述鄙意，仍遣輿夫六人津送至郡，所有輿夫路費，到郡支還，勿罪免溷。《復齋集》卷

與林堂長羽書 一

某頓首再拜，上覆省元林丈坐前。即日秋半氣清，恭惟師模後學，講道鄉閭，神明左右，尊候動止萬福。某自頃星渚拜狀，辱寵報後，不能自彊，以書請誨。劫來延平，賑飢藥疾之餘，循人士所欲爲書院於溪南，首圖拜書，屈講席一臨茲山，用振吾道。聞尊體久愆，攝理書院方勿成藥，喜已久。敢端拜脩辭，冀示來期，即遣人前迓。儻蒙不鄙，幸甚！輒以微禮馳納，少寓區區，具別狀，伏丐視留。所冀爲道自壽，式副人望。《復齋集》卷一六。

與林堂長羽書 二

某人回，領報汗，竊知己安，且人入城闈矣。庸陋之蹤不知力學，今已後時，徒竊敬嘆。妄意爲延平創立書院，幸已成就。江東西數朋友，如李敬子、蔡元思、李武伯，余道夫各已將至，謹專人屈從者一來，使一郡人士知所矜式，豈非大幸，不□煩文以瀆尊聽，儻辱不闕車，以慰闔邦士子之願望，幸甚！《復齋集》卷一六。

與楊學錄劄 一

某輒有少懇，書院迄□已久。緣遣人於江東西招致李敬子、蔡元思數人，近方人回，度三五日畢集。敢屈長者同林丈及司直一來，庶使學者得所矜式，豈非至幸？薄禮專狀馳浼，切幸恕納。仍乞疾馳，以慰顛望。《復齋集》卷一六。

與楊學錄劄 二

某拜覆學錄省元楊丈。比拜狀後，洪兄至，出示近書。開讀數回，如對誨言，不勝感嘆。方願拜謝，茲回武又領報，繼聆即日暑氣，尊候萬福爲慰。書院十已就六七，但養士田須如人家子孫市置田宅，不使有一毫不直之氣廁其間，不□其傳云：「此雖官物，尤不可欲速。」恐窺見吾意。向者因以爲奸，則恐夫子在天之靈不即享於斯地。是以寧且緩之，以俟買田也。云云。《復齋集》卷一六。

與趙司直師恕劄 一

云云。茲人至，領近書喜愜，竊知榮上之期甚邇。而近時之交承，往往不以時趣代，至先之以書，誠知清貧急祿之意。比亦善類之所宜動心，即遣人持台汗達鼎府，不敢緩也。書院之成，已奏請額，昨遣人至星渚，□九江李敬子、蔡元思及一二佳友，吾蒙不鄙，應時登途，度三五日間畢集。林丈、楊丈即皆有許來之意，今專人屈致，乞命駕一來，不惟諸賢相聚，爲他日無窮之佳話。而書院初成，得諸丈爲之倡，使學者知所矜式，爲益不少。第媿庸陋，不足爲東道主耳。真右史亦欲來〔一〕，數日間到。已專拜林、楊二丈書，敢乞頤旨達之，得早來爲佳〔二〕。它不頤布，悉俟面陳。《復齋集》卷一六。

〔一〕真右史：原作「真右吏」。按：真右史即真德秀，原書卷一七有《送真右史守泉》詩。今據改。

〔二〕得：原作「礙」，據文意改。

與趙司直師恕劄 二

某竊以秋序平分，風露清白，恭惟某官造道益深，盛德在躬，神職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比人

回，辱報汗甚寵。令子昆仲過門，示出近書，并有厚貺，益認眷誼，不勝感刻。昨以書院申省狀求斤削，蒙示教至荷。因知楊丈已向安，今又已歸秦溪，不識何日可同大旆一來書院。此間幸得雨，盜賊亦帖息，人情稍相安。但深山窮谷之民，間有未得其平者尚多。正己帥下，日懼一毫未至，無以服官吏之心，使奸宄不革面〔二〕。要須暇日讀書窮理，而朱墨紛如，亦易度日。若試後得，□者同楊丈一來，庶有承教之益，林丈亦得相見。已遣人招蔡堂長元思及李武伯數人，度試後方來。百懷悉俟面布。《復齋集》卷一六。

〔二〕宄：原作「究」，據文意改。

與趙司直師恕劄 三

竊以冬序益深，寒威鼎至，恭惟某官以道自娛，盛德神比，台候動止萬福。某箕山得會面，匆匆分袂，益悼師席之不可復拜，賴有遣書。公事少暇，亦不能研窮微旨，但與學者講貫傳寫而已。尊契丈躬行古道，得無病乎？楊丈日有珍磨之益，聞欲拉過此，萬一非戲言，某夙昔所願，不敢望也。承喻陳丞曲折，某俟見欵曲，首當及之，瞻寶覲不遠。敢乞保重，以俟殊擢，下情至扣。《復齋集》卷一六。

與趙司直師恕劄四

伏辱誨汗，不勝感激。憲使脩學校，得門下爲主張，費實而功倍，甚盛，甚盛！書院緣李、蔡二丈行速，規模方漸成，須得堂長領袖之。而林丈復厄於疾，信儒者多遭迴也。今得揚丈遠來爲幸，學生已有數人，顛俟揚丈來，幸趣之。大旆開歲早發鄉關，實某之幸。《復齋集》卷一六。

請姚簽判珪劄

某竊以春令向中，東郊方作，恭惟某官紆紱里閭，德望愈尊，神明贊助，台候動止萬福。某庸陋試郡，適在君子鄉，學淺識昏，所賴賢者教其不逮，正揅其缺。况學校士友慕用大名之久，屢欲有請，屈爲領袖。某雖知其僭而嘉其志，不敢不以轉聞。是以前日拜狀，意雖勤拳，事似率爾，退劇慚悸。伏辱荅翰，情文過縟，曲形謙避，仰認不屑就之意。但今歲大比，諸生淬礪胥奮，尤欲得先登之彥以張其軍，此在高明尤當徇鄉黨之請，副勤懇之也。敢再致禱，仍遣興兵八輩，賚薄禮詣前，儻蒙惠顧，幸甚，幸甚！不敢復以苛禮報來施，并幸台亮。《復齋集》卷一六。

回福建李安撫駿劄 一

某竊以春序已晚，東作方興，恭惟某官肇建牙纛，風采懼聞，神明贊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自頃歲金陵修敬後，南北復絕，加以衰病杜門，書問一切廢怠，非敢於門墻獨簡慢也。前承宏開帥闔，父母八州，遠邇胥慶，劍邵寇未帖息。尤溪要衝，竊聞屯兵數千扼其吭喉，遂使下數州生靈恃以無恐，幸甚，幸甚！近覩黃榜，開群寇自新之路，殲渠魁，赦脅從，使其徒得自相捕受賞，賞罰始各得其當，與向來賞渠魁、誅脅從事體萬萬不侔矣。聖天子赫然爲閩邦選賢牧〔一〕，又以恩威明示數路之人，蠲其租稅，自此人情欣悅安安，厥有日矣。然上四郡耕農失業，倉廩一空，南方去歲水沴，禁止販舟，不獨上四郡生齒嗷嗷，下四州已有之，必已仰關台慮。興化素無城，有警民輒欲逃，今春以來逃山海皆告病，訴之漕司，乞行下城築。爲之四旬，漸有涯緒，漕使助二千緡，闔郡感德。萬一蒙師府矜念少郡事力之難〔二〕，少加振助，此士民所深望而不敢僭請者也。學生某向蒙收門實墻，至今感荷師爾。申記府敬，不復以苛文爲禮，仰乞台照。《復齋集》卷一六。

〔一〕賢牧：原作「賢收」，據文意改。

〔二〕「少」字疑衍或爲誤字。

回福建李安撫駿劄 二

某竊以序屆朱明，時暘初煖，恭惟某官填撫全閩，澤洽一道，天同神比，台候動止萬福。某比貢手狀未達間，忽蒙顓使問勞，禮隆眷厚，若待所敬。自惟疏庸，平生得此於人蓋寡，既蒙異顧，不知其愚且賤，欲以國士報，輒進陋衷，伏惟垂察。幸甚！某前書率爾，不敢盡布腹心〔一〕，今感激奮勵，不言則內愧佛志，是以願畢其說。仰惟門下以高明宏博之學，行剛大正直之志。當七閩擾攘之秋，上四郡素稱樂郊，今皆莽爲盜區，蓋藏焚蕩，農桑失業。三百年昭武名郡，一旦掃地，聖天子懲前招徠之失，選擇明公，擢爲方伯。竊聞忠誠憤激，食不下咽，兩月以來，萬姓傾耳以聽施設。茲承寵喻謂得密命，專以三山爲根本，仰見朝廷好生持重之意。然采之輿議，則謂師以八州爲念，不可只守一州，身不可輕動，而兵不可不遣，財不可不惜，而募兵聚糧之費不可過嗇。城雖卑薄，與小郡不同，師以總管爲職，當使山行水宿不擇處所。是以八州爲城，三山縱有堅城，亦不當嬰城自守。招捕之權固重，若使輕於一出，亦非萬全之策。况邵武因大軍一動，闔城屠戮。今延平之人恃招捕爲命，一動則覆轍在前，謂宜帥司募敢死之士〔二〕，質其妻子，人與千金，得二三千人，命一將出。尤溪招捕司募二千人，自順昌出。大軍堅駐，奇輕舉重，犒鄉兵使爲聲援，然後賊有所畏而遮降。其脅從之徒往往力不敵，官不能庇，自同於賊，宜多置賑濟場，以飢民之惠待之，籍其强者爲軍，弱者使歸田

畝。既有兵威，又有仁惠，其不從者鮮矣。天下之事初無難易，特在人爲與不爲耳。議者曰：「今廂禁軍尚恐缺食，新軍何所取給乎？」此守常不知變者之說。今何如時，欲而上下溫飽，顧恤人情，不傷一毫，而可致安平乎！今上自帥守，下至文武一命之士，苟能量力，自輟俸一月，諸冗食之吏〔三〕、不急之費各停一月，爲助不少。縱有吏不悅，其間豈無知識深遠，樂助顧施之人。况苞苴餽宴權省數月，其助又不止此。斷而行之，孰敢不服？一日爲之則有一日之效，玩愒歲月，噬臍無及。僭越出位，罪當誅絕，伏丐原炤。《復齋集》卷一六。

〔一〕腹心：原作「復心」，據文意改。

〔二〕帥司：原作「師司」，據文意改。

〔三〕吏：原作「史」。按下文云「有吏不悅」，今據改。

回福建李安撫駿劄 三

某伏蒙台慈頒賜精綺錦茵髹器、茶扇，羅列前陳，仰認眷私，下拜不勝感激。酪母珍祝謹已祇領。區區愚意謂當此兵興，欲以盛賜回助公帑，事雖黷犯，心實勤拳。昔司馬公辭金於富盛之朝，人以爲非，某雖至愚，敢自菲薄，仰乞恕罪。《復齋集》卷一六。

與李安撫駿劄

某十六日置中恭領台翰，發函莊誦，竊知羅源筋築賊徒自相屠戮。此朝廷黃榜區處得宜，大帥風采可畏愛所致。帥司精銳既出尤溪，又勉邵武新侯，使之乘機進討，保奏列四效順之功以激勵其餘。淮西王師又將大至，一路幸甚。某聞之，不覺起立，亟此稟報，且致八郡私謝之萬一，仰乞台照。

《復齋集》卷一六。

與陳招捕鞮劄 一

某久不拜狀。身受覆露，日與八郡之人銜荷恩德，言之粗淺。近來探報漸以少息，然兇頑之民，必有食可使之不飢，然後可使復業。最是農事失時，患未易弭。朝廷調兵頗多，權散不一，然不分地而守，則寇必出所不備。太分則弱而無威，兵家所忌。妄意謂須申朝廷，使諸將和同叶心，一方有警，四面交至，掾之如臂使指，如常山蛇，首尾相應，痛掃忌前貪功之習，務賊安靜，不必功自我出，他時平定，不憚均賞。近日兵威既振，務寬大以收人心，則兇頑庶幾乎革心矣！鄉兵無食，則轉而從寇，首宜恤之。興化城築將半，人心不齊，議論爾汝。近日趙倅將滿，趙侯方以爲己任，因書勉之闔郡之望。鄭

寺丞謂寇多，欲一一平之，勞而少功，不若專誅破邵武寇，若治此一大寇，其他小小者亦服。今釋罪之大者，與罪之小者同討，但見難平。愚見深服之，不知高明以爲如何。《復齋集》卷一六。

與陳招捕韓劄 二

某昨嘗妄以淺見瀆犯聽瑩。蒙寵荅謙巽，下情慚感。茲者恭審正總憲職，增重使權，一道生靈得盡沾更生之賜。某仰事俯育，朝夕無懼者，寧不知所自耶？賊既屢敗，殺獲頗多，自王師至閩，未有如此勝之強人意，今必知所懲矣。議者咸以下四郡爲慮者，分屯三千於四郡之近縣，緩急得以相救，而分廩食於所近之郡，而使司亦有以助之，未可遽罷，須過秋冬方可抽回。想高明已無遺筭，豈待贅說。區區愛助，實不自知其愚陋也。比淮西之師間以建、劍、三山之軍，甚善。李將亦御衆有律，留興化一二日即行，纖毫無犯。仰見丈人師律之嚴，不然未易使之心服也。茲因方沙宰專人料理批書，因得附此狀。方宰蒙照察，其無他，深知感幸。批書必蒙放行，不待區區之禱。《復齋集》卷一六。

與陳運使汶劄

某竊以春晚，積雨初霽，伏惟判府都運告院疊組眷隆，百城詹詠，神明贊助，台候動止萬福。某

日與麀氓坐受捍禦存全之賜，欲拜狀，仰裨山海崇深之萬一，而智淺學陋，每怛無益。比劉潛夫出示台汗，及前此林太博書中兩傳寄聲，問勞之寵，當此食息不暇之時，豈謂猶蒙記憶，且示以憂時素志，不勝感嘆。寇盜不制，於始招之一字爲計誤矣。都運同倉使盡以上聞，易置一司，使兵財得以相通。陳子華公明忠勇，一路遂恃以更生，向非兩臺力發蒙蔽，大事去矣，一路生民子孫其可忘！鄉中士人數百乞城築，荷慨然主其說，前月末已興工，趙倅勞瘁任責。前此蓋有掣肘，不敢爲之慮，偶因張教授子恭學附此狀。張教授如愚公廉不多得，聞林史君嘗薦於左右，信佳士也。僭及皇恐，城役塵坌，不能齋沐布稟，草略有罪。《復齋集》卷一六。

回徐撫幹鹿卿劄

云云。某久秘籍甚之譽，每以南北參辰未諧既見爲恨。比聞帥闔得賢，念無因致問，豈圖謙巽，屈己下人，過聽浮虛，曲蒙眷遇。既先之以親幹，復兼賁以長牋，感愧來并，莫知所措。執事聲實流輩搢紳所推，暫爲幕賓〔一〕，實懷深長之慮。賞盜之喻，衆所共忽，不有至當之論，何能使刑賞俱不失乎？殲渠魁，赦下人，古今不易之法，徒能喻賊徒來降，以爵賞之，而首亂者不赦，則彼自相爲謀，而吾之政令得矣。推其原本，則孔子若季康子之言盡之矣。《復齋集》卷一六。

〔二〕幕：原作「募」，據文意改。

與趙知軍汝固劄

某等竊見永春、德化已爲郡盜所破，目今切近仙遊。仙遊士夫人民各以奔竄，所恃鄉丁石手能以石擲盜，見團聚三千餘人各保險隘，皆農兵下戶日趁升合之人，拘集在官。本官軍雖節次犒勞，所患無糧，不能使其堅志力守。軍司財賦僅能充調兵費用，已自不貲，唯有仙遊縣常平倉見在米三千石，歲久陳腐，某等欲就內支借一千石，乞備申提舉使臺證會，容本軍徑自火急應副。鄉丁石手把截隘口，則一郡生聚皆獲保全，候寇息，某等情願聽官司均科產錢備所借米償于倉。伏候使府施行。《復

齋集》卷一六。

本軍修城擬申省丐度牒白劄

竊見福建、江西近來寇盜擾攘，凡有城壁去處，皆可保守。如江西建昌與福建邵武爲鄰，而邵武尤爲繁阜，建昌寇屢至而不能犯，邵武一再至而破之。非人力勇怯不同，有城無城，利害百倍。興化軍宣和間嘗爲城，高不過三五尺，厚不至六七尺，今頽圮盡矣。自正初以來，鄰郡警報，節次未已，

每一至則老幼扶携，逃竄山谷，往來告病。士民陳狀於漕司乞城築，高厚各一丈五尺，環以池濠。前王知軍准漕司指揮，令本軍從民欲脩築。已於二月末興工，今將及一半，費公私緡錢肆萬中半，今來事力已竭，若蒙朝廷矜念一郡生靈，賜僧牒三五十本，則三數月間便可成就。縱尚有少缺，亦可以多方措置。况朝廷視川廣萬里之外一如畿甸，興化近地生齒頗繁，不過捐三五十僧牒，活數十萬性命，此恩顧不大歟！欲乞備申朝廷，乞蚤給降。兼日下寇迫漳、泉，距本軍尤近，若速得此賜，則可救目前緩急。萬一朝廷以爲方此多事，未暇及此，則乞明降旨揮，且與支借，令每政守臣任滿量還若干，不過四五年間亦可填足。《復齋集》卷一六。

與王知軍克恭乞築城劄子

某私居杜門，不與外事。數日來，闔郡人士紛紛告急，不容坐視，須至控露。伏見上州寇盜未息，人心危懼。本月六日〔一〕，蒙使軍集衆寄居官議防托計，前閩清鄭宰謂城築爲第一事，縱未能猝就，只得五六分土城，使可植柵木，籍以施弓弩保兵民，叶力攻賊，比之望風奔潰，萬萬不侔。緣比使府當科寺院助軍錢以爲攻守備，今鄰寇已逼，闔郡士民萬喙一音，皆欲城築，願助財力。若痛加沮遏，必拂衆心，况計其實費，不過三數萬緡。見有僧寺已科未到錢，可以指擬。幸遇名儒來蒞此郡，憂民勤懇，縱使無寇，爲之猶未爲過。若侵用常賦，有損公家，則勿爲可也。今不費公帑，取辦僧

院，少忍旬月之勞，坐致百世之利，可爲乘當爲之機，收必成之效，在賢使君何憚而不爲〔二〕？今若即日興工，縱使未全成，人心已有恃賴，兼役夫二千，可省募兵之費，而已募之兵又可助役，一舉兩得。某衰老多病，非喜事貪功，好勞惡逸，不忍士民，真切憤激之情不能上達台聽，輒爲轉聞，冒黷威尊，俯伏待罪。

〔小帖〕某等竊見使府民訟事繁，欲乞照漕司已行專委倅車，庶用心專一，旬月可辦。所有士人列狀，再此繳呈，伏乞速賜行下。《復齋集》卷一六。

〔二〕本月：原作「不月」，據文意改。

〔三〕使君：原作「史君」，據文意改。

與陳運使汶劄

某近已具稟劄，茲有少迫切之懇。伏見興化城築，實爲國家保民至計，非都運判府告院忠誠明允，爲國深長思慮，孰肯爲一郡士民力賜主張？曉示一張，翕然胥慶。正初寇警四傳，逃避無地，前守憚費，緣闔郡士人苦欲興役，前守不獲已從之。趙倅初謂太守不欲爲，遂行辭避。今已於二月未經始，但鄉中有一種士夫，家居城外，謂築城乃棄城外於賊，不思寇至乃爲城外入保之地。私意既

生，天理晦蝕，二說相持，遷延兩月。後得使臺判詞稍峻，趙方敢任責，近頗效勞，然終憚異議，不敢任怨。某雖至愚，方心知此事乃報國恩，其如一咻爲害。又古城今間存舊址，高三二尺，闊不數尺，大半如平地而墓，猶歷歷可考。今城內外民居侵官城濠者六七十家，已自除拆，展闢濠道，間有三數巨室與官爲敵，梗沮工徒，人心不平。大役沮事，見士庶白劄，乞速賜行下，庶中機會，無復後時，此更生之恩也。都運判府告院以至公爲心，故敢僭陳，俯伏待罪。《復齋集》卷一六。

與趙知軍汝固劄

某竊見本軍城築，乃闔郡士民陳詞於諸司，王郎中慨然謂以興化寺院錢爲興化築城，有何不可。是時王郎中尚無恙，非不爲後政計也。興役幾三月，成已過半矣。僧寺各任其責，極其勞費，不敢怨者，以國家大計故也。趙倅本無築城意，力辭於漕司不獲，然後爲之。王郎中題助五千緡，亦不敢支，非不惜財用也，今讒者反以擅城築歸罪趙倅〔二〕，旬日以來不出任事，諸檀解體，工役廢弛，闔城惶惑。其憂國者則仰首竊嘆，其媚嫉者則動容有喜，使百世可恃之功壞於旬月，可不惜哉！不知判府未嘗不以此爲急務，特防托守備不可偏廢，而調兵百費，未暇及此。民愚易惑，欲望明賜曉諭，或使府取上自任，或依舊委倅廳，將僧院已請過錢，照已責限委清強官驅磨丈量丈尺，僧寺在局未還者、官民戶已抄未到者，趣之給之。錢盡即權住役，候朝廷給度牒到日，成就未晚。於使府常賦初無

一毫侵費，干犯聽嚴，下情惶恐。《復齋集》卷一六。

〔二〕反：原作「及」，據文意改。

勸築城局諸士友劄

某才識凡陋，加以衰病，杜門七年，不當干與公家事。比因鄰寇，闔郡士友以城築爲急，告之漕臺得命，然後告之郡侯。郡侯專委貳車，荷貳車慨然任勞役，使不才與聞斯議，不敢力辭。自二月廿九日興工役，今一月矣。初謂三十院同日並興，不數旬可辦，今警報日至，城築未及五之一，其患在於不責僧院使照元初約束，速辦則賞，愆期則罰，而士友及自詭任責。如此則與元初委僧院規摹自相牴牾〔二〕，爲僧院者顧退縮觀望，曰：「彼士大夫自爲之，我姑聽命。」不知士大夫者乃贊州郡之美意，謂委見任官則恐少暇，任胥吏則恐容私，所以必委士友者，以其見理明，用心公，又專以城事爲職，非謂見任官公廉才智不及諸士友也。今創局一月，未見一院先辦，買石既未有舟，諸寺坐視，必至悞事。今欲乞監六院甲首專一買石，用錢顧海舟應副。甲下小院協力築作，限三月半以前了辦。其監工，大院却用知事，小院用主首監督，令如法。當此危急之秋，但恐僧寺憚勞費，退縮而不爲，不患攙先買石不均，彼大院石已足，甲下石不足，則亦責之。大院立基不固，今則已有保。三冬文狀，

何必如此紛紛。諸各平心定氣，諸上六甲首院責限三月半先成，寺院某私出犒賞一百千，如過限方及一半者，等第薄罰。所謂士友但督其向前用工，如不用工則舉覺，不必教玉人琢玉。所有載石，非僧院賚錢會雇舡人載石，則舡人不樂趨，官司特爲嚴其爭奪之禁耳。況丘淵與縣胥唯知鳩漁戶金以求免，恐官司一籍其名，則爲永久之害。合乞使軍追索縣中招水手舡籍，喚上縣吏及丘淵，使六甲均錢，責付縣吏及丘淵攬載三萬丈，限三月初十以前了足，而勿籍其姓名。彼既得見錢，又非官司差使，庶乎早集，使百堵屹然可恃，而無繆悠臯緩之失。此真報國家事也。其永福局請自三月一日以後仍舊午後聚集，伏幸尊悉。《復齋集》卷一六。

〔二〕「則」下原衍一「則」字，據文意刪。

與李如晦書 一

數時以山寇迫鄰邑，人心震動，雖心如鐵石，未免以生民爲憂。以此心緒匆，欲作書不暇，外日圭子遣人至泉城，不及寄書。人未回，知己辱惠汗，未及領間，又承專牘惠酒，深感眷意，且知几筵號奉外，侍尊夫人安康。泉城有險可保，人心當齊一，與城爲始終。若獸奔鳥駭，則寇未至而小小者亦足爲敵於我矣。此間無城，猶當效死，樂天知此命，前脩者之所以禦外物也。匆匆奉報，餘惟保

重，不宣。《復齋集》卷一六。

與李如晦書 二

某便中領賜書并紫巖張公父子詩翰，誦如獲雙璧。某家有帖十二幅，皆有益於世教者，得此增之，他日當刻堅珉，用傳不朽，感荷，無言可喻。來諭山寇迫鄰邑，此七閩所共患，吾人平日問學正在此時驗力量，若有城可恃，效死勿去，殺身成仁，豈可不尊聖賢之訓！况泉城已有備，此郡素無恃。今方城築，亦只得靜俟禍福之來，一聽於天。苟可盡吾力者，隨分爲之可也。欲過此相聚，甚幸！若能一來，所素願也。晤言有日，匆匆，不宣。《復齋集》卷一六。

與卓省元渙

某承示誨沈氏事與楊烈婦晏氏，宜合爲一傳，以警有土之君、總戎之將，所以媿其心，汗其顏，於以扶助忠孝，興起巽懦，所益不少。恨筆力不足發揮，執事年盛氣剛，詞足達意，其可多遜！他日願求觀焉。《復齋集》卷一六。

與李□求勉齋祠記書

古之有道德以教國子者，歿則祭于瞽宗，而鄉之以經行顯者，亦祀之，皆所以尊先賢厲後學也。勉齋先生登文公之門纔弱冠，立志苦學，聞道最深。宦遊所至，學者宗而仰之。晚歲歸休，講道蕭寺，樞衣受業，遠近翕然。天不憖遺，梁木興嘆，學徒追慕，愈久彌篤。今即其講道著書之地曰嘉福寺之後築屋肖像，以寓仰瞻，以嚴崇奉。及門之士與夫知尊信者，爭捐金買田以爲春秋享祀費。祠成釋菜，朔望胥會，各以所疑更相質難，期刑于教。紀其事不於子乎之而何之？《復齋集拾遺》。

送真西山除學官

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嚴，後之君子，其處己也恕。嚴故道成而化行，恕故行墮而俗壞。古之君子曰人之所以與天地並者，道也，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是皆所以爲一身之榦，缺一則不足以自立，故相與惴惴然守之。一夫婦之不得其所，非仁也，一辭受之不得其宜，非義也。一周旋升降之乖其常，是非可否之異其辨，操守踐履之渝其堅，皆以爲非人焉。君子非固爲是不情也，謂責己者恕，則人之責之者將不恕也。後之君子曰一事之忍，豈害吾仁，一毫之利，豈害吾義。足恭也，何以

非禮，機巧也，何以非智。而硜硜之信，又豈大人所必爲？聽其說若通達而不拘，考其效則斯民將有不得。其生蠻夷，將必至於猾夏而後已。嗟乎！夫其自恕，初非有害天下之意也，然人道或廢，三才何所恃而存？以是知嚴於責己，乃其所以愛天下也耶。某人年少擢異科，他人於此志得矣，不切切於細行可矣，而君平時之所以處其身者，必古之合、後之戒。今以儒官羽儀天朝，推是道與太學之士共守之，使三綱五常之在人心者光明洞達，不獨致泰和之治於一時，又將垂之千萬世而不息。是豈不係於己哉！《詩》曰「惟仲山甫舉之」，其斯之謂歟。某與君相期於歲寒者也，於其行，申以道之。《復齋集》卷一七。

送泉州李推方子

《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傳曰：「道德何常之有，蹈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是知君子不可以一善名，一日怠，可不畏哉！李公晦從紫陽先生久，盡得其道，佐大府治，千里蒙福，歸將羽儀於天朝也。凡邦之士與游從之舊，咸徵言以自警。過莆田，不鄙庸陋，下問及焉，因誦得於師友者瀆告之，抑又有說焉。世謂君子足以勝小人，猶水足以勝火也，使君子不盡其道，則是以杯水挾輿薪之火〔一〕。况戒謹之功不至，義利之辨不明〔二〕，舍己徇人，昧幾忘勇，則小人之名將歸諸己，又何勝負之敢云。於公晦行重有感焉，於是贅爲之書。《復齋集》卷一七。

〔一〕薪：原作「新」，據文意改。

〔二〕辨：原作「辦」，據文意改。

送趙縣尉時棣

尉之職雖卑，而權與省部等，世不察也。今有殺人，尉必先視之，其輕重出入，定於一時之見，後雖有智者，莫能易也。非莫能易，尉與之校，必己之見同然後已也。故獄具於縣，成於州，上於省部，及其致刑也，皆不出於一尉之初詞。尉曰可殺，則天子從而誅之；尉曰可赦，則天子從而赦之。是尉之權不特與省部等，雖天子生殺之柄，莫能與之違者。爲是官者，顧可不誠心求之，而唯吏言是聽乎？顧可以少年不學者爲之，而自輕其身以苟祿而已乎？趙君時棣力學登第，初尉三山之懷安，邑大戶衆，視他邑尤重，然則守身奉邑，必知所當思者矣。苟無愧，吾知他日爲天子大臣事業，皆自今之分職一同者始也。《復齋集》卷一七。

送諸葛表姪

某表兄諸葛提幹應祥，乃侍郎之季子。吏才精敏，長於書畫。有子璉，善繼父志，好學能文，於

書亦有父風。一日試上庠，過莆見某，求相勉語，因索書爲途中玩。某謝不能，又親疾，筆硯幾廢，請益堅，於是滌硯濡毫，率爾占數語以答之曰：子春秋鼎盛，文藝不患不精，妥先立其遠且大者，庶幾而立之義。所謂立者，非伉健固執，如告子之不動心，必於道有得，如聖賢之門達堅確不移，實足於公平正大之域，禍福利害不足以動吾心，惟道是殉，惟義之歸。成名而歸，吾當驗子學力進否。若夫寓意翰墨，特儒者之一小技，何足盡力從事於此哉。勉之！《復齋集》卷一七。

送王實之察推

科第所以榮親者也，既得之矣，則必盡事親之道焉。事親之道，非得於外者也。自孟氏明善誠身之論興，然後事親之道盡。舍是，雖日以萬鍾養，猶爲不孝也。吾鄉王君實之，天性純孝，力學起家，不以甲科爲喜，而以娛親爲志，由是而至公卿，所以娛親者未艾也。然古人以志爲養，菽水牛羊何擇焉？窮不失其道，達不變所守，治獄則平反，行部則叱馭，若是者，真足以娛其親矣。范滂一語，使其母俱垂名，後世視吮疽舐痔，求之於外而遣其親於內者，三尺童子知所擇矣。實之孜孜焉惟事親之道是務，賢於人遠矣。於其行也，序以送之，且自勉焉。《復齋集》卷一七。

送陳教授顯伯

寶慶元年九月

寶慶乙酉中秋，三山陳君顯伯捧檄來莆。蓋丙子歲嘗餞某行都郊外者也，相別十餘年，爲故人，以是朝夕款密。孟冬既望告歸，曰：「吾頃在上庠，惟程文是攻。今遲次肇慶，官以教名，懼實不稱，願一言以張之。」某辭以荒陋無聞，加近歲卧病，筆研棄置，何以當君盛意？于再于三，倚馬荷擔以俟，於是喟然嘆曰：昔人有朋友之義相規切，以造道成德，非以借譽而欺人也。君氣清而貌和，年少爲師儒官，又不恥下問，至於拳拳若此。雖欲塞曰，得乎？聖道堙汨，未有甚於此時，載道之書，未有備於此時。君歸取紫陽先生成書，深探力行，用以立己，推以教人，有不可勝用者矣，尚何假荒陋之言。他日訪某於林下，以緒餘教我，幸也。力疾書此爲別云。《復齋集》卷一七。

送孫制幹

開封孫君夢宮，誠何可任，有志事功，遇事感慨敢言，故所遭率落落難合。嘉定戊寅夏，從方漕過廬阜，因識焉。勉齋黃先生於人才少所許可，在皖成委君以職事，方將相與從事於兵間，而先生已歸。君入閩三年，館於方漕之門，留之堅不可。將別，出其往年在邊所獻帥守利病數條，此皆肉食者

所當深憂長慮，而使無位失志之人拳拳若此，三復太息，書其末，以勉之。時方急才，必有見知者。
《復齋集》卷一七。

送南安劉縣丞希仁

吾鄉號多士，若蔡公襄以諫諍顯，鄭公樵以博洽稱，林公光朝以文學鳴，其他不可遍舉。皆以德行為本，其於學皆終老未嘗止足，稟資既異，所立復卓，而所以修之者愈篤不倦，學者至今誦之。其後大著正字二劉公，學術冠一時，好學尤篤，其子孫皆則象其賢，取科第一門至七人，可謂盛矣。今南安君祖、父皆列職中秘。君以進士選，再轉爲丞。一日之官，出所爲文以示某，精麗典雅，有剛直氣，豈既仕而好學者歟？將行，以詩徵某言，某應之曰：子之爲文信美矣，爲政信善矣。然文必本於行，政必出於身。吾觀其外，未足以知其內。子如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近乎仁，真積力久，輝光日新。吾見三君子與而祖將復傑然出於吾鄉矣，敢不預以爲賀。《復齋集》卷一七。

送張相士仲思

僕少不自信，汲汲於功名，有工於相者，不即已而已，即之年益長，閱相工亦多矣。然某人靡不

有假以自媒者，寧無焉，故觀其眸，有不待接其辭者矣。張君從中都來，雙眼照人，耿耿秋月，吾於是乎始探其囊，皆名公鉅人之詩，聽其說道人物高下，是非成敗，無一不當，吾於是又信吾目焉。蓋張君用斯術三十年，而又往來於縉紳冀北之地，明目正視，庸有不極其致者耶？雲凝風休，執而留之不可，於其行序以贈之。《復齋集》卷一七。

贈朱相士

僕與秦谿朱君杞相識廿年，觀其評論人物，後當利鈍，率如其言。嘗預言某人，退而書之冊，以驗其中否。一日在廬阜，朱來謁，適搜篋中得故書，前言果驗。時某獨知之，朱君不知也，扣之不變其說蓋三年矣。僕是時以親老丐歸甚急，俟命即行，君曰：「後十日必易郡。」及期不移，相別告之曰：「事皆定矣。」世之汲汲患得失，戚戚然若不可以生者，非愚非感耶。君之言因多中，不能必人之盡知，知之未必盡憶。然則得人之深意而厚酬者，非命耶！既書以自警，又以警君，信其術，而勿求必於人可矣。《復齋集》卷一七。

贈建寧張生

圖與書並行，皆所以詔後世，而圖之功尤著。揭象示人，雖庸人孺子皆知勸慕，則圖有力焉。荀子狀聖賢之貌，必有所本。二疏去國，亦必有丹青之者。惜今不傳，以此知畫不可無也。建安張君，其父以聚星顯名，見稱文公朱先生。其子克紹其父，神全意妙，又爲真玉堂所愛。近世搢紳咸在所筆，賢否高下，不待贊述，見者自知，比之班馬，豈不益信。勉哉！士大夫勿謂張君一技而可忽。

《復齋集》卷一七。

全宋文卷六九六三

陳 宓 一〇

仰止堂規約序

寶慶三年九月

宓家有堂，乃文公朱先生淳熙間來訪先公正獻所寓之館也，揭「仰止」之名，以寓高山景行之敬。與友人潘謙之講誦其間，潘久游朱先生之門而有得者也。間有好脩之士，旬一集，共講《四書》，本公之說而紬繹發明之，如是者十餘人。潘謂人之爲學固不可以不博，尤不可以不約。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而不約，可乎？遂取聖賢格言爲訓，又以《呂氏鄉約》槩括繼其後。凡存心養性之道，律己治人之方，條目具列，終身所行不出於此。某告之曰：學基於少而成於壯，自壯至老，皆行所得於少時者也。孔門之徒，所以獨稱顏氏子爲好學者，蓋顏子自其少時固已從事於博文約禮之間，致力於克己復禮之際。博文約禮所以求其約也，克己復禮所以踐其約也，夫然後一旦深造於卓爾之域。諸友後生志銳，正當可畏之年，苟泛泛然溺心於文字言語之末，而徒以博聞獵涉爲務，

不知擇其所謂明白簡要者，遵守而力行之，則將有童而習之，白首莫得其原之弊矣，况敢望顏氏子之卓哉。某過時而學者也，故深加懲創，共述此以諭諸同志云。寶慶丁亥季秋六日書。《復齋集》卷一〇。又見《復齋集拾遺》。

學問指南序

朱先生集初出，學者以先覩爲快，而卷帙博鉅，未易家置而人誦。同志之士或犯不韙曰：「姑取其切於問學者凡若干篇，刻版郡庠，使欲見全書而不得可者，得此而讀之。庶知義理之本源，聖賢之途轍，有沿河至海之易，無臨淵羨魚之難，豈不韙與？」校官陳君森聞而喜曰：「是吾志也。」屬郡人陳某書於卷甲。《復齋集》卷一〇。

北溪陳先生字義序

道德性命之蘊，陰陽鬼神之秘，固非初學所當驟窺。苟不先析其名義，發其旨趣，使之有所鄉望，則有終身汨沒於文字，白首不知其原者矣。諸老先生雖慮學者居下而窺高，然其所以極本窮原，發揮蘊奧以示人者，亦未嘗有隱也。然皆隨叩而應，或得其一二，無以會其大全，學者病焉。臨漳北

溪陳君淳，從文公先生二十餘年，得於親炙，退加研泳，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爲此書。凡二十有五門，決擇精確，貫串浹洽，吾黨下學工夫已到得此書而玩味焉，則上達由斯而進矣。學者往往未見。溫陵諸葛珏來莆，一日是書〔一〕，恨見之晚。歸謀之永嘉趙崇端，鏤板以惠同志，俛某爲之序云。《復齋集》卷一〇。

〔一〕「日」字誤，疑當作「目」或「見」。

艾軒林先生集序

莆陽艾軒林先生文爲世所宗，而藁不多見，學者好之如嗜欲。然沒五十年，始傳於世，職之深固以久，一出大肆，理必然也。先生行古道，言動爲時取式。教授生徒，非禮不行，四方翕然響應，來學者亡慮數百人。道尊德盛，年五十擢第春官，不數年拜大司成。淳熙間，天子幸胄監，命講《中庸》，玉音嘉嘆，擢真近侍〔二〕。出使入朝，狗義忘私。無田無官以遺妻子，獨富於書，至死不釋卷。故其文森嚴奧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數語雍容有餘，非學博識高，義精理到能如是乎？初，先生諸孫成季哀其藁，不輕以示人，近族子同叔搜羅略備，得詩文若干首爲卷，急於垂後，不暇求序於名公，猥以屬某。顧惟愚陋，妄測宏深，得罪君子，又將何

辭？昔揚子歿四十年而《法言》始行，《韓集》歷五季，至我朝始大振。某於先生之文亦云。《復齋集》卷一〇。又見《艾軒集》卷首。

〔一〕嘉嘆擢真：原作「嘉擢嘆真」，據文意乙正。

義田序

某頃年娶梁文靖公中女。梁孝於其母秦國，不忍離旁。某薄宦泉山，往來幾十載，不幸妣魏國薨。後二年，梁遂營居於泉城，屋成，未及居而死。某常止其勿爲，既不能見其成而死，又爲之悲。人知某之無居泉城志也，求者紛然，十年不忍予〔一〕，屋老且弊，又方欲再仕泉南，不可使有居於其州也，遂售，得三千緡。常恨人之生世無一及物，非其心不爲，力不逮也。某幸承先人遺業，可以無饑，又敢求贏於此哉。於是委族人之誠慤忠信者曰允，市負郭常稔田若干畝，歲取其入以濟鄉之病而無藥，死而不能葬者。凡利人之事，視力爲之，籍其出入納〔二〕，使皆可覆，庶以驗予言於後。嗚呼，人心可畏哉，不可勉哉！《復齋集》卷一〇。

〔一〕不忍：原作「忍不」，據文意乙。

〔二〕出入納：疑衍「入」或「納」字。

孝經本旨序

朱文公嘗刊《孝經》之誤，今傳於世。勉齋黃先生繼文公之志，輯六經、《論》、《孟》之言孝者，編爲一書，釐爲二十四篇，名之曰《孝經本旨》。蓋謂夫子與曾子未答問之前，而本旨已存於六經之中矣。又欲因本旨條目附之以古今嘉言善行，而爲之《外傳》。其憂天下後世之心切矣。某竊嘗聞先生所以次輯之意，謂人之道莫大於孝，道猶路也，乃人所當行之路，舍是則無所由也，故首之以孝道。聖人因人之所當行者，修之以爲教，達之於天下而天下治，故次之以孝治。道之根於心者謂之德，故次之以孝德。德之形於事者謂之行，故次之孝行。孝行之實，莫大於養也，有養其外者，養體是也，有養其內者，養志是也，故次之以養體、養志。養必有愛敬之心焉，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惟愛敬之交致其極，然後能盡孝子之心也，故次之以致愛、致敬。敬則必順矣，愛則必慕矣，順則無一事之敢專，慕則無一念之敢忘，是故孝子之心無所不用其極也，故次之以致順、致慕。盡心者必能盡其力，故次之以服勞。愛親者必能愛於人，故次之以廣愛。未有不自愛而能愛人者，故次之以愛身。必能立身，然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然後可以爲子，故次之以立身。親愛者欲措之於無過之地，故次之以諭道。有過而諫之，有惡而諱之，是皆人子愛親至情之所存也，故次之以諫過、諱惡。以至曰赴難、曰復讎、曰養疾、曰執喪、曰奉祀、曰處變，此六者又極處事之常

變，盡人道之始終，其關繫於綱常者爲尤重，故以是終焉。一戾乎此，則陷於不孝，故不得不以是而警之於後也。此其次輯之大略也。是道也散在六經、《論》、《孟》之書，混而未別，隱而未著，先生表而出之，本末精粗，粲然著見，昭如日星，然一章之中，言近旨遠，其蘊無窮。一篇之內，次叙精密，各有深意。善讀者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然後知先生佐佑六經，扶持人極之功，爲甚大也。先生晚歲與諸生講學於高峰之下，既著《論語通釋》，繼述此書，是爲絕筆。屬續時嘗曰：「人家子弟，誰無《凱風》《蓼莪》之心，只爲文兄者教之〔二〕，無其道無以感發之耳。」又曰：「這便是格物，識得許多樣，方盡得箇孝。」其拳拳於是書如此。尚有《外傳》未及編次，爲百世之遺憾，繼而成之，將有俟於後之君子。於是刻實延乎書院，用示同志云。《復齋集》卷一〇。

〔二〕此句疑有誤字。

文公朱先生家禮序

孔子雅言在於執禮，張橫渠教學者亦必以禮爲先。禮者，聖人所以節文天理，施諸日用，使人有所據依也。典禮不明，雖大夫士家未免因陋同俗。晦庵文公參酌古今之宜而作是書，即今之器行古之禮，通而嚴，便而不失其正，俾從事冠昏喪祭者，有以自別於俚俗，而不惑於釋老。於以興起人心，

助成禮教，豈小補哉！然其書世未多見，三山陳君汲分教莆田，鉉實學官，以淑同志，可謂知教人先務矣。不鄙謂某志其歲月，某喜鄉人由是而習於禮也，遂爲之書。《復齋集》卷一〇。

題先君正獻奏議遺文

先公薨於淳熙丙午。迨慶元乙卯，先兄守爲工部員外郎，奏事殿中，以墓碑請。上恩賜可，命翰林學士傅公撰文，直學士院高公書丹，親灑宸翰曰「清忠亮直」之碑以冠其端。聖恩深厚，褒寵無窮。又先是有晦庵朱公之狀、誠齋楊公之銘，凡所以崇其終者備矣。獨平生之文未見於世，奏藁既不盡留，他文復多散逸。先兄寔守必欲收拾無所墜失而後傳，抱志未償，不幸繼歿，宓用是大懼，亟取存藁刊於家。奏議表劄合三百篇，爲四十卷，詩文別爲集。年月日書。《復齋集》卷一〇。

題君謨臨蘭亭

蔡公書所以冠一代者，源流正也。韓子曰：「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其公之於《蘭亭》與。《復齋集》卷一〇。

題舜孳集

夫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至於無一可稱者，此其人宜與鳥獸無異。至於無善有惡，則雖人曾不異類。若有君子者，其言行軌範有以見慕於當時，而名譽風聲可以作興於後世，此其故何哉？修與不修之異也。故修善則爲君子，積惡則爲小人。然善不在大小，善亦可以成名，惡不在大小，惡亦足以滅身。如此則修省之方、檢課之法不可不立也。今編紙爲策，自正月至歲終，列日辰其上，每日必有一善，微細備錄，必以所閱之書爲之首，所以閑邪存誠，廣見洽聞也。行之以誠，自強不息，庶幾不墮於卑汙淺陋之域，而日登於高明廣大之場，顧不善哉？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跖之徒也。」舜之與跖，天地相殊，特在於孳孳所爲而已。是集也，顧以

《舜孳》名焉。《復齋集》卷一〇。

與客遊廬山三峽偶題

平步登臨，俯窺巖壑，震流裂石，澄潭開鏡。懸岸峭卓，古木森秀，深窈結密，高明迴曠，加以重梁據要，獨擅清風。他山拳石泓泉，藏幽阻險，尚負羨稱。顧此延袤數百丈，行旅樵牧皆得飫覽。

真廬阜奇觀，天下第一佳處也。《復齋集》卷一〇。

題傅監倉度正紙

某嘗以匹楮餉親友傅仲斐，仲斐反以此索書，某以拙陋辭者累月，請再三不倦〔二〕，因取朱文公先生《感興》詩，書以歸之。此詩於道之本原，世之治亂，學術醇駁之辨，操修存省之方，無不畢具。暇日諷詠，所獲必多，豈直留意翰墨之間而已。《復齋集》卷一〇。

〔二〕請：原作「講」，據文意改。

跋安溪縣刊司馬溫公書儀

某嘗嘆此邑民俗不知習禮，冠昏喪祭漫無所據，不牽於淫巫，則溺於釋老，此無他，禮教不素明故也。朝廷禮典，非閭巷所得有，簡而易行，古而使今，唯司馬一書可施於用。一日，語主簿趙君時傳刻之學官，使家傳人習，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亦一助云。《復齋集》卷一〇。

跋易學啓蒙

朱文公曰：「程先生謂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虛理易差也。」此言人之學《易》，不可不先理會象數也，所以列圖書於其首。又曰：「第二篇所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信非虛語也。」知此，則知《易》之初畫其序本如此，若夫先立乾坤以爲父母，以次交索而成六子者，乃據成卦之後而言。而先儒皆據此爲說，非聖人初畫之本法也，所以原卦畫於其次。又曰：「《易》之爲書，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法論，然其本則爲占筮而作。」所以文公於《易本義》，特發明象占一節，以補程傳之闕。今於此書第三、四篇，一以明蓍策，一以攷變占，凡古法之見於他書者，固以收拾而無遺矣。至於先儒議論之不同，莫不有以正其僞而覈其真，別爲一書曰《蓍卦攷誤》。凡過揲卦扞之法，毫分縷析，如辨白黑，如數一二，《易》之精粗本末，於是乎大備矣。又曰：「某作《啓蒙》，正爲見人說《易》支離。因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觀此，則知世儒所說象數千條萬緒，不可終窮，要皆鑿空，出於聖人所言之外，雖愈新奇，終無用也。莆陽學官諸書略備，校官陳君森謂此書獨缺，刻示好學

者，俾某書於後。顧惟末學，何敢措詞，輒刺文公語學者大意以塞其請云〔一〕。《復齋集》卷一〇。

〔一〕輒：原作「轍」，據文意改。

跋論語集義或問通釋

勉齋黃先生榦作《論語通釋》一書，所以紬繹文公朱先生之意盡矣。某嘗版於延平郡庠，與學者共之。吾鄉士友欲觀是書，不可多得，往往轉借艱滯，莫愜見聞。郡文學溫陵蘇君思恭，潛心理義，歲月深久，分教莆壘，專以是道誨人，學者確然知理義之可說。既有以興起其志矣，可無書以開導而啓發之乎？郡庠舊有《集注》，於是直取《集義》、《或問》、《通釋》，別爲一帙以足之。俾學者互觀參考，且可以家有其書。此蘇君汲汲誨人之意也，學者毋以易得而忽諸！《復齋集》卷一〇。

跋近思錄

陳君汲既刻文公朱先生諸書於莆陽學官矣，又謂《近思錄》乃四先生名言要論，皆發六經所未明之旨，在學者尤不可緩。伊川先生嘗謂「聖賢作文，有如制器，一言不立，則一器有缺」，是書六百

餘條，其殆類是。《復齋集》卷一〇。

跋稽古錄

右《稽古錄》，文公朱先生刻於長沙，屢欲奏御，裨經筵講讀之缺，而卒不果。其語見於甲寅冬去國時遺鄭公一書，甚拳拳也。豈欲以溫公所以事列聖者事先帝乎！有志莫遂，識者恨之。又嘗語學者讀經書後當繼以此，蓋謂帝王之德業，古今之治亂，咸載是錄，簡而不遺，格言篤論，龜鑑萬世。郡博士蘇君思恭，從鄭公之子外府丞寅得潭本，并摹其書，鏤之學官，用廣其傳，庶幾他日必有以是書酬先賢之志者。《復齋集》卷一〇。

跋東萊擇善

東萊先生爲是書，叔人氣質，使中人以下皆可爲善，而無近名之迹，有益於後學弘矣。趙君彥寓承泉之安溪，以是書圖而刻之，揭於座右，朝夕覽觀，可謂好學也已。《復齋集》卷一〇。

跋四子章句或問集注輯略

朱文公平生精力，盡於四子《章句》、《或問》、《集注》、《輯略》，決擇是正，精確詳密，雖使孔孟復生，若合一契。蓋以《大學》爲學之始，《論》、《孟》次之，《中庸》爲學之終。使人自志學至成德，求之而不窮，自修身至平天下，用之而不盡，其有功於後世大矣。經生學士所宜家傳人誦，幼習壯行，然而多尚詞華，罕知講習，間有能讀者，口耳之外，未必體之於心。教之不明，道之不行，此其由也。是書遐陬遠嶠，或廣其傳，莆陽學官顧未之有。三山陳君汲，篤信君子也，哀學餘廩，慨然鳩工鋟刻，以惠學者，俾知進學之門庭，造道之闡奧，可謂以文公之心爲心矣。書成，屬某識于卷末，用勉同志云。《復齋集》卷一〇。

跋李陽冰千文

科斗書蒼頡作，即古文也。大篆，史籀作。小篆，李斯、胡毋敬作。隸書，程邈作。至漢師宜官、魏梁鵠爲最，鵠弟子又易隸爲八分，鍾、胡二家俱傳之，而鍾氏少異。楷書則漢上谷王次仲所作也。草書則始於章帝時，齊相杜度所作，後有崔子玉、崔實益工，至張芝而絕倫矣。考其時，則草書未有

楷書之前已有之。故今草書多篆隸體，而與楷遠。篆籀最爲近古，後千餘年未有名世者，至唐李陽冰盡得其法。觀其言曰：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摹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霞雲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遜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束』爲『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嘆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嗟乎！足以見其用功之深而造妙之至也。自獲此書，久欲摹刻，以壽斯脉，因循不勇，乃於中秋忽形夢寐，蓋時數當傳不能抑也。於是命精工爲之，無秋毫憾。《復齋集》卷一〇。

跋陸宣公奏議

竊見唐相陸公，學貫今古，愛篤君民，事有悖理則論解惟精，政有戾人則敷陳必確，千端萬緒，類若過詳，一話一猷，悉歸至當。故雖遇涼德之主，亦習成受諫之風，事無微而不詢，對必善而後已，使其盡信，立致太平。奈何義以利而莫行，言知聽而弗用，故其事業迄以卑汙。苟當時無若贄之

賢，則唐祚亦幾乎息。賢者之論，人主可輕，粲若遺編，慨然興嘆。《復齋集》卷一〇。

跋長沙四先生祠堂碑陰

惟皇上帝降衷於人，厥有常性，故好善妙、好好色。然後有以自慊其心，非有所爲而爲也。四君子前後相望，皆所以明道也。故凡秉彝者皆知愛慕，苟有可以寓其尊敬之心，所遇之跡無不表而出之，此《緇衣》、《甘棠》之詩所爲作。李丞攝邑不數月，首新是祠，可謂得人心之同然。又得名公紀之末後，警語三復，爲之內省。《復齋集》卷一〇。

跋張橫浦言行錄

橫浦先生之學，本於淵源心得，而不事藻繪詞章。先生之行，發於忠誠懇惻，而不奪於福威利害。考其出處，始也高皇親擢以魁天下，而達不變塞，終也不阿秦檜，擯棄遐嶠而處窮益堅。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若先生非耶！遺風逾邁，日遠日忘，主上特表而褒之。徐君仕橫浦，訪遺跡於故老，哀而輯之，使先生心事鬱而復明，惠後學多矣。三復慨嘆。《復齋集》卷一〇。

跋郡中正己齋蔡忠惠帖後

忠惠翰墨散落海內，藏於其家者，直太山一毫芒耳，而摹刻猶有遺者。儀真太守長樂陳公韓治莆，下車旬浹，詣忠惠家，拜遺像，觀手蹟，得公四帖，皆國家要務，及杜、韓、富、歐四公與公往復手柬。殊勳盛德，風流遺韻，藹然如新，使覽者如寘身慶曆、皇祐時。於呼盛哉！由慶曆至今百八十餘年，豈無好事者？公刻石於旬月之間，使忠惠勤政忠勞之心，由是可考。杜公之清直，韓、富之勳德，皆於是乎見。歐公謂忠惠筆法初年與末年驟進不類，故常以見好學之益。然則是帖之刻，豈特玩情筆研而已，尚論人物，追攷世代，在筭百八十餘年，而幽光復耀於今日，夫豈偶然？莆郡有齋曰「正己」，潘侯峙所書，因以名是帖云。《復齋集》卷一〇。

跋小學之書

右《小學》四篇，文公朱先生爲童子初學設也。然道無精粗，體用相須，不從事於此，則無以爲大學之基。自幼習之善矣，其或年過以長，失於幼習，可不汲汲乎此以補之哉。先生至比之三年之艾，所以藥膏肓者爲如何。校官陳君汲既鋟大學諸書，併鋟此以惠後學，其於教人之術，本末備矣。

跋于湖書凱歌

于湖詞翰爲乾道、淳熙間絕倡，人得其殘篇斷藁，往往如珠玉。而後生晚輩多效顰，遂使流風餘韻爲世俗所溷，令人慨嘆。令尹鄒君出示樞密劉公《凱歌》，二公勁正剛方之節，超逸邁往之氣，至今猶生，信名不可以虛得也。《復齋集》卷一〇。

跋梅溪王先生家政集

右梅溪先生詹事王公所作《家政集》四篇，大要不過「孝廉」二字而已。孝則忠君弟長，廉則守身遵道，由家而國，施之有餘用矣。漢世以此設科，吏安得不良？今取士非所習，所習非所用，二者之患，生民病之。嗚呼！梅溪未第時，言其祖考積善種德，後世必有顯者。意者如種之無不生，修於己而待於天下，不可誣也。世傳王氏三槐之應，至是又驗。昧者猶怠於爲善，以天道爲難，知何耶？嘉定癸酉，梅溪之孫爲安溪簿，奉親孝，當官廉，溫良謹愿，而正直之氣自不可奪。一日出是書，伏而讀之，不覺感涕，於是知其家學之有源。而某之有愧也多矣（二），筆書之，將示戒弟姪兒輩及家

人，俾效一二，以自納於士人之列，可不勉哉。梅溪之子爲郎，婁易麾節，再世通顯，相傳田不過五百畝，蕭然一書生。嗚呼！茲其未可量也已。《復齋集》卷一〇。

〔二〕愧：原作「槐」，據文意改。

又 跋

梅溪先生於人倫可謂盡矣。人孰不知忠孝者，有子之所當爲而事親蒞官，往往不見於躬行之實。唯先生入而事親，無一事之不循乎禮，出而事君，無一事之不殉乎道。此其所以言爲世法，行爲世師，宜乎人誦而家傳也。永嘉趙君崇端，得其門人所傳本，比林本尤爲詳備云。《復齋集》卷一〇。

跋梅溪善政編後

正身以帥下，不求民正而民從之，違道以干譽，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永嘉詹事王公所歷郡，皆有遺愛，厥後莅泉，不令而從。其卒也，州人祠之，至今甲子一周，如始去郡。公以何道致然？亦曰正身以帥下而已。昔漢二疏，乞身知止，無思於都人，而道旁觀者至於泣下。朱邑謂後世子孫奉嘗：

「我不如桐鄉民。」蓋身不失正，則人心自感，去位而祠，則公論始定。况如名公鉅儒，大節照映千古，豈直循吏而已。邦之彥士林彬之輯公政事與民歌詠，爲書一帙，使讀者如親挹其清風，被其實惠，往往墮淚，孰謂人心可欺，公論易忘耶！永嘉趙君崇端喜而鏤之，以慰邦人，扶世教。有土之君，盍亦鑒哉？若夫近世賢侯，他日當有嗣此書者。《復齋集》卷一〇。

跋永嘉王秘監楠合齋集

永嘉以文雄東南，諸公先後相望然，縉紳推重，獨以近世忠文王公爲稱首。蓋公學本躬行，文由行發，在朝則危言正論，以拯時行道爲賢，在外則真心實意，以惠民利物爲事。故蹇諤之論，循良之績，至今人能誦之，豈專以文詞誇二而鬪摩哉。秘監王公慕忠文之爲人者也，立朝奏疏，犯人所不敢言，在外惠政，亦皆班班可紀，坎廩老而不悔，真有忠文之風。公之子主簿莆田，以集見贖，某恨不及識公之貌，誦公之文，如見公心，起敬起嘆。又嘉主簿君之通知父志，以成是書，於是書於卷末。

《復齋集》卷一〇。

跋胸山公集

嘉定十一年

胸山勳名在淳熙間表表爲一時冠，其學一本於誠，宜其計謀深遠切當也。觀其在襄陽時，條上關防邊民一狀，有曰：「欲專以法制拘其跡，不若推恩德以結其心，其心既歸，其跡自定，必無逃移出界之患。」嗚呼！公之所以守邊者如此，其羊叔子之徒歟！嘉定戊寅秋，公之嗣子前都昌叔獻自九江來訪，出示是編，三復大息，書之卷末。《復齋集》卷一〇。

跋殿丞焦公墨帖

轉庵先生道莆田，出其外祖父殿丞焦公墨帖示某。某讀而嘆曰：愛其子，人之至情也，陳元不能不疑於孔子，而責善之道，孟子猶懼其失之過。下此則惰敖，而教誥之意亦隨之矣。焦公之爲人，某何敢贊。觀其書，知其以愛子之誼行於姻黨，其忠且厚矣。雖然，教之者易，受教者難。世固有寶父師之訓，歷歲踰時，棄不甚惜者。其能取遺書斷簡，佩服藏玩，千里自隨，若父祖存焉，豈復有哉！今轉庵又以此道施之外曾祖父，某是以重爲之嘆。《復齋集》卷一〇。

跋傅判院著述藁

余爲兒童時，惰不耆學。年十五失父師。少長，知讀書，索居僻處，不能遠求師友，間取古人之文誦之熟且久，曰是可學而能也。退而閉戶，矢諸口而書之紙，自以爲可矣，不敢以示人也。閱歲踰時，取而觀之，心愧面熱者累日，以爲學雖未至，年未暮，尚可勉也，於是取其藁焚之。一行作吏，汨汨歲月，冀於無事時讀書課文，意其老庶幾有進也。今年五十矣，惰志日生，初心益負，乃無一言近乎道，然後知向之所焚者，若可恨也。每是朋友年少志學者〔一〕，雖一言一字，未嘗不喜稱道之，況世契姻黨之厚者乎。傅君家學，文詞照映當代。弱冠筮仕，米鹽之隙，孜孜矻矻以學問文章爲事。其爲文若不經意，操筆立就，蓋日進而未止者也。因述其所著，嘉其志，書其卷末以勉之，以見歲月之易深，學業之難進，且俾毋若余之將老而無一可稱焉。他日相見，又以驗吾子之新功也。《復齋集》

卷一〇。

〔一〕是：疑當作「見」。

跋鳳山楊先生景申集

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韓子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言所以宣其心也，孰謂不足以觀其人乎？某來茲邑，問士大夫前輩之賢者，得君焉，恨生晚不相接。其猶子自強好學，忠信人也，出示其文一編，汪洋澹泊，平易而溫和，遇事感發，時有不可奪之氣，固已得其爲人。及攷其平生，官雖卑，道不可謂屈而不得者。蓋其學有原，其施設隨事而見，故形於言者，有不可揜也。今人爲士者，則曰：「我方困，何以及人？」既仕，又曰：「我宦未遂，遂則可澤物矣。」孰若君，在家則孝廉之行，見推信於朋友。初筮而尉，則涉者不病，險者用夷，職修政舉，卓卓可紀。使獲大用，所施必遐。夫胸中之所存者若此，其於文何有？予既敬其人，知其文傳於世也無疑。書其後而歸之。《復

齋集》卷一〇。

跋劉氏學易堂記

易者，道也。其體爲不易之易，其用爲變易之易。善哉！程子之言，隨時變易以從道。不易之易，道之體也。變易之易，道之用也。斯立劉公，名相之子，卓然自立，不阿於時，晚年任意所適，

不拘不滯，若得變易之易矣。不知其於不易之易，果盡得其道否？夫子曰「從心所欲不踰距」，劉公能從心所欲矣，不知其果能不踰距乎？若參釋、老以爲易，則吾不知也。《復齋集》卷一〇。

跋葉雲叟示朱文公書軸

某丙子歲蒙恩畀南康郡符，道建陽，拜文公先生像於祠堂，始見黃先生於寓舍。蓋尊慕積數十年，始諧素志。是時葉雲叟在焉。後六年，自建陽來謁某於延平〔二〕，携黃先生序一首、詩一首、書十五首。先生不可復見，雖平生言談戲笑尚留追憶，况文與翰乎！其於教人之術，慨見於造次書尺間，在他人猶當寶，况如雲叟廿年游從之舊乎。雲叟貧，事親孝，跬步不離侍側，留之不可。歸其所示書卷，復以勉之。《復齋集》卷一〇。

〔二〕謁：原作「謂」，據文意改。

跋朱文公答李從事書

右朱文公先生與子能帖。先生於海內人士莫不引而進之，况子能好學能文，又出於名臣之後，宜

其禮貌之勤勤，勸誘之拳拳也。先生歿未久，殘編遺墨已爲世寶。歲月其邁更百年，此豈直與兼金白璧較輕重哉？翰墨言語尚如此，則先生殫精竭力所著之書，學者讀之，又當如何哉？《復齋集》卷一〇。

跋陳貢士園所藏慈湖帖

慈湖先生喜君悟仁之體。在君當有以盡仁之用，蓋體可一言而盡，用有終身不能盡者。兢業之訓，所爲拳拳也，可不相與共勉之哉！《復齋集》卷一〇。

跋朱文公書嚴光書

凡爲臣子，宜寫一通以寘坐右。《復齋集》卷一〇。

跋真侍郎戒官吏四事十害

漢唐盛時，吏多廉循，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故天下治。其衰也，吏殘民以逞，民亦疾之

如寇讎，而天下亂。此無他，廉與不廉，其效然也。真公帥長沙日〔二〕，所以誨寮屬者，可謂深切著明矣。徐公是之舉以誨吏，少府林君圖而箴之，纖悉備具。凡仕者，苟不以位卑官下，一日行之，則民受一日之賜，一事行之，則政有一善之得，於其廣國家惠愛之仁，助守令廉循之政，豈小補哉！

《復齋集》卷一〇。

〔二〕帥：原作「師」，據文意改。

跋林徽州墓誌後

公葬於紹興庚辰，逮淳熙癸卯，南澗尚書韓公爲之銘，公之子右司公諱楠，以委伯氏之鄉居者，求玉石刻寘墓左，未能也。寶慶丁亥，右司公之子太學博士清之被命守莆，過家上冢〔二〕，省松楸新垣，亭碑始克立。先是，簡肅林公既諾題蓋矣，而未獲，至是太傅不鄙謂某俾書其顏，且紀所以。曰：「曲江張文獻公薨於開元廿八。長慶三年，其孫始能刻石以傳永，儻可爲比。」某悚然承命，既而嘆曰：誌稱公積德，二子登第，三世爲州，諸孫森立，門戶之振未艾。今太傅昆仲連掇世科，衣錦鄉郡，有學有文，治有善最。則是子孫登第者五人，作州者四世，未艾之語寧止驗於是乎？蓋所積於己者厚而有本，故取償於天者久而不忒。不然成祖考六七十年之志，如出一日，難哉！公累贈金紫光

祿大夫云。《復齋集》卷一〇。

〔二〕過家：原作「週家」，據文意改。

跋安溪攀桂社錄〔一〕

安溪山川之勝甲諸邑〔二〕。風氣始開，名公文士前此固不乏人〔三〕。比年五舉，首選者四，而庚午之詔，自舉首而次魁又三焉，擢太常第者，如連、如余、如丘、如鄭，又皆魁壘傑特之彥，豈地勝然歟！某庚午秋來試茲邑，適值盛事，三年於此，觀其行藝日粹以精，知其得人必過於前。而士多安貧，患無以爲行者計。胡君米臣出示《攀桂錄》，人各鳩金以待行者，施少而利博，仁智之事也。若朋儕畢集，所入益豐，則皆有輕肥之適，而無濡滯之虞。今雖不能續食如右制，視近比敢不加厚，庶無負賓賢之美意云。《復齋集》卷一〇。

〔一〕據正文所述疑無「社」字。

〔二〕安溪：原作「藍溪」，據文題改。

〔三〕乏：原作「之」，據文意改。

跋真舍人所書與鄒景仁令尹

心誠求之，父母之保赤子；不忿不嫉，聖賢之待頑民；大慈平等，佛菩薩之憫衆生；深心惻怛，大醫王之救病者。爲政者以是存心，庶無負長人之職矣。此待制右史真公所以兼采以爲訓也。夫仁出於天性，人皆有之，所以惻隱之端，不擇賢愚而發。然聖人必濟之以義，然後親疏厚薄不失其宜。始有以遂吾之仁，不然愛無差等，將有不得愛者矣，此又不可不知也。《復齋集》卷一〇。

跋趙侍郎粹中遺墨帖後

侍郎趙公事孝廟爲右史，不一歲，直前之奏，無慮五六，無非天下大計，人之所難言。都俞一堂，其應如響，欲天下不治得乎？三復遺墨，感嘆不已。《復齋集》卷一〇。

跋趙經略行狀

先公正獻交忠定公最深，嘗書慶公墓曰：「篤行忠定之忠勳，照萬世而葉文。當更化初，不汲汲

於仕進，而以昭雪權姦之誣爲急。天子明聖，迄俞其請，既天清月白矣，而仕進之意猶復摧如。立朝進議，皆今日國家大計，朝行夕效者，惜不盡用。而麾節所至，日有偉績，未老焉閑。方帥廣右時，嘗語人曰：『期年即丐歸。』已而果然。其靖退戒懼之心，可爲世法。」蓋平生所得於父師者如此。年雖未及六十而卒於牖下，始終無玷，有行有文，可謂篤行。公之孫，忠定公之子矣。其子孫又皆克遵遺則，增大前志，忠孝之報，天豈我欺？執筆書於卷末，不覺流涕。《復齋集》卷一〇。

跋安溪詹清隱詩

清隱先生父子文章節義，今尚書戴公表而出之，足以補五代史之缺。予閱其詩，喜其有唐風，而雅正平澹往往又造淵明之奧。有諸中形諸外，蓋如此也。蓋三詠其「無窮風月隨宜樂，有分溪山取次收」，「閑掃白雲眠石上，待隨明月過山前」之句，又曰「種稻三十頃，插柳百餘株。稻可供饘粥，柳可爨庖厨。息耒柳陰下，讀書稻田隅。以樂堯舜道，同是耕莘夫」，足以見其志矣。年德居士詩尤清美，趣識不羣，或勸之學佛，吟曰：「不耽經佛不參禪，兀兀無營度幾年。飢即飯餐渴耶飲，倦時靜坐困時眠。」遊龍安，郡侯遣官吏邀之，乃戴笠負薪而過焉，還家斬竹鑿詩以謝曰：「荷君特特訪癯儒，野徑雲深馬疾驅。林下相逢不相識，風歌蒹葭老樵夫。」「弛檐林下漱清泉，寄語都官不用憐。若問行雲定何處，南山山北北山前」。覽者自知，予染指一鼎，因著其所嗜者，以歸其孫俾藏焉。《復齋集》卷一〇。

全宋文卷六九六四

陳 宓 二

跋鄭湘鄉孫出示諸公詩後

某齟齬時，聞先君正獻尚論人物，未嘗不以溪東、西二先生爲稱首。時某已有竊窺其書之志，及其書而觀之，則知溪東之文雄健溫醇，怒濤袞袞，追韓愈而作也；溪西之文峻厲清逸，懸崖絕壁，向之竦然，追李白而作也。萬山馳秀，磅礴鬱積，不知幾百年而得此人。冰霜爲之節，金玉爲之行，錦繡其肝腸，簫韶其吞吐，天地之生斯人不易也如此。富其材而嗇其用，此邦之人至今恨之。東溪聞孫一日出所藏吾鄉先生詩示某，先君之作實書在紙。某感先君下世且二十年，手澤如生〔一〕，慨二賢之已遠，而先生之後至今猶未振顯，歔歔流涕，爲之書其末以勉焉。《復齋集》卷一〇。

〔一〕手澤：原作「乎澤」，據文意改。

跋柯東海集唐人絕句

某之友柯東海嗜詩，至老不衰，所集唐人絕句百餘首。每得一首，行吟卧諷，至於旬月，乃粘之屋壁。其用志之深，故其所得之艱也如此。讀者當熟復研味，庶幾有得。暇日欲假唐詩，往往無有，因刻之縣學，與有志者共之。柯君有《抱甕集》行於世，其格律貫穿諸家，而其得意處，唯詩人爲能知之。《復齋集》卷一〇。

跋林拙齋集

閩士文風由唐盛至於今，我國家南渡，三山諸老先生鼎峙並秀，獨拙齋爲之首。蓋子、史、百家無所不覽，而尤精於經學。晚從胡籍溪、呂紫微游，盡得關洛諸儒之論，故智識超詣，非如文士止有偏長。孟子所謂天下之善士，不得閩中巨擘而已。詩文散在人間〔二〕，歷四十年，大帥王公表而出之。人皆喜其久鬱獲伸，恨見之晚。是集僅得十之二三，他日豈無附益增大之者。其諸孫某好學而賢，吾於是乎望。《復齋集》卷一〇。

〔二〕文：原作「立」，據文意改。

跋秦溪張先生集

自聞先生擅稽古學，抱有用才不遇斯世。晚不屑一命，高卧丘園，非孔子所謂素隱者。觀所賦詠，豪放清逸，自成一派，足垂不朽。使後世知有隱君子，不在斯集乎？先生曾孫襄，震以示某，索綴語其後，於是乎書。《復齋集》卷一〇。

跋延平趙知錄維詩集序

吾友趙惟義質直好義，事親孝以誠，當官廉而和。其爲文，操筆立就。嘗觀其廷試藁矣，至於詞賦，尤爲清美，寓至巧於平易淡薄中，有古人意，非區區事尖新華麗者比。此無他，行以爲本故也。某與相識八年來，此僅一再見，未嘗一語及其私，館而置之尊賢堂，則又辭焉。所示唯有詩巨編而已，近作又過於去年者遠甚，俾某序之。某謂君年尚彊，問學之功無窮，未可以詩鳴也。請不倦，書以謝之。《復齋集》卷一〇。

跋饒司理文藁

以文載道，則文足經世，以文相夸，則文爲末拔。饒君之文，論理義則不悖於聖賢，爲歌詩則有關於風化，大篇短章華而質，簡而盡，可謂得爲文之法矣。君何修而至此哉？君之父諱榦，學得師傳，道德純懿。君幼習長肄，耳目漸漬，是宜所發一出於正誠。因其已至者，勉其未至者，則他日所就，豈直與當世執筆之士較言語長短哉！斯道有望於吾子矣。《復齋集》卷一〇。

跋橫翠詩後

橫翠溪山之勝甲於桐城。某少時嘗屬饜焉，每恨春夏洪流率歲一再蘸其扉半，以故亭易圯，爲吏者熟視嘆息。李公之詩往往少知傳誦，况能張斯亭而大之乎。永嘉趙君崇端倜儻喜事，到官未幾，先刻其詩，繼用力於亭。非洗手奉職，得商旅之歡心，能如是乎？於以見官無小大，皆可行志。書此爲謝，用堅其志，且志吾愧焉。《復齋集》卷一〇。

跋溫陵吳教詩

有德者必有言，耐閑先生之詩，豈依放陶、謝而爲之者哉？躬行古道泊如也，欲其詩不相似，得乎？使相距千載，猶知起敬，況先人交友閭里耆舊者乎。三復太息，如何可言。《復齋集》卷一〇。

跋洪州宋愿父詩

西園少時已爲名公鉅儒所敬，詩上而貧。死之日，諸子尚幼，今皆能奮身儒業，收拾遺藁不愧，鄉人稱之。彼老而無聞孜孜爲利，與爲子而不能通知父志者，視此可以戒矣。《復齋集》卷一〇。

跋方機宜詩

韓子謂李礎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則詩固以多爲貴。及稱盧殷，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凡千餘篇，宜其益加嘆服。顧謂盧無書不讀，然止用自資爲詩，猶有不滿之意，何哉？蓋詩之爲用，古今所尚，然昔人事業唯無見於世者，然後發而爲詩，陶性情以名後世。方君年少英發，一覽

十行，譬之騏驎，馳騁康莊，一日千里，事業未可量者也。寓意於詩，已駸駸郊、島之列，而當世名儒亦既許而勉之矣。復徵某言以序之。某於君爲世契，喜君之已能，而又瀆以贊之，則不獨於君無益，某於心亦有愧。於是掇韓子之說，以勉君所未至。孔子曰「後生可畏」，以君遊戲之力尚能追古人與之伍，則專心致志於問學，其所造詣又當如何？《復齋集》卷一〇。

跋黃巖余更生語

黃巖余更生爲本賈莊，臨終戒二子拳拳懇懇，不以徼福釋氏爲念，俾勉齋僧，專濟貧乏。若此，真仁人用心，使一邑數家倣而效之，於以濟常年社倉所不及，豈不美哉！《復齋集》卷一〇。

跋黃帳榦汝宜殿策

國家策士，欲使對者盡言無隱，以觀其器識。然有二弊，直言時政則恐妨忤，廣援故實則不暇考證。往往相甲多奇才，山林有遺彥，職此故也。黃君引據詳密，言議忠綆，見示藁草。三嘆書其卷末而歸之。《復齋集》卷一〇。

跋鄒寧化府君帖

趙簡子將立後，而卜於一簡之存否，三年不失，尚以爲賢。況爲人孫子，上求五世祖之遺墨，用心堅篤，保守深固，笥以自隨，則昔人爲如何？令尹鄒君高祖寧化府君文章重於時，有集若干卷，將刻之以傳世。至於遺牘殘簡，如護頭目，可謂孝矣。《復齋集》卷一〇。

跋江州陳氏家牒

陳氏無二祖，伯宣生於閩，安知非吾宗所自出也。義利辨則閨門無間言〔二〕，訓戒具而子弟有常守，故能千人如一人，千歲如一日。嗚呼！道與教，不可不脩也如此。希僑自九江來訪，手家牒一編，俾書其後，敢不仰遵芳範，歸示吾宗，且與子弟學焉。《復齋集》卷一〇。

〔二〕辨：原作「辦」，據文意改。

跋韓載叔省題詩

進士以賦爲工，而詩殿其後。雖才高者，往往忽不經意，薄暮取辦倉悴。不知觀人之衍，每在細微，況此所關不小，紙窮卷盡，忽得孤羆於深叢，顧可忽哉！杜子美謂「讀書萬卷，下筆有神」，韓退之謂「暮作千詩轉遒緊」，聞見博則詞源不涸可知也。高蓋韓君困於書無所不讀，少時爲詩千首，取若干首爲後生式，求序於某。某不能知，諉諸應舉者，曰然。《復齋集》卷一〇。

跋族子惟孝蒲巖記

嘉定六年六月

心猶火也，必有所麗，然後不失其正。上焉者麗於道，其次麗於物之不爲病者（二），凡書畫草木皆是也。余族子惟孝兄弟喜昌蒲，求天台、鴈蕩、羅浮、九江、仰山、武夷蒲澗之種，高者踰尺，次八九寸。隨狀爲目，由石郎而下凡十八品。手植而時溉之，不瘠不腴，長不過寸，暢茂之意，四時有常度，風雨晦明，晨朝莫夜，心無他繫，率寓於是。恬清怡愉，氣因以平，與世之好尤物而外驚者有間矣。侍郎陳公、夕郎劉公皆爲記而詠之，是物蓋有榮焉。余牽於吏役，思與族人游，三年於茲矣。書來俾予識於卷後，書以歸之，留其副以當畫記，用浣塵慮。嘉定癸酉季夏十九日，書於安溪縣齋。

〔二〕「病」字上原空一格，疑有脫文。

跋呂紫微帖後

三山拙齋林先生家收呂紫微帖，散逸之餘，僅存三簡。所稱衢人徐存誠叟，舊從學龜山，專務躬行，不爲辭說，教後生以反樸爲本。悼建人陳德潤之死，謂其一意善道〔二〕，以死不變，嘆後生輕淺易變，見利忘義。凡此數語，得於蠹簡中，使人玩味無窮，省躬有愧，有益於後學不淺。其姪孫林耕叟寶而傳之，可尚也已。《復齋集》卷一〇。

〔二〕謂：原作「請」，據文意改。

跋張呂二相與李文肅公往來書後

某嘗竊觀文肅參預李公及忠獻、忠穆兩丞相奏疏，匪躬憂國，未嘗寘寇讎於度外，其經濟圖回之略，至今可具是依也。至於建炎之變，李公居中，以口擊賊，呂、張二公在外，提師勤王，克清大

懟，宗社再安，豐功偉績，照映一代。嗚呼盛哉！觀書問之相通，見忠誠之交勵。九京不作，中原悵然，子能其勉諸！《復齋集》卷一〇。

跋東坡書劉禹錫詩

坡公筆法，涪公評之至矣。某獨嘆公於古人詩多手書之，所以資記誦於不忘。游戲翰墨，無非有益，以絕代之天資，汲汲猶若此，學者其可怠哉！《復齋集》卷一〇。

論語通釋題叙

先生合文公《集注》、《集義》、《或問》三書而通釋之。蓋《集注》之辭簡而嚴，學者未能遽曉，於是作《或問》一書，設爲問答，以盡其詳，且明去取諸家之意。先生恐學者不暇旁究，故直取疏解《集注》之辭而列之於後，以便觀覽。然《集注》、《或問》間有去取之不同，發揮之未盡，先生追憶向日親炙之語，附以己意，名曰《通釋》，於是始無遺憾矣。嗚呼！文公年七十一，自弱冠至于易簣，未嘗一日不用其力於此書。先生弱冠從文公遊者三十餘年，未嘗不執經在左右，其去取之論無不與聞。先生年亦七十，從事是書亦五十年。晚歲得閑歸三山，生徒雲集，講論餘暇，率夜坐至四鼓，未

晨而興，手釋二十篇，比成而逝。其用心堅苦如此，學者其可以易觀哉！《復齋集拾遺》。

南劍道南堂仁說

某竊謂學者朝夕所當講論，致知力行者，曰仁而已。文公朱先生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所以發仁道之蘊以示人也。又曰「惟全體不息者，可以盡之」，所以極爲仁之功以勉人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之一心因具此生理以爲德焉。以天而言，元、亨、利、貞莫非天德（一），而元爲之統。以人而言，仁、義、禮、智莫非人心之善，而仁爲之長。如元者所以生物也，而亨即元之通，利即元之宜，貞即元之復也。仁者所以及物也，禮者所以行此，義者所以制此，智者所以知此而已。非元之外又有所謂亨、利、貞，仁之外又有所謂義、禮、智，四者相與角立而並列也。故孟子曰：「仁者，人也。」程伯子曰：「識得仁體，則義、禮、智皆在其中。」程叔子曰：「仁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是以《論語》一書言仁多矣，而各不同，如夫子答樊遲之問仁以愛人，有子以仁道之本在於孝弟之類，乃程子所謂一事之仁，文公所謂愛之理是也。如曰巧言令色之鮮仁，剛毅木訥之近仁，顏子之克己復禮謂之禮可也，比干之忠諫殺身謂之義可也，此何關於仁，而皆得爲仁，若此之類，即程子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文公所謂心之德是也。夫《論語》之所以言仁者（三），雖若多端，而其要不出乎文公之六字，可謂至矣，盡矣。而又有所謂全體不息者，何也？蓋仁之爲道至大而難

窮，非一事之所能盡，非一息之所能違。惟其非一事之所能盡，所以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學者存心措慮，周旋動作，有一事不順乎理則不得爲全體矣。惟其非一息之所能違，所以曾子曰：「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是以學者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苟一息之頃或有懈怠，則非所以爲不息矣。蓋人固有一事之合理，而未能事事之無愧，一時之無私，而未能攸久之不渝，有如齊、楚二子之忠清，洙泗三子之果毅，此特得仁之一體，而不可謂之全體也。顏子之三月不違，庶幾於不息之功矣，揆諸聖人，猶不免一間之未達，况餘人乎。仁道之所以難成，而舉者豈可不加弘毅之功哉！大抵不言心之德，則無以知仁之爲體所該者廣，不言愛之理，則無以知仁之所以得名之實。舉其偏而不能極其全，則無以見仁之用無時而不行。學者誠能反諸吾心，以驗其德之存亡，因其愛之所發以察其情之公私，則所謂心之德，愛之理，瞭然於吾心目中矣。動靜語嘿，無非此理之流行，小大衆寡，無非此心之貫注，無須臾之或離，無造次之或違，則全體不息之功渾然於常行日用間矣。文公一生用功之深，晚年所造之約，所以開悟後學者，不過此十字，學者其可不盡心乎！《復齋

集》卷七。

〔一〕亨：原作「利」，據《周易》文改。

〔二〕仁：原作「人」，據文意改。

後原道說

道出於天，人稟二氣五行之理以爲性，稟二五之氣以爲體，故人爲萬物之靈，人得其全，物得其偏。浮屠者亦西域胡人之最靈者也，然亦不免偏而不全，空而不實。何以言之？吾之道無一理之偏，無一事而非實，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處人倫之際，恭敬誠慤，至於手足容色，各有其則，而不可亂。浮屠氏則一於慈曰萬法皆空而已。今不必廣引經傳，姑以釋氏之事明之。彼綱維相攝，師弟相傳，朝暮之拱揖，飲食之節適。一事空則不能一時安，且事之最空者，其若人之拱戟其手，非如飢寒之必不能廢衣食也。今使釋氏主首座於堂上，而羣下戟手以進，爲主首者能不怒而責之乎。況沙不可爲糜，鹹不可爲醢，斷然不移，而謂吾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而可以絕滅不爲乎？彼之說所以沉酣於人之骨髓者，不過曰恐之以禍耳。謂人之生不能無罪，飲食男女貪嗔喜怒，皆罪也。不知天理人欲和同行異，情得其正則爲天理，失其正則爲人欲。今充浮屠之說，必閉口枵腹，人欲絕滅，獸蹄鳥跡交於中國，然後謂之人。彼守道之人終日戒謹恐懼，如在上帝之旁，一念之非不旋踵而悟，雖不能無過，尚何罪過之有？今日刑罰人皆罪也，牲殺皆罪也，甚至婦人產乳，則又曰其罪益大焉。昔歐陽子言庖犧氏首教人爲犧牲，則昔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也。今謂地下之獄慘酷尤甚，凡世間盜賊所不爲之暴，皆於地下見之，則世所謂閻羅者，乃地下之聖人也，人間之桀紂也，

其可哉？世或有不畏禍之人，則又以福利誘之曰信向者，死而生極樂之國，其次不失復生而爲富貴之人，不信者反是。使有是理，聖人不以告人，是不智也。今直以萬物觀之，物之生死可見者莫如草木，春生秋死，氣與化俱，未聞今秋之木葉復反來春之故枝。使釋氏果能福人，是能使已死之鳥獸復生，已墜之木葉復反，豈不神哉？今猥曰來生受報，舍目前之近效，驗異日之虛應，又可乎？孔聖教人以《大學》爲首，曰「致知在格物」，物各有理，格而致之，然後無疑，故從善也，實去惡也。果今不格物之理，而信異教詭譎之論，後未必能爾。翼而相之者，力有焉。不能無望於當世君子，以吾道解其惑也。吁！孔子之道明，則邪說熄，聖賢豈欺我哉！《復齋集》卷七。

恢復論

帝王之道備而無虧，斯謂之天下君矣，少虧則爲霸，咸無焉則爲夷狄，而地之小大偏正不繫焉。故古之人君務廣德而不務廣地，殺一無罪，雖得天下而不爲，故民愛之如父母，驅之使去而不從，况有背畔之患乎。後世以勢力劫持天下，欲民皆已從，利皆已歸，予奪生殺皆由己出，不必道之合也，曰不如是則權柄下移，而國非君之國也。苟利於我，雖盡殺天下之民而亦爲之，雖勦拉同氣、篡弑君父無難也，曰不如是，則吾將受其害。嗚呼！天下之禍，莫大於畏其害之及己也。苟畏其害己，不至於夷狄不已也。如是，則雖朝秦、楚，蒞中國，謂之曰君，可乎？聖人作《春秋》曰：「中國而用夷

狄則夷狄之，夷狄而用中國則中國之。」以此見中國、夷狄，以德不以地明矣。然則帝王者，有其道之位，非有其位與地之位也，舜由匹夫爲天子，湯、文皆以小國有天下，後世仰而畏之，非畏其地大兵強，又明矣。我宋南渡百餘年，四聖相授，地雖僅復四分之一，而道德無異於三五之盛。文武之士、兵財之數皆不及於承平之半，而夷狄咸曰正統所在，不敢睥睨者，以帝王之道在此而不在彼也。今主上專以規恢帝王之道爲務，而不以勢力操切天下，搢紳之士專懷仁義以事其君，而不以功利自營其私，則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厚德允元，蠻夷率服，此必致之效也。《復齋集》卷七。

論車制

成周兵農兼事，夷狄不敢侮中國。又以車制騎，故《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言車之震聲蕩胡騎，望之而辟易也。今東南一隅之地，民百而兵一，又不選練，車制盡廢，舍中國之長技而欲以短兵弧矢御天驕之氣，是猶驅羣羊以抗豺狼也。今車制不講，德不修，備不素，而曰胡虜不我侵，豈爲夷虜反間者耶？不然，何其愚也！《復齋集》卷七。

論射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通釋》曰：「若主於貫革，則無力者不得與；不主於貫革，則人人皆可射。」愚謂古人凡稱男子，皆以射觀德，又所以侮禦。今一邑之中，以射稱者曾無一二，此後世所以多夷狄之禍歟。《復齋集》卷七。

葬議

韓信葬母，擇高躁地，旁可致萬家者，此不過志大耳，非利其吉也。郭璞始以吉凶論，自葬其母，未幾被王敦之禍，至今反遵其說，貽惑萬世。夫人之窮通天壽，命懸於天，而地理家以爲地之善者所致也，然則孔聖曰「富貴在天」者，非邪？今人習於見聞，不安義命，親死過時不葬，曰吾不忍輕葬也。若是，則衰經不除（一），非葬事不問，必遂窀穸，然後反吉服可也。今也錦衣玉食，不愧不恥，又有知地理無益而遷延歲月，畏憚費役，而凡所以營妻子之溫飽者，則若沃焦救頭然之，不暇是坐，視其親之不得歸土，如旅人之栖栖。厚愛薄孝，此其人比於禽獸何異焉？《書》曰「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挾汝死」，是祖父可以降罰于子孫也。求善地以徼不可必之福於子孫，而不孝違禮，以

招不揀死之禍於祖父，可不謂大惑耶！《復齋集》卷七。

〔二〕衰經：疑當作「衰經」。

南康築子城說

國必有城，古之制也。春秋時，國邑如錙銖，未嘗無城，無城非國也。古者建國之初，君民一力爲之，故民不以爲病，又非一時所能成，故民不告勞。今本軍不能爲城，不得已節浮費而爲子城。設有寇，則二千石之老幼皆可保，千人之軍足以守也。不爲於閑暇時，猝有寇來，則曰無城也，誰之罪歟？或曰擾民也，曰一毫一縷不斂於民，皆如富人之爲墻壁，民恐不爲耳。作《子城說》。《復齋集》卷七。

續愛蓮說

嘉定十二年五月

周子爲《愛蓮說》盡矣，某又推廣之。開以子，闔以午，喜陽而惡陰，一也。暑不能濁，雨不能濡，寄迹泥途之中，超然造化之表，二也。一年種之，百年不絕，亶出天工，不假人力，三也。華實

既稱，根葉能香，四也。材爲時用，無一可棄，五也。一花一葉，對待不孤，六也。備此六美，百卉豈可同時語哉！意者，化工三春之餘，收拾餘巧，一施之大夏，不然何其奇也。詠歎不足，作《續愛蓮說》，嘉定己卯五月十日也。《復齋集》卷七。

安溪縣試諸生策問 一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以至於國有學，則天下無不達之學，自幼子常視無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則天下無不教之人。其爲教也，自灑掃應對以至於道德性命〔一〕，自正心誠意以至於治國平天下，而所舉無或異之道。大司徒教民而賓興之，則又以六德六行爲先，而六藝特其末耳。然則古人之先後本末不容逆施，故士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之盛時所以治隆俗美，而非後世之所可及也。自今京師達郡縣，莫不有學，而大比之歲，衿袍四集，每郡縣不下萬人，視三代豈愧哉？特其所學者後其所先而末其所本，故自羈卯成童，父兄之所教詔，不過文辭之聲病，對偶之工拙而已，使之囂然有干祿之志。暨其長也，其進益銳，苟可以悅時好者無不爲，而在上者，亦以此取之也。至視道德性命以爲迂遠不切之談〔二〕，甚至羣笑而聚訕之。故其未得也，則志於得，既得也，不勝其患失之心。階升級歷，矻矻不厭，固無望其澤加於民。或者身寵位高，乘之以與民爭利，則其中之所存，視古之所謂學者如何哉？今郡侯增廩養士，諸君相與從事於此，伊欲慕古之學則背於進取，

徇今之好則何以還三代之盛，請擇於斯二者。《復齋集》卷七。

〔一〕至於道德性命：原作「至道於德性命」，據文意乙。

〔二〕談：原作「淡」，據文意改。

安溪縣試諸生策問 二

禮者，天地之大經，人道之大本，三才之所由以立者也。蓋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固以行乎其間。古先聖王特因天地自然之理，以開人文垂世法，使天下相與從事乎其間，亶亶焉而不倦者也。而後之論者反以爲強世，何也？吾夫子之告門人曰「立於禮」，至於他日，所以語其子者，亦曰「不學禮，無以立」，則夫人之所以爲人者，捨禮固無以自立矣。聖人之視禮如此其急也，而世之人固有終其身不知禮爲何物，而亦足以並生於天壤間者，何也？先王盛時，大而人倫之序否、名位之等，小而揖遜登降之容、周旋裼襲之節，事爲之制，物爲之則，然後足以維持國家，經理世故。而後世典章法度蕩然掃地，亦能以維持天下而不至於大壞者，又何也？然則禮固可置諸無用之地乎？秦人滅學，禮經盡投諸煨燼。漢興，收拾遺文，所謂典禮者，不過遺文之職掌，而三代聖人所以經紀三綱五常，品節朝會聘享者，初不在。是所謂《禮記》者，乃諸儒習傳記之文，所以失禮之大義，而非禮之

正經。獨高堂生所傳十七篇，乃禮之正，然其所存者，不過士禮耳，而公卿大夫、天子王朝之禮皆無傳焉。朝廷欲舉一祀，建一宗廟，草朝會之儀，議封禪之制，則甲可乙否，彼是此非，名爲聚訟，迄無定論。國朝承五代廢缺之餘，稽古禮文，事固多缺略，自建隆至慶曆，未有能舉祀神之禮者，況其他乎。南渡之後，庶事草創，無復舊章，雖朝廷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知其原者，每一舉事，則惟有司樂工之是聽。而況山林之士，將欲秉先王之禮以脩其身齊其家，又何所據依乎？夫有德無位，有位無德，皆不敢制禮。方今明聖在上，賢俊滿朝，則有其人矣。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邊事寧息，年穀豐登，則有其時矣。伊欲酌古御今，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由冠昏喪祭以達於郊祀宗廟，立爲定式，作宋一經，使天下日用而世守之，以大復於先王之舊，而一掃數千年之陋習，如之何而可？諸君博物洽文，古今典禮講之熟矣，幸詳著於篇，與夫先王所爲不可廢而後世廢之，而無虧於事者，其故安在？有司願爲聞焉。《復齋集》卷七。

安溪縣試諸生策問 三

國家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之上下，惟以簿書期會爲急務，財賦趣辦爲能事，至於賑卹撫字之意，雖賢守宰亦迫於勢而不得盡施焉。古者有布縷、粟米、力役之征，上之人用其一則緩其二，所以重民力裕民財也。三代而後，征取無藝，惟租庸調之法爲庶幾焉。其法大抵以人丁爲本，故有身則

有庸，有家則有調，有田則有租。及開元以後，戶籍不更造，丁口無所考，楊炎作兩稅，始以資產爲宗，有身者不復庸，有家者不復調，而賦役之輕重一以資產多寡爲率。我宋因之爲定法。自經界之制不行於偏方，豪右之家田連阡陌，而資產之數什不二三，貧民下戶業已去，而產獨存，則是資產又不足以定賦矣。且丁役既均於兩稅矣，今兩稅之外又有所謂免役者焉。貧無田者耕富人之田，而輸其大半之入，則凡官府之需皆有田者供之矣。今客戶編氓甫及弱冠，則又有所謂丁口之賦，無一人得以幸免。今之鄉役所謂保正者，又出於丁役之外。其始也本祖周人相保相受之遺意，自管幹烟火，警懾盜賊之外，無他事也，今催科之役則任之，追呼之役則任之，逃移走免之戶取償焉。至於舟車之算，竹木之稅，蓋出於漢唐一時軍旅倉卒之需，而非其治世之經制也，今之州縣率仰此以補常賦之缺。蓋每月則有板帳之常供，每季則有經總制之定額，是二者非出於鑿空橫取，則無以足其數。則所謂額外之需，無名之稅，殆未可以遽革也。凡此數者，或他郡之所無，而此邦之民獨罹其害，爲父母者寧忍坐視而不知卹乎！諸君目擊其事，且親遭其弊矣，幸折衷其稅。《復齋集》卷七。

安溪縣試諸生策問 四

人主無他職，惟辨君子小人以進退之而已。然君子、小人之際，至難明也，蓋大奸似直，大佞似忠，一不加察，未有不以邪爲正，以是爲非。故盡言庸違，非堯舜之聖不能知，聽言觀行，雖天子亦

必有所懲而後悟。蓋嘗攷古人觀人之法，在唐虞時則有寬而栗，剛而毅之九德，在孔門則有視所以、察所安之三法。立九德以爲目，而察之以三法焉，則君子小人無所遁情矣。然後世之君未嘗不欲持此數者以律人，及其用舍之際，往往易位，何也？因是求之聖賢之言，則知本末源流，蓋有所自，《皋陶》之謨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而夫子之告哀公，亦以「取人以身，修身以道」爲言。聖賢觀人，必本諸吾身，行立而身修，則此心所存，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君子小人容有不分黑白於胸中者乎。恭惟主上即位以來，躬行元默，加以恭儉，不務游觀，不邇聲色，則身可謂修矣；誅夷元惡，奮自獨斷，擢用名流，寘之高位，則其柔立強毅之行可無愧於九德矣，則以之而任人，宜在高位者皆君子矣，而治效無異於未更化之前，或者猶有疑焉，何也？伊欲真材畢用，而治效有觀於前，何道而可幸索，言之以觀諸君正大之學。《復齋集》卷七。

安溪縣試諸生策問 五

節義盛衰，足以觀國，君子於東漢有攷，而重於世變傷焉。威、靈以來，士大夫以名節自高，爭相標榜，擊搏姦邪，無所回撓，似足以挽回漢人之生氣。而黨錮之獄一興，朝廷大臣促辱於宦騶之手，海內名流竟死於逮捕之冤。直道雖伸於一時，而首領已膏於蕭斧。彼漢君其何忍負天下之士哉！南北部之分，始於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而君厨俊及之號，爲世之所指目。究其所由來，則

謠言之興，天下爭慕之。如「國師獲印，畫諾坐嘯」之語，波流相翻，一唱百和。以舍生爲身後榮名，以括囊爲首鼠畏禍，卒使閹腐得以部黨籍口而爲斥逐之階。天子不辨邪正，發憤震怒，而益姦凶之志，枝牽條蔓，淫及非辜，根連株逮，悉歸獄寺，忠良含冤，同時被繫者六七百餘人，海內塗炭，橫遭憲網者二十餘載。試即當時之臣而考之，如陳蕃、李膺、高亢之節未易沮撓，而謀誅曹節、侯覽，一戰不勝，卒以身殞，豈二人無沈鷲雄深之謀，而徒矯亢以爲高歟？抑小人之姦回未易測識，固當深謀而默制之歟？今觀露草於左右「今諸奸臣知臣疾之」之語，毋乃失之疏。及其機事一泄，攘臂奪呼，將官屬拔刃而入承明，毋乃失之躁。夫豈知齊威以節制之師，寺人貂，猶漏師於多寡；兼周勃北軍之入，亦惟有酈寄以爲之內應，而後可以保其軍士之左袒。陳仲舉於此寧不長慮而却顧耶？當時之士被其容接者，爲登龍門，則其禮失之抗，乞留五日，尅殄元惡，然後退就鼎鑊，則其計失之迂。夫豈知位居上公，猶握髮以下白屋之士，東征三年然後可致罪，人之得李元禮於此，何不反思而審諦耶！乃若范滂南陽之歸，從車千兩，聞督郵至，抱詔而泣曰：「此爲我也！」即日詣獄，縣令郭揖與之俱，則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其視張儉，身爲黨魁，亡逃竄伏，其所經歷，被誅者以十數，宗親一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者，焉可同日語耶！夫以陳蕃、李膺雖足以爲百官之領袖，而無救於一身之存亡，范滂、張儉雖足以爲一時之名士，而是非有霄壤之異，其餘抑可知矣。然則徐孺子之不受公卿辟召，郭泰之不爲危言激論，申屠蟠先知其禍而潛遁，其出處之節，果孰得而孰失，請併論之。《復齋集》卷七。

溫陵梁氏習軒說

自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而下，則有教焉，是天之所以命我，我之所以事天者，非學不可也。《魯論》一書首以時習爲訓，門人相與傳之，則習者又學之所先務也。時習之義，先儒注釋詳矣，無埃贅述，獨有「不倦」二字可以近似。因觀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之說，則知日省工夫猶有未盡，不如時習之爲無少間斷也。苟念念不忘，無一息置，距聖賢堂奧，何患遠哉！清源梁兄德陂，以是名軒，求說於某，自惟淺陋，無以塞請，俾歸質諸朋友，以見教焉。《復齋集》卷八。

字圭子說

圭年十八，既冠，予字之曰「表夫」。蓋刺韓子崔羣制中語，且告之說。夫圭之所以爲世寶者，以其德也。古者自上公侯伯，莫不秉是德，必曰溫良縝栗、剛正平直然後爲美，一毫有玷，皆足爲累，可不謹哉？汝其孝於視，忠於君，睦於族，信於友，恭於鄉黨，臨事敬，臨財廉，乃能如昔之君子。在家則爲一家之表，在鄉則爲一鄉之表，等而上之，所表愈大，始稱吾命汝之義。其再思三省，勿惰勿嬉，以成乃祖父之訓。《復齋集》卷八。

字李如晦說

孔聖有言：「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不足畏也已。」〔一〕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然則聖人誘人以名者，將以勉其實也。自後世之士，有不務實而務名者，往往見非於君子，而忌且怠者，遂乘之以便其私，凡自力爲善者，一切以好名譏之。其弊至於使人安心於卑陋，而絕意於高明，寧逃謗議，恐目沾激，必使天下無一君子而後已，是驅人於爲惡也，可不畏哉！夫名豈可以苟得，未有不務實始。蓋善必充實而後可以至於輝光，美在其中而後有以發於事。若夫無實之譽，過情之聲，安能久欺人哉？鉅野李生彰，雲龕文肅公之孫。年少銳志問學，往來數年，愈篤不衰。一日以書請說其字「如晦」之義以自廣，辭不獲，乃爲之說曰：子患乎實之不修，不患乎名之不著。名著矣，又能晦以自處，然後其名愈遠。譬之日月，必有崑崙爲之隱蔽，然後其光終古而不疚。子姑汲汲於道問學以充其實，勿問名之顯揚，則又進於人一等矣。《復齋集》卷八。

〔一〕畏：原作「威」，據《論語·子罕篇》改。

全宋文卷六九六五

陳 宓 一二

莆學朱文公祠記

孔子所以爲萬世師者，學不厭，誨不倦而已。此二者，其事若易而實難，其功若小而甚大，非至聖大賢不足與比。近世有儒宗，其好學也，不惟獨得於師而博采四方士友之長，不惟自有諸己而下取一介賤微之善。大而天地陰陽之運，小而鳥獸草木之情，精而道德性命之源，粗而度數儀文之末。二帝三王之道，孔、孟、周、程之心，既有以默參之奧，下至諸子百家、天官、地志、兵機、律曆莫不窮其理。其誨人也，無知愚、敏鈍、貴賤、疏戚，隨其才性，曲加誘掖。平生宦游之日少，家居之日多，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孜孜矻矻，應接不休，有問斯答，如響應聲，著書垂訓，易簣而後已。嗚呼！若文公朱先生者，可謂之「學不厭，誨不倦」，非耶！此祠堂所爲作也。先生諱熹，自稱晦翁，謚曰文。其所著書數十種，而爲尤切於世教者，曰《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語》、《孟》

《集註》、《近思錄》、《家禮》、《小學》、家傳而人誦之。莆雖萇爾邑，昔稱士鄉。先生初仕於泉，及淳熙間，凡三至焉，趨風承教之士不少。先生歿廿二年矣，前輩往往彫謝，晚生益知向慕。校官陳君汲好者，君子也。既刊前諸書以惠後學矣，謂誦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於是即學官而祠之，孟秋告成，率諸生致敬焉。堂宇斯邃，遺像有嚴，及識先生者，如侍丈席之側，且悲且喜。末學小子，瞻望其端莊剛毅、寬裕溫和之容，反覆其精微詳密、切深懇到之誨，可以釋師儒不並世之憾也矣。苟讀其書而不體諸己，敬其像而不師其心，過斯堂，寧無愧乎？陳君謂某嘗登先生之門，宜記作祠之歲月，不得辭。若夫先生之道，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者，可殫述乎！《復齋集》卷九。

泉州南安縣新學記

三代盛時，自家至國，莫不有學。自天子之元子與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子，莫不入學。當時弦誦之聲相屬於都鄙鄉黨。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家傳而人習也。今國家崇尚儒術，俾郡縣皆得立學，縣顧可自菲薄而不加之意乎。泉負郭之邑二，曰晉江、南安。南安距城十五里，地大士衆，學官往往自昔簡陋。紹興丙寅，宰劉孔脩由邑東徙於黃龍溪之左。乾道戊子，令朱端章加葺焉，規模狹隘，庭下不容旋折。寶慶丁亥秋，太守建安游侯九功割俸金四十萬，俾邑令三衢毛淮撒而新之，令以誘主簿三山謝觀國。於是同僚學職生員，至於鄉黨好脩之士，揮金獻木，遜地買鄰，僦役於旁郡，而

民不知。以昔之夫子殿褊迫庠下，邑爲講堂，築講堂舊址崇四，盡尺殿之前，戟其門以應法式。西閣四齋以處生徒，東建重屋以庋經籍。垣以堅石，外密內寬，視昔增倍。而雄固精緻，高明爽塏，有非官舍所可髣髴。郡邑壯之，以爲百年所未有，而成於一日。某因事過其下，驚所創見，蓋二紀前，嘗爲吏，執經周旋其間，病其太陋者也，今烏得不喜？而主簿與學之秀士羣至，俾某記其事。辭謝不獲，則告之曰：某聞之朱先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誦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諸君汲汲於學，凡以是爲本，推其用有不可勝窮，而祿在其中矣。若夫恥文藝之不工，記誦之不博而芒芒焉，以欺世盜名，趨利苟得爲習，舍靈龜而觀頤朵，視金夫而不有窮，豈國家崇儒之本意，聖賢設教之本心哉？諸君其以朱子之言是師，不唯不負賢守令作成，抑又有以副父兄、國人之所願欲，顧不偉歟。爲費摠六千緡，閱九月而竣事，器服稱是。游侯蓋游先生之族子，有惠政，邦人德焉。分董是役者凡十人，惟志同而業專，故事速而功倍。曩時泉人不憚金帛，往往靡於釋老神怪之祠，惟庠序之脩必待於官，未聞有捐私帑者，豈惑於爲善徼福而然歟？以今觀之，爲善徼福，未有若致力於庠序之爲速者。庠序脩則孝弟興而風俗美，善與福孰大於是乎？以見泉人好善之習日異而歲不同也。予既喜學官之成，又喜士俗之變，於是奮筆而書。於戲！三代之盛，安知不由今而見於他日乎！

〔一〕！《復齋集》卷九。

〔二〕安知：原作「安之」，據文意改。

懷安縣學四先生祠記

夫道之顯晦也有時，而天之生聖賢也有意，不然，何其前後若合符節也。竊謂濂溪猶夫子生於周也，二程之於周門，猶孔門之有顏、曾也。顏、曾既没，而得孟子，猶二程没，而得朱文公也。其道統之傳，或見知而親承，或私淑而遠紹，今猶昔也。自周公没，而聖賢之道不行五百餘年，篤生將聖，時則有若顏、曾二子得於觀傳。又百餘年，申韓之術、楊墨之言充塞斯民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甚矣，不有孟子，則孔氏之道幾墜於地。孟子歿，由秦、漢至於五季，吾道壞亂者千三百餘年。逮濂溪周夫子，道由天畀，不假師傳，獨得孔孟淵源之懿於絕學之餘，使道統斷而復續，人心塞而復開。明道一挹其容，心領神會，而得吟風弄月之深趣，伊川一聞其語，自少有志，而以任重道遠終其身，斯蓋周門之顏、曾也。周、程既没，一時高弟雖各得其一體，而未免於有偏。又百年，文公朱先生復起，講明義理則必察於毫釐，錯綜羣言則力辯於疑似，使周、程之道炳如日星，而異端邪說無所容其喙。其有功於周、程，真如孟子之於孔子也。今雖家有其書，人尊其學，然所教非所取，所取非所教。詞章利祿之習勝，而四先生之道不絕如髮，則反本復古之機，顧本繫於人歟。懷安爲三山望邑，學官雖具，庠廩不繼，爲令者春秋奠享外，未嘗過而問焉。是以章甫其冠，逢掖其衣而有志於學者，比他邑爲差鮮。令君嚴陵徐琢爲治，知所先後，慨然興起，葺舊增新，創四先生祠。延文公之徒講貫

其書，集者數百人。凡四先生所以追往聖，繼絕學，而發其所未發者，皆以次陳之，聞者莫不喜曰：「吾道固如是，吾所學可不如是乎？」蓋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固將示人以入道進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而區區舉子之業，特假以釣名干祿而已。吾儕終日讀其書，誦其詩，不知聖賢之心，可乎？知此，庶幾無負於聖朝建學之意，賢令作成之美，則是祠之設，不徒俎豆觀美而已。衆又有請曰：「人心方興而未固，道教方明而未習，令政成終更纔數月爾。」俾某記之，以壯今志而勉後來。於是述道統興廢之由與建立新祠之意，使無怠焉。《復齋集》卷九。

黃勉齋先生雲谷堂記

某少時侍先公正獻，每令誦文公朱先生書。淳熙間，先生來訪先公於敝廬，今仰止堂即其寓館。某時與弟宿立侍，未有知也，厥後思見先生而不可得。聞勉齋黃先生盡得其道，宦遊江浙，又不得見。□嘉定丙子歲，某自外府丞丐外，得壘南康，道出建陽，拜朱先生像於考亭精舍，遂獲拜黃先生師焉。先生不鄙，示以問學大端。既而先生守皖山，其歸則戊寅歲也。又明年，某自廬陽歸，拜先生於箕山精舍，居數日，聞所未聞。先生曰：「予蚤歲唯師是從，師以別墅畀我。今始能爲堂三間，命曰『環峰』，乃吾考察院祖居山名也。」察院清貧，故廬不足容子孫。先生至是歸寓三山之浮圖舍，而得地於箕山，建小樓以禦風嵐，携書聚徒其上。距城三十里，所以專其業也。命曰「雲谷」，蓋取朱

先生隱廬之舊名也。俾長子居環峰，曰：「無忘爾祖之訓也。」俾中子輔居雲谷，曰：「無忘爾外祖朱先生之訓也。」命某書其榜而揭之。先生卒三年，輔曰：「先生之意，欲爾記焉。」退惟愚昧，辱先生之愛素深，其欲固辭？因嘆往年侍坐時，與潘君謙之俱至，丙夜皆疲思寢，先生方研墨著書，益精明不倦，未明已起矣。二人皆曰先生壽未艾，斯文其昌也，豈謂曾不一年，而先生歿耶！設知先生之卒，則雖千乘公相亦不願就以輕去師席也，銜恨千古，俛俛無歸。年益衰學不進，方將謝事就閑，往來雲谷、環峰間，訪二先生之後，相與讀遺書而講明之，庶不倍父師之訓。輔，字子德，孝弟力學，又吾友也。請不倦，書以貽之，且交相勉焉。《復齋集》卷九。

潮州八先生祠記

聖賢之生斯世，其存也則行道於當年，其歿也則垂教於後世。夫道行於當年，功止及於一時，教垂於後世，其功與天地相爲終始。自孟子歿，斯道不傳千有餘年，我宋濂溪、二程、橫渠先生闡而續之，至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一時鼎立，更相發揮，窮極奧眇，聖賢之蘊用以大明於世。不幸中殂，文公享年獨高，旁稽傳考〔二〕，易簣不休，於是斯文始克大備，學者咸宗師焉。槎溪廖公，朱門巨擘，嘗佐郡於潮，觀風一路，首倡斯道，教誘後進，剷除宿弊，以惠邦民，人尤思之。先是，郡庠祠前所謂六先生矣。紹定戊子，大理正孫公承命出守，行其素志，從學者所欲，增闢舊祠，繪成公、

槎溪二公而八之。廟像有嚴，使在位者知所法而善其政，游學者知所慕而尊其道。於是闔郡歡然，趣尚益堅，遂使聖賢淑人心垂世教之志，真與天地相爲無窮，爲惠豈淺淺哉？公名叔謹，臨漳人，累登科第。忠厚慤愿。下車二年，羣廢具舉，脩學宮，新狂獄〔二〕，建思韓堂，割俸爲之，猶以爲未足，而實力於是。苟非真知崇尚名教，慕用賢哲，何以不怠若此！近世異端之祠充斥海隅，尚賢之舉不少概見，故重爲之歎云。《復齋集》卷九。

〔二〕傳考：疑當作「博考」。

〔三〕狂獄：原作「岸獄」，據文意改。

廬山重建李氏山房記

某少時誦蘇文忠公《李氏山房藏書記》，恨不得造觀焉。及假郡紱此來，又以職事無因。而至嘉定戊寅秋七月，友人方侯信孺以前淮南東路轉運判官東歸，取道廬阜，奉親避暑，窮泉石之勝，至楞伽寺，昔之所謂白石庵者。問山房之故地，荒烟野草，景絕迹滅，爲之喟然長歎曰：「茲山佛老之廬所在錯峙，獨所謂山房乃無一好事者復作焉，何以寓仰前哲誘後學之意。」於是退搜旅橐，割金錢十萬，俾某助金亦十萬，又貽書江右帥曹公，不移時得緡如其數。於是諉其役於是之主僧普誠。閱八月而後成，

爲樓三間，閔袞虛敞，其下爲堂，可燕可憩。方侯既歸，屬某紀其事，抵鄉，又以書來趣益力。明年四月，某行視阡陌，竊一至焉，拜李公之像，徬徨瞻睇，見其山清麗而聲正，環抱而空曠。問樓之新舊孰謂小大，僧曰：「以新眡舊，大三之二。」因歎山深則境寂，樓小則得一意讀書，此昔人所以成名。今人結廬人境，崇深侈麗，外眩中移，宜其講學之不專，其勢然也。又自歎汨汨朱墨，真成俗吏，而規恢舊觀，乃出於過客邂逅之際，使百年廢跡煥然一新，人之才其相遠如此哉。既書以答方侯勤懇之意，因刻石山間以遺後人。且以書數種實之，若夫九千卷之藏，必有能足其數者。《復齋集》卷九。

林氏兼山閣記

名羽

三山林公，其從學晦庵先生最久，知足以發義理〔一〕，行足以激懦貪。某假守延平，屈致書院，塑望講習，設執經帖，然座下者嘗百餘人。如是者一年，某官將滿，浩然引歸，諸生挽而留之不可。所居號龍門三灘，得全仁智之好。一日以書抵某曰：「吾爲重屋，命曰兼山，謂一歲之動止於冬，一生之動止於老，此某之所當止也。言戒躁妄，行戒輕肆，讀書期於明理，窮達安於有命，此兒輩之所當止也。若夫寂然不動，萬理中涵，靜而止也。感而遂通，物各有則，動而止也。此聖賢之能事，某竊有志焉，而未之能也。子爲我記之。」某自惟寡陋，辭不獲，則曰：「《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謂有當止者，則惟恐其不止，如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友信之止是也。有不當止者，

則不嫌於不止，若子謂顏淵未見其止，語之而不惰是也。蓋學無止法，唯不止然後能得其所止，此又卦外之意，而吾夫子之所終身不厭不倦者也，學者不可不知。某病不能鞠躬請教，以是說獻。他日仗屢登斯閣，求訂未晚。《復齋集》卷九。

〔一〕知：原作「之」，據文意改。

〔二〕止：原無，據《周易》艮卦文補。

鄭氏家塾記

某常歎今之學宮與古塾序異，古者本行而末文，今學者反是。謂宜教育推擇，必兼行誼，而教官拘綴文法，自課藝外，雖有孝弟忠信，道德純備者，不在是選，豈古人建學之本意哉？非少復古，何繇善俗，此近世有志之士欲爲而未能者。仙溪鄭君鼎新，以儒生首創家塾於其鄉，所以爲教以德行道誼爲先。蓋其人忠信好禮，見道明而自信篤，卓然不惑，故能爲人所不能爲如此。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又曰「見義不爲，無勇也」，若鄭君者，所謂仁勇非耶？他日，有志之士推廣而行於鄉閭族黨，絃誦相聞，禮遜胥作，於以助國家化民成俗，而復三代明倫之本意，安知不自鄭君始？君方入太學，其以是私淑朋儕，必矣。示某以記文，俾書其後，何敢辭。《復齋集》卷九。

仙谿喻氏大飛書堂記

人不能無好，能無詭於流俗，則幾矣。權者，古人之所避，今也則惟恐於己不得當焉。利者，古人之所恥，今也則唯恐於己或有遺焉。至於聲色也、宮室也、口之所味、身之所器，不侈不已，不則以爲大惑之人也，吾未見其能好也。若山水之爲物，其清也足以怡神，其駛也足以發志。孔子謂：「非仁知不足以樂。」韓子亦曰：「王弘中之德，可謂與好協矣。」夫豈固爲沾激矯亢之行，寂寞枯槁之事也。蓋性之所嗜，舉天下之物不與易而後謂之好。凡物有可喜則有可愕，惟茲好也愈深而不愈厭。然世之真知者，幾何人？予友景山喻君，其所好蚤與世異，蓋天德也。力學不倦，志古而嗜幽，居邑之塵，非雅尚也。一日，登其邑之大飛山，豁然心舒，瞭然目明，妙得勝處，亟以今名請書於崇清陳公而刻諸石，因堂焉。其山延袤而來，以襟以翼，奇石錯拱，或壁或屏，方臺東峙，小飛西縈，文筆銅鼎，直面角列。堂深四丈，廣倍之。左曰藏脩、學優而遊息也，其後爲六君子室，右曰耕養、帶經而菑畚也，其後爲三益友寮。室與寮，所以上論古而端取友也。外列二室，東曰轉燠，西曰濯清，以須寒暑之至也。結亭於東南隅，曰對青，以供四時之矚也。堂下有泉，夏冬不枯，清可鑑，甘可飽也。少右爲坡，上可平田數畝，迂百餘步，飛瀑鳴於兩山之間，委折數四，平處可環坐而飛觴。魚鰕往來戲，客酌取不獲者，浮之大白以資戲劇。朝晴暮靄，月出風行，奇姿異態，率以詩發之。人

知君之廬此山爲甚樂，而不知君之有此山爲甚難。奉甘旨外，私淑諸其徒銖鈔所入以贍斯役〔二〕，冒衆人之所姍笑而爲之。經始於丙寅歲六月之晦，迨己巳歲八月而後成。事不要其難，考其終不足以見所好之淺深，誠僞世固有，無所能爲，老朽且盡，不得已而爲之，猶中悔者。君嘗與計偕矣，聲名日起，春秋未四十，慨然不顧流俗，從事於一世之所不好。景山乎，子其殆庶乎古之仁知人者。予惜縻薄官廿年，才一再調，不能釋去，以從君游。愧君之勇，幸辱交君，慕君之志。他時，結茅松峰，與大飛相望百里，春樹暮雲，乘興命駕，山有野蔬，杯酒相屬，各以所得相質，諗其樂，當何如！君如所志矣，予則塵坌未可期。雖然，君能如所志不？昔司成陳公高築室藏書茲山之下，距今六七十年矣。君適昏其族，得其故書曰「大飛家藏」者，實識其上，今復歸於斯堂。君又能盡讀其書，則爲司成之所未爲者，其可量耶！予重嘆其非偶然者，故喜爲之書。《復齋集》卷九。

〔二〕贍：原作「澹」，據文意改。

梁氏玉峰書室記

玉峰書室者，淳熙丞相鄭國文靖梁公未弟時讀書室也。室之廣袤不尋丈，又居市廛闐闐中，門外之履，通衢之車，衝衝往來。居其中者，一坐九起，能恬然閉戶，移時竟晷者，百不一二分。乃讀書

其中，朝暮不倦，視暄猶寂，視晝如夜〔一〕，蚤惜寸陰，夜繼膏火，卒能成大名都宰輔，爲孝皇名臣。然則發軔植基，此原本也。公之姪孫某實居其處，謂莆田陳某曰：「吾叔祖文靖之薨，距淳熙今四十餘年，地加闢矣，向之雙檜已蒼然數仞矣，獨吾未有以自見於世，子其張以數言，使吾自勉而竭焉。」某告之曰：「爲人子孫，能知父祖之所由興者，日用其力焉，則公侯復始之。語古人不予欺，此無他，在立志貞與脆而已爾，陶淵明有曰『貞脆由人』。請以此言爲記。」梁君曰：「諾。」《復齋集》卷九。

〔一〕晝：原作「盡」，據文意改。

安溪縣瞻學田記

嘉定三年夏五月，給事待制鄒公作藩于泉。秋，某試吏屬邑。始至，謁先聖於學官，進生徒而告之曰：「邑無小，士之成材必由學。今天子仁聖，視邦選侯，玩印踰年始得公，蓋將以文風教雨作新斯士。士幸生斯時，苟於學有不便者，令雖卑，猶能言之。」衆曰：「此邑之士咸知鄉學。比年決科，項背相望，命卿論秀，婁先諸子，非學有教養然與。然教養之員，僅及三十，庖廩每患不繼。適浮屠有廢寺曰上乘，豪右陰擅其利，孰若請之州，即輸租之贏者儲諸學，所謂惠而不費。」主簿趙時傳實

主學饒，朋翼其成。會某入州，白其事，公立許之，無難色。袍衿相語，少長嘆欣。越時籍其畝，歲可得穀四百石，養士增至四十，弦誦之聲春秋不輟。衆感公惠之宏，謂宜有詞以紀，某曰：「公之立朝大節見於進退之際。其登瑣闥也，風采益振，人皆期公不日秉事樞矣，一語不契，毅然引去，其操行如此。及來鎮茲也，下土車期年〔一〕，制定治成，風化所關，尤所篤意。營經閣於郡庠，建議齋於海鎮，崇禮尚義，人用大勸，其政教又如此。諸生幼學壯行，誠宜以公爲法。况公以天下重望不鄙令不肖，一請而從之，則所以待諸生之意可見，諸生坐於堂，得不思進德修業，以期無負公之意乎？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其機所在，雖小必大。今所增者十士，使皆因是以動其機，於以風天下何有，况一邑乎？苟如此，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忍負公？」衆請書，是以爲記。《復齋集》卷九。

〔一〕下土車期年：「土」字疑爲衍文，當植于上句「來鎮茲」下，誤乙于此。

安溪縣惠民局記

安溪視泉州諸邑爲最僻，深山窮谷，距縣有閱五六日乃至者。又氣候多燠，春秋之交，雨汁則河魚腹疾，旱則瘴痞作焉。俗信巫尚鬼，市絕無藥者，有則低賈以貿州之滯腐不售者，貧人利其廉，間

服不瘳，則淫巫之說益勝。於是有病不藥，不夭闕幸矣。嗚呼！獸且有醫，而忍吾赤子誕於巫、愚於賈哉。嘉定庚午冬，始爲和劑局於中門之內，招明醫一人，躬診視脩製之事，吏一人佐焉，掌凡出入之籍，工一人供凡役。創惠民局於大門外，一吏掌之，月一易，所以易其勞，革其奸也，主簿兼督之，所以重其事也。夫掌民者，使民有疾無醫，有須不備，何以爲心乎？後之君子孰無是心，惟以是爲民命所繫，敬而無忽，務廣本朝仁民之德，而不屑屑於計利，則不獨人享其福已，亦與有天地鬼神不可欺也，實可畏也。本錢五百緡，歲取贍安養院之餘者增入焉。《復齋集》卷九。

安溪縣安養院記

古者鰥寡孤獨、疲癯殘疾，皆上所養也。皇朝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實三代遺意。州縣奉承，職所當舉。安溪距城百里，斗絕一隅，地無重貨，商旅不至，唯貧困無聊之人，僦力執事往來山谷間，地勢幽岨，秋冬之交，疢歿相望，俛俛無所棲，其或得託廬以息，而居人恐其或死累己，驅去之唯恐不速，以故羸困顛頓，往往不免，官無繇知。某來茲一年，目所傷惻，乃相地於近縣西南，立屋十四間，庖湍粗備，名曰安養院以待之。擇釋徒忠愿者二人謹視之，取廢寺之粟歲若干石以粥之。爲惠民局於邑東以藥之，病瘡則裹糧以送之，不幸有故，則官斂以葬之。盡心所及，盡力所爲，庶無負聖天子仁民之意。嗚呼！民吾同胞，令又其司命者也，使至於此，罪將安歸？某始至不即爲，其罪

固已多，第勉勉以補過於後。後之君子至則廣其所不及，豈若某之不勇以致悔哉！於是書之以俟。

《復齋集》卷九。

安溪縣龍津橋庫記

儒者以利物爲義，釋氏之學病在絕物，今有釋學而儒行者，君子將取乎否也？曩時僧了性，號雲庵，戒行服人，以濟衆利物爲心，人慕之，施與不吝，平生功績顯顯在人耳目。最後爲安溪之龍津橋，費鉅萬計，其弟子惠源宣力居多。雲庵既化，惠源結庵橋側，苦行化食，與其徒共守而時葺之，邑人愛之如其師。某宰邑踰年，顧縣治敝甚，木腐瓦缺不可支，風雨則執蓋其下，謀一新之，乃語人，士咸曰：「必欲善其事，非惠源莫可任者。」乃俾市材於鄰邑而經營之，不數月告成。廳堂廊廡，栞桷蓋級心精緻不苟。一出其力而民不知，未能用其師之道〔一〕，有功於官民如此，亦髣髴於儒行之近似者耶。則其徒不宜使之憂衣食，況物久則蔽，必有生財之道以聚其徒，徒之安橋之固也。乃以俸金百緡及募於人者百緡，爲局於通衢，因民之息，爲民之利，於是喜而爲之書。《復齋集》卷九。

〔一〕「未」字疑誤，或當作「惠」，即僧人名。

安溪縣桂湖巖記

瓌奇之觀必在於幽遠之地，故常爲學佛者所得。安溪號佳山水，其絕勝處，北去三十里曰清水巖，善利大師之所廬也，予嘗禱而飫觀焉。出邑四十里而西曰桂湖巖，聞之里儒林君巖夫居焉。林木鬱茂，一澗出其中，澗之中有峰峗然獨起，銳如筆，蒼如玉，水環其旁鳴，號仙人亭，又號香爐峰，相傳有仙靈跡。五代間，性空禪師棲焉，化於盤石之上，其後爲虎蛇區者三百年。我宋淳熙己亥，道人了圓剪荆棘閱寒暑以跡之，始得所謂盤石者，止其下，又獲古食器，意前人之所居，乃結茅以避風雨。鐘樓、羅漢閣以次對峙，煥然一浮圖寺。其徒疏餐力作，斲荒山蒔姜植桐以自給，不汲汲求於人。了圓年六十餘，強壯時已不下山，童顏鶴髮，居常怡怡，其徒敬之。林君詫其境，美其人，求予言以記，請再三不倦。予因自歎年近五十，斑鬢作吏，一毫無補於世，使少年時築室湖山勝處，左詩書，右筆硯，其所得豈易量耶！乃今塵埃撲面，舉業枵然，曾不若斯人擅其樂，以有成立如此。於是書林君之言，併述予之所感以授之，以見學而無成，真有味學佛之徒者也。《復齋集》卷九。

安溪縣埔隄廟記

某爲縣之二年，縣人告埔隄神祠頽厭，謀易新之。官爲出錢三萬，鄉之大夫士率農工雜成之，三月訖事，費省功倍，民樂趨故也。父老言神禦災捍患，耿不可誣，廟號未立，衆深以爲恨。曩時縣上之州，州列之轉運使，以神之名氏前碑不載，首事者不能旁搜幽討，以故輒格不得上達。今棟宇一新，顧瞻其顏，無以揭虔著威，其可不溥心以求其所謂名氏者，乃祝而求相焉。明日，有童子得故籍於家者〔一〕，老見之驚喜以示令。紙故敝，載其事甚詳，人所不能猝爲也。云邑故多虎，唐中和四年，有老父姓安名寧，搏而殺之，虎爲遠遁，寧歿，邑人祠之，患遂帖息。嘉定辛未秋，虎復出境上，令禱之神曰：「昔人政事之善，蝗不入境。令貪且暴宜爾。且令到官與神約，聰明不及，神則相之，貪以害民，神則殛之，其忘之耶？今追令之罰，而出猛獸以害人，將誰責耶？」已而射者中二虎，曳箭死于深藪，積雨漂其骨以出，乃知神之顯靈於人。若將求天子之寵命，又以警載名之不謹者。不然，則令之不德無疑也。某既爲上其請於州，父老以狀告曰：「是廟於吾邑獨尊且久，又始封於朝者也，求言以紀之。」某將歸，不能睹大書之褒以答父老之望，姑爲之記，而缺其顏以俟。《復齋

〔一〕者：疑當作「耆」，從下句讀。

安溪縣丞廳題名記

親民莫如令，繇漢以來必置丞以貳之，曰丞者贊助正救之云耳。令有疑，必咨於丞，丞有言，必忠於令。事或便民，議而行之，少有不便，止之唯恐或後，可否相濟，不立私見，唯是之歸。丞苟得人，令亦寡過，然則丞之任，其不輕而重審矣。安溪地踰百里，荒遠而民貧，令於民事固當究心，丞於邑事尤不當坐視而不之告也。然居其職者，往往參以關市之征，曰：「吾能寬民薄歛足矣。」至於邑事弗理，則曰：「非我也。」若是而曰不負丞，可乎？趙君彥寓，秀出天潢，爲善好學，再轉來丞，不以爲屈。始視事，閱視壁記無有，乃語令曰：「是所以載前人垂後勸，缺而弗著，豈曩者薄其職而不爲，雖爲之而不屑記，抑將記之而失於因循也耶？吾不敢息，子其爲我紀之。」於是問諸耆老，得陳君駢而下廿八人焉，賢否高下，班班可見。夫以一里正之微，苟志於善，則一里必蒙其福，况長吏而思善於其職，則惠利之及民也孰禦！乃今知丞之繫於邑者如此，宜賢者之所樂爲，吾今而後，可以寡過矣。既爲丞喜，又持以自賀。《復齋集》卷九。

南康利民抵當庫記

嘉定丁丑，某始至，歲大旱，聖天子賜粟與金，民免流徙，德至渥也。仍歲中熟，瘡痍始平。初上便民事，其一務城築，其二廣廩儲。終更有日，經費外得錢萬緡，糴粟五千斛以備水旱，恟愜初心。獨城築爲費不貲，且非一政所能成，銖寸所積，得緡錢七千。郡故有濟民庫，蠹壞之餘，緡不滿十，比年廢之，今茲復建，民以物質于官，自錢百至萬，終歲子不過母十之一，因以惠民，悉用爲子城版築費也。數年間，不擾民，不重費，百雉在目矣。有志事竟成，況此區區者哉，後之君子國爾忘家，奚待予言。《復齋集》卷九。

西外宗院廳東軒記

睦宗院主管廨舍之東有容膝之地，予朝夕在焉，號曰東軒。客有問者，對曰：「破屋一間，敗壁三面，小窗值南，短垣橫亘。暑日穿漏，風搖雨泊，落墜垢面，濕蒸在脚。室中之器，陶竹交錯。」客曰：「如此其陋而子樂之，何也？」曰：「樂根於心，不在於物，世之役物爲樂者，惑也。夫高宮大廈，門戟廐馬，人莫敢窺，號沈沈者，此其居之宜足樂也。然一言之失，流弊四海，一息之誤，千

載不貸。且晝所爲，雖不察之，昏晏而退，心媿面熱，冰盤薦食，不足反汗，團扇四列，爲暑益絆，此豈於物不足哉！若夫我之居室，則異於是矣，一調十年，視榮猶衰，不能勇退，仰欲怡慈，尚資升斗，豈利之爲？所職既簡，門冷如冰，造請亦疏，心閑不營。雞鳴而起，左書右詩，以寢以食，不萌一非，休休皞皞，將見軒羲。初不異於坐萬間之下，乘千里之風者也。嗟乎！顏子之巷，淵明之廬，極天下奇偉壯麗，不足與之較，視吾東軒爲如何。」客欣然而退，若有所得，予笑而爲之書。《復齋集》卷九。

月樓記

某家小樓南直壺山，二十里皆平疇，東臨鉅海，月出，茲樓最先得，久未之名。嘉定辛未冬，夢天衢有大書「月樓」字，覺而思之，月者，人之所同玩，而未嘗繹其義焉。在《易》坎爲月，不著於大象，蓋受日之光，凡爲明皆日也。《晉》之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此《大學》明明德之本也。又曰月幾望，戒其不可盈也。期三百六旬有六日，望者幾，既望無不虧者，唯幾乃吉也。佳宵美晴，風雨冥晦，當不二其觀，即清新曠潔以省其心，盈虛消息以窒其慾，茲予之所爲玩也。若夫會親友，啣杯賦詩，又樂乎此者也。《復齋集》卷九。

松泉精舍記

距莆城北去七里曰飲泉，有海山奇觀，林壑勝游，鳴泉出焉，冬暖夏涼，病者得之，應時而愈，蘇枯醒暈，溉田灌蔬，功用莫測。予未冠時所遊，每至其處，見其山川回環若揖，雲海橫陳，若繪若畫。村居野聚，開大敵之壁壘，浪柁風帆，列几上之玩具，數十百里，錯峙交布。面境酌泉，眷戀躊躇而不忍去，四十餘年於此矣。蓋先壘在龍汲，每月一至，則歲過此嘗十餘度。一日，有以其地見售者，爲畝幾十，剔夷草莽，石蹲木列，結茅其間。鑿石爲樽，引竹注泉，命曰「松泉精舍」。距龍汲十里餘，中間有松嶺、劉坑二精舍。又二十里，有東平瀑布，方將結廬於盤石之上以對焉。凡可游處有五，足以娛暮年之耳目，冀心清而進道云。《復齋集》卷九。

興化判官廳平一樓記

莆郡濱海有山，在南，峻極屬天，官舍民居必面焉者，壺山也，謂不如是不足以出政治，豁心目。他山雖秀，不敢與齒，人莫不仰視。然其顛坦如掌，平易如畫一。夫巍然高大，人之所共見也，高而知其平，險而知其易，非有識者，孰能哉？上幕廨舍，舊號庫陋，豫章程君必東以甲科初仕，奉

親而來，踰年而立重屋於廳事之後，以爲公餘讀書之地，榜曰「平一」，取見之異於衆者，屬某記之。辭不獲，則告之曰：平者，公也；一者，誠也。公則無私，誠則無息。君之命樓，得無取斯義乎。臨民以公，立心以誠，則政績卓然，爲民所仰。而處躬謙牧，如履康莊，矻矻不懈，此又僕所期於君者。若夫工材之細，請略不載。《復齋集》卷九。

興化判官廳尊美堂記

學始於成己，終於成物，蓋儒者以有用爲貴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况一郡之政係於元寮，自非學問內充，措諸事業，未有能善於其職者也。莆之爲郡，官少而事勤，居幕中者往往年齒老暮，不則識趨凡陋，不辭責以苟祿，則急利以媚上位，故爲守者有焦思之勞，無蒙成之逸。延平姚公，以亞魁學傳槎溪，源溯伊洛，一旦來居是職，究圖民事，據案終日，事無小大，皆躬決而上之守。未幾，郡綱大振，民懷吏憚。暇日，顧聽事之西，瓦礫聚焉，曰：「嘻！官舍庳陋，不蔽風雨，其何以爲盡心思職之地乎。」於是輦載鉏冶，爲堂三間，命曰「尊美」，取孔子答子張問政之目，大書而揭之，蓋有深意孔門弟子問政者多矣。孔子答之未有如此其詳且盡者，苟朝夕以是而三省焉，尊其可尊，屏其可屏，雖推之以佐天子平天下可也，况裨一郡乎！顧五美之要在於欲仁，苟欲仁矣，則四者皆在其中，自無惡之可屏矣。庶幾成已成物，無愧於學，某願學而未能者也。辱索記，謹

書而求質焉。姚名瑤。《復齋集》卷九。

晉江縣主簿壁題名記〔一〕

令之佐凡三，丞以偪罕可否事，尉又掌循徼，一邑版籍，簿得專考焉，得人則吏奸革，民蠹除。國朝唯上中縣始備官，下此則寧省丞不敢廢簿，所繫豈不重哉！近世居是官者，往往以例破法，以私害公，凡小利必趨，小過不謹，曰「毋傷也」，不知始進以正，他日事業實權輿於此。泉爲七邑，晉江始於郡子城東隅。簿廨前此頽圯，官多僦居。嘉定庚辰，三山潘君某始撤而新之，未備而去。寶慶乙酉冬，莆田龔君埴至，補其瓦甃塗暨之屬，使全美焉，記壁則昔所未有也。蒐訪名氏，僅自紹興以來得若干人，刻置廳事之左，囑某記之。某曰：「君之祖參政公初筮主南安簿，聲華四達，厥後以諫諍經濟號名輔。朱文公亦年少簿同安，其問學、政事已卓然見重於世，先公正獻嘗三薦於孝廟朝，蓋自同安始也。今君唯祖父之志是繼，文公之道是師，毋使泉之簿專美於二公，於以勸後也大矣，是則題名之意也。」《復齋集》卷九。

〔一〕「主簿」下當脫「廳」字。

興化縣重建廳事記

字民之官，有地百里，如古侯國，宜仕宦者所樂爲也。後世居是官者，以治賦爲急，不暇他及，視其居如傳舍，計日去之，唯恐不速，故官舍常圯敝。其始至也則不暇爲，將去也則不屑爲，終更枝梧而粉飾之，苟以欺後至者，天下皆然也。興化軍支邑曰興化，縣治創於太平興國四年。崇寧間，攝令上官植革而新焉。又百三十年，歲率一葺，十里內丁夫無寧居者。寶慶丁亥冬十一月，永嘉周侯果下車二年矣，懼屋朽且壓，謀諸父老曰：「與其民勞而無已，曷若一勞而永逸。」適連歲大稔，官民一心，割俸爲倡，營度材甃，因舊基鼎新之。天時晴和，工不告病，纔兩月告成。取財於節縮之餘，役工於間隙之日。廳事三十楹，外及門廡倉廩，輪奐翬華，宏峻爽塏，以聽訟則正大而高明，以慮事則深靜而安定。至於燕寢之所，不易一椽，吏民咸喜曰：「公而不私，賢哉周大夫！」某數年前嘗欲謁夾漈鄭先生草堂與鄭蜀公故居，因過所謂縣治者，顧覽其山川之奇偉，追慕其人物之雄傑，以病厄不能出。嘗聞長老言，紹興間令永嘉丘侯鐸有善政，是時夾漈先生嘗爲民記生祠之碑。今周侯與丘同鄉，政又與丘兄弟，豈無若前賢者奮筆而書，侯不以屬之，而猥以屬某，何也？辭既不獲，於是感今爲縣之難，嘉侯此舉之不易，強顏書之，以勸後之君子，俾時省而歲脩焉。《復齋集》卷九。

仙遊縣丞廳記

昔人以官爲家，居一日必葺。况臨蒞百里，佐令長以出治，賢則百里之民得其所，不賢則反是，然則丞豈真慢者哉？仙遊古縣，萬家爲聚，非十室比。任是職者，凡令長之政，無所不當知，將順其善意，正揅其不及，官雖次令，民於是乎責望焉。如是，則前任人名氏尚不可不記諸壁。而廳事頽圯，置不復問，曰姑數日以待更，得不負是寄乎？三山趙君璉夫，以宗英掇科第，寶慶丙戌來佐斯邑。逾年，適怪雨盲風上穿下墊，蓋更造於百有四十年之前，因陋就簡，至是不可復支。舊比每任一葺，必取工材於浮圖氏。遂召其主首而告之曰：「與其三歲率一擾，曷若協力新之，勞於此時，逸於後日，不亦可乎？」皆曰唯。肇役於中秋，閱三月而成。端直宏敞，一洗昔時偏頗湫溢之陋。吏舍庖湏，咸備無缺，聽訟治賦，心清體安，凡此皆爲民也。既成迫戎，屬記於某。某於趙君尊府提舉公有交成舊，喜君留意職業，視官舍若己居，用能竣事而無擾，則其爲政可以概見矣。於是乎書。《復齋集》卷九。

安溪縣集右軍字續蘭亭記

得暇日，邀佳友，尋勝地，賞良辰，昔人以兼之爲難，况綰銅束帶，心一日不在民，必有受其害

者。又吏議束人，是四者愈不易得。僕來安溪，號山水〔二〕，縣少事而才短，日歷僅給，值連年意緒不佳，此事都廢。積雨快晴，吏以休告童子曰：「茲非脩楔辰乎！」於是命友聯騎，東出龍津橋，步登高山，山上有臺，翠巘旁遶，下瞰曲湍，如過几席，杯行到手，疾如飛羽。詠《蘭亭》之章，如與昔人同此一席。少選，西登鳳池橋，橋未就者數板，憇於中亭，清風掀袂，如跨虹登漢。拏舟抵流惠亭，平湖月偃，紫荷刺水，白鷺窺人，草木蒼蔚，遊者往來堤上不絕，依約錢塘西湖之勝。酒半，各賦詩，假筆旁舍，即景成詠，不煩鉤索。回泊雙清閣，五峰屏立，一水鏡淨，觴一再引，日薄暮，意戀戀猶未足。嗟乎！樂不可極，遊不可放。斯集俱同心友，又子姪偕來，向之數美，今茲盡償，其所得不既充矣乎。詩以「蘭亭脩楔事」爲韻。嘉定六年歲在癸酉，莆田陳宓師復序，三山潘柄謙之、山遊喻時景山、姪均平父、子圭〔二〕。《復齋集》卷九。

〔二〕「山水」上疑脫「佳」字。

〔二〕山遊：宋代無此州縣名，疑爲「仙遊」之誤。仙遊，屬福建路興化軍。

修江橋記

嘉定十三年十一月

南康軍建昌縣治之東有修江，廣十餘丈，縈紆里餘，南川通衢以入溪，石梁跨焉，堙塞百年，水

決東注。故渠廣八尺，長三百丈，半爲室廬道路，幸其迹可考。春夏交，氣熏爲癘，時潦沮滯，爲患甚則沒田廬。嘉定庚辰夏，尉譚良翰因士民詞于縣，乃聞於郡及計使，令官民錢十餘萬，募夫開浚。豪家歸侵地，助金穀者踵至。尉以事中輟〔一〕。明年，計使岳珂督趣，廼再舉。於是寓侯李燾以私粟及社倉之積二百有七十石，又鳩衆力，鑿渠百二十丈，甃渠之東岸及渠東之衢各百丈。丞陳巽主之，邑士馮顏、李企、何道莅其役，黎坦司其出納。決上流花園隴水入孔家塘，以溉民田。又請于計使，得五十萬，畀丞以甃渠之西岸，其袤與衢等。壬午歲季春，竣事。橋故名曰中，易爲修江。李侯燾與九江蔡念成入閩，以顏等十三人書示前假守莆田陳某，俾書之，不得辭也。十一月望日記。《復齋集》卷九。

〔一〕輟：原作「輒」，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六九六六

陳 宓 一三

仰止堂規約

寶慶三年九月

宓家有堂「一」，乃文公朱先生淳熙間來訪先正獻公所寓之館也。揭「仰止」之名，以寓高山景行之敬，與友人潘謙之講誦其間。潘久游朱先生之門而有得者也，間有好脩之士旬一集，共講《四書》，本文公之說而紬繹發明之「二」，如是者十餘人。潘謂：「人之爲學固不可以不博，尤不可以不約，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而不約，可乎？」遂取聖賢格言爲訓。又以《呂氏鄉約》彙括繼其後，凡存心養性之道，律己治人之方，條目具列，終身所行不出於此。宓告之曰：學基於少，成於壯，自壯至老，皆行所得於少時者也。孔門之徒所以獨稱賢子爲好學者蓋顏子，自其少時固已從事於博文約禮之間，致力於克己復禮之際。博文約禮所以求其約也，克己復禮所以踐其約也。夫然後一旦深造於卓爾之域。諸友後生志銳，正當可畏之年，苟泛泛然溺心於文字言語之末，而徒以博文獵

涉爲務，不知擇其所謂明白簡要者遵守而力行之，則將有童而習之，白首莫得其原之弊矣，况敢望顏氏子之早哉！必過時而學者也，故深加懲創，共述此以諭諸同志云。寶慶丁亥季秋六日書。

辨志

人之爲人，必先辨志，毫釐之差，千里之異。儒有二途，小人君子；學有兩端，爲人爲己。君子喻義，小人喻利。爲己者誠，爲人者僞。輕利重義，物我一視；拔僞存誠，隱顯一致。凡我同心，請加審諦，透此二關，方是小慙。

致知〔三〕

人心有知，在致其極。理本無形，惟物是格。物無精粗，各有其則。近而脩身，遠而家國。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往古來今，循環代續。心之所感，喜怒欣戚。身之所接，臭味聲色。一家之內，父子主僕；一國之中，刑政禮樂。天高地厚，渾淪磅礴，動植生成，鳶飛魚躍。考諸往古，治亂因革。揆厥來今，變通酬酢。一理弗明，不免漏落；一義弗精，立見乖錯。所以窮理，貴乎該博；所以臨事，貴乎審度。方其用功，一一累積。及既會融，一乃貫百。孰謂格物，惟務扞格；孰謂慮事，不必滅悉。凡我同志，要當深識，毋貪近功，一蹴至域。

正心

仁義禮智，天錫至善，根諸吾心，盎背睥面。寬裕溫柔，剛毅奮發，齊莊中正，文理密督。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火然泉達，其端甚微。仁戒姑息，義防憤激，禮勝則離，智毋詭譎。致樂治心，中心和樂；致禮治躬，外貌儼恪。直而必溫，寬而必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修身

人之一身，百體皆具。苟失其則，易置冠履。耳目無加，手足無措。儀容順正，筋骸乃固。頭容要直，項頸中峙。視必聚精，聽必傾耳。色欲粹回，聲從喉起。口如守瓶，鼻如嗅馨。回頭垂頷，脊挺肩平。手效抱鼓，足毋箕踞，立微罄折，坐若泥塑。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以此律身，外邪敢侮！體胖心正，貌肅神凝。爲學則固，督理必精。克勤小物，大德以成。凡我同志，勿怠勿輕。

處事

欲正其義，不當謀利；欲明其道，不必計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徒見小利，難成大事。小善

必爲，勿謂無益；小過必改，勿謂無傷。事務則立，不豫則廢。時至則行，未至勿遠。臨事不敏，易至失機。處事欲速，必有不達。疑而勿詢，猶正牆面。謀而無斷，作舍道傍。

又

仕止久速，和任清忠。各當其可，以集大成。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素位而行，無不自得。橫逆之來，反己自修。人非我是，甄瓦虛舟。威武所加，孰不震休？自反而縮，雖死弗屈。《復齋集拾遺》。

〔一〕宓：原作「密」。今改。後文「宓」同。

〔二〕絀：原作「綢」，據文意改。

〔三〕致知：原作「致和」。按正文專論「致知」，今據改。

仰止書堂鄉約

德行相規

謹行信言，入孝出弟。確守廉隅，廣施恩惠。聞義必徙，有過必更。遵人爲善，矜不能。己長勿誇，人短勿毀。取友必端，毋交非類。

事業相勉

精玩詩書，博覽史冊，射御書數，間以琴瑟。教飭子弟，勤課耕織。嚴供祭祀，禮待賓客。灑掃門庭，葺理廬室。早納官租〔二〕，期限勿失。

過失相規

行不恭遜，言不忠信。挾勢恃才，黨邪抑正。背義營私，棄禮殉俗。用度不節，鄙吝嗇縮。酗博鬪訟，生事妄作。行險邀僥，求投獻請託〔三〕。

禮俗相接

節朔往來，慶弔餽遺。患難相賙，輕財重義。會聚相齒，勿問官職。貧不貴財，老不效力。耕則遜鄰，行則遜路。爲人息爭，與衆集事。

右件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規勸。主約一人，直月一人。每月會集之人，直月抗聲讀一遍，仍推說其意。遇衆所當舉之事，直月爲之糾集而程督之。有善者衆推之書于集，有過者直月糾之，甚者聽其出約。《復齋集拾遺》。

〔一〕「早」下原衍「蚤」字，據文意刪。「蚤」即「早」之通假字。

〔二〕「求」字疑衍。

趙縣丞師洪擇善齋銘

人心於善，知之必明。厥見不惑，擇焉始精。道既在我，云胡不行。顏氏得一，拳拳服膺。執而勿失，庶幾有成。惟知仁勇，一之以誠。不免曷至，用諗友生。《復齋集》卷八。

王主簿德嘉於安溪簿廳事之東爲讀書室某名以念齋而爲之銘

道不遠人，欲之則至。心苟不存，則爲自棄。人亦有言，聖狂質異，質以念移，本無定位。於戲敬哉，益勵乃志。《復齋集》卷八。

復堂銘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罔不在初，前賢格言。過不待貳，顏氏之賢。小而辨物，不遠爲先。人欲

之生，如火始燃。不撲於微，烈彼燎原。基於寵榮，豈悟躓顛。陷穽始悔，舉世而然。孰若明哲，傲在事前，念慮所萌，隨起隨窒。豈曰要名，庶幾無疾。不媿俯仰，其生也直。嗚呼小子，拳拳勿失。
《復齋集》卷八。

硯 銘

正而方，君子之操；溫其潤，君子之德。重不可轉，類君子不枉己以從人；磨不可磷，類君子守剛而莫惑。不鑿其池，噓而雨滋所。此物之所以蒙其施而不知者歟。
《復齋集》卷八。

建安真景元以開禧改元中博學宏詞科上訓辭有曰勉之哉毋矜而能毋競于進朕將觀汝致遠之器因掇致遠以名齋友人莆陽陳某敬爲之銘

在昔君臣，相得益章，都俞賡歌，庶事用康。皇乎我宋，接受精一，羣材彙征，教以寬栗。謂士致遠，器識爲先，弘毅任重，前哲言然。譬彼鉅舟，負山絕海，一瞬千里，不負厥載。吾儕狹中，輕

媪易喜，載沉載浮，曷其有濟！其審厥道，利涉大川，義以爲揖，仁焉是公。雖實若虛，庶乎屢空，子豈獨安，民將與共。四海之大，維子所持，一失則悔，子寧勿思？赫赫皇明，遲子有成，翔于治庭，邦家之榮。猗歟盛哉！《復齋集》卷八。

朱墨銘

莊敬和樂，中正仁義。意必固我，克伐怨欲。

朱屬陽，墨屬陰。一日所爲驗於中夜，凡屬陽者幾，屬陰者幾。真積力久，使無一念之不及，而陰直實之空虛不用之地。故天之陽不能不陰，君子之道御之，則天之陰雖長，而吾心之陽未始轉而爲陰也。如是，則天下常泰而不否矣。《復齋集》卷八。

硯 銘

質而文，厲而溫，中有妙用者存。《復齋集拾遺》。

贊梅溪王先生像

先生之道，得天之全。氣剛以和，如四時然。功在王室，惠留於泉。不怒而教，惡遏善遷。爲政以德，信哉格言。先生之逝，四十三年。有廟有祠，民奉益虔。紫帽可礪，清名不騫。《復齋集》卷八。

贊文公朱先生像

貌溫而嚴，德剛而粹。春融秋肅，淵澄岳峙。道光二程，識高百氏。生遇明時，進難退易。天假之間，斯文大備。偉哉夫子，教垂萬禩。《復齋集》卷八。

贊勉齋黃先生像

貌之癯有顏之樂，氣之剛得軻之養。以身任道，老而益壯。仰止朱門，孰出其上。《復齋集》卷八。

座右箴

志於仁，則言色不巧令；志於道，則衣食不耻惡。《復齋集》卷八。

戒樂

樂以可久爲尚，使其一時之樂足以貽無窮之悔，則莫若淡然無樂之爲樂也。簞食瓢飲，非真樂也，久而不厭者樂也。聲色外物，人之所樂也，樂於暫而懲於久也。是以古之君子身便絺綌而不願乎文繡之夸，口甘齏鹽而不願乎膾炙之美，蓋求其可久而已。紛華之靡日，利欲之怵心，而日久不爲災，古無有也。《復齋集》卷八。

東萊呂氏官箴以覓舉求上官保庇書爲第一戒今仕者往往十犯八九

雖賢不免陷焉爲詩以謝兼用奉勉

凡厥女子，號爲無知。十年不字，遲歸有時。正節必守，淑行懼虧。孰謂君子，身不自持。不良其背，顧朵其頤。自鬻苟售，寧不忸怩。莫答盛意，聊贈鄙詞。《復齋集》卷八。

衛君子傳

衛君子者，淇水人也。爲人峭直有特操，屹然自立，無所附麗詭隨也。性喜僻居，不入城市，每暑風塵至，輒擁扇自蔽，惟恐其汙己也。羣朋離立，終日杜門，蕭然有物外趣，人不敢干以私望而敬愛之。俗士不屑納交，惟晉王子猷好之而阮嗣宗之流彊與之附，亦未嘗輕合焉。子孫號爲繁盛，每出森然成列，盈於階除。性又嗜古書圖畫，無所不通，身兼數器，上而朝廷官寺，下至閭巷阜隸，莫不資其用焉。其祖夷、齊避千乘之國以成仁，子孫則而象之，至今不變，所謂歲寒不改節者也。其族散處江浙，最盛於筠，詩人之比德武公云。太史公曰：「昔伶倫作律，取則於君，以效鸞凰之鳴。漢高

帝得天下，過沛，嘗與君擊筑《大風之歌》，其聲震雲漢。」嗚呼！斯人也，其有虞氏、伯夷之徒歟，不然直清之德，何以並列於三后哉！《復齋集》卷七。

朝散大夫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林公行狀

公諱行知，字子大，姓林氏。世爲聞家，史諫相望。公之九世祖居福州之長樂縣。祖太中公徙居福清，宣和中以舍選升肯，學行稱一時。實生簡肅公，簡肅登紹興壬戌進士第，清風直節，赫然爲乾道、淳熙名臣，逮事三朝，八歷帥守，豐功碩德具載國史，最爲孝宗所知，位至兵部侍郎，官三品。公其中子也，生於紹興十九年。胚胎積慶，幼而重遲，孝弟天得，加以嚴父是師，及多識前輩名公鉅人，問學孜孜，無子弟之好，儒生貧士有所不及。乾道、淳熙，兩舉禮部不中，一意爲古人爲己之學。紹熙改元〔一〕，始以簡肅公恩授京秩，監湖州德清縣戶部犒賞庫。一洗宿蠹，能聲方軒，未幾丁簡肅艱，執喪盡禮，倚廬終制。四年反吉，辛公棄疾時帥福唐，以鹽局屈公，公力辭不就。五年，時宰以名聞于上，上曰：「此朕舊學林栗之子也。」特差幹辦湖北營田司公事。江陵細民仰食魚湖之利，往時府與民爭，民益困，後常蠲以予民，更數十年矣。時帥復攘之，公曰：「瀕湖細民極不聊生，粒食之時絕少，朝暮所餐不過蓮藕、菱芡、魚蝦、蛤蚌而已。近年盜賊稀少，歲歉而不至於饑者，未必非川澤弛禁之效也，今塞其衣食之路，收其生養之具，彼於風濤狎習，一旦失業，不去而爲盜者幾

希。」退又疏十可疑之說以沮之，帥不樂，反書曰十不足疑。帥又使軍將代酒官，軍士代酒人，以省費，公曰：「是耕不以奴，織不以婢也。非徒無益酒課，抑又有害軍政。」帥急於儲蓄，遇商賈如束濕，有以藥弭賤物抵重罪者，公爲貸其深文，諫其斂怨，除其邏卒搜捕之擾。帥卒從之，民旅驩抃。其究心職業，剛毅不屈如此。官滿，白于時宰曰：「湖北義勇，一路十五郡除辰、沅、靖係溪洞免團結外（二），十二郡爲義勇者凡七萬六千人，而江陵府則一萬五千有奇。董之帥臣，立之將校，縣令不得而預，務農閱武之外，徭役不及焉。今則權歸諸縣，事出總首，教閱之事置之不講，徒爲縣司承符，總首報怨而已。加以誅求科擾，貽害一路。今日養兵之費，率數戶而後可給一兵，今不費衣廩而有六七萬之衆，不過農隙閱習一月，小有費耗耳，可不務乎？」又曰：「營田，紹興三四年間王四廂帥湖北，與置營田莊之在山口鎮者六十有二聯，比爲一屯百兵，八千餘人初年所獲已有二十四萬之積。以今所入較之，僅及初年十分之一。往年葉丞相以都承旨帥湖北日，罷兵藉而易爲民耕，根括營田，得其要領，以被召中輟。儻修葉都承已行之蹟，取於豪民，優其客戶，簡租蠲役，以其課入充義勇閱習之資，顧不偉歟！」又言一路所管五十六縣，內七縣令佐具員，十六縣丞、簿並不置。自餘諸縣，自兵火後，官無丞、簿而有監酒稅一員，謂宜罷酒官之闕，增置主簿以兼丞，於經費無損，于民事有益。慶元二年，主管南外睦宗院。有旨命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所知一二人（三），兵部尚書劉公德秀以公名應詔。嘉泰改元，上宣諭宰執：「世固有不求聞達之士，卿宜以名聞。」參政何公澹以公文學議論能世其家，而靖退有守，用充其選。公初未之識，謝啓云：「有殊張師德之數及門，幾

類唐子方之不識面。」召赴都堂審察，以三劄上中書，其一曰：「夫金虜女真一小醜耳。當國家全盛之際，所憂者在遼夏，豈知有所謂女真者？羊驅豕突，汗巖中華，逾六紀矣。自古夷狄之盛未有若此者。物無常盛之理，有盛則有衰，金虜前日之盛，固所以爲今日之衰也。然自辛巳之後，國家無大兵革亦三十年于此矣。物無終靜之理，有靜則有動，今日之靜所以基異日之動也。虜方削弱，誠不能爲吾患〔四〕，萬有一中原豪傑於起其地，或有竊吾位號，籍吾聲勢而撼吾邊圉，吾得安坐而不動乎？此之可憂，始非女真比。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蓋言安平之不足恃，而自治之策不可以閑暇而遂廢也。欲望留意戒備，毋以虜之衰弱而隳吾自治之規模。」其二曰：「今世士大夫相習爲欺，安然行之而不以爲愧者，無若薦舉之曉然易見也。祖宗之時，留意人才，憂國之臣，如范忠宣在熙寧間則乞詔內外達官各舉所知〔五〕，司馬文正公在元祐日則乞詔侍從以上各舉十科。其他因事舉官，時時有之。比其上聞，悉關臺省，一有繆舉，衆議籍然，鑄秩免官，不以貴廢，是以職業脩，人才出。欲望廟堂特賜敷奏，駿發德音，戒厲薦舉之官，尚或繆舉爲欺，則當坐以罔上違制之罪。」其三曰：「乞令保正當役，無拘管民戶，願募家人充代者聽，一切免追正身。保長催科，其逃亡戶絕申官根刷，勿令代納。」皆急務也。得旨與二令差遣。二年三月，除太社令。三年三月，轉對，論泉舶香綱之弊，與諸州流刑之濫。其年郊裡先廟，於麗正門習肆赦儀，而臺綱久弛，從者擁闕，朝士冠幘墮失，都城轉以爲笑。公貽書臺諫，謂：「集百官班名曰習儀，而使此曹得以亂之。將來郊祀禮畢，赴端試殿稱賀，又赴麗正門外立班，肆赦百官，皆合乘騎，更夜昏黑，人馬壅

併，性命有不可保也。乞行約束，多置燎燭，建植桂極如宮殿之禁，以絕喧鬩。」又上宰相書曰：「竊見車駕齋宿青城，百官諸軍奉職扈從，都人士女傾城出觀，最是火盜關係利害。乞行下所屬，嚴切隄備，不管疏虞，百官吏人並合守局。尋常撲火，不過以急遣軍兵等併力前去地頭撲援爲上策。豈知軍兵一出，填塞街巷，束手坐視，弊端實多。夫火之始燃，撲滅及時，特數夫之力耳。失不蚤治，其勢方張，炎炎不絕，必用餘除撤屋宇，乃能斷絕火路，捨此更無長策。然軍兵於大家巨室，則議價於朝廷，有司則望喝賜。公謂宜先與分定四隅，差撥官吏軍兵，又相界各分地方，稍有警急，責在本地分。時即措置撲除滅，與免罪外，厚加犒賞，餘處軍兵不許妄動，各行提備。」皆曲突徙薪之先見也。四月，除將作監簿。四年八月，進丞大理寺。有僞造楮幣者〔六〕，連繫百餘人，公盡心詳讞。有孫其姓者，以與鄰人同姓名，爲吏所捕，箠掠百端，獄將具，公視其人無懼容，問之無懼詞，公曰：「此必非其罪也。」密使人訪真囚，得之，一寺大驚，服公之明而仁也。都城災，聖天子震懼，詔百官條陳闕失，公上疏，其略曰：「《漢志》有之，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王曰嚮明而治，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相，遠四佞而放諸桀。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乃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祖宗成憲不可輕變，今以一人之言從而改更者有之矣。銓曹之定法不可踰越也，今以一人之過從而破壞者有之矣。貪墨敗官之人不可復用也，今敢於自陳，爲之改正矣。大官美職，不可輕授也，今寅緣馳騫，可以謁致而力取矣。橫恩濫賞不可以妄予也，今志於必得，幾於執左券以取償矣。」皆切直之論也。十月，以親老力丐外補，差知漳州。

開禧三年六月到郡，濱海諸縣不免鬻鹽以裨歲計，公曰：「諺所謂擔水賣河，徒擾而已。」立罷之，以從民便。屆三月，令行禁止。民方得喜賢侯，天奪其母，民哭送輓車追百十里，如喪其親戚然。公既歸，民相與上其治狀於諸臺。嘉定三年，服闋，朝廷謂漳人之愛公也，復差知漳州，陛辭上疏曰：「臣聞聖人之於天下，必能使天下之人爭趨於名而後天下可爲也。人如爭趨於名，則皆有自重之心，凡寡廉鮮恥之事且不肯爲〔七〕，況敢干名而犯分乎。隆古盛時，雖鄉黨之匹夫、閭閻之賤隸，皆知自好。士寧饑餓不能出戶門，而不敢喪名，寧厄窮老死以終其身，而不敢敗名。教化興行，風俗粹美，豈無自然而然也？比歲以來，權臣當國，惡聞正直之語，養成諛佞之風，是以膺重任者甘於負國，居方面者忍於從逆。廉恥斲喪，禮儀消亡。天啓淵衷，誅鋤元惡，嘉興海內，一洗而新之，四年於茲矣。然觀近日風俗，猶似未能丕變，凡已仕者與未仕者，率無意於聲名，往往以錐刀動其心，貨產蠱其志。金可攫，市人有不暇顧；食可奪，兄臂亦從而紛。搢紳謀身之計重於謀國，學校圖利之念甚於圖名，詎可不求其故哉？人亦孰無利欲之心也，聖人爲能移天下趨利之心而使之趨於名。趨於利則背公而營私，趨於名則輕利而重義。二者治忽之所由分，其端甚微，而其究有不可勝言者矣，然非空言巧說可得轉移之也。操名教以範俗，然後天下知德義之可尊；崇名節以厲世，然後天下知好惡之所在；謹名器以立極，然後天下知爵祿之可貴；定名分以辨物，然後下不得以僭上；核名實以計治，然後僞不得以亂真。若乃聖賢之學廢而理義不明，忠直之氣沮而是非不察，仕進之塗窮而能否無別，侈靡之習滋而貴賤亡等，以此而望治安，猶抱薪以救焚，揚湯而止沸也，豈可得哉！」皆救時病之藥石也。

晉爲司農丞。兩浙饋餉滯留，蠹弊百出，公轉對上疏曰：「臣聞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臣究聞綱運之弊，敢昧死陳之。在法，諸軍州受納苗米並起當年十月（八），福建盡次年正月，江浙、湖廣盡次年二月十五日，每月具元額已納、見欠名數次申戶部。立法之意，蓋以人戶十月以前割穫，二月以後就耕，於農隙收斂之時限以輸納，則不勞而事集。若二三月以往皆農務方興之際，四五月以後又青黃未接之交，官於此時賑糶、賑濟以贈給之，猶有艱食之慮，豈宜此時重擾之乎？今也受納之月，官吏懈弛不加之意，或故阻抑以逞己私，泊至農事之興，青黃未接，百般追擾。良可嗟嘆，無補公家，徒資囊橐，此可謂之政事乎？諸州軍起發綱運，合於春水泛漲之時，銜尾而下，蓋受納者限既畢，裝發上供，及時離岸，則有條而不紊亂。若至六七八月，河流淺澀，暴風間作，綱運以之留滯，兵梢因而侵盜，勢所必至，亦難關防。今也受納之時恬不爲意，裝發之際束手無策，乃於六七八月旋行措置，零碎起解，文移旁午，上下相蒙。此可謂之政事乎？兩浙綱運，地里既近，不該賞格，見任官避免，不肯坐押，州縣零碎起解，第令斗子船人認數，率是結顧有過犯無籍船戶，沿途盜糶，靡所不至。部押綱官有勢力者既已避免所差指使，及簿尉之無援者，裝綱之後勒遣交卸，或先押一綱未交，復以後綱併委卸納，從初不曾干預，何緣可以關防？欠折紛然，弊僥百出，此可謂之政事乎？」

公可謂究心於職業者也。是時朝廷患楮幣不行，以新易舊，公被選將命，循行江浙七州。始至，嘉禾守臣未測公意，公移文不報，公取黃榜望闕拜而揭宣詔亭，郡人環觀，乃招官吏諭所以來之意，曰：「朝廷本欲便民，非擾民也。」詔郡寮之賢者，得戶曹趙希邇以委之旁郡，皆遣人闖伺。公區處有方，

不爲威福，民間帖然，所至皆不動聲色而事舉。四旬訖事，盡謝饋遺，人以爲得王人體。是行因以求官吏賢否，得無錫公鄭之悌等十人焉，密薦於朝。七月丐外，補差知永州，道改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入境，有溪峒鎮將于再睿等訴縣官差峒丁頭首充保正者。峒丁買省地薄產〔九〕，縣官勒充保正，追呼累年，官兵會合擒捕，抵敵不出。公謂獠人既係世襲，不應差役，豈宜勒充省民保正，遂出官錢買回省地，按罷邑宰以安峒民。新化峒民有奉宗政者，恃強犯法，累年拒追。公移文許以自新，既至供述，頗類知書，公送石鼓書院，且授一經以消其暴戾之氣，繼而校官以爲頗悔前非，悉還虜掠，公乃善遺歸峒。及公移節長沙，奉氏父子儒服拜送道傍，感泣而去。七年正月，差提點湖南刑獄，永州鞠易氏殺趙氏姑獄成，將坐以極刑，公遣幹官審問，參考案牘，乃大不然。道姑者，趙監獄之女；易氏者，監獄之妻也。道姑久病死，易氏索將寵嬌恣餽屋，主人以私隙惡之，妄訟易氏實殺道姑，驗視無致死之由，獄吏文致易氏減道姑之食以致餓死，比放屏去人服用飲食，以故殺傷人者以鬪殺傷論法聞奏，不聚問不讀示。公於是疏可疑者十、大不可者四以聞示朝，差官別鞠，盡非本情。官吏避失入之罪，百計沮撓。公尋改持漕節，移獄漕臺，詰責守倅，抗疏自劾，繼而寬恩貸命，易氏只從編置得不死，實公平反之力。六月差轉運判官。江右峒寇鄧啞九嘯聚披猖，湖廣接壤爲之騷動。茶陵、桂陽義兵越境赴敵，公慮其擅興生事，已戒之矣。或報游騎往來本境，樞師安公丙既遣戎隄備，復發飛虎軍五百人越境夾攻，公謂寇在鄰境，既有防兵，未宜輕信以起事釁，安公卒從公言。寇果不入境，民情帖然。湖南官楮尚未流通，朝廷以公嘗究其本末，且奉使諭旨於江浙矣，於是以一道秤提之寄委公，

公不迫不弛，因其風俗而行，且曰：「愛民體國自是一事，今世士大夫歧而二之。體國當不失愛民，民不之愛，何以爲邦本計？」郡民欺騙者多矣，取賞物錢不滿百，合而爲千，用中半取贖，主家稍加詰難，即與大訟。公戒自今質庫以見錢典當者以見錢取贖，以會子典當者以會子取贖，以錢會中半典當者以錢會中半取贖。令下，民皆歡然。時與帥司榜示不同，有以兩司意嚮抵牾白于朝者，劄下兩司協議，使號令歸一。乃□行至星沙，大帥衛公涇以公施行爲當，銜回申朝省（一〇）。全州有客官爲邸主不禮，欲陷之罪以釋私忿，遂純用會以償僦金，邸主不從，乃訟之官。州司估籍其家以違制論，欲從徒刑，公攬郡牘，撫案嘆曰：「新會所以便民，朝廷之意，豈若爾耶！」亟奏于上，以爲細民賃居，非交關之地，陷之重辟，恐遠方疑畏，騙挾肆行。朝旨從其請，給還家私而免其罪。衡山丞挾新令以擾民，則按之。綏寧宰出文榜以駭衆，則罷之。諸邑或妄行追擾，或計產敷財，公力加禁戢，黥倚法爲姦之吏，斷敢騙告奸之民，又遍劄諸郡司縣，講求便民之策，孜孜不息。又措置卓鋪有方，新會之頒，湘民按堵無意外之恐者，皆公之賜。初楮幣之議興，監司郡縣唯知以苛刻爲能，流籍之罪日報，議者多歸罪商旅之慢令，未有敢明目張膽爲廟堂言其本原之失在上而不在下也，公上書深言其失在於不信，謂：「吾夫子嘗告子貢以兵可去，食可去，信不可去。楮券尺寸之紙，所費纔六七文，而以之爲千金，人恃以爲用者，非恃尺寸之紙也，恃朝廷命令以爲信耳。阜陵之始造會子也，出內府錢三百萬，開會子務六，所書之幣則曰『就某處兌換（一一），收工墨直二十文』，此信足以行其權，名足以副其實也。今無務之可開，無錢之可兌，亦無籍之可銷，猶之可也。知出而不知收，多其始而不

顧其後〔二二〕，乃至上供，則諸司之索于州郡曰以錢若銀，無以楮爲也。郡索之縣，縣索之民，亦曰以錢若銀，無以楮爲也。用於下而不行於上，散於民而不斂於官，吾之信能不致疑，而吾之權不既窮矣乎！曩歲指揮，自今年正月並作七十七文行用，未幾而改之矣。夫人必自信而復人信之，必自重而後人重之，朝令夕改，無感乎人之見疑，而楮券之不能行也。繼自今議論未定，勿使聞于外，廣詢博議，議定而行。」又上廟堂書：「民至愚而神，不可以虛辭令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其惟信乎！竊怪夫今楮券之行，人不能必信，而皆有疑心焉。疑者何？一則曰十三界會子合至癸酉三月收換，今乃不待期至而遽易，能無疑於此乎。一則曰曩歲固嘗作七百七十文行使矣，未幾而聽從民便，今雖一新觀聽，寧保其往，能無疑於此乎。一則曰民間行用，例有兩界，若遇換易，常存其一，同時併換，是致紛紛。今十四界、十五界並云己卯歲換易，彼時又恐如今日之紛紛也，能無疑於此乎。一則曰每界會子，三年一換，否則旋展，今以己卯八年之久，而券紙輕薄於舊，曾未數月，漸已漫滅，能無疑於此乎。一則曰舊會尚多，新券無幾旋行印造，墨猶未乾，三月之限亦既不遠，能無疑於此乎。一則曰官券以一而易一，民券則以二而易一，損上益下，似不如此，能無疑於此乎。一則曰券猶楮耳，換易已艱，收兌見錢何由可得，能無疑於此乎。一則曰鹽鈔之法，屢改度牒之價，輒變僞造之券奪真，官吏之欺滋甚，能無疑於此乎。紛紛之說始，未知其所終也。伏維廟堂深思熟計，審其事而亟圖之，守之以堅，持之以久，毋使復失信於天下，宗社幸甚。」正其根本，捋其流末，故奉使將指所至，民便安之。八年七月，召除度支郎中，控免。九月，除直秘閣、知廣州、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公復婁仲歸

田之請，上恩弗俞。行至臨漳，歸興益動，悉□遣吏卒，即途中上疏丐祠，募夫荷輜以歸〔一三〕。上不能獨〔一四〕，差主管冲佑觀，仍力辭寓中秘恩，□上不得已辭之。十二年三月，除職子祠。十四年四月，差主管亳州明道宮。公天性剛正慈仁，溫恭孝友。其學以識實爲本，自羈貫成童以至強仕之年〔一五〕，無非居嚴父師之側，爲儒生舉子業，名未登於仕版。博學多聞，謹身厲行，於古今之變、事物之理，靡不窮格而周知。其稟也厚，其積也深，其習也熟，其鬱也久，故一出從宦，聲實交暢，有非初筮淺學者所可企望。王公貴人聞其議論，多所薦拔。事上官，遇事敢言，必極於是而後已。立朝凡所見議，皆知幾揅弊，確然不可易之論。持身廉介，蓋得親傳。初爲湖北幹官，俸外以例得者，市牛百餘以供營田之用。將漕湖南也，節用爲富，別儲銅錙十萬緡以備緩急。先是，簡肅公帥湖南四年，民懷其惠，公不數年繼之，遍歷諸臺者亦三年，攝帥三月，民喜如見父母。簡肅惠政悉舉行之，父子相繼，甓南北之衢六百里，民旅便之。至於創青草之館，梁柿江之渡，不獨在湖南時爲然，鄉居亦爲龍首石橋以濟涉。所居郡城之東山粗有泉石，公日讀書其間，觴詠自娛〔一六〕，不知世間復有可慕之事、可玩之物也。家居，非歲朔不謁臺府，時官非有舊不見，口未嘗及私事。鄉閭利病，則公言之。其著述有《史評通鑑綱條》、奏議、文集藏於家。公娶鄭氏，西塘先生介公俠之曾孫女，先公十七年卒，封宜人。男二人，長致誠，迪功郎，新贛州贛縣東尉；次致廣，迪功郎，監潭州永豐倉。女三人：長適承直郎、鎮南軍節度推官洪搏，再適宣教郎、大理評事任永年，少卿先生文薦之孫；次適通直郎、新知汀州長汀縣黃普，蘄山莊定公祖舜之孫；次適從政郎、監行在戶部贍軍犒賞東酒庫鄭揚

祖，端明簡節公丙之孫。孫二人。某於公爲中表兄弟，辱公知爲深。去歲之冬，嘗往拜焉，見其容貌益強，退而喜曰：「公其壽考未艾也。」今年五月十三日，忽聞不疾而逝，爲之驚慟。公年四十始仕，垂三十年，積階至朝散大夫、直秘閣。居家燕適者又六年。平生靖退，晚年不失顯榮，世之年少疾趨者顧不能及。年開八袞，死於牖下，五福具備，一疵莫指，公乎其又奚憾！其子致誠、致廣以書來曰：「將以九月二十五日葬于福清縣拱辰山之原，其爲我述先人之行，以求銘於當世名公。」某不得辭。《復齋集》卷二三。

〔一〕紹熙：原作「紹興」。按：林行知生于紹興十九年，後文云其年四十方出仕，其時在紹熙初，作「紹興」顯誤。今改。

〔二〕溪洞免：原作「溪免洞」，據文意乙正。

〔三〕侍從：原作「侍泛」，據文意改。

〔四〕誠：原作「試」，據文意改。

〔五〕舉：原作「學」，據文意改。

〔六〕楮幣：原作「諸弊」，據文意改。

〔七〕「凡寡廉」下原衍「凡寡廉」三字，據文意刪。

〔八〕諸軍州：原作「軍諸州」，據文意乙正。

〔九〕省地：原作「者地」，據下文改。

〔一〇〕此句疑有脱文。

〔一一〕幣：原作「弊」，據文意改。

〔一二〕不：原誤作「而」，據文意改。

〔一三〕募：原作「幕」，據文意改。

〔一四〕「獨」字疑誤。

〔一五〕成：原作「或」，據文意改。

〔一六〕娛：原作「誤」，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六九六七

陳 宓 一四

奉直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議陳公行述

嘉定五年十二月

公諱寔，字師是，興化軍莆田縣人，丞相魏國正獻公長嫡子也。妣聶氏，封魏國夫人。公生而端重，學問不煩父師。紹興三十一年，正獻遇明堂恩，授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是時正獻繇御史登法從，駸駸秉政，公在侍側，未嘗有子弟之過，賓客人士無識其面者，遠絕請托，毫髮不敢言。乾道元年，幹辦福建路市舶司公事。舶司琛賚之府，象、犀、香、珠，雜他奇藥糶載山積〔一〕，臨視者往往魚獵，其尤又有所謂和買，名予其直，十不二三。公曰：「彼冒萬死一生以求利，吾忍奪之？」視其人如傷，屏從者於門外如寇，以故蠻商蜚客每遇公之至，環立羅拜，以手加額。郡將待制汪公大猷、舶使張公堅深器重之。淳熙二年遷主管南外睦宗院。清源大郡，姦宄所集〔二〕，惡少無賴挾宗室之勢以陵駕平民，民不敢求直。公白宗正趙公不敵嚴爲陪涉之禁，以脫其瓜距親，以義理之言委曲諷諭，

以平其心，未幾帖然，民受不知之賜居多。七年，遷通判泉州。州有軍屯，率歲糴船粟以哺官員，其直以鉅萬計，商人患之，舟不時至，軍情恟恟。公下車，移書屬邑，定其輕賦，革姦吏督迫侵漁之弊，誠信不欺，皆感悅承命，迄償所負。往時商人取直於官，視賂爲先後，公按籍爲次，莫不躍喜拊叫。郡有富商，蓋嘗德公，因姻戚餽奇貨爲謝，且以自結，公愕然曰：「子禍我矣。」其人愧謝而去。語聞，郡侯林公枏謂僚屬曰：「是能世其家法者。」嘆息久之。丁正獻憂，哀號毀瘠〔三〕。反吉，迨十六年，通刺福州，林公復帥三山，知公清謹，事無巨細，悉與評論。繼帥辛公棄疾馭下如束濕，僚吏抑首唯諾走趨，公獨盡誠不疑，事有不可，必辯止之，氣和聲亮，帥反加敬侍。同僚有侵公職者，公遜不與校，帥知之，益服公量。暇日與公商論古今，應答如響，皆出入經史百家。故辛公薦公，其章有「博極群書，見謂遠器」之語。終更造朝，拜提舉福建路市舶。入覲，天顏甚懌，迎謂曰：「卿名相之子。」所奏《謹名器振紀綱》、《銅錢出海》二劄，皆欣然開納，慶元二年也。未上，魏國夫人薨。居喪盡禮。服闋，改提舉廣南路市舶。公無意入南。開禧改元，上日既及，逗留未行，會有言者，授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公喜曰：「此吾志也。」蓋平生家食之日甚富，率五鼓秉燭觀書，夜分乃寢。暇則娛情花竹，與老農圃相爾汝於阡陌間，人不知其爲素官者。于時權臣妄興邊釁，羽書旁午，一日郡侯今侍郎王公居安招置坐席，公言某事必不然，未幾果然。王公擊節嘆其遠識，有詩遺公曰：「是非舉世誰能辨，議論到公今始平。通國皆稱爲佛子，如心無愧是純誠。」蓋謂此也。嘉定二年，轉福建路帥司參議官，侍郎黃公庭、尚書葉公時皆敬之，每與議，喜愠不形於色，而所守確不

可移，帥嘗曰：「陳君可謂仁者之勇。」四年自三山歸，年將至，欲致其事，會弟將作監守卒於臨安之精舍，益無意於人世，傷戚之餘，鬱鬱不樂，然未嘗疾也。五年正月八日忽微眩，家人視之已端坐而逝。先是，夢中獻公使人召己，覺而遍省先隴，謁親舊，若將辭別之爲者，人皆駭之。閭巷無少長，莫不爲之齋咨嘆息，有泣下者。公慈厚恭敬出於天性，孝親友弟，人無間言。平居聞朝廷有大震，憂喜不翅如出於己，撫宗族惟恐不至，遇人不以智愚高下，一敬以和。急人之貧，施予不計有無，期於傾盡。自少至老，未嘗有所怨惡，親戚鄉黨、僕使童稚，無一於公有後言者。戊辰秋，鄉閭苦旱〔四〕，公齋被禱於天，朝服徒行，與父老偕，已而綢雲勃興，甘雨大作，猶不執蓋，沾體而歸，闔郡異之。嗚呼！可謂有志於斯人矣。公弱冠入仕，至是五十年，所歷才五官，非有廢退擯摺而甘心閑散，曾不得一障乘之以行其志。其所薦引皆當世名公，如尚書王公大寶，則稱其「廉勤有守，該瞻能文」；故相趙公汝愚，則稱其「端謹自將，尉爲令器」；知樞黃公洽、鄭公僑，皆嘗剡薦。公卒靖退，恐爲人所知。中更權臣用事，使之不以道進者，志得氣滿，群訕而聚笑之間〔五〕，謂至拙而有至幸者存〔六〕，當是時不墜先訓，不爲門戶羞，今茲得戶牖下〔七〕，非幸歟？享年七十，積階由承務郎，十四遷爲奉直大夫，封莆田縣開國男，邑食三百戶，錫服金紫。配方氏，累封恭人，先公二十年卒。合葬焉。子男三人：曰垕，通直郎、知潮州海陽縣；曰址，承事郎、監泉州南安縣鹽稅，早世；曰塾，承務郎、僉書惠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女四人：長適故通直郎、知臨安府錢塘縣趙善綽，次適從政郎、前梅州軍事推官李摺，次適文林郎、前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林致祥，次適奉議郎、知泉州南

安縣方阜周。孫男五人：曰瑜、曰瑒，皆將仕郎，曰珙、曰珙、曰璇。孫女二人，長適承務郎黃荃，次未行。將以十二月二十四日丙申附于正獻公之墓。其孤屋走書安溪曰：「屋先人與世鮮交，又屋卑且賤，不能求言於當代名公巨人，遠日將止，叔父其爲我述所嘗聞者，俾異日有所考。」某哭而書之，以俟立言君子銘焉。《復齋集》卷二二。

〔一〕山：原作「三」，據文意改。

〔二〕究：原作「究」，據文意改。

〔三〕哀：原作「愛」，據文意改。

〔四〕苦：原作「若」，據文意改。

〔五〕群：原作「郡」，據文意改。

〔六〕拙：原作「掘」，據文意改。

〔七〕「戶牖」上疑有脫字。

蜀郡夫人贈東平郡夫人黃氏行狀

夫人諱德純，字和卿，姓黃氏，南劍州沙縣人。父頤，隱德不仕〔一〕，輕財樂施，鄉黨稱焉。紹興丁丑，劍、建間群寇竊發，處士挈家避難山谷，時夫人母鄧氏有娠，一夕將曉，夜光如雷，發衾袂

中，已而夫人生，六月十四日也。岐嶷穎悟，端重寡言，父母鍾愛之。少長，動循禮法，喜觀書，一見袁氏《世範》曰：「美哉，律身齊家，待人接物盡在是矣。」自是成誦，而服行之終身。處士爲夫人擇配凡十餘年，得前知□密院、今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賓宮鄭公昭。先於丁未榜下曰：「此吾佳婿也。」知院大資公初任建寧府浦城簿，楂源洞寇剽掠披猖，大資公躍馬請行督捕，時居民奔逸，里巷一空，縣官家人各謀竄身所，詣夫人請偕行，夫人不可曰：「民既驚潰，我輩又復遁去，邑誰與守？我從夫效王官，亦猶吾夫奉君命佐斯邑，脫有大變，死生以之義，不當去。」請者慙赧而退，寇亦迄不至。居無何，大資俸檄之鄰邑，有遠方書餽至，夫人却之不納。閱月，大資公返受書，則朋友之問也。或謂夫人拒之，無迺已甚乎，夫人曰：「婦人烏可與聞闔外事，況在官乎。萬一私賄乘間入吾室，他日有不可追之悔矣。」聞者皆曰：「夫人女丈夫也。」大資在政府八年，勞悴感恙，力上丐退之章，夫人贊焉。上不得已畀以名藩顯職，用華其歸，袞褱聯翩出都門，觀者如堵，咸謂大資勇退，非內助無以成其志云。大資昆季二人，伯氏蚤亡，女幼孤，夫人撫其女而嫁之如己女，養其子而教之如己子，人無間言。家居之明年，長子逢辰蒙恩改授主管西外睦宗院。夫人每語：「聖上念吾夫婦老死，汝便於養，故有是命，汝當日夜思所以報稱者，居官惟以公正爲先。」其子奉命惟謹。甲申夏，水暴至漂沒廬舍，所居之外浩爲平湖，垣墻頽圯之聲相屬，夫人謀之大資曰：「吾居且如此，鄰家卑下爲患可知。」急開廊廡以納之，「三」，浮筏以濟其涉，爲粥以療其饑，維廩以粟，鄉人德之。蓋夫人自大資官都時，俸入既優，每遇旱饑，輒捐私囊以賑羸病，如創廣惠院五十

間〔三〕，買田歲收數千斛以給之，全活者以百計，行之至今，其利猶博，此素志也。秋閏八月，寧廟遺詔下，夫人哀摧，亟命婢妾去華飾，服縞素，哭累日，卧病逾時，諸子衣不解帶，拜醫問藥，靡神不舉。夫人神氣無異常時，且誦古詩云：「老建春寒秋後熱，半夜殘燈天曉月。」又曰：「死生晝夜耳，無過憂戚。」疾革，區置家事曲盡經畫，凡衣宸飯含之屬，俾陳而視之，戒勿以金珠寶玉殮，祝子姪以勸學問相友愛，正左右勿哭曰：「無撓我方寸。」迺正襟肅容而逝。時寶慶元年三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九。由孺人封宜人，由齊安郡夫人九進封至蜀郡夫人，中間河南郡、蜀郡皆再封，繇請不易地，懼滿盈也。每拜封，輒愧謝遷延，累月而後受。及恤典下，贈東平郡夫人。子男三人：逢辰朝散郎、西外睦宗院，逢原宣義郎，逢年承奉郎。女一人，先夫人七十卒〔四〕，適承奉郎、行國子正王伯大。夫人生積善之門，稟資既異，加以修飭好禮，在家孝於父母，事夫順而正，儉而恭，在官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耳，有求通家者必拒止之，求裏言者輒謝絕之。當寵思懼，處榮知退，鷄鳴儆戒，鳴鳩均一，小星逮下之德，人皆誦焉。雖天性所得，亦由知書然也。在閨闈而挺然有烈操，既貴，翛然有林下風。歲時承鄭氏祭祀，洞洞屬屬，必躬必親，肴核邊豆，必豐必潔。訓諸子以嚴束，撫婦以慈，輯宗族、侍媵妾莫不有恩。死之日，哭者必哀盡焉。初處士有妾，將生子，懼主母怒，欲不舉，夫人時尚幼，急走告父母曰：「妾雖賤，所產者吾父母之子也。」疾趨以拯之。絕口不自言其事，而鄉人則稱之不容口。他日大資問之至于再三，終不肯言。若夫人可謂賢矣。諸子卜明年六月朔日葬于連江縣鳳凰山之源。大資公以諸子書薦某狀夫人之行，自惟鄙陋，既忝姻末，義不得辭，輒直

書其事，以俟立言君子銘焉。《復齋集》卷二二。

〔一〕隱德：原作「德德」，據文意改。

〔二〕開：原作「聞」，據文意改。

〔三〕創：原作「劫」。「創」之或體作「剗」，與「劫」形近而誤。今改。

〔四〕七十：疑當作「七年」。

魏國太夫人聶氏行述

嘉泰元年四月

先妣夫人姓聶氏，其先自建鄴徙居泉州晉江縣，遂爲泉州著姓。曾祖威，故任修武郎。祖崇，故任成忠郎。父裕，累贈武顯大夫。自高曾以來，皆以善人長者稱于州里。至武顯公，尤好施喜儒，所與遊多一時名勝。母宜人劉氏，生三男四女，夫人其長也。幼而穎悟，事親至孝，武顯公與劉夫人深愛之，常曰：「此兒喜慍不形，言笑不妄，他日福艾未易量也。」武顯公性明嚴，諸子有過〔一〕，輒終日不懌，或加以笞朴，惟夫人從旁出一語，即色定意解。及笄，歸于先公。先公家素貧，有女弟未嫁，夫人即盡斥奩中裝略無靳色。事姑冀國夫人，時其飲食寒溫，先意承志。冀國寢疾，躬自煮藥，藥必先嘗。冀國薨，夫人哀毀特甚，奉几筵如事生。治家不嚴而整，隨事巨細處之，皆有先繩度。公得以盡心朝廷而不恤其私者，夫人內助之力也。夫人亦謙順，每事必咨稟而後行。諸子自幼至長，飲

食衣服常不使有餘，曰：「吾非吝此，但欲汝曹稍識辛苦，庶異日可以保家耳。且天地間物若虛費耗，必有天譴，吾見親戚間以縱侈敗者多矣，汝曹戒之。」族屬孤貧者，夫人必曲意拊卹。先公未爲侍從時，俸祿所餘無幾，夫人銖積寸累，自隆興初元至今，凡嫁內外族女三十五人，裙襦織悉〔二〕，皆夫人親爲經畫。族中待夫人而炊者數十人，鄰里有匱急，至捐簪珥解衣，推食周之，惟恐不及。又喜爲藥餌以濟病者，嘗自都城歸，方暑，行嶮峽山路，有一兵忽墜于崖谷，夫人亟命左右多方救援，遂獲全活。素有知人之鑒，先公或見賓客，夫人多是屏間聽其議論，退而能談其人賢否，若虞忠肅公、史文惠公方爲館職學官，今觀文殿大學士左相余公方改官注縣令，今資政殿大學士元樞鄭公方舉進士，夫人皆以公輔期之〔三〕。聞林簡肅公之賢，欲妻以女弟，有鄉人通判廣州者，亟請婚，舅家既許之矣，夫人適見之曰：「此人若時果將熟，必不能久。」未兩月，夫人之言果驗，竟以歸簡肅公。先公每遷官，夫人率豫夢神人以告，常從容言爵祿不宜太盛，恐致災疾，先公忻然曰：「是吾心也。」故年六十四，即累疏請老。紹熙四年，守迎侍夫人官龍溪，夫人每戒以勤於治郡，少宴集。又言州縣財賦分毫皆取諸百姓，惟撙節用度，庶可以寬民力。每見治獄訟，若有所矜貸，則喜溢顏開。慶元四年，守奉安之輿臨川，閱歲夫人念歸，以五年夏還里。日南至，子孫奉觴慶壽八十，夫人舉酒甚懽。初夫人幼年有疣如豆，生腦間，至是忽瘰爲疽，守亟丐歸侍養，上恩賜可。六年秋，夫人疾忽加進，醫治禱祠竟不痊愈，病革，召諸子孫，人人訓飭之。先公嘗欲官伯父之孫垓，會薨不果，夫人顧謂守曰：「汝其成先志。」又歷記族中貧女未適人者，悉加周助。仍命立義莊以贍族人。以九月二十五日

薨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一。夫人天性端靜，誠實不欺，言行有常，外和內剛。家君常夙興以待旦〔四〕，盛服危坐，終日未嘗見其愷容。每念國恩深厚，常勉諸子竭忠以報。撫愛庶子，不異己生。其待兄弟諸妹，恩意猶篤，外家繇夫人得官者八人。紹熙五年，守該遇聖主龍飛，當遣親族奉表詣闕稱賀，以夫人命，奏次舅氏之子溥。夫人自奉甚約，所衣不過綈紵，一衣閱數十年不敝。從先公起艱難，位宰輔，其服用豐約皆有常度，未嘗少變。先公累殿方面，所至供張幕帟之屬，夫人常戒家人愛護。及去郡之日，語先公呼主吏視元籍，盡付公帑，嘗有老兵誤留一紗幘，夫人立命歸之。先公每私宴，未嘗燃官燭，夫人常舉以勵子孫。其謹身苦節，自少至老如一日。子孫仕於四方，夫人必戒以職務之暇，無廢學，潔己奉公，無墜家聲。寔等所至獲免吏議，悉繇慈訓，洪恩未報，大禍奄至，永懷願復，昊天罔極，恨不獲即從夫人于九原。夫人自先公登朝，由安人四遷爲淑人。先公執政，遷永嘉、同安郡夫人。入相，遷和國、福國夫人。拜少保，進益國夫人。加雍國、唐國夫人。拜少傅、少師及兩遇郊祀，夫人皆當進封，則深以滿盈爲戒，再三抑而不奏，凡辭避大國者又四焉。以寔等累遇大禮，四封益國太夫人，該慶壽、登極恩，又兩封雍國太夫人。慶元六年明堂，遷魏國太夫人。五子：長曰寔，朝請大夫、新提舉福建路市舶；次曰守，奉直大夫、新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次曰定，承事郎，早卒；次曰宓，奉議郎、新主管南外睦宗院；次曰宣，宣教郎。四女，長適進士黃洧，次適秘書省著作郎鄭鑑，再適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羅點，次適朝奉郎、通判福州梁億，皆先卒；次適迪功郎、新福州古田縣主簿龔日孜。孫男六人，曰垕，承奉郎、監臨安府樓店務；曰址，承

事郎、監泉州南安縣鹽稅，先卒；曰塾，承務郎；曰坦，宣義郎；曰圭，承務郎；曰增，承務郎。孫女七人，長適文林郎、新知汀州武平縣趙善綽，次適迪功郎、建寧府甌寧縣尉李摺，次適迪功郎、新隆興府南昌縣主簿鄭燾，次適迪功郎、新監行在太平惠民和劑局林致祥，餘在室。曾孫男曰瓌、曰珽，皆將仕郎。曾孫女四人，尚幼。日月有期，將以六月六日甲申遷夫人柩于龍沒山妙寂院，以嘉泰二年六月十二日甲申祔于正獻公之塋。諸孤相與追記夫人行實，請銘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以傳不朽。嘉泰元年四月癸未，孤哀子寔等泣血謹述。《復齋集》卷二二。

〔一〕有過：原作「過有」，據文意乙正。

〔二〕裙襦：原作「群襦」，據文意改。

〔三〕夫人：原作「大夫」，據文意改。

〔四〕家君：疑當作「家居」。

直徽猷閣知福州林公墓誌銘

我宋有天下，遴選藩侯，謨訓具在。孝宗皇帝尤所加意，乾道、淳熙間，循吏輩出，莆郡亦有人焉，如龔公茂良之治洪，王公悅、劉公夙之治衢，皆爲世所稱道。厥後卓然有守，剛方而吏畏，仁慈而民愛，廉介而士服，所居而化，去而人思之，沒而愈久不忘，則故閩帥林公其人也。公諱枏，字子

方，興化軍莆田人。九世祖攢以孝行聞，唐正元間，旌表門閭，世稱闕下林家。曾祖傅，不仕。祖選，故承議郎，贈中大夫。父孝澤，故朝請郎、直秘閣，贈正議大夫。公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主福州閩縣簿，丁內艱。分教常德府，轉福清縣丞，改宣教郎。以父年老丐祠歸養。乾道五年，用宰相薦召赴行在，不忍離膝下，父勉使行。在道丁外艱，哀毀骨立，終喪不御酒肉，不居內。服闋，再召對，上諭宰執曰：「林某儘忠實。」除秘書省正字，遷檢書郎〔一〕，出知信州，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就爲轉運判官，移漕江西，知泉州。召未至，得旨：「林某屢更事任，具著勤勞，除直秘閣、福建路轉運判官〔二〕。」光宗即位，召拜吏部郎中，除直煥章閣、江東轉運副使、知明州，進直徽猷閣、知福州。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三。初入對，言：「陛下慨然有意唐太宗之治，而治效與貞觀若不相似，所用大臣有如房玄齡，魏徵者乎？太宗相玄齡二十三年，相魏徵十有五年，陛下誠得如二臣者而用之，能如是之久乎？夫持祿固寵之臣似無過，而緩急無所用，骨鯁戇直之臣似無用，而大節非人之所能及。願陛下接之以禮，厲之以義，平居有以養其心，臨事可以盡其力。」又曰：「兵強財豐未足恃，所足恃者人心而已。得人心之實，修德而已。修德之實，內焉立誠以修身事親，外焉推誠以下賢惠民是也。」知信州，陛辭曰：「陛下嘗詔輔臣，朝廷行事，是非惟有公議，若士大夫言清議者不宜有此語。臣謂公議云者，人心所同，清議云者，理義所在，二者同實而異名。清議者，忠臣節士之所慕，權倖讒諂之所憚，陛下又何惡焉？」又曰：「陛下優崇武人，意之所向，容有偏焉。唐末藩鎮流毒宇宙，州縣武幹，皆其私人。太祖用文臣，銷藩鎮，以縣尉易鎮員。真宗初置武臣同提點刑獄，不

使專也，嘉祐罷之。又祖宗之法不用武人爲大帥，必命文人爲經略以摠制之，劉摯以爲用意深遠。今武憲無副貳之名，又自內郡之守、百里之宰皆用武臣參之。陛下之意猶以爲未足也，方面專制，又將以付之，長此不已，何異唐之季世？」其爲郎也，言漢宣帝徵霍氏，自親政，舊臣張安世皆日懷焉，而洪恭、石顯親近用事。魏明帝沈毅好斷，政自己出，而內倚孫資、劉毅，宰制時政，公卿大臣不與接者，辛毗一人而已。朝無直臣，司馬懿之勢遂成，可不爲今日戒。信州兵驕，公始至，裁以法。物力擾民，曰：「此手實遺法也。」以官錢代輸。使廣東，減鈔鹽額，除增收錢。大奚山外寨以捕鹽爲名，殺略商人，守帥諱其事。公以實聞於朝，移鞠憲司，卒得其情。使江西，諸邑以科罰充無名之賦，一歲十萬緡，公歲助以漕司三萬六千緡，減免贛之支邑三萬緡有奇，於是一路無科罰。先是豫章大疫，死者多不克葬，公瘞浮柩二阡，爲冢六百九，骨函五百一十三，士大夫家貧不能自窆，賴公以窆者又三百柩，以其法推行之十郡。泉州游饑，公舉荒政，閣租賦，禁預借關外雜稅歲三千緡。豪民買撲於官而漁利數倍，州舊置坊鬻鹽，民苦科配，公悉罷之。使福建、江東，汀州總經制錢，寧化泰寧苗米，廣德、建平和買，皆多取奏鑄其額。宣城令張宗穎倚勢爲虐，守曲庇之，守親王也，故言者莫敢問，公劾奏無所避。知福州，簡訟寬賦。始侍郎馬公、丞相趙公欲甃城不果，公遂成之，周環四千丈，竣事而民不知。公孝廉剛直出於天性，恭儉好禮，正身率下，無慢色戲言，官僚畏憚，不敢爲非。然平生劾吏，自張宗穎外，他未嘗輕有按舉。少時植立，爲丞時以執事白府，袖書辨是非，帥以威折之，莫能奪，至裂其書于地，公徐取之以進，如是再三，帥卒悔悟。未嘗假人顏色爲諂語以媚

上。晚在四明，太師史公浩年八十餘，被召將行謁公，冀公有禱，入爲天子言也，公寒暄外無他語。太師曰：「某荷上恩，老不能行，柰何？」公曰：「此在太師耳。」客有竊聽於屏後者，愕然其質直如此。凡所歷官，世莫不以爲楷式，廷臣常奉詔舉諫官御史，皆以公爲稱首。雖未及用，而功德所被，幾半天下，使得行其言於朝，汲直何以加諸？夫人黃氏，考功郎官公度之女。子男五人，女四人，尚幼。公之卒三十餘年矣，故吏部郎中鄭公肇之已狀公行，獨墓隧之碑未立，孤及之猥以屬某，曰：「諸老凋謝，子之先人於我先君有舊，子侍側，通知二家志，盍書之。」辭不獲命，於是犯不韙而爲之銘。銘曰：

惟孝與廉，百行之基。大者既立，功業從之。公之九世，祖以孝旌。暨公父子，清白是承。行修於家，化被於國。玉雪其操，潛革貪墨。立朝不久，言未盡酬。麾節所至，民瘼則瘳。古人有言，遺直遺愛。公實兼之，百世如在。《復齋集》卷二一。

〔一〕檢書郎：疑爲「校書郎」之誤。

〔二〕除直：原作「直除」，據文意乙。

持齋先生鄭公墓誌銘

《大學》、《中庸》之書，歷春秋而下非一世，經師儒之覽非一人，未有灼然知其爲入德之門，傳心之法。天啓文治，我宋二程夫子始表而出之。淳熙間，道化盛行，朱子以天性之純明，加師友之講習，積四五十年不怠之功，然後是書闡明貫通，揭如日月，坦如康莊，目視足履，小大無疑。一時門人更去迭來，執經受業者半天下。吾鄉之士方且溺於功利之習，而升夫子之堂僅三數人焉。至於講明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備之於身，與夫二帝、三王、周公、孔子、孟軻、子思所傳之心，至精至一，執而不失，而爲朱夫子之所稱道贊美者，則未有如持齋先生者也。先生諱可學，字子上，系出於周威公友。典午渡江，平難將軍庠始南徙。由庠而下五世孫諱褒，爲太府卿，始居於莆田，力學好修，世號南湖先生。曾祖諱諶，祖諱思默，父諱仕謙，皆累舉進士不第。先生幼而文，冠而孤，撫諸弟，教授生徒以自給。淳熙己酉，鄉以貢于禮部，試不利。癸卯，與兩浙漕薦，考官今福建帥侍郎蔡公幼學稱美其文詞，春有司又失之。是歲與弟仲伯偕進偕退，乃謂仲伯曰：「吾女弟年及笄，猶未行，歸賣疇先嫁之，使無失時。我始以覓官爲急，今年壯乃知未聞道爲尤急，我聞朱先生傳道之統，真所願學也。」遂裹糧千里，跼門求見，先生一見，恨相遭之晚，握手評議，如夙友焉。蓋持齋先生窮理盡性，持心守身，一以聖賢爲法，其所未達於閩奧者一間耳。故見其師若曾子之於夫子，師視之

如夫子之於顏子，道同氣合，率終歲一歸，歸則以書質所疑，有問斯答，如環無端，皆前聖所未發之旨。朱先生之守臨漳也，虛子弟之師席，俾先生西鄉而坐。既而歸富沙也，則又虛席以書招之，且致諸子孫慕向不忘之意，至再至三，又不已焉。其所往復之書有曰：「此間難得人講論，每深懷想。」又曰：「近日朋友少看得如此，深惠鄙懷。」又曰：「斯道不絕如綫，唯冀勉厲以副所望。」皆親蹟，不能悉舉也。嘗以《大學》一編晚所刪定示諸生曰：「此書欲付得其人，唯子上足以當之。」其親傳面命如此。故四方學者至即有問，必使先生正之，而仕之來南者，命必見先生而後行，其所尊敬又如此。故先生之名實榮於時，未常有枉己爲人意，而諸公名人皆欲招致不可得。故與大理卿曾逢、工部侍郎曾逮爲忘年交。呂寺丞祖儉、李郎中孟傳、詹監丞徽之、廖郎中德明、鄭郎中肇之皆知敬愛，從叔軍器監卓仕必與諸。先生與人交，氣和而清，竟日端坐，不見怠容。誠信溫恭，其所誨誘，皆爲名士。晚與古靈先生之孫、故廉州太守朴遇於湖南，與致合浦，率五鼓危坐，聽先生講書一篇，然後視事，逾年不輟。有以見先生師道之行於人也。前後三奉大對。嘉定辛未，勅授忠州文學。是歲冬，廖郎中爲廣帥，招致郡齋。明年壬申秋，親友勉先生調選，今廣西憲方公信孺時守春陵，屈以偕行，至則湖南漕曾槃留攝衡陽戶曹。還其檄，至豫章，卒于豐城，享年六十有二。春陵守徐公杞解組歸，遇於道，買棺以斂。方公遣使奉葢于臨江軍，其弟仲伯哭往護喪。交友歸賻致贈，賴以不乏用。癸酉七月一日，抵里門，治命以妣公素爲後，年二十有一。仲伯自兄之死，哭泣逾時而哀，服心喪三年，蓋師之也。明年甲戌，當廷試不就，可以知先生之友愛矣。遺文有《春秋傳議》十卷、《三朝北盟舉要》

一卷、《師說》十卷，詩數百篇。先生不喜爲詩，遇事感發，時出一二，朱先生嘗止之，以故不多作，然亦已駸駸江右之風。頃年時事一變，登朱門者畏避退縮，先生獨相從於寂寞之濱，嘗曰：「吾所聞於師者，皆精微要妙，口傳而不書者也。吾老矣，不可獨善其身，將書之淑斯人。」某嘗恨爲童子時侍先君閑居間，朱先生自建上來訪，留月餘，及丁未歲先君薨，先生又來弔，時某皆年少，未知求教，至今追悔無極也。所賴以扣其不傳之秘者，有持齋在，今復已矣，豈非命哉。嗚呼！士生斯世，朝聞夕死，孔門躋之。吾鄉曩時諸先生，如浹祭之學博文雄，艾軒之理精思古，皆足以暴白於後世。而求其得百世之師而教育之，以致於卓然成德，則先生此樂未多遜也。所得如此，宜外物不足□□。葬有日，仲伯走安溪謂某曰：「而嘗從吾兄遊，知之深，不可不銘。」銘曰：

惟朱先生，續道之真。友已教子，實難其人。先生脩家，本與道合。一見而契，如虛斯納。壺山之下，朱紫則多。得道之傳，其人幾何。我作銘章，刻之幽室。四尺者封，千載一日。《復

齋集》卷二一。

參議趙公墓誌銘

朝請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趙公，諱公邁，字志行，以淳熙六年冬卒，葬於金雞山之原。後廿八年，其子彥廌丞泉之安溪，始至，爲某言曰：「吾先人奮弱齡舉進士，歷二千石，參謀帥閩，不

爲不遇，而喜廉好施，家無遺資，故遺言往行雖已輯錄，而兄弟仰給斗升，不能遠求當世名人銘而納諸幽。每一興念，未嘗不恨，今雖已遠痛，猶昨日也。子好古文，其爲誌之。」某辭曰：「而考前輩盛德人也。某生晚，學識淺昧，其敢犯不自量之譏，且誠無以贊揚碩美。」請三至，乃喟曰：「而考行應書法，塗之人至今猶能誦之，況有鄭清卿之狀在。子又誼重請堅，其可辭！」按公系出宣祖皇帝，爲魏王六世孫。曾祖諱克修，右衛率府率，贈同州防禦使、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贈崇信軍節度使、追封少師、尹國公，謚孝齊^(一)。考諱持之，武經郎，累贈中散大夫。孝齊公事君奉親克忠克敬，好學，空金帛以市書，有致君澤民志。嘗竊嘆名在屬籍，不得陳力就列，無以自見於世。語聞，仁宗賢之，親書「忠孝公邁」四字以寵之，公拜受以示訓諸子，窮日夜不怠。元豐初，始用貢舉法試宗室，公子撫之、百之、臨之皆擢高第，邦國榮焉。中散公，其季也。厥後丁時多艱，寓建鄴，及卒，公與昆弟避地無常居。紹興初元，復寓徽州。公弱冠以詞賦中選，授保義郎，食祠官之祿。十六年，再試國子監，再中之，擢廿四年太常第，賜進士出身，以從義郎易授左宣義郎^(二)，知臨安府鹽官縣丞。江東部使者高其能，俾攝徽之休寧尉。邑有胥抵罪，命公籍其家，公問其子何業，曰：「業儒。」公憐之曰：「汝父犯法，家貲當没入官，吾不能汝庇，汝既儒業，能勉力起家，此直毫末耳。」其人感泣而去，後果登進士第，爲顯官。識者謂公能以一言勵士如此。尋攝尉婺源，能聲益軒。鹽官戍及協理一邑，無所不用其至，遷僉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三)，兼西外宗正簿，太府事叢，部決無疑，上官奇之。終更，愛其風土，因居法海僧舍，轉通刺處州，未上，知大宗正事。士銖以公能行

薦，孝宗召對，擢知衡州。湖湘唯衡爲劇，地瘠民貧，外臺錯峙，供億常懼乏事。又承郴寇李金掇拾之餘〔四〕，公私如掃。公勤以柅吏奸，寬以撫民瘵〔五〕，居二年，用饒家給，民愛之如慈母。及歸，相與號泣，遮于江臯不可得，則繪像以祠之。部使者以聞，詔中書記公名。拜信州，改澧州，以貧不能遲次，丐主管台州崇道觀，添差福建路參議。爲之四年，以疾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五。由武易文，階八遷爲朝請大夫。娶宜興蔣氏，太師魏國公諱之奇曾孫，有賢行，封宜人，後公八年歿，祔焉。男六人：曰彥汲，曰彥淵，曰彥渙，皆先公亡；曰彥宓，邵武軍建寧縣丞，後公卒；曰彥向，南劍州法曹；曰彥寓，泉之安溪縣丞，皆以公任，今爲從政郎。女三人，長適朝議大夫、知泉州金僊，次適新安進士汪時發，次適福唐進士陳鑄。孫十人，巖夫、文夫、苾夫、忍夫、愍夫、塵夫、愍夫、塾夫、壑夫、埜夫，皆業進士。孫女七人，二已行，餘尚幼。曾孫男四人，時德、時瓊，餘未名。公天性忠恕，喜怒不形于色，與人言唯恐傷之，傾心竭誠，表裏如一。而持身居官，廉介正直，遇事鯁亮，不爲苟同，必盡己見。無聲色玩好之欲，而篤嗜於書，下至醫卜、釋老、稗官之說，亦獵其華以資爲詩。與溫陵陳知柔、永嘉林元仲、桐鄉朱輅、艾庵李洪相唱酬，有詩三百篇，曰《遣興集》，藏于家。故當時名公要人，知己者不少，如金公安節、趙公子瀟、陳公正同、邵公大受、張公孝祥、榮公嶷，皆嘗薦於朝。而公雅不好進，不忘韋布之樂，所得俸賜，隨即施予昆仲之孤，撫而養之，費不問餘，以市置田宅爲耻，故貴而無家，糴粟以食。嗚呼，可謂尚德君子也已！銘曰：

皇皇宋宗，異人所集。偉哉孝齊，盛時特立。忠孝之報，未及中散。篤生參謀，奮自弱冠。

婁以秀貢，擢第太常。去武而文，祖考以光。十有六年，食而不仕。克艱克勤，始就乃事。居守佐帥，績茂五官。不富而仁，賢者所嘆。聞子聞孫，享有餘慶。我銘此詩，以驗天定。《復齋集》

卷二一。

〔二〕此句當脫墓主祖諱。據《宋史》卷二四四《宗室傳》一，趙克修子名叔充，卒後贈崇信軍節度使、尹國公，謚孝齊。應即此人。

〔三〕左：原作「在」，今改。

〔四〕「判官廳」下原衍「出」字，據文意刪。

〔五〕「椰」：原作「彬」，今改。

〔六〕上句「奸」，下句「寬」，原倒，據文意乙正。

全宋文卷六九六八

陳 宓 一五

告院龔公墓誌銘

公諱堪，字少任。八世祖繇錢塘入閩，爲興化軍人。祖諱茂良，淳熙中參預大政，于時朝綱大振，四夷賓服，天子敬之。以前爲諫官時排根權倖，至是陰爲所擠，謫居英州。父諱昇，宰福州永福縣，棄官侍行。公時年七歲，秀穎□絕，日與祖父更相酬詩以祛其憂。參政父子竟死英州，公時九歲，匍匐拜哭，扶雙柩以歸，聲鳴哀悲，行道不忍聞。少長，於書無所不讀，爲文精麗清絕，操筆立成，儒生文士往往歛衽避席。用參政公追復恩授承務郎，以詞賦魁吏部，調監泉州南安鹽稅。丁內艱，不果上。改監台州寧海縣長亭鹽場，充福建路進士貢，到官刻已奉職，公私與足，民爲祠之，秩滿，遮道願留。轉幹辦，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歲入浩穰，吏相囊橐爲姦，公一正之，課以大最。遷辰州沅陵令。故事，迓新之費、官僚之俸於吏民焉抑取之，公先期戒絕，民蠻戶歌之。自始

仕，至是歷三官。名公帥守部使者如尚書張公杓、今參政樓公鑰、大諫傅公伯成，以治績文行薦于上者，凡一十一人，牘滿公車，譽溢搢紳之口，亦既籍其名於中書矣。公退避狷介，念祖母太夫人高年，卒調京倅以歸，遲次五年，愉怡左右。闕至，大尹趙公師石奇公才，空一府事屬之，公部決無留思，視民間疾隱不翅如在己，釋小民犯錢禁久繫不能償贖賞之金者數百千人。歲疫且飢，公家至戶視，候其色氣，品其藥劑，賑以粟米，所全活不可算計。居四月，能聲軒甚。司諫范公之柔薦于朝，於是選授提轄鎮江榷貨務。時鎮江、建康兩務皆以兵興後窘不可支，而鎮江差易幹治，朝命商公逸卿督建康務，逸卿告公曰：「某之兄飛卿死于總領所，今又往，重傷老母心。」公懷以易播之義，慨然從之。淮甸飢民流離，寇攘大作，宇益悉壞，鹽商掃迹。公以仁治財，民有負綱運米，羈其船四百餘艘，囚者數千人，公一日蠲之。溥心阜通之政，榷務月供軍饟及待朝廷不時之須，爲緡百萬，期會迫不可移，一日乏供，則俟國大事。且死^(一)，公援比丐朝廷補助經費，適丁多事，內外俱匱，宰相美辭慰答之，才與百萬^(二)。公轉移假貸，以無爲而有，期年又六閱月，軍不知乏。而公憂危成疾，哀呼求去，章數十上，朝廷難其代，卒不聽。公既竭力支吾於商人不通之時，其後復業，則力革其弊，申明新舊對帶與夫創總庫專賣交子之法，移文倉司，以革折鈔之弊。旬月之間爲利甚溥，民樂趨之，錢餘於庫者萬百緡。詔擢公主管官告院，公踰年盡瘁，及是始享其功，而病且死矣。上憫其忠，賜緡錢千以旌之。嗚呼！自古人士懷奇抱器，道不信於友，功不見於世，鬱鬱不得志以死，何可勝嘆！孰如公幼則邦人父兄稱舉以勉其子弟，壯則達官要人交薦以達於冕旒，方國用之窘，劇任重務，才智縮

首，莫不曰唯公可當其事。公亦奮不顧身，曰：「非我，孰爲國任此事者？」卒銷大患於泯然無迹之際，上嘉公能，列位于朝。夫聞望如此，事業如此，而駸駸顯榮又如此。則公不爲不遇，道不爲不行，唯祖孫三世死不以私，而公壽止四十有二，斯其可嘆也已。公性不喜殖貲產，輕財尚義，平生無所嗜玩，好爲文，亦不自愛重，任其散落，在藁者若干卷。與人交，久而敬益懽，死之日，聞者流涕。官積階至員外郎。其配安人林氏，艾軒先生猶子也，勤儉能家，與二子畀柩還鄉，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之原。長曰某〔三〕，以公蔭授將仕郎；次曰某，治命爲公弟後。某不肖，忝遊從踰卅年，又娶公從女弟，知公爲深。二子以書來請銘，曰：「子毋以不能文辭。」某泣不能辭。銘曰：

矯矯大夫，奮自孤童。有藝有才，時艱是逢。國事以濟，卒隕其躬。三世南北，咸死於忠。

厚功薄報，其後必封。孰云不信，識此幽宮。《復齋集》卷二一。

〔二〕「且死」句與上下文句不聯屬，當衍。

〔三〕才：疑當作「裁」。裁，截撥也。

〔三〕句首疑當有「二子」二字。

知縣王公墓誌銘

紹定庚寅秋八月朔，王君猶袖書一編訪某，曰：「吾父寧德令君以嘉定庚辰歲卒于官舍，嘗卜葬松嶺溪西，不利，今以十二月丙寅日始克葬壺山白雲峰下，治命屬子銘。」某廿年前嘗入漕貢舉場，倍公研席，往來建、劍二州，道間款昵如兄弟。文雖不足發公才業之萬一，要爲知公誼，不得辭。君之族自晉文獻公而來，爲江左大姓，先世居泉州，皇績仕至虞部。曾祖言、祖宥贈朝議大夫。考進之，朝議大夫、知常德府。君諱必成，字宗可。弱寇以詞賦先胄監，歷泉州、九江戶曹參軍、建寧理掾、山陽戶掾，攝江淮制司幹官，專元戎書記之任。以薦改宣教郎、福州寧德令，以賞增一秩。公之在九江也，歷事三守，侍郎徐公誼、給事余公崇龜、大卿譙公令憲皆延入幕，事無大小必以屬君，而其書擬所稱賞者知出公手。倉庾出納，一切罷去弊例，所供賦貧窶粟均平無高下。制幕也，海寇吳鐵頭猖，江面數千里患之，君請其長聞於朝，嚴捕戢之令，未幾獲於處之龍泉，長江以寧。尚書蔡公幼學帥閩，君奉檄一見，即刻薦其行能於朝。有北人詐稱爲皇孫，官吏惶惑，公折以經誼，立致其罪。寧德邑小而遠臺府，豪民循習陵轢，鰥寡莫敢誰何。公至，一繩以法，皆斂迹相戒曰：「此清嚴令尹，謹不可犯。」邑負山瀕海，吏卒囊橐爲姦，往往潛入鄉落，積爲販負者害，至有遭攘，徒手號泣而歸者。公一切禁止，吏給牌自隨，稽其出入，田里帖然。前後積弊，民冤莫告，公至，競來求

直〔二〕，訟牒日不下二百餘，公剖決如流，庭無滯訟。台府積案牘九十餘事，皆數年不決者，聞公精敏，悉以送公裁處詳審，旬月盡決，訟者咸服。邑有漁艘千餘，皆不及等，每防秋於濫科，公一日集于江岸，爲籍其尺寸上于府，永絕追呼之擾。下車半載，害除利興，民方歌詠，而勞以感疾，病中猶剖決事如平時。一夕而逝，父老愛惜如喪親戚。越明年小祥，士民舟人相與素服追念於釋氏之廬，其得民心如此。君爲人孝友，出於天性。精悍勁正，當官吏不能欺，民蠹剗剔不盡不已。嗜書，至死不釋卷。爲文雄健刻深，出語必警衆。在舉場，自朝至夜聲吟營度，至嘔乃已。故六十禮部舉人皆服其能。世之士者微倖於一中而學術漫不究，業溫飢於一官而政令漠無所聞。若君者，一第始可言命，而作令真不負字民之職矣。享年五十有三。娶林氏，先公一紀卒。繼室方氏，故少卿銓之女。子男三人，曰猶、曰慈、曰昇。慈、昇早卒。女二人，長適進士鄭知詩，次適鄭漢傑。孫男二人，英生、茂生。銘曰：

勉勉爲學，有進無止。矯矯爲官，以廉爲惠。五十有三，足以名世。所積者多，是遺後嗣。

《復齋集》卷二一。

〔一〕「制幕」上疑脫「在」字。又「幕」原作「募」，今改。

〔二〕競：原作「兢」，據文意改。

贈宣教郎林公墓誌銘

《易》稱「積善必有餘慶」，《書》稱「作善降之百祥」，天之報施如燭照，數計歷攷，古今百不一忒。莆郡支邑曰仙遊，邑大姓曰席、林、麻氏，聚族二百餘年矣。自曾伯祖正奉公豫擢熙寧進士第，歷典七州，惠愛可紀，坐薦二蘇入元祐黨籍。叔祖兵部郎中師說，以清介剛直顯名。閤門宣贊舍人師益，靖康死節，龜山楊先生嘗薦諸朝，號爲聞家，過其門者式焉。公諱如羔，字子裘。曾祖革，不仕。祖伯文，以伯父正奉公豫之蔭授承信郎。父若樸，不仕。公天姿穎敏，於書無所不讀，從艾軒林先生光朝、左史陳公士楚學。爲人寬厚長者，未嘗與人校是非曲直。身居長嫡，友愛諸弟，宗族無間言。生於紹興戊辰，沒於嘉泰壬戌。以子貴贈宣教郎。配孺人陳氏，故漳州通守仲珪之女。公中年憂未有嗣續，一夕夢神人告，已覺而識之屋壁。後十年，黃氏孺人果生二子，長曰日邁，登甲戌進士第，今爲承議郎、知泉州安溪縣，謹身愛民，不爲鄰寇所動，邑人安之。次日日邁，習進士業。公雖不仕，而家居爲善，教子淳淳，不殖產營利，鄉黨稱德。蔣溪、石梁，凡數所皆公先世所建。高曾積累既厚，而祖考繼承復不倦，有後固宜。銘曰：

取必於人，不如取於天。身之通顯，不如子孫之賢。已過者泯，方來者延。深耕厚穫，自古

處士林公墓誌銘

公諱師古，字子平，興化軍莆田縣人。其先自長城徙居國清。曾祖國鈞，故贈承奉郎，賜緋魚袋。祖充，故迪功郎、南安軍司戶。父浦，從艾軒林先生游，士人稱之。公其仲子也。性謹厚，事父母孝，承顏順色無違。父母歿，事其兄嚴如父，家事無大小，稟命而後行。先世經史圖籍，謹藏不敢失墜，常以戒子孫。厚於宗族，嘗言古人聯族睦親，非燕不行，時節伏臘，雞豚酒醴，相與通情，情既通，則氣自和，一門穆如無間言。治家有法，和而不流，見其有嚴厲之色，而中有不可犯者存。樂善好施，出於誠心，視人飢寒如出諸己。讀書務究理義，躬行有得，不徒爲口耳之學。素有隱志，所居必灑掃焚香獨坐，以退靜爲樂，勢利紛華，人所不能忘者，君泊如也。嘉定庚午，築室於國清塘之湄，號曰「南山草堂」，具扁舟，日與客飲酒，更相唱和，風朝月夕，樂不厭也。晚歲爲壽藏，以寶慶年甲申六月終，享年六十三。初，艾軒林先生以文章道德領袖莆田，學者四方來從，不遠數千里。作文必有法，事親必孝，事君必忠，居官必廉，奉己必約，衣冠動趨必合乎禮，濟濟然，穆穆然，里社相遇，肅敬端重，行路人知其爲艾軒先生徒也。君幼聞父訓，不教以能，故事親從兄，睦宗敬友，有名儒風，化其然也。死時出婦人於室外，沒於友人之手。里有病涉者，梁之而後暝，斯可尚矣。配鄭氏，監簿友堂先生之孫也，先公卒。葬於上莊之原。子二人，長曰願翁，好學早世。次曰雷震，居

太學。女二人，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次適友堂之曾孫斌。孫男三人。將以二月己酉葬焉，其孤雷震以新昌丞黃叔甸述君之行來請銘，某病不能，執事三至不倦，親黨鄉閭皆曰善人也，誼不得辭，乃爲之銘。銘曰：

名儒未遠猶典刑，以儉爲寶經充籛。有子虞庠祿帝京，好德令終斯可銘。《復齋集》卷二一。

吳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吳氏，諱守初，興化軍莆田縣黃石人，汀州刺史諱瑤之女，廣東運判薛公諱元肅之婦，建寧府合同場諱若水之妻。合同力學好修，稱於鄉里，初仕未祿，年四十而逝。夫人年亦盛，銜哀茹痛，事舅姑不懈，嫠居二十年，舅沒姑老，盡婦禮如初嫁時。夫人長子宦遊，夫人不忍去侍側，晝教諸子，夜課婦工，寒暑不變。夫人之歿也，姑李氏年八十，哭之過時而哀。夫人自少至老，身無私財，節衣縮食，攻苦食淡，怡然無戚容。紹定戊子秋七月十有二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男三人，季良從政郎惠州司理參軍，季厚從仕郎邵武軍光澤縣尉，季澤將仕郎。女一人，適承議郎主管華州西岳廟黃非熊。孫男一人。孫女四人。以庚寅九月丙申葬於城北雲澤之原。司理君泣謂某曰：「吾母生勤苦，死不逮養，且死時季良方調選，不得視病訣別，負終身痛，子其爲我銘。」某甥女適司理君，知夫人行爲詳，誼不得辭。銘曰：

處身如宴，節堅而行苦，是爲薛氏之婦，三子之母。《復齋集》卷二一。

參議鄭侯墓誌銘

嘉定乙亥歲，某與侯同仕於朝。侯監左帑，居數月，念太夫人老不可迎，以就養謁告省侍。是歲夏旱，軍儲民食有不給慮，朝家因命奉檄諭招閩中米艘，侯奉以行，至則以誠意致朝命，民應如響，以斛聞者十餘萬。同列有間甚者，曰：「侯之歸省，藉上命爲榮，所過郡邑，體同王人，饋勞煩擾。」語聞，言事者撫以爲實，侯遂被謾，無敢與辨者。侯清約，人所素知，侵顯不異寒士。近世官至令長，適千里百須皆備，侯僕從不過八九人，舍宿旅邸，雖寢具不以自隨，而謂騷動郡邑以邀餽賂，將誰欺乎？侯自不爲冤，怡笑自若。嗚呼！若侯可謂盛德君子非耶！侯諱浦，字仲淮，興化軍莆田人也。曾祖諱紹，祖諱良臣，考諱獵得。侯登淳熙進士第，主福州長樂縣簿，轉承泉之晉江，用薦者改京官，令處之慶元，臺府交上政績，擢監左帑。奉祠二年，通判信州。丁母夫人憂，反吉，調循州通判，改知南恩州。到官一考，力丐閑，改參江西議幕。歸抵家，旬日卒。歷七官，而所書考纔有十一。自爲長樂主簿時，已能自立不阿。邑有豪民以利吞民田，與吏爲姦，訟累年不已，福帥下其事於侯，侯得其情立決，民感伏而去。漕台患鹽筴不登，以薦書誘三邑主簿使督之，皆爭趨恐後，侯獨密疏利病以部使者，賢而薦之。有顯官以田券求稅而不輸其金，侯封還之，曰：「其寧獲罪，不敢自

欺。」又決大官田訟，分辨曲直，將以誠意，大官反重之。爲時開禧軍興，須海舟甚急，吏並緣爲擾，侯躬至海鄉，以見存舟及丈尺者籍之，商人帖然。石井巡檢官白太守曰：「某舟不可用。」時太守嚴不可犯，械使易舟，爲期峻迫，侯亟入府言曰：「舟危道，事不厭細，寨官之言不足責，且舟非寨官所能辦，盍命邑之易？」守寤，寨官得免。攝主管舶司，於番貨一無所問，弊例所入一切絕之，蠻賈咸悅。宰慶元也，革科罰之害數條，民歌於道。和易近民，訟爲衰止。楮幣申嚴，官吏以苛急爲能，不但得罪。部使者行縣，將及境，民恐令得罪，自爲供張以待，甚盛，侯驚訝曰：「我未嘗夙戒也。」充役罷者感侯之惠，願以家資當兌楮折閱費，富室效而爲者數十人，不三日爲鏹千，使者以辦聞。官滿，民爭走送，有越境者。中間居鄉，則葺輿梁以濟涉，爲廬於道旁曰福田以療病。其爲郡也，蠲三邑逋賦以萬計〔一〕。郡以鹽爲富，侯損其賈，節用取足，僚屬爲苛，守所各俸金，皆代償之。壬午歲，颶風大作，明年米翔踴，侯亟發廩以賑，不俟使者之報，仍喻閩粟往哺之。鄰郡民有盜入境，獄成，法當流，侯原其情輕之。廣府新會縣境與郡接，民洗氏與州民吳氏有私隙，以鹽訟于州及府，侯廉知其非盜，罪洗氏。初，侯之臨遣于天子之庭也，言州縣輸納，版籍不明，防秋海舟，役使不公。二者皆侯之所親見者。侯爲人，事親孝，居父母喪，蔬食骨立。與人交以誠〔二〕，言笑怡怡，未嘗有怒色。故自少至老，由賤至達，未嘗有一疵之可指。溫然其容，事有不可者善道，人皆信服。享年六十有六。以嘉定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甲申葬于莆田縣雲峰之原。子一人，大椿，將仕郎。孫二人。初，侯嘗命某銘其考朝請府君之墓，某自唯言訥無補潛光〔三〕，侯請不倦，至於垂淚。今侯之子以侯

銘謁者至再，其忍辭。銘曰：

以詐取詐，詐窮則乖。以誠馭詐，有感無猜。退不待老，願早克諧。彼古君子，亦何人哉！

《復齋集》卷二一。

〔一〕逋：原作「捕」，據文意改。

〔二〕誠：原作「試」，據文意改。

〔三〕訥：原作「納」，據文意改。

前室孺人梁氏葬葵山壙誌

孺人，泉之晉江人也。曾祖父諱熙，故贈太師、英國公。大王父諱光，贈太師魯國公。王考諱克家，故任特進觀文殿學士、鄭國公〔一〕，贈少師，謚文靖。文靖公自奉大對擢第一，不十年至宰輔，再相孝廟。文章德業，傑出中興名公鉅人之右。孺人其中女也，未行，以丞相恩封孺人。母秦國夫人，鍾愛擇對，年過笄，紹熙壬子始適某爲陳氏婦。天姿嚴整，動中禮法，識解過人，持身理內，纖悉井井。入門既饋，親族交慶，妣魏國夫人嘆曰：「使我正獻公無恙，得此佳婦，寧不爲吾兒喜。」語且悲。時某侍旁，不知涕淚之橫集也。嘉泰壬戌中秋二十五日，以疾逝於文靖公之第，享年三十有四。子男二人〔二〕，長曰甲，三歲死。次曰圭，承務郎。孺人事秦國尤孝，歲時歸安，油油翼翼，不

忍輒去。及是秦國念之不釋，勿欲其藏之遠也，某黽勉承意，即州之葵山葬焉。用撫其凡，以納諸幽。嘉泰四年，歲在甲子，十一月十四日壬申，奉議郎、新權知廣州東莞縣、主管勸農公事陳某書。

《復齋集》卷二一。

〔一〕特進：原作「時進」，據文意改。

〔二〕二人：原作「三人」，據下篇《前室安人梁氏改葬下余壙誌》所述改。

前室安人梁氏改葬下余壙誌

安人姓梁氏，諱妙惠，泉州晉江人也。曾祖父諱熙，故贈太師、英國公〔一〕。王大父諱光，贈太師魯國公。王考諱克家，故任右丞相、少師，謚文靖。妣秦國夫人陳氏。紹熙壬子，以安人歸于莆田陳某。嘉泰壬戌中秋歸寧，廿五日歿於文靖公之第，享年三十有四。累封安人。秦國鍾愛，不忍其葬於遠也，嘉泰四年十一月壬申窆於泉州南安縣葵山之陽。相望異鄉，非歲時伏臘，於松楸之日有限，窮山荒源，瞻顧者怠，追悼在心，及是始克改葬于莆田縣之下余村陳巖山之麓。子男二人，長曰甲，生三歲死。次曰圭，承務郎、新差江東淮西總領所排岸兼監行宮雜賣場。《復齋集》卷二一。

〔一〕故：原作「遐」，據前《梁氏葬葵山壙誌》改。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諱惠真，潮州揭陽縣丞諱震之長女。生九歲，母夫人方氏歿，夫人實主內事贊府公，愛重之。及笄，適市舶趙公諱彥駮。事舅崇道公盡婦道，以孝稱。敬夫如賓，雖小事不敢專，必咨而後行。崇道卒，居喪盡禮。市舶繼卒。二子少稚，叔姑皆幼。夫人年卅一，哀苦自誓，閤門百指，節縮營辦以取給。又能極力舉舅姑及其夫之喪，其卜兆始窆，率以身親之。時族之賢者，如郎中趙公伯達昆仲咸敬嘆焉。二子少長，飭令從學，擇師而教之。叔有室，姑有歸，咸爲成人。長子寵夫登慶元三年進士第，次寧夫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諸孫亦皆勤學，世其科。時節慶賀，子孫諸婦列拜進壽，里人咸以爲服勤教子之報。夫人治閨門甚嚴，待宗族有恩，其於奉先也尤謹。子婦之始至，教之以禮，如嚴師焉。好義善施，家雖貧，客至，治具不問有無。春秋蒸嘗凡刀匕盤匝之奉，必躬必親，其執饋也洞洞屬，雖老不懈。少喜浮屠、老子之說，晚而課其書，日盈萬言。病革，神閑氣定，悉召男女至前，與之訣，其處死生不亂如此。紹定元年十月六日丙午，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九。其明年十一月朔乙丑，葬于廣恩山之麓。子男二人，長曰寵夫，從事郎、建寧府觀察判官，先夫人十二年卒。次寧夫，宣教郎、前知漳州漳浦縣丞。女二人，長適進土方拱辰，先卒。次學浮屠法，爲比丘尼。孫男七人：時楚，從事郎、漳州長泰縣尉；時棣，文林郎、新泉州司法；時樸，從事郎、吉州廬

陵尉；時楸，忠訓郎、興化軍稅官；時枏，習進士業；時秘、時概早亡。孫女一人，適進土方益之。曾孫男六人，曾孫女三人，皆幼。嗚呼！自昔正烈之婦，經史班班，雖遐嶠幽閨，靡不備錄，所以厚禮義崇風化也。夫人年盛而守節，不以家貧累衆而他其志，用能難苦儉素，訓子業儒，使子孫登第者凡六人，克昌厥後，豈非修身房帷，取必於天而然耶？銘曰：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非是母不生是子，古有此言。夫人是似，唯終身不失於正節，宜再世多有於賢嗣。《復齋集》卷二一。

承奉郎林公墓誌銘

君諱立義，字子宜，興化軍莆田人也。曾祖諱國鈞，承奉郎致仕，賜緋魚袋，號年回居士。艾軒林先生嘗銘其墓，稱其盛德。子孫多從艾軒游。祖諱充，南安軍戶曹參軍。考諱浦。君其長子也。君少失所怙，事母孝，撫諸弟人無間言，治家勤儉，招延里儒以友以師。其子應雷遂由國庠舉禮部不中，昏于天宗贈太師潤王孫女。授初品官，尉潮之海陽，期至迎君，君曰：「仕于南方，孰與吾享鄉居之樂？」回年暨君四世皆以林泉自適，無汲汲進取意，故肯堂考室蒔花植竹，歲美月新，暨君益張大之。穀城國清爲莆邑山水絕勝處，君家獨據其要，鄉之大夫士有終歲慕羨不得一至者。君雪舟筇杖，日徜徉其間，以考壽終，可謂無憾。而鄉人咸期君方面豐下，康強未艾，一疾而逝，爲可嘆也。初，子孫以國霈恩，

官君京秩，實有兩朝之寵命，然非君志也。娶贈太中大夫吳公某之孫女。子男一人，應靈，先君卒於海陽。女適故從政郎、賓州教授陳鼎玉。孫男三人。以寶慶乙酉孟冬丙戌歿於正寢。明年正月庚申葬於莆田縣鄉福山之下，蓋君所爲壽藏也。某於君有姻黨之好，其孤請銘，義不得辭。銘曰：

穀城如玉，國清如水。考槃之志，祖考是承。福祉具有，不假寵榮。種德不怠，後必有興。

《復齋集》卷二一。

改葬祖太師冀國公壙銘

皇祖考太師冀國公陳前，祖妣越國夫人黃氏，舊合葬于寶忠紀孝石泉寺之東陔彌林。嘉定癸酉秋八月，水齧其墓。明年二月丁未，改葬于寺山之陰，曾祖考太師蜀國公墓之左，奉祖妣冀國公夫人卓氏祔焉。其穴乃建安西山先生蔡季通淳熙丁未年所定，是役揆之禮經，謀之宗人，質之祖廟，禱于大神，罔不協從。用表其繇，以示後人，俾之不容己不知輕也如此。《復齋集》卷二一。

贈通直郎鄭公墓誌銘

鄭於諸姬，爲近代有顯人，中世以來，入閩者磊落相望。公之始祖，唐太中初自北而南，經行福

唐，抵蒜溪，樂其寬閑，因居焉。累數十世四百餘年，雖皆韜晦田畝，然其高曾祖考所以積善種德，開先燾後，非一日矣，至是赫然爲名儒顯族，正所謂起其宗、大其門者歟！公諱獵得，生而穎悟，少長，□學日□千言，博通經史百家之書，矻矻不倦。爲文爲詩，時輩不敢與齒。交闕廣，譽處隆甚，試中國庠，肄業三年。一日語其友諫議李公大異曰：「今之月書季考，大抵競進爭名〔一〕，古之所謂學不如是也。我當退而脩於家，淑諸其徒，不亦善乎？」李公留之不可，歸教授生徒，來學者甚衆，油然自得，若將終身。舊交故人多處華要，未嘗以書往來。光宗受禪，學之士俱沾恩異，故右史陳公士楚素厚公，時主國子監簿，貽書勉公亟歸鬻舍。公曰：「此兒曹事，吾尚可復出耶？」明年子浦擢第春□，公戒以靜退無躁，浦奉命唯謹，一再調官皆鄰郡，闕便侍養。明堂禮成，恩及高年，浦屢以請，公力止之。諸公貴人有勸浦田榮親非子職而必告耶〔二〕，告則不得，不若不告也。浦因事詣郡，列上其事，恩俾京秩，命下，公已不及見矣。先是，公嘗夢浦以一卷書若告身者讀於前，公閉目而聽之，已而果然。公性倜倘，而修身□飭，言若不能出諸口。賓接人士，不以貴賤長少異，闕飲必盡歡。平生溫恭，與人無間言，鄉閭有不直者，必詣公，公一言平之，皆感悅而去。公居家，教行於鄉如此，使得位治人，闕者乎。享年七十有四，葬于雙峰寺之東。娶闕縣人也。事舅姑盡孝。公之歿，夫人紡績衣諸子，課其學業，見其子闕以績擢爲左帑官、通判信州，未上而夫人卒。年□十三。初嘉定丙子，浦之由左帑以煩言歸也，懼貽夫人憂，夫人曰：「吾國安於貧，况有祠廩足以活吾母，□尚奚須？」其知止足如此。識者又知公之教行於家，弟闕之日，章孝友力學，於世味泊如也。不授室，

怡然獨處。死時年六十九。祔於公之側。子三人，長浦也；曰鑑、曰滂，皆早卒。女二人。孫男曰景大，女二人。某於左帑有鄉黨遊從之舊，知通直公行爲詳。闕

□□鄭宗，公侯其先。聞禩四百，□□能賢。學□□仕，所積者專。鍾此德美，後嗣是傳。高大其門，駟車有翩。益恭益謹，有赫有延。卓彼馬鬣，雙峰之原。過者必敬，視此銘鏤。《復

齋集》卷二一。

〔一〕競：原作「兢」，據文意改。

〔二〕諸公：原作「請公」，據文意改。

通判南堂時公墓誌銘

嘉定十五年夏五月望，南堂時先生卒于官。天台之民慟惜，四方士夫交吊。越三月，其孤棻以書抵其友陳某，曰：「先君師事東萊先生，所與交皆名人，今存無幾，相知深者無如子，子其爲我銘。」某自唯寡陋不敢當，則又顧辱公之愛，深哀諸孤之請誼而有禮，不忍辭謝，勞使者往返於千里之外，益重得罪，黽勉承命。嗚呼，尚忍銘公！公諱瀾，字子瀾。其先開封人，後徙居東陽，家世業儒。曾祖諱煥，妣曹氏。祖諱汝功；妣邵氏，封太安人。考諱鎰，贈朝奉郎；妣張氏，贈安人。公生紹興丙

子歲，天姿卓絕，自束髮承訓嚴父。少長，東萊一見異之，試以文，援筆立書，纔數語，東萊曰：「足矣。」由是親重之〔一〕，公侍學左右，未嘗一日離。一時學者以文請誨，屢相接戶外，東萊指其瑕瑜，必使公見之，迨諸生退，然後課公文，率至夜半乃寢，不以寒暑風雨變，如是累年，故公得於東萊者爲深，門人自以爲不及。登淳熙八年進士第，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刻意問學，不汲汲於祿。時故相周益公位西樞，以汲引人士爲己任，聞公至，握手談議，戒門□以時納索，索公文至史論，稱嘆久之，乃言於王丞相。丞相愧公不來見銜之，公曰：「我之見否，何足爲相君軒輊耶。」十三年，用高宗慶壽恩轉脩職郎。東萊卒，朝奉公亦卒，公懼曰：「既喪父、師，爲學力倍功半〔二〕，惟此時爲危。」乃益堅苦自持，居喪纍然盡制。調温州天富鹽官，郡侯雅敬公，檄攝郡文學，生徒間有不居學而靡廩食者，公繩以規，不聽，自罰俸以礪之。有孫其姓者在罰中，挾貳車以請免，公不爲變，貳車怒，窘以鹽事。公懷鹽官印趨庭納之，不脫衣而去，貳車告郡侯，率同寮人士數十百輩邀迫踰數十里不可而反，郡以聞部使者。庾使陳杞奏請罷之，報可，調邵武軍泰寧尉。皇帝即祚，公上書言事，呂公祖儉特加敬嘆。試教官中之，戴公溪誦其文曰：「《周易》之文也。」改教授臨安府學。養士以九十人爲限，而分四方求者常數倍，朝廷優京庠，率三歲許就大學試，補者七百餘人，往往挾戚里臺諫以進，公悉以禮法裁之。廷臣請不許用舊籍之士以革冒濫，公喟然曰：「舊籍可盡去乎，苟守公道，何間新故？」爲條上其事。自朝至□，升黜去留纖悉詳盡，人服其公。分教西外宗學，宗子以千計，聞公名不勞教飭，兢勤以勸，宗長之子執經座下，旦旦授業不釋，由是取科第者比他舉獨

盛〔三〕。諸公交薦，適有爲禮部者欲薦公，公不悅，會遷中司，倪公思代爲禮部薦公，公乃喜曰：「吾不喜職司之薦，喜出倪公門下。」改秩知寧國府寧國縣。或有以邑弊不可爲語公者，公曰：「安有不可爲之邑，其身不正，是爲私罪，私罪斷不可有也。催科政拙，是爲公罪，公罪其可無乎？」於是舉大義，立大信，大書其楹曰：「刑罰如加諸身，賦歛如取諸己。」手疏諭民，不移文催租，約民自輸。有吏乘間貽欺，公覺，不正吏罪，自咎不明，榜通衢謝民。邑爲鄉十五，其二吏循舊稱頑鄉，公警曰：「吾知其良而已。」削去惡名，其鄉感奮，課反出諸鄉之右。漕臣以爲有古循吏風，薦之。秩滿，故事爲邑有治狀，率陞朝著，爲獨謁吏部，得佐袁州。至則戒吏毋得下縣，日與守漕心惠愛，一郡大治，民歡呼于道。終更，再佐台州，到官踰年，如所以治袁者。一夕，不病卒。初，東萊以文詞博洽聞於乾道、淳熙間，四方學者雲集，往往取科第致聲譽，世多以文宗目之。及攷其問學，卓然以孔、孟、周、程爲師，于時南軒張先生、晦庵朱先生各以道鳴，講貫精而理義明，東萊實與之友，問難往覆，更相發揮，世所謂三先生者。故其教人不專以文學，而道德淵源之懿，其徒有得於心傳躬踐者固已多矣。東萊卒，其徒謹守不失，孝於親，忠於君，信於友，敬事愛民，見於從政，而伏節死難，出位敢言者，咸推東萊之門，豈其效固見於今日耶！公其上弟也，故平生立身臨政，剛正不撓，動遵禮法，天經地義、人道綱常之訓，未嘗不諄諄於口，孝悌忠信禮義廉耻，未常不以詔其子孫。在家愔愔，如對大賓，盛暑必冠必襪。見人善則稱誦若己出，不善不肯視其面，以故君子皆愛之，而見嫉於人亦不少。聞朝廷一事得失，則爲之喜懼累日〔四〕。尤拳拳於孟氏守身之說，待其身甚重，持其

身甚嚴，嘗曰：「守正之中無地不穩，求穩之中懷賢爲最，理以遷延而差，心以委曲而巧，常於實地上用力。」實之一言，公所自得者也。以公之實行，驗公之實得，自始仕至改秩，未嘗降詞色於人，屢更世變，或欲誘公進取，冀公持循之隙，中以榮利，公屹不動，卒自保其身爲全人。臨終危坐，整冠而逝。嗚呼，公可謂君子儒矣！自號南堂拙叟。積階至朝散郎。配邵氏，先公三十二歲卒，贈安人。繼室滕氏，封安人。子男四人：棻，鄉貢進士；集，更名務，國學生；桌，秉皆習進士業。某爲西宗寮時，嘗見公諸子環立，倍書爲樂，長幼雍如也。女六人，適阮穎之、莊維之、何煜、祝開元、徐士榮、劉衡。先是，女兄弟五人及女凡十一，皆公縮衣食爲資以嫁士人，無失時。孫男二人，光、燮。冬十有二月乙酉葬公于惠日鄉九里原。有《南堂雜著》若干卷，《易講義》若干卷，《左氏講義》若干卷，《用錄》若干卷，《日記》若干卷〔五〕，藏於家，蓋本六經，爲法韓文云。銘曰：人必於天，公必於己。唯道是殉，死而後已。蚤歲決科，筮仕云始。義苟不合，毅然以逝。分教天都，請託城市。權要耦入，壁立如峙。出宰宣城，書楹自誓。曰征與刑，髮加必耻。政譽既升，華貫可跬。再謁銓曹，佐州是擬。于袁于台，厥績甚偉。化行於家，令妻孝子。六十七年，玉雪莫比。得正而斃，尚復奚俟。有鬣新封，過者必起。《復齋集》卷二二。

〔一〕「是」下原衍一「是」字，今刪。

〔二〕功：原作「公」，據文意改。

〔三〕「由」下原衍「由」字，今刪。

〔四〕喜：原作「善」，據文意改。

〔五〕用錄：疑當作「月錄」，與下「日記」相對。

建昌詹侯墓誌銘

寶慶丙戌季秋晦，建昌詹侯以疾卒于行都。卜以明年仲春某日葬。其孤好敏，先期自嚴陵走一介以書抵某曰：「先君少從師友，孝友廉退，平生行己無愧古人，不幸年六十有五歿於逆旅。晚官三山，嘗攝莆郡，與若相好也。子其爲我銘。」某卧病三年，筆硯棄置，豈復能文？念光祿公秉節死義，百代起敬，况侯循良之政又所親見，雖欲以病齷荒陋爲辭，得乎？侯諱義民，字敬叔，南陽人，徙居嚴之遂安。曾祖諱良臣，故迪功郎、處之縉雲尉，宣和死賊，天子褒贈通直郎，官其子孫，累贈光祿大夫。祖諱大方，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累贈太師。考諱靖之，故朝奉郎、通判靖州，累贈正奉大夫。侯幼失怙恃，事兄如父。仲氏駕部壯年得奇疾，侯奉之入都就醫，朝夕左右，衣不解帶，空囊不吝，卒獲平愈。女兄適曾氏，爲鄂渚理掾，卒于官，子幼，侯徒步歸其柩。初筮永嘉戶曹，侍寡姊携孤甥養而教之。表兄徐其姓瑩獨而貧，侯生廩於家，死爲之葬。凡內外之親，資侯俸入者甚衆。有趙其姓者，鄉之賢士也，其弟漂寓死閩中，侯爲築室營墓，聞於臺府，嫁其孤女而擇良對焉。

其孝友仁愛得於天，成於學，而傳於家也。積階至朝請大夫，歷官自永嘉戶曹，監蘄春錢監，楚州戶曹，宰嶧、南陵二縣，佐婺、處、福三州，所至咸有偉績。其列屬鍾官也，歲鑄有羨，使長饋緡錢二千，力辭不受。其司庾山陽也，入粟精好，戍卒賴之。其宰嶧也，白郡請於朝蠲子稅之苛者。宰南陵也，親賑饑民，與倉使李公道傳志合惠等。佐婺也，弭變於機牙。闕佐處也，攝守半歲，以例得者八千緡，爲舉子田。佐福州，西宗寓焉，宗子數千人，侯攝宗官累月，宗子有與民爭者，訓使讀書，皆敬畏寡過。攝郡莆田，公帑承蠲租之後，掃地赤立，侯爲之踰月，不施薄刑，節用以足。未嘗燃官燭治庖饌，車敝馬羸，見者興嘆，謂宜行之一郡一道，使末俗爲之稍變。天下不脩善〔二〕，虎符方剖，劇以訃告，可哀也已。初，侯既佐郡，復請宰邑，自南渡後銓曹少其比。其宰嶧也，坐興義田義役爲罪。及佐婺，以楮幣不行去，民皆冤之，侯曰：「吾道固當然也。」蓋侯與其兄阜民早從名儒游，故雖處華胄，有儒士所難及，宜其成就有如此者。侯先娶趙氏，再娶史氏，皆先卒，並贈宜人。男二人，長好禮，早世；次好敏，文林郎、處州司法參軍。女三人，長適從事郎、監臨安府楊村酒庫喬幼聞，次適進士葛汝賢，幼未行。孫男二人，長克勤，將仕郎；次石孫，將以侯致仕恩補官。銘曰：

忠義之報，不于其爵祿，而于其子孫之賢。偉矣光祿，其人則然。矧又兼得，慶譽益綿。有美曾孫，棣萼翩翩。一門二侯，人無間言。福自己求，何與乎天。有不吾信，閱此銘篇。《復齋集》卷二二。

〔二〕天下：「下」字疑衍。

全宋文卷六九六九

陳 宓 一六

知縣方公墓誌銘

某之友方君諱泳之，字潛深，舊名芹之，字子實者。世居莆田之白杜。方於莆田爲大姓。白杜號多人。君登丁未進士第八人，調南劍州戶曹。未上，丁母吳夫人憂。已而分教衡陽西外宗學，知建昌軍南豐縣。請祠，主管建昌軍仙都觀。知岳州巴陵縣，垂滿，忽兩日昏翳，庸醫誤用藥，嘉定七年正月十七日卒于官。家無餘資，倅王君楛爲之經理其喪歸。初，君兩爲學官，以行義誠信訓諸生，每登講席，容貌端嚴，語音疏亮，一坐盡傾，至一時士夫皆尊尚之。南豐多無名之賦，黠吏旁緣，千苛百擾，民不堪命，君一切痛繩之，而上官督責甚峻，君謂：「縣官可罷去，不可剝剔吾民。」幸而巴陵賦入希少，君又從而撫摩之，民用以安。故兩縣之人見君之去，與君之喪，皆爲桑門之禱以報。君於經史無不貫穿，尤深於《易》，有《口義》一卷。詩極清美，書有楷法。以君之才，肯一俛仰於時，

何官不可爲？其好學如嗜慾，惡利如垢膩，故年三十有一取科第，僅書九考，官至承議郎，如斯而已。享年五十有九。明年八月十六日葬於所居里方山之上。朋友親戚甚哀之，謂造物之不可曉也如此。君六代祖衡爲刑部尚書，生峻爲金紫光祿大夫，峻生元寀，爲宣義郎、威武軍節度判官。曾祖畚，不仕。祖畛，爲南海尉。考穀，以君贈承事郎。娶黃氏，封孺人。子男一人，曰鑰。女六人，長適迪功郎處州戶曹吳立志，次適免解進士陳雲從，次適國子生鄭慶時，次適進士余公擇，餘未行。子鑰來請銘，某辱與君交。銘曰：

人亦有言，決科爲難。求進孔易，卑詞媚顏。君獨不然，義以爲安。豈無它途，躡蹠美官。劇邑再試，棄夷取艱。遺愛在人，號慕莫攀。銘以揭之，見者必嘆。《復齋集》卷二二。

特魁運幹方公墓誌銘

夫人少患不勤，衰患不彊，老患不止。聖人十五志學，五十畏無聞，老成得通，賢愚守此訓也。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其唯方公乎！公諱鎬，字仲京。其先河南人，居莆田十世，多顯人。生而魁悟，聰敏磊落，有兼人才。少長，讀書一日十行，終身能背誦，手未嘗釋卷，孜孜矻矻，風雨不渝。蚤從浹際鄭先生游，號該洽貫穿。弱冠預漕薦不第，因薄舉子業，杜門苦學，無所不覽，然終不肯投時好。交親勞之曰：「讀書將以行道，不掇科第，何以自進？」於是棄奇爲同，俯及繩削，淳熙丁

未，天子特試，擢爲第一，時年六十餘矣。始任襄陽教官，次廣東庠幕，次江西漕屬，尋改湖南。授業人士、贊部使者治咸有可稱，人謂公位不稱德，公曰：「吾得官雖晚，入仕十年，祿雖不豐，與曩時不有間耶，不自足尚奚須？」遂徑上挂冠之請，位齒金閨，朱衣象版，徜徉里閭，觴詠自適者復十年。嗚呼！若公平生可謂無憾者矣。公之入幕也，吏部葉公適爲湖南漕，素不輕許諾，獨稱公之博學，吏事詳練。其居鄉也，工部王公居安來爲守，每與公談論古今，灑灑可聽，至及荆楚形勝，喟然嘆曰：「天下奇才也。」退居，築亭於屋之東偏，榜曰「雲莊」，有欲載酒過門相從問奇字者，悉聽焉。時文昌劉公榘適過家，與侍郎陳公讜聯絡而往，尊酒唱酬，竟日不倦，陳公詩有曰「不老主人詩語健」，劉公曰「玉局老仙書萬卷」，皆紀實也。某年少公四十歲，每拜公，必蒙規誨，皆爲善及物可法語。性嗜古書圖畫，無物不洞其本原。惜公之歸，某宦遊雲萍，其所叩繫于公者，百未一二。若公者，當於古人中求之也。嘉定甲戌三月廿卒，享年八十有四。配徐氏。子男三人，女一人。長曰壘，國學免解進士，仲曰審誨，季曰審求。女與季皆先公歿。孫男九人。以明年八月十九日葬於陳巖山之西。審誨索銘於某，某曰：「某於公父行也，其敢索銘！」辭不獲，退而爲之銘。銘曰：才得於天，成之在人。公生穎異，少壯苦辛。六十而奮，志始克信。三佐外臺，咸有可稱。氣體益充，涵泳道真。年至則去，燕居申申。進遲退速，垂式搢紳。我作此詩，刻之堅珉。《復

齋集》卷二二。

〔二〕〔廿〕下疑脫「日」字。

國錄通守黃公墓誌銘

古之君子以存心養性爲賢，以內媿拂志爲恥。性苟存矣，則天地萬物賴以位育，而況於人乎。性苟失矣，則人物之性皆不得其所，己能幸生乎！故凡以得於外者而愧乎內，得於人者而悖乎天，不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者鮮矣。泉之永春竹坡黃先生有子國錄公，諱以寧，字宗一，庶幾古君子者歟！某初筮南安，征官賦歛稍急，時竹坡先生退居里閭，折簡痛誚。是時某年少，未知其言之藥石也。迨今幾四十年，每一興念，未嘗不以爲媿，亦未嘗不以爲幸也。國錄公相從雖不密，然竹隱傅先生晚年深敬之，某以傅先生之故，又加敬焉。泉、莆異郡，恨不得與之往來。歲在辛巳，某假守延平，舟人詠黃別駕之善政，洋洋盈耳。以爲直道不容于朝，出佐大府，亦可以行道，適府主有力，仕於其邦者率軟媚取容，因取榮進。公獨擅正可否事，一令不便於民，一事不循乎理，閭然正色，必歸於是而後已。府始屈意敬待，積不能平，臺評罷公，一府稱屈。歸至鄰郡，小民競觀嗟歎〔二〕。某相見道周，問無恙外，一語不及其私，怡怡自得。還家八年，無異平時。一日，不起疾。嗚呼！公能不枉其性，足見名父於地下，公之責塞矣，外此何足道哉！銘曰：

偉矣黃公，仍世名儒。奮身天庠，諸生楷模。有德有言，面折佞諛。佐使淮南，飢喙喁魚。

一舟不渡，二黼遂餘。富沙善政，民誦貳車。不媚以進，反得斥疏。諫則汲直，將則亞夫。有蘊莫施，埋此幽墟。《復齋集》卷二二。

〔二〕競：原作「兢」，據文意改。

北溪先生主簿陳君墓誌銘

嘉定十六年四月一日，北溪陳先生卒。後四年，其門人蘇思恭、梁集、陳沂以書抵莆陽陳某謁誌。某既題其墓，又爲之辭曰：先生生有淑質，幼而穎悟。少長，趣識已端高，爲學務實，以同於俗爲恥。間取濂洛遺書，伏而讀之，曰：「是若與吾心會。蓋真得洙泗之傳者，循墻闖門，未身其奧，吾心慙焉。」聞朱夫子講道武夷，是有真得濂洛之傳者，羸糧願從，尼于無資。天啓其逢，夫子出守，實維先生之鄉，一見與語，知其用工之深久，直以上達之理發之，謂：「凡閱義理，必尋究其根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須窮慈之根原所自來，爲人子，何故止於孝，須窮孝之根原所自來。」先生一聞其語，深思默探，日求其所未至，不以苟得而遽止也。夫子去漳，每語諸人，屢以南來吾道得一安鄉爲喜。或士友疑問不合夫子意，獨稱安鄉爲善問，其許可如此。先生又積其十年之學，凡所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洞究淵微。日用之間行著習察，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妙，胸中洒落，隨其所

處，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不遠千里質之夫子，夫子有喟然與點之嘆，則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顏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顏子之卓爾。」夫子蓋許先生以曾皙之意，而勉先生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事也。先生於是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嘗語人以文公表出《四書》與《近思錄》，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賢事業可以取足於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節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原，得失利害之機，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疏密難明之辨，一一講究勘驗過方得。又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乃孔子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不盡心焉者。蓋妙道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爲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矣。」此皆先生中年再聞朱夫子一貫博約之語，積功而有得者也。至是夫子之所以教，先生之所以學，徹上徹下，該貫精粗，無復遺恨矣。夫子沒，先生僻處南陬，與四方同門朋友聲問不相接，鄉間諸老曩在朱門者，皆以零落。後人累於科舉，習於見聞，絕無此志，唯鄰郡泉、莆間有相信從者。嘉定丁丑，以特試寓中都，四方士友所萃有平昔同門而未識面者，聞先生至，叩門求質者甚衆，朝士大夫爭迎館焉。鄭侯之弟刺嚴陵，招致學官，坐臯比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舐排異端，中其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蓋近世固有學無師傳，竊似亂真自立門庭者，但教人默坐求心，謂一蹴可以至道，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認人心爲道心，而理欲是非之所在，皆置之而不問。後生晚出，喜其奇而使其簡，群而和之，牢不可破。

朱子沒，其說益張，其徒益繁，故先生極力排之。昔孔子沒，有孟子息邪詎詖以正人心，而孔子之道始尊。嗚呼！是先生之所以爲心歟！歸自中都，泉、莆人士爭師之，先生爲之講解，率至夜分，惟恐聽者勞之，而在己曾無一毫倦色，惟慮夫人無以受之，而不憚於傾其所有以告。於是門人隨其口授而筆之於書，《大學》、《論》、《孟》、《中庸》則有口義。仁義禮智、心意性情之類，隨事剖析，則有《字義》、《詳講》。仙溪陳沂往來其門，歲月逾久，以一時問荅之言輯《筠谷所聞》二卷，尤其深切著明者也。今二邦學子欲識聖門谿徑者，皆賴是書以爲標的云。維先生之道至晚益尊，行著於鄉，德形於言。其胸中明瑩，湛乎太空之無雲也；其辨說條暢，浩乎水涌而山出也；其推己及人之心，甚於饑渴嗜欲而不能以自遏也。先生調官泉南，諸生預竊自幸其有以終教於我也。將之官而先生卒，於是相與哭之，哀曰：「此後學之不幸也。」嗚呼！先生仕不逮祿而行可爲法，功不及時而言可明道，死而不亡，信然非邪！先生諱淳，字安鄉，漳之龍溪人。淳熙己酉，與計偕。嘉定丁丑，該特奏恩。越明年，授迪功郎，主泉州安溪簿。壬午，以恩循脩職郎。享年六十有五。曾大父宥，大父尚德，父懷忠，咸韜德弗耀。妻曰李氏，同門友唐咨之季女。子曰榘，能讀父書，而銓次其家集爲五十卷。女二人，長適蕭篤志，次適李浩。銘曰：

在昔洙泗，孔聖尚存。群弟親炙，各有所聞。及師既沒，源遠流分。子夏知過，蓋爲離群。卓爾曾子，道晚益尊。偉矣先生，始登朱門，妙契厥旨，一貫糾紛。師去愈久，不替討論。由泉暨莆，從者如雲。衛道嚴陵，大論始伸。剖析幽微，如木斯春。瑞泉之里，石鼓之原。過者必

敬，魏彼新墳。《復齋集》卷二二。又見《北溪大全集·北溪外集》。

通判贈金紫光祿大夫劉公墓誌銘

某羈貫成童，侍先公正獻，則聞吾鄉有金紫大著正字三劉先生者。及少長，聞荔臺翁先生道金紫公孝行清節不離口。莆田三劉皆天下士，荔臺文古學博，不輕伏人。某生晚，常以不及見三先生爲恨。一日，今惠安贊府劉君及其兄之子瓊筦史君袖故國博傅公誠狀公行一通見屬曰：「吾父母嘗丐壙銘于永嘉侍郎蔡公幼學矣，將求墓隧之碑於當世立言君子，不幸即世，賫志未遂。吾子稔聞金紫公言行，其爲我銘。」某竊唯金紫公盛德高行，鄉里敬慕，又有尚書秘監爲之子，由臺省列禁近，一時海內儒宗文師舊友不少，君不於焉取，而猥及不肖，豈以某嘗蒙尚書公之知，故俾汗顏承命而不暇擇耶。力辭不獲，於是即公狀以爲之銘。公諱洵直，字子浩。其先來自富沙，今城北一畝之居，猶是五季時楹棟。家世苦學，登本朝進士第者相望。公曾祖諱倣。祖譽。父汝霖，西京少尹覺公之伯祖也。公年十二喪父，十六又失母，方卯角〔二〕，父喪未除，時已知刻志於學，篝燈几筵之旁號慟，輟即誦書，率至夜分。嘗夜四鼓，族父聞有哭聲極哀，相與起視，則公也，問哭故，荅曰：「讀《馬周傳》，至其言『少失父母，犬馬之養無所施』。爲之悲感，不能自止。」諸父以是奇之。讀經史皆手自抄，累數百卷，無一字不端楷。稍壯，遊鄉校，月書季考有聲名，兩以鄉舉試禮部，爲第七人。登紹興二十

一年進士第，調泉州永春縣主簿。泉守侍郎李公如岡極器重公，由永春外邑檄攝州錄參踰年，蓋欲公自近，郡事裨助爲多。秩滿，授漳州學教授，所教育皆漳之秀士，後爲顯官，有風望數人，皆嘗從公遊者。公雖分教遠方，不求已知，而中朝名士，如禮部侍郎黃公中、國子祭酒凌公景夏、禮部侍郎汪公應辰，皆爭薦公，改秩。吳公逵提點福建路刑獄，勁清不妄許可，獨首薦公。以諸公薦，改宣教郎分教紹興府。丞相史魏公浩領府事，遇公如交友。府學置義田，以待士夫之家無力喪葬昏嫁者，多寡有定式。又嘗即學官舉行鄉飲酒之禮，皆自公發之。史魏公還朝，嘗爲孝宗皇帝言越上人物，薦王淪以下十人，公其一也。丞相虞公允文、梁公克家皆深知公，謂公省闈前名，免拘新制試邑，欲就除公六院，以貧不願就，得通判平江府以歸。寓居城南廣化蕭寺。時喪所配已五年，生理素薄，唯一老僕給薪水，飯蔬食，教子讀書，未嘗有所不足形於顏色。及官吳門，同列適皆勢要子弟，嘉聲伎遊燕_(二)，公每以儒素道誼禮法開警之，久悉感勵，謂公言爲然。部使者得旨興水，則檄公共事，有醜賞可轉兩官，公辭以疾曰：「吾不敢希賞，且是役也，非鄭渠、召埭之比，吾誰欺？」已而同列代公督役，受賞進秩，隨復鏤去，識者謂公如有先見。吳俗喜鬪，太守韓公彥古治尚嚴整，以母憂當解去，公攝守事，有總管司禁卒二十餘輩，持白挺夜掠娼優家。蓋久病韓之嚴，謂公儒者，且與總管同寮，必不深治之。公明發亟遣人羅捕，械送有司，爲首者黥徙他郡，餘皆杖脊移降_(三)。總管知公不可解，至白部使者，諷公爲未減，不從。公秩滿，代者未至，屬疾。計年勞與上供等賞，當轉朝奉郎，公欲俟到闕，就乞磨勘。逮疾益侵，常平使者薛公元鼎素與公友善，恐公之澤不及子，因候病微

以爲言，且曰：「公欲陳乞進秩，當以書抵政府，旬日可得告下。」公笑曰：「此意不敢忘，第某病若此，則是天不欲某之遺澤及子，天胡可違？」薛公退嘆息。又踰月，公始易簣，年纔五十有七。病中呼諸子戒曰：「吾寒苦立門戶，止於是，命也，而輩能續吾志，死且無憾。」父以公陞朝籍，遇郊祀恩累贈奉議郎。母吳氏贈孺人。妻故福州通守林公雱之女，贈孺人，以子貴贈宜春、通義、清源郡夫人。子男四人：杲，故不仕。榘，故太中大夫、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徽猷閣直學士，累贈少保。竒，從事郎、新泉州惠安縣丞。棠，故朝請大夫、秘閣脩撰、試秘書監、朝議大夫、右文殿脩撰。孫男九人：南叔，故迪功郎、池州貴池縣主簿。煒叔，朝奉大夫、宣差主管華州雲臺觀。輝叔，通直郎、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光叔，迪功郎、新循州興寧縣主簿。燧叔，宣教郎、前知邵武軍邵武縣、主管勸農公事。爚叔，熾叔，從事郎、泉州晉江縣主簿。焞叔，故通仕郎。熾叔，將仕郎。孫女五人。太學生陳介可、陳潔，故泉州文學謝駿，承直郎前福州長樂縣主簿朱誠之，故迪功郎漳州龍溪縣尉方渭公，其壻也。曾孫男十五人：文瑞，故童子科免解進士，文珪，將仕郎，文禮、文厚、元發、文振、元達、文虎、文豹、漢僧、文度、至僧、同僧、裕翁、全僧。元孫一人，槐孫。公以淳熙二年乙未九月七日卒。明年丙申夏五月，諸子奉公柩葬于莆田縣溫泉山之源，清源夫人先葬者九年。公爲人澹重，不妄語笑，孝友出於天性。王母與父母之葬，皆公隻力負土竣事。凡分業之有無，悉不問，居官所得薄俸亦散不蓄。公行己潔而和，蒞事明而恕，擇交嚴而篤，處鄉靖而遜。常自言平生行事無一毫不可以告人者，其所自立如此。韓子有言：「根之茂者其實遂。」公自高曾祖考咸晦迹藏德。

公童穉失父師而能刻志嗜學，劬躬燾後，人皆期公子孫必大，而恨公不及身見也。公卒未數歲，諸子皆學成行修，推重鄉黨。尚書公擢淳熙進士甲科。秘監公登紹熙進士第，華聞日大。贊府君累試禮部，以特奏補官。于時工部艾軒林先生、徽猷郎中林公、元樞鄭公、刑部黃公及先公皆喜公有子，謂如執左契，取必於天云。銘曰：

養不逮父，感奮孤童。澤不逮子，課孝與忠。居官振職，受知名公。徽榮冒賞，如恫在躬。德浮爵齒，厥後益隆。溫泉之原，歸彼公宮。過者必式，有穆清風。《復齋集》卷二二。

〔一〕 卯角：原作「北角」，據文意改。卯角，見《詩經·甫田》。

〔二〕 嘉：疑當作「喜」。

〔三〕 脊：原作「眷」，據文意改。

主管龔慶府東嶽廟龔君墓誌銘

龔氏家世錢塘人，徙居興化軍，隱德不仕，至參政魏公諱茂良淳熙間參預機務者四年，累贈太師。君其族姪也。曾祖諱時中，妣吳氏。祖汝舟，妣林氏，封孺人。考顯良，故迪功郎致仕，贈通直郎；妣鄭氏，封孺人。君長兄日章，文學聞於時，登丙辰甲科。君諱日孜，字子脩，聲問相頡頏，登

慶元己未第，授迪功郎，主福州古田簿。董納稅賦，杜絕弊倖，非法所當得，謝却不受。以部綱循從政郎，調邵陽法曹，轉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遇事盡心，不激不苛，皆以公正爲上官所敬畏。丁鄭夫人憂。服闋，注藤州教授，用舉者薦改宣教郎，知潭州瀏陽縣。主上登極，轉奉議郎，磨勘轉承議郎，賜朱銀。瀏陽大邑，幕官循習誅求，前宰往往自媚取容。君到官，痛節餽遺，幕僚不悅，佐官乘蠟冀攘其柄，會君微感疾，然聽訟治賦井井有條，民便安之。幕僚爲佐官地，讒于漕曰「一」：「君病任甚」二，不任事也。」時漕使亦久病不察，幕僚計益行，遂因按它吏牘尾波及君，謂君廢事。奏下，得主管東嶽廟。未幾，漕使卒，衆始冤君，君曰：「命也，不怨譖己者。」君死後，擠君者亦卒。君到官十閱月，還家一年有奇。寶慶三年六月壬申，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五。遠近惜之。君天性篤孝。夫人承顏悅志，奉養無所不至，斥奩中粧以嫁妹，不問有無。質直好義，當官守法，確不可奪，視民疾苦如己傷之，所至有賢稱。入仕二十九年，蒞官八考，始脫選調，平生未嘗屈詞色於人故也。兄弟苦學篤志，人期以遠大，而皆止於縣令。然內行脩明，宗族鄉黨無有後言者，可謂成德君子矣。某之女弟配君，十年與君同甘苦無違，先君二十年歿，贈孺人。生男一人，曰基。女四人，長適從政郎惠州司理參軍薛季良，次適將仕郎陳璧，次適進士方亮曾，次許嫁顏氏。繼室孺人顏氏，文昌定肅公之孫女，撫基如己生。君時宦遊于外，及歸復寢疾，不與家事，三女皆顏氏擇對，不失時。君病革且愈，預具棺，顏氏年尚壯，亦自命同日製。君歿，又穿君之墓爲壽藏，示不改節。非君道行於家，能致是耶！明年十一月甲申，葬碧瀨之原。基來謁銘。銘曰：

事親孝，當官廉。剛而和，無怨嫌。信來世，銘是瞻。《復齋集》卷二二。

〔一〕讒：原作「纒」，據文意改。

〔二〕「任」字疑衍。

中散大夫開國龔公壙銘

公諱旼，字仲暘。始祖居錢塘，七世祖入閩，家莆田。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生。考諱茂良，故仕通奉大夫、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清源郡公〔一〕，累贈太師秦國公。妣朱氏、林氏，秦國夫人。淳熙三年，以父任爲承奉郎監泉州舶務。丁外艱，服除，監瑞州新昌縣酒稅，知泉州惠安縣丞，幹辦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公事，知惠安縣，通判福州。母秦國林氏薨，哀毀骨立，廬墓蔬粥者三年。通判廣州廣德軍，知武岡軍，擢汀州。缺到，力上祠請，主管華州雲臺觀，又三丐冲祐觀。蓋年纔六十，即無宦情，徜徉里閭十餘年。在官則洗手水奉職〔二〕，盡心愛民；在家則清約自將，有同儒素。紹定二年正月望夜，以疾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積階至中散大夫，爵莆田縣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娶方氏，封令人。子男二人：長曰塤，承奉郎，先公十九年歿。次曰埴，從事郎、前主泉州晉江縣簿。女二人，長適朝奉大夫陳宓，次適從事郎信陽軍教授鄭仲路。遵治命，三月而葬。

於莆田縣嘉禾里勅賜崇先院後。其立行已具有本末〔三〕，將乞銘於當世立言君子云。《復齋集》卷二二。

〔一〕通奉大夫：原作「仕奉大夫」。據《宋史》卷三八五《龔茂良傳》改。

〔二〕洗手水：「水」字疑衍。

〔三〕「立」下疑脫「身」字。

大理正廣東運判曾君墓誌銘

君諱噩，字子肅，福州閩縣人。其先自光州固始入閩，散處泉、漳二郡，子孫多爲名公鉅卿。公之七世祖某官至某路轉運判官。曾祖某，祖某，以舍選充貢士。考某，登乾道進士第，丞吉之吉水縣，終於官，累贈中奉大夫。妣姚氏，令人。公在成童，奉中奉公柩歸葬。服闋，繼遭內艱。以家事誘其弟嚴曰：「先世儒業，未究厥蘊，續聞成宗，豈不在我二人。汝撫諸妹當門戶，我携書入都。」壬子秋，以賦冠兩浙附試。癸丑登第，筮尉瑞州上高。民貧易於爲盜，公爲文訓諭之，盜爲衰息。廨宇久敝，撤而新之。學無課試法，自公倡，始大比歲，集人士擬試，遠近來者數千百人，是詔邑士預計皆者倍曩日。再轉監行在惠民局。時權臣用事，公恬於下位。開禧丙寅，兵興費倍，攝封樞庫，感慨獻箴，大書於壁，辭警而切，寓意諷諫，識者韙之〔一〕。嘉定戊辰，上皇帝書曰：「積弊未易革，

人心未易服，公道未易行，下言未易通。」其目有八：一曰去苟安，二曰革欺誕，三曰正士習，四曰惜微財，五曰權楮幣，六曰安田里，七曰無使號令行而下不信，八曰無使下人得輕其上，皆切中時病。用舉主六員，改宣教郎、知泉州晉江縣。嘉定壬午，用從臣薦，詔中書籍姓名。常語人曰「惟公能生明」，故蒞官律己以嚴，待人以恕，強抑弱扶，訟平獄清。學宮久頽，增葺新焉。洲有東山渡，潮汐往來，遇風舟覆，人以病告。太守鄒公將輿梁其上，公謂東山湍駛，不可疊石爲趾^(二)，乃相浯浦之湄，分委營幹，不日而功告成。歲在壬申，楮禁方嚴，部使者按行，課產停楮，違者有罪，民聽惶惑，至鬻家具以易之，價爲之踴。公力白于郡，請從民便，勿強抑之，使者悔悟，禁弛而民遂安。乙亥秩滿，轉承議郎，通判建寧府。會吏部尚書范公之柔、禮部曾公從龍、戶部李公珏交薦於朝，三月改監左藏東庫。是歲夏旱，應詔言六事，一曰明大義，二曰通下情，三曰順民心，四曰固邦本，五曰杜請託^(三)，六曰戒專殺。其言懇慨，皆關國體。在職二年，轉朝散郎、幹辦司審計司。未踰年，輪對，除軍器監主簿。嘉定庚辰，與校省闈，所取多得人。遷大府寺丞。辛巳春，持公試文衡，就院遷大理寺丞，攝司直三月，多所平反。嘗太息曰：「人貴知足。」遂求外補，出刺潮州。不言而示民以好惡，下車首葺學宮，重建韓昌黎、趙忠定之祠，民聽翕然，爲之一新。斥興利之說，蠲坊場之逋，權斂之亡藝者，如近城三十里之市征、海陽女戶丁米之類，一切革去。擢節浮費，而郡計自足。至於聽斷精明，吏不容欺。人有以死罪誣訴者，公察其情，不爲急追，未幾果獲，人皆嘆公之明。潮俗以人命同貨賄，犯重辟者惟賂鄉保、邑胥，十無一聞于郡，殺人不復死，視以爲常，武斷橫行，冤

氣莫伸。公力革之，自是人不得濫死。增諸邑簿尉之俸以勵廉，置大比計偕之庫以厚士，創義廩以卹游宦之孤，營叢冢以掩暴露之骸。精禱龍祠而雨暘必應，鶴巢傍揭而飛鳶遠去，人皆以爲公之精神感格者如此。朝嘉治最，擢將漕本道。輅車所至，勸勉官吏〔四〕，薦舉不徇勢要，黜吏退無怨言，革攝官親舊之託。斥諸場和買之贏，續食加禮至於十倍，而貢士無贏糧之病。郵傳更新，禁戢侵暴，而逆旅無喪斧之虞。或攝他司，亦每每加意，恢羊城教養之宮，而倫魁傑出，捐倉臺解紐之俸，而遺孤感恩。暫領琛權，則唯柅吏姦，而未嘗一窺其帑藏。則公於所蒞之官，寧有一毛之愧心耶！寶慶二年三月，召赴行在，民走送百里，經舊治，民如見親戚。抵家會親朋數日，感微疾而終，享年六十。積階至朝議大夫，封閩縣男，食邑三百戶。公年七歲能屬文，有「江吞天上月」之句。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卷。既第，專精於學，辛勤如布衣時，及貴，自奉不改。其舊文章典雅，有《義溪集》十卷，《班史錄》二十卷，《通鑑節要》十三卷，《諸子要語》、《左氏辨疑》等書，藏於家。公爲人樂易，與人相待初終不變，友愛兄弟，出於天性。弟姪皆以公故覃恩補官。男一人，蕃宗，將仕郎。娶李氏，再娶王氏，皆令人。其孤以書抵陳某曰：「吾父與君同爲邑長于泉，又嘗同朝，君爲知我父者。」某病久廢筆硯，辭謝經歲，請不倦，乃爲之銘。銘曰：

鼻祖乘輅，始遷于閩。迨公七葉，世官是仍。繼踵儒科，蚤歲秀發。先志未伸，有子聞達。翱翔鵬鷺，有德可言。麾節並持，惠漸海壖。儒館既新，郵傳亦葺。錢粟別儲，孤寡遍及。召未及詣，拖紳東首。甲子一終，亦足謂壽。銘以昭之，垂于不朽。《復齋集》卷二二。

〔一〕 躋：原作「題」，據文意改。

〔二〕 「不」下原衍「不」字，據文意刪。

〔三〕 請託：原作「諸託」，據文意改。

〔四〕 勸勉：原作「勸免」，據文意改。

處土方君墓誌銘

世有遵道而行，不求聞達，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友，不謂之君子可乎！莆田處土方君諱縝，是也。始祖諱廷範，光州固始人，唐末仕閩，歷長樂、古田、尤溪宰，晚居莆田，歿葬靈隱寺山下。世相傳爲吉兆，子孫繁昌，衣冠偉人，磊落相望，所謂靈隱長官墓是也。長官有子六人，其季諱仁載，爲禮部，生光祿偃，偃生都官謹從，謹從生朝奉睿臣，睿臣生昺，昺生珩，珩生駛，三世皆隱德不仕。君諱駛之子也。業儒礪行，故參知政事贈太師龔公茂良賢之，以長女女焉。將命以官，辭不受，太師公之秉鈞也凡四年，君爲愛壻，足跡未嘗至公庭。於書無所不讀，爲文染翰有外舅之典型，仁厚莊重，不妄言笑。事親孝以誠，睦愛族黨，無少長待之如一。樂善好事，出於天性。杜門自適，不慕高蹇名，剩有園林之趣，遇花時，必召親朋啣杯笑樂。一門脩飭，祖孫四世恩愛驩如也。某嘗侍坐，輒聞前言往行，語當世事。或聞一鄉水旱，憂形于色，與享萬鍾當重任者無異。嗚呼！使君用於時，

顧非斯人之幸歟！去年冬，某官延平歸，尚及侍君疾，其論事慷慨猶昔日，而食少骨立，不數日即世矣。癸未十二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三。鄉之前輩如君者僅一二數，某將資以考德問業焉，今亡矣夫！夫人龔氏，有賢行，先君四年歿。右史鄭君自誠已誌其墓。將以甲申閏月丙午與龔氏合葬於莆田縣常泰里龍山石龜之原。男一人，自強，娶故審計院顧澣之女。女三人，長適奉議郎、主管冲佑觀宋詡，次適故從仕郎、漳州漳浦縣尉龔塏，再次未行。孫男四人：應麒、應祥、應衡皆先公卒；伯麟命繼其弟，娶故吏部侍郎劉公彌正之女。曾孫女一人。某辱君姻黨之末，知君言行爲詳，而言訥思澗，愧無以起之。銘曰：

好禮以爲富，居仁以爲榮。有蘊其德，惟後之贏。《復齋集》卷二二。

通判李公墓誌銘

公諱誥，字先之，濟州鉅野人。南渡參知政事贈太師謚文肅，諱邴之長孫。宣教郎、贈朝散大夫諱維之嫡子也。初授右承務郎，累贈至今秩。歷官者七。其丞莆田，嘗有疑獄，委公推鞠，上官欲寘重辟，公力爭之，囚得不死，去之日像公祠焉。攝邑半載，愷悌近民，民甚思之。倅廣府，事侍郎周公自強攝機幕，平劇寇與有功。淳熙改元，朝命知連州。孝皇臨遣，人見其病後羸瘠，改通判饒州。命下而卒，二年六月十四日也。明年七月二十九日，葬于泉州南安縣禮順鄉之原。享年五十。先後娶

皆胡氏，並封孺人。子三人：長承宗，不仕；次啓宗，從事郎、漳州錄事參軍；次亢宗，從事郎、潭州長沙縣丞。女四人，長適朱長卿，次適張宋卿，皆善士也，餘未行而卒。孫三人，竦、翊、彰。女二人，王伯高、蘇擇善，其婿也。曾孫三人，尚幼。公天分素高，不煩父師之訓，謹飭自將，家法廉正，操持益篤。幼爲文肅所愛。年少與漕計薦，文采曄然，位不稱德，壽不得年，士論惜之。公諸子皆克自立。季子縣丞君刻志問學，服習儉素，儼然一儒生，無纖毫華胄氣，常從晦庵先生，先生稱之。其爲文章勁正有祖風。晚以叔父戶部侍郎訖郊恩補官，調福州寧德尉，事大帥孜孜盡職，不詭隨有立。再辟長沙丞，攝宰，播善政，取周元公、胡五峰及張宣、朱文二公像，皆遺跡所嘗厲者，葺邑庠而祠之，侍郎魏公了翁爲記於石。諸臺加敬，有欲君出其門者，君力辭之。初以資政殿學士曾公從龍辟君丞長沙，曾公歸，君任未竟，棄官家居，經年竟以微疾卒，士大夫傷焉。子一人彰，敬承父志，務學不怠。君疾革，自爲誌祭之文，又親跡與某訣別，而屬彰相從，共勉爲學焉，且曰：「吾父通判公幽刻未立，吾死不瞑，汝其爲我謁銘。」彰泣請，誼不得辭。銘曰：

矯矯文肅，我宋儒師。忠史載之，文世法之。譬彼大木，木鉅枝披。世有聞人，祖孫相望。

文律是傳，正學是尚。遺訓後昆，百世知仰。《復齋集》卷二二。

通判趙公墓誌銘

紹定三年春，山寇攻劫劍、邵、興化，民大懼，走徙無所。於是士者數百人狀其事於漕使陳公，又告於郡將王公曰：「吾郡貳車趙公侗儻任大事，自爲弧千張、矢萬箇，增守禦備，郡故無城，人心沮怯。浮屠氏財力足以當其費之半，而上中戶或願助力。漕使既捐緡錢二千爲倡，而新史君之來，倘可上聞，求金以成之。趙公才鉅，倅賤事簡，可任以版築。」公於是慨然專其事，親躬臨視，日役貳仟夫，因惠饑民，衆心樂趨。閱四月，事功過半，而公卒于官。士民莫不哀嘆，謂公經營勞瘁於始，而不及課功享效於終也。其孤某諉其客江簡輯公行事一通告某曰：「吾父心事唯子知之，今不幸歿，且扶柩北歸，子其不忍我銘！」某既與聞版築，及見公陟降原隰，度基審勢，勤且勞若是，誼不敢辭。按公諱汝盥，字觀之。太宗皇帝第四子商恭靖王之八世孫也。曾祖仕杰，故任西頭供奉官。祖不愷，故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父善祐，故任秉義郎，贈宣教郎。先世自建炎間遊宦徽、饒，因寓居徽之休寧，又從徙居婺源之鱗溪，公生焉。自幼而孤，早已穎異，志尚不群（一）。兄弟四人：叔兄汝箴，篤志學問，博通經史，性命道德之說靡不精究。壯歲三預漕薦，已而薄科舉之習，將舉賢良茂才科，會詔未下，遂刻意著述，不務進取，大抵推尊孔孟，排斥異端，合程、蘇爲一致。時柴公中行見而悅之，貽書袁公燮，約列薦諸朝，其略云：「貢士汝箴，操行清苦，著書滿家。」會諸公去國，

不果。公實師之，居官必迎與俱，事之如父。主管公爲兵部時，同寮有大辟囚竄逸，誣主管公，主管寧坐禿官而不與辨。宣教公爲人廉靜謙退，不求聞達，自號爲樗叟。公繼志祖考，克勤克儉，從取應補右選，歷四任，筦庫猥劇，必躬振職。都承吳公格向在興國爲同官，知公尤深。後衣綉浙右，而公尚陸沈下寮〔二〕，吳公慨然嘆曰：「以長材而不見用，可勝惜哉！」欲奏辟爲仁和催煎，是缺惟左選再任人可入，公於資格不合，吳公力薦之朝，遂越調就辟。整頓有經，課最視昔加倍。今工侍趙公崇龢、京尹趙公立夫、大卿潘公樛皆露章以聞〔三〕。庚辰鎖換進士丙科，改京秩，出宰章貢。視事之初，適丁旱疫，公一意撫字，深戒苛擾。上司欲勸分，公曰：「此意固善，境內之粟有限，苟行抑配，不唯惠不及民，將見紛擾，不勝其弊。」遂招集鹽賈，遂致禮遇，從容勸告，人皆欣然。未幾未舟連檣，其直頓平。且招醫施藥以愈病。癸未之秋，洪水泛濫，贛實瀕江，城中民居被害者居半。公開後圃以安流移，又以錢米賑濟之，邑民賴公再生者，不知其幾。三年郊祀，助郊上供之錢不少，累政全籍科罰，吏白故事，公曰：「有是哉？我朝仁澤深長，恩意曠蕩，今當郊而使贛民先受害，可乎！」遂撙節浮費，未郊而已及額，申之憲司，明行蠲放，以爲定式，人賴以安。章貢舊俗珥筆成風，自公臨政，絕告訐，明單辭，由是訟得其平，人不忍欺。晝廉閭靜，暇日吟哦自適。又捐帑以修學宮。去之日，士民思之。意尚端正，政事疏通，則見於待制左史鄭公性之之薦。行有廉隅，政先豈弟，則見於內翰程公秘之薦。政尚中和，才優撫字，則見於尚書胡公榘之薦。稟資通敏，遇事勤廉，則見於直院徐公鳳之薦。其見知於當時諸公者如此。再調泉司幕官，適朝廷省贅員，改通判興化軍。

太守太博林公清之雅敬公，暇日相與唱酬。年餘而太博終更，公和其詩，有「遺愛喜公留夜雨，宦情憐我薄秋光」之句。居無何，鄰警日熾，公患無以扞禦，一意備械，未嘗憚勞。既而漕台委以版築，公曰：「郡無大小，必有城池，使無寇，猶當爲之，矧今寇迫，其可緩乎！」慨然任責，涓日興工〔四〕，規模壯偉。一日嘆曰：「我朝以仁立國，惠民有局，在在皆是，莆獨缺。」典數月創始，公能督視爲永久計，井然有條。大抵公爲事必先人後己，不顧利害。至於聽訟臨民，雖務平易，然不苟不吐，人亦莫敢犯。以庚寅六月六日滿替，代期不至，屬疾。疾兩月，却藥不御，竟至莫救，時六月二十日也，享壽五十有九，階繇承務郎至朝奉郎。公爲人寬厚和平，與物無競〔五〕，唯務晦藏，不願人知。自窮居以至達宦，始終一節，人多稱之，期公以有爲。年止中壽，位不稱德，哀哉！公於所居縣北五里曰湯郊，山聳拔而水迴環，遂卜居焉。自號綉溪翁，植花種果，結屋三間曰「山堂」，自爲之記。其餘爲亭趾十餘而已。有《綉溪詩集》若干卷，藏于家。娶孫氏，先公八年卒。夫人以賢淑著聞，公賴其內助居多。二男，某、某。女三人〔六〕，長適總幹張藻之子，幼適通直郎、知信州上饒縣汪熙之子。公兄汝箴，男、女各一人，撫育婚嫁如己子。諸孤將以七月八日扶柩歸，與夫人合葬于某里，溢潭遵治命也。某杜門里居六七年，歲時外非公事未嘗登公庭，因時多事，數承公誨，知公言行爲詳。銘曰：

太支九世，公生婺源。本大胄巍，莫出匪賢。高曾而降，謙晦自處。暨公壯年，兩有文武。公之中昆，三舉禮部。著書自珍，群公文譽。公實師之，學行取正。操履端方，若出天性。官無

小大，職業必脩。出宰贛縣，已民嘖咻。謁來莆郡，厥蹟於燦。一疾而逝，士所共嘆。我作銘詩，用刻新阡。莆人感德，何千百年。《復齋集》卷二二。

〔一〕群：原作「郡」，據文意改。

〔二〕陸沈：原作「陸陳」，據文意改。

〔三〕「大卿」上原衍「人」字，今刪。

〔四〕涓日：原作「消日」，據文意改。

〔五〕競：原作「兢」，據文意改。

〔六〕三人：下文僅載二人行實，疑當作「二人」。

全宋文卷六九七〇

陳 宓 一七

進士鄭君墓誌銘

君諱文適，字成叔，福州閩縣人也。曾祖諱忻，祖諱雋。考諱倫，勉齋黃先生嘗銘其墓，世德譜系具焉。君幼而聰慧，少長，刻苦爲學，口誦手抄，昏夜寒暑不輟。初治《春秋》，心悟經旨，操筆成文，諸老先生以爲不可及。屢魁學校，自謂文詞記問未足以爲事業，及得晦庵朱文公所纂周、程、張子之書，玩之有得，遂專心於《大學》之道。比年篋書求師友，未嘗月餘家居。雖羈旅齏鹽，怡然自適。聞勉齋先生得文公之傳，遂授業焉。勉齋稱君襟度夷曠，智識闡爽，愛而敬之，盡告以所聞，嘗語人曰：「成叔苟非其義，雖祿之萬鍾而不受。」人以爲信，後遂與俱登文公之門，交遊皆當世善士。文公晚年編集《儀禮》經傳，分畀門人，而取喪、祭二禮以屬勉齋，勉齋以喪禮諉君編次。君爲攷經證傳，旁通子史，引比條律，綱目凡例，纖悉畢舉。文公見之，大喜曰：「直卿嘗稱成叔之賢且

好學，今果然。」文公沒，勉齋以汲引後學爲己任，賴君甚篤，貽以書云：「鄉間朋友漸知義理者多，更賴成叔振拔激昂之，使傳不廢，莫大之幸也。」常與同志共立規約，大要欲明義利，謹操守以厚風俗，其事多君所定，君素行足以勵衆也。君學問有原，聞見日富，深觀默養，玩索益精。讀書有未解者，危坐終日以思，至忘寢食，及既得之，猶沉潛反覆，必極其趣而後已。嘗觀周子《太極圖》而悟孟子性善之旨，其言曰：「無極之真，三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唯人得其秀而最靈，曷嘗有毫髮駁雜之累，此即所謂善也。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維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也。孟子性善之說，蓋本諸此，而荀、揚之徒妄生異論，豈知性哉！」其言明白親切，有先儒所未及者。君天性孝友，初侍嚴君，不煩教飭，雖在童稚，未嘗遭譴怒，奉承顏色惟謹。居喪哀毀骨立，葬未得兆，廬於殯所，窀穸封必誠必信，防慮周悉，極其力之所至。祭祀參用古禮，以誠敬爲子弟，先齋戒奠獻，優然如有所見也。事叔父如事父，事其姑如事母，歲時甘旨不絕奉。外祖母方氏中年子夭孫穉，母夫人林氏念其孤嫠，君順母志，奉老送終，莫不如禮，捐家山吉地以葬之，教育其二孫，俾克有成。篤愛諸弟，聚居合食，數十年田園所入悉付仲氏，不問有無，門內無間言，人以爲難。二弟蚤世，撫其孥不異己子。先世以寬厚相傳，及君當室，慈恕彌甚，人有假貸，未嘗償償，或被盜，不忍聞諸官，公恤貧厄，振災患難，推食解衣無難色。與人交終始如一，出語洞見肝膽，推誠所親，待之不疑。雖見欺，幾陷于戾，且不悔。然嫉惡遠邪之志凜然不可犯，居鄉有爲非義者，不與之齒。居處必恭，言笑不苟，服膳不喜華美，聲色一無所好，尤不喜爲崖岸卓絕之行，嘗訓子弟以：「中庸之道，聖賢所

行，今之學者，出諸口者勇猛可畏，責諸人者絲毫不貸，反而求諸己，則箴如也。余固樂爲善者，而未嘗表襮以駭俗也。」晚歲自號曰「庸齋」。教子講讀，一遵文公大小學之法，每授一書必誨之曰：「讀書固乎有用，今日讀是書，明日得是用者，皆窮理之功也。」故二子皆克有立。其居鄉也，親婣子姓、閭里學徒咸師之，君隨材誨誘，諄諄不倦，名公要人爭延禮焉，有不屑就者。君以嘉泰甲子貢於鄉，時右史真公德秀與其同僚陳君洽賞識其文，以爲宜冠多士，士論皆期君中上第，竟與時好不合。嘉定癸未，再試春官，已而爲諸公所留，徜徉淮浙間幾一年。及至京得疾，前期數日，手書與親族朋友爲別，凡二十餘幅，無一言亂。其遺勉齋之子輔書有「平生修身踐言，不敢辱師門教誨」之語，蓋其自信之篤，至死不變如此。及病且革，手戒其子力學守家法，治喪勿用釋老之徒，以遵儒禮，迺囑其同舍生製深衣幅巾以斂，言笑自如，恬然而逝。時嘉定十七年四月甲午也，享年五十有八。訃聞，五服之親哭之哀，閭巷相吊如骨肉，皆曰：「君子人也。」嗚呼！濂洛之傳至朱文公而道益光大，凡聖經賢傳，微詞奧義，發揚訓訣，剔殆無餘蘊，信所謂擇焉而精，語焉而詳者也。數十年來，海內之士咸趨其同，深造自得，升堂入室者不爲無人，然或摭其議論以爲口耳之學，唯君用志篤實，不爲虛語，處心和平，不爲矯行。夫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吾未之有得。」若君者，其於文行可謂兼之矣。所著書有《易學啓蒙》、《或問》、《禮記集解》、《喪禮長編》，皆藏于家。又嘗指授其子元肅攷求周官制度以爲《成周會要集錄》，《春秋》經傳以爲《紀事本末》，將已次編集成書，外有《庸齋集》、《別集》、《外集》、《遺書》凡五十卷。娶方氏，從政郎廷俊之孫、處士垞之女。男二人，

元肅、元共。孫男三人，愷、恕、恢。女四人，皆幼。將以其年十有一月庚寅葬于家山之西原，遵治命也。其孤謂某嘗辱知於君，來索銘，義不得辭。銘曰：

能得於天，而不能得之於人。詒穀厥子，選必于其身。《復齋集》卷二二。

兵部開國高公墓誌銘〔二〕

士之儒業者常乏吏才，重厚者常不足於通敏，蓋稟於天者有偏重，兼全兩得，少見其人，自古然也。若德行詞章源流深遠，才諳政事鉅細融明，近世兵部高公是也。公諱禾，字穎叔，其本系出炎帝，世居廣陵，號著姓，五季入閩，家于泉州之晉江安海。曾大父建創義塾，幣鄉先生張公登、江公致堯淑訓子弟〔一〕。大父汝礪，少馳庠序，譽不仕終，家人以爲瀦報於後，以二子贈至正議大夫。伯父倬，登紹興八年進士第，歷封川、恩平兩郡守。後十九年，父伉與仲父似聯名決科，任朝請郎、臨漳通守，累贈宣奉大夫。妣碩人蘇氏。公幼有成人器，見伯氏故侯官宰穫以儒科發身，曰：「是不可於吾身〔三〕，使前美不世。」益戾契自力學，蚤入成均，兩貢南宮。第淳熙辛丑進士，筮尉莆田，以計獲海寇十有五輩。紹熙初，改京秩。俄碩人訃至，卒喪，知福州福清縣。擢節浮費，儉出薄入，儲蓄餘羨爲緡錢萬者二，欲創義倉，代貧民下戶輸宿逋。志未竟，丁宣奉憂去。五年調撫州崇仁宰，不上，改知興化軍仙遊縣。縣有妖巫能作神語，一咻千煽，公亟捕姦渠置之圜，民聽不惑。邑五里溪名

下頓，衆流所匯，歲有溺死者，鞭巨石爲梁，往來便之。開禧乙丑，調官中都，時揆路叙研席舊，擬留中，公亟授婺女倅以歸。嘉定更化，權黨竄斥，人以爲知機。婺近神臯，素號浩穰，不可爬梳，累年滯訟，民至是多詣台省曰：「倅清疆不媚，願從之直。」諸司具以名聞。被旨攝郡，會朝廷遣回新招戍兵，命以常平義倉米廩之，衆不樂陳腐，鬩然白庭下，公方退食，但諭使歸營，許明月易以州倉米，皆欣然而退。公倉卒處事不少瞬。三年七月，知惠州，遲次二期。惠陽面江，巨潦暴至，侵淫千餘家，以便宜發廩賑濟。郡境歲有贛客之擾，首命屬縣籍總首鄉丁姓名，圖材落相距近遠〔四〕，使之相唇齒手足，一鄉有警，揭望伐鼓，四面赴敵，賊果退縮。廂禁軍、諸縣寨卒多張虛額，公悉招刺。初，河源有盜，縱掠鄉落，尉捕不獲，反執土民，攜撫鍛鍊以徼倖〔五〕。公至，獄未具，引囚庭問，灼知其情，縱之，莫不感泣，仍上其事，奪尉官。海豐之西有楊桃、大奚二嶺，群盜出沒，神見鬼伏，公仍其地列寨居兵。又以叱馭、石壁二菴相距四十里，迺於鳳河水步間剪棘夷道，別治一菴，過客始無追程盲進之恐。自是，道交廣者如履畿甸內地矣。書初考，改畀南廣琛節，條上便宜六事，朝廷施行之。屬吏有恃爲權要私人者，贓汙狼籍，彈奏罷之。自互市爲東廣鹽使者，力却例錢餘二千緡，公使公用，二庫視舊比裁三之二，增鹽課錢以緡計者六十萬。時峒寇嘯聚，帥司掩以兵，類以軍法從事，復生擒百餘人，將斧之，公疑有冤濫，曰：「監司於事無所不當問。」亟馳白帥，全活大半。屬郡常平錢米多仍虛數爲具文，遣吏按視拆閱者，刻期足之，總一路爲緡錢一十九萬九千五百有奇，米以石計一十六萬九千六百有奇，金銀以兩計四千四百有奇。既覈實申朝省，因曰：「後之人更能防

滲漏，時斂散，民其有瘳乎！」是時公踰嶺已三年，丐閑不報，且命入奏，辭以疾，復有旨趣行。九年七月到關，奏曰：「臣竊見嶺南爲郡數十，蠻獠黎獠錯處其間，彼其飢食渴飲，好生惡死，豈與人異情哉！特州縣長吏治之不得其道耳。一曰恩不足以撫摩，二曰威不足以攝服。乞戒飭監司，嚴察守令，時有寬貸，無繩束過甚，以激其亡聊之謀。至於置戍兵去處，亦不必太密，宜合五爲一，要使聲勢聯屬，隱然足爲吾民之保障。如是，則二廣之民可以枕矣〔六〕。」居亡何，擢丞匠監，未幾遷太府寺丞。十一年正月，改大理正，會彌年天獄空，降詔獎諭，卿少以下各轉一官，公請長貳辭增秩恩。七月，除兵部郎官，上殿，尋陞郎中。時長貳缺員，軍功第賞文帖以萬計，采摭實狀，獨力當之，不煩以裕。武部所掌闕次，多蒙成吏手，乃前期揭于外，資格配者聽其注擬，胥獍莫售。十二月轉對，曰：「天下之患，莫大於規模之不豫定，而倚辦於倉猝目前者，率多噬臍不及事之憂。」上首肯之。以疾謁告，因力丐祠。噴有煩言，無隙可抵，遂有議幕之命，朝紳冤其去。既歸，糞掃先廬之東，闢小圃，堂於其中，扁曰「族桂」，攄幽發粹，日與之娛。性不嗜酒，晚益工詩，務爲和平不刻削。十三年，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寶慶改元，騰章請老，感微恙，若有所覺曰：「生死晝夜，吾豈每生也哉〔七〕！」謝醫屏藥，以五月丁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積階朝議大夫，爵晉江縣男。娶安氏，故司法攝之女，先公二十九年卒，贈恭人。再娶陳氏，故左史研之女，先公十二年卒，封安人，贈恭人。男三人，長漑、次濤、次濂。女二人，長適留元度魏公之孫也，次許楊公濬文昌之孫也。孫男三人，述翁、適翁、迪翁。遺文有《愛閑居士集》若干卷，藏于家。以三年十月庚申葬。公端方而重，和易

以莊，色夷氣清，可畏而愛。始微有知，則知學問，月開日益，卓然早茂。宣奉公倅臨漳，文公朱先生時綰郡符，公執子姪門弟子禮卑以恭，文公深器之。義利之間辨析杳微，非所當得，一介不取。待人接物婉婉若處子，或意外干以私，正色拒絕，雖賁育不能抗以角。歷州縣持使節，閩廣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其在監寺、兵屬，祇謹自力，事以幹治，爲朝聞人。當官薦士，其才可拔，不以其人寒峻不與，即不可拔，雖大官要人交口，一不以綴意。性勇於赴義，尤樂周人之急。有鄉人遊宦落以死，其孤孱弱無依，公率諸司合力賄之，以舉其櫬。女弟適教官鄭其卿，相繼而逝，甥尚幼，以子鞠之，且爲擇婚。外弟早世，棄側出子而子異姓爲子，公力執不可，外祖之祀賴以不絕。至於居室湫隘，終公之身，未嘗私易一椽，是可以爲知道義，先人後己者矣。某年十四五時，侍先公正獻，則聞公父子之賢，晚歲班行嘗尾簪笏。凡四十年間，自少至老，固已得公閱閱十之六七。公之歿，其孤以公行狀見屬曰：「子與吾父通家兄弟行也，子不可辭。」某曰：「誼雖不敢辭，既不能文，又四五年來病日甚，以不能文之人運凋耗之思，將何以模寫公之盛美，不固辭得乎？」則又介親黨以書見督，於是掇行狀餘意爲之銘。銘曰：

公之曾祖以儒鳴，創爲義學士行興，一門五桂相竝榮。父傳厥子弟聯兄，童卯書數長六經。耳目濡染與性成，才識卓異少可驚，四世奕奕皆朝纓。怡怡笑語輸忠誠，身不勝衣義色形。兩宰劇邑咸有聲，關決輔郡薦牘騰，遍持南海節與旌，泯獠去害樂寬征。晚潛臺郎掌伍兵，飛鳴一去高冥冥。德全才鉅世莫京，世著令聞垂典刑，有不吾信攷諸銘。《復齋集》卷二二。

〔一〕據正文所述，墓主官爵爲兵部郎中、晉江縣開國男。標題當有省文。

〔二〕「幣」下當有脫文，疑脫「聘」一類字。

〔三〕「可」下疑有脫字。

〔四〕材落：疑作「村落」或「鄉落」。

〔五〕「攬」下原衍一「攬」字，今刪。

〔六〕「枕」上當有脫文，疑脫「奠」、「安」一類字。

〔七〕每：疑誤。

南康歸祭朱文公先生墓文

某質性鄙頓，自羈貫成童，已蒙提誨，獨恨不果登門授業。第於遺訓，口誦心惟。謁來試郡，廬阜之陽，距先生遺跡甫四十年。大綱大法，粗得遵承，而心術之微言，不得一二，每竊震懼。官滿東歸，取道墓下。痛念昔我先公之歿，先生不遠千里來弔。先生之逝，某之兄弟宦遊南北，曾不得匍匐往哭。及是始獲躬奠一觴，俯仰疇昔，有負幽明。伏惟英靈不爽，貫其罪而誘其衷，俾爲學有得於暮年，庶幾乎復拜於他日。《復齋集》卷一八。

祭勉齋黃先生祠文

維先生傳道之嫡，以淑諸人。某鈍頑之質，學既過時，又多病早衰，每佩居敬博文約禮之誨，晝夜誦思，惟恐失墜。諸生奉祠，春秋俎豆，儼若師保之在前。講貫遺書，庶幾先訓之不墜。病不能詣，亶謂自棄一卮寓敬，先生其鑒之。《復齋集》卷一八。

祭李果州道傳文

公生于西州，家學有原。紫陽之道，聞而知焉，希之則是，如出親傳。把麾持節，捄活顛連。立朝挺挺，憂國拳拳。義不苟合，懷綬歸田，廬阜南北，淹留經年，嘯詠泉石，信宿棲賢。歸舟未發，丹旆翻然。邦人惜公，如思召伯。遺像有嚴，清標介特。我來慨慕，情何能克？《復齋集》卷一八。

祭李蘄州誠之文

偉哉我宋，斯文始昌。士志於道，如行康莊。寶婺之區，東萊傑出，學者宗師，中道而歿。公自

羈卬，挺出諸生。幼之所學，見於壯行。運蹇下僚，晚綴朝著。唯義之從，獨立不懼，俎豆是習。往當邊陲，胡虜猝至，孤城受圍，人曰勿守，可全民命。公曰死之，大義始定。公以家殞，爲士卒先。氏亦效死，孰使之然？自反不縮，百勝猶敗，公以義勝，雖死何害。人謂之衄，我謂之勝。彼蠢者虜，寧不心敬。巍然立廟，天子褒忠，諸將愧死，百代聞風。我昔與公，嘗寮是托。暨守星渚，書問亦數。聞公之死，狐疑半載，弔不以時，歔歔感慨。一觴往奠，魂兮如在。《復齋集》卷一八。

祭時通判淵文

唯公天賦，剛毅英發，蚤從名師，聖賢是法。自公筮仕，見義勇爲，視國猶家，以公滅私。危言正我，可剗姦宄。苟利於時，雖死不悔。以公之才，何官不宜，連蹇半刺，不得有爲。東萊之門，高第者幾，唯李與公，同志同里。去年喪李，今又喪公，士夫冀北，幾於一空。我昔與公，同寅宗邸，辱愛情親，如兄如弟。聞公之訃，怛若拊膺。天胡不仁，喪此典刑！一卮往奠，有淚如傾。《復齋集》

卷一八。

祭傅忠簡文

惟公剛方正直，而濟之以惠慈，高明俊偉，而加之以謙敬。故在朝則國論以公，君心以正；在外則民瘼必瘳，吏姦必竟。及謝事而歸也，搢紳有所楷式，鄉黨爲之廉靖。年登九袞，在它人可以優逸，而公愈老而愈謹具，待人接物雖少賤而不怠。其高文大冊，筆垂絕而尤勁。威儀之抑，文章之盛，衛武公之儔歟，實古今之寡並。皇上御極，丹詔屢致，公以老辭，眷隆無替，畀公內祠，公守愈勵，曰在先朝，已謝其事。上方有所咨訪，公亦密進忠言，天下陰受公賜。今其已矣，蒼生爲之涕泗。某之先公，忝公事契，累世交好，父子兄弟。矧惟不肖，被公引汲，深愧頓頑，莫克有立。以病卧家，欲詣無及，抱恨終身，神馳足繫。敬遣弱息，往哭總筵。效官有嫌，不敢輒前。一卮致奠，有淚如泉。《復齋集》卷一八。

墓祭文

公胚胎河陽之間氣，接踵中原之盛時，忠孝名節，相傳四世，至公尤正大而瓌奇。其問學淵邃，群搢紳而莫之擬；其文章典雅，凡士子以爲之師。其危言正論，累朝之藥石；其明智遠識，華髮之著

龜。其入告也，足以格君心而綿國祚；其出治也，足以革吏蠹而滌民瘼。粵自弱冠收科第，至年開九
表，而謙恭執禮，瀕死而不衰。自親親仁民，推而及於鳥獸草木，無一不用其惠。兼如景星鳳凰，見
者知爲美瑞，和風愛日，被者無不欣怡。昔楊綰、馬公居相位，未幾而天奪之速，民至今涕泗而齋
咨。公負二公之望，過二公之壽，不使一日居二公之位以佐天子，司其責者云誰。豈斯民之無祿，抑
直道之難施也耶？某再世辱知，閱死生而繾綣，兩年欲弔，窘疾病之支離。扶憊而前，絮酒炙鷄，懷
千萬而莫吐，槩一二以陳詞。嗚呼！先生永已，更幾百年乃復見之！《復齋集》卷一八。

南康祭劉屯田祠文

某晚末庸陋，乞守此邦，實慕人物山川之高致。到官之初，早歉適值，才疏力短，寢食幾廢之。
上元之朝，始克祇祀。惟公三世，文行俱至，玉雪其清，照我肝肺，遺則不逮，敢忘睨視。三酌寒
泉，薦此誠意。《復齋集》卷一八。

祭李侍郎訖文

惟公正直明允，洪大謙恭。雲龕之嫡，卓有祖風。纂承前光，學問自力，淵乎群書，渙若鉅筆。

敷歷中外，所居著稱，建事立功，一本於誠。在家克孝，移君則忠。一介不取，峻其垣墉。西清近侍，獻納論思，蹇蹇立朝，無分寸私。建溪、桂府，民思遺愛。筋力未衰，毅然早退，黃金帶〔二〕，婁逸琳宮。一第不華，僅成於晚。年未七十，優游燕居，觴詠八年，左右讀書。不聞屬疾，遽棄人世，精神凜凜，孰云隕逝。善人云亡，爲國歔歔。某素眷愛，聞問怛驚，義當往哭，疾尼于行。緘詞致奠，有淚如傾。《復齋集》卷一八。

〔二〕據全文句式，此句當脫一字。又此前後數句失韻，疑有脫誤。

祭三山陳郎中孔碩文

公之高才敏識，超出一世，雄文勁筆，追配古人。名師蚤拜，涵詠道真，脫獨有見，所寶在身。著敷歷之偉績，亟退休而燕申，壽考幾於八袞，康彊如同一辰。何微恙之不除，遽長往而爲神。豈揖生之有憾，抑厭世之膾腥。某少年陪誨，脫荷相親，久因病而疏問，積悃悞而莫伸。暨令子之爲郡，辱受塵之一詆，受一門之厚愛，倍傷怛於常情。敬薄馳於奠酌，詎少盡於哀誠。《復齋集》卷一八。

祭福建譙漕令憲文〔二〕

嗚呼我公，人品絕世，律己以廉，養民以惠。爰自卿月，出移使星，吳楚之壤，籍甚政聲。越在江東，所活萬計。仁人存心，遑恤謗議。竭來吾閩，軫民益勤，捐金發廩，肉骨起人。某兩趨下風，洗手奉職，賴公之知，是式是力。天胡不憖，喪此吏師，鰥寡孤獨，遽失所依。望柩滂若，豈私其哭？萬古一朝，其人如玉。《復齋集》卷一八。

〔二〕令憲：原作「念憲」。按：原集卷一五收錄陳宓與福建運使譙令憲書札多篇。又，《宋史》亦署作「譙令憲」，作「令憲」是。今據改。

祭南康軍趙知宗伉夫文

惟公繼繼名家，振振公族。位三達尊，備九五福。滿屋簪紳，沿階蘭玉。羨垂車之新榮，何屬續之遽速。某假守鄭鄉，分光鄰燭。清酒一酌，有淚盈掬。《復齋集》卷一八。

祭南康經略趙郎中文

惟公問學淵深，操履純固。在家則孝，敬以奉親；出仕則忠，清而致主。葺蠹蕩節，惠陝數路。以近宗名相之子，被服有過於儒素。世有一善，皆足以成名，公爲人之所難，不可以枚舉而計數。其於利祿之場，蓋中流之砥柱。雖功業不足以動其心，豈萬鍾之屑顧？求清閑於未老，方深樂乎止足之趣。備此全美，宜享遐齡，何甲子之未周，遽蟬蛻而飈度。某夙托契好，每慕高誼，效官鄰郡，書問再致。忽聞凶訃，潛然出涕。職守所拘，無由造詣。一奠寓哀，鑒此誠意。《復齋集》卷一八。

祭南康趙知宗文

某之始至，公出門迎，笑語怡怡。今某之歸，公顏如丹，深藏總帷。兩年辱愛，葬不執紼，寧能不悲。薄奠在前，公其爲某，舉此一卮。嗚呼哀哉！《復齋集》卷一八。

祭李尚書文

惟公行純德脩，能鉅材全，著績中外，垂六十年。脫歸里第，進退卓然，生榮死哀，復何憾焉。歲在丁卯，公帥全閩，某官宗邸，實忝趨承。公謂可教，薦之曰能，官滿調選，公掌銓衡。問學甚寵，有意提携。忽叨奏邸，適值明時。公以爲喜，顏欣色怡。三年末綴，寵待不衰。別公還家，謁來廬阜。公以書來，示我求去。遺之書籍，編宏冊鉅。感佩迨今，弗稱是懼。逮公之歸，某適西還，道出錦里，可謂承顏。忽聞公訃，涕淚俱潛。一卮致奠，莫寫悲酸。嗚呼哀哉！《復齋集》卷一八。

祭福清林經略文

惟公正直剛毅，溫恭寬裕，學問得簡肅公之親訓，政事踵簡肅公之世官。自少時已韜藏其器業，迨中歲始奮飛於羽翰。容臺棘寺，挺挺朝著。湖湘幢節，忠勞備殫。成先志昔日之所未遂，使遺愛益爲吏民之所嘆。易帥番禺，寓直道山，抗疏辭榮，人以爲難。引車還家，未老能閑，徜徉泉石，四五年間。去歲拜兄，顏渥於丹，意胡考之未艾，何不疾而大還！生死大變，忽若向晦而宴息。有識之士，孰不駭怛而悲酸「」？况某等情均弟姪，誼重丘山。行將往哭，姑寓一奠於如在之顏。嗚呼哀

哉！《復齋集》卷一八。

〔一〕酸：原作「駿」，據文意改。

祭泉州楊尚書炳文

惟先生以淹該之學爲典麗之文，以純懿之行爲措紳之式。蚤舉峻科，晚登要職，南臺騎省，文昌八座，曾不足以發其抱負底蘊之萬一。權姦用事，禍幾岌〔一〕，見幾翩然，賁勇莫及。雍容田里，左右詩書，謝事杜門，以靜自娛。有子克賢，不仕而養。年至八袞，康彊無恙。一日遽逝，孰不驚愴。嗚呼哀哉！某忝辱葭莩，嘗蒙薦拔，凶訃忽聞，倍增痛怛。一卮致奠，緘淚往達。《復齋集》卷一八。

〔一〕此句當脫一「岌」字。

祭泉州儲經略用文

惟溫陵之名郡，爲賢士之淵藪，既稟氣之殊異，亦受祉而獨厚。位必至於公卿，壽必逾於耆苟。胡造物之不齊，於我公而則否。惟我公高明之智，若皎月之昭哲；寬大之量，如長河之浩渺。規摹則

卓犖而宏闊〔一〕，志則謹微而勤小〔二〕。殿襄陽之巨鎮，宣王明於遠徼。真意實德，孚乎田里鰥寡之心；仁風義氣，徹乎穹廬沙漠之表。謂我宋之有人，媿楊公而遠紹。袖手還家，載色載笑。曾不三年，天子有詔，俾鎮南海，壽我闕天，謹十四州之民，若乍得乎杜召。疾既愈而復革，人欲其生而昊天不弔，豈時數之使然，雖天亦不能曉也。某素辱眷顧，聞問怛驚，義當往哭，疾厄於行。緘詞致奠，涕泗如傾。《復齋集》卷一八。

〔一〕犖：原作「犖」，據文意改。

〔二〕「志」下當脫一字。

祭李縣丞亢宗文

惟公少出華胄，得雲龕之文籙；早從名師，承考亭之誨規。抱五十年之蘊蓄，見一二政之設施。人所欲爲而不能者，皆力行沛然而不疑。善政在人，班班可知。某久辱垂顧，晚尤不遺，命賢子以來教，盡朋友之切偲。聞微悲之將愈，俄親蹟而告辭，以托孤而見屬，滂涕泣之交頤。顧某衰陋其若此，敢不勉副於待期。一卮致奠，神其鑒之。《復齋集》卷一八。

祭外舅龔汀州晷文

惟公胚胎前光，佩服古訓，孝法曾參，謹侔石奮。事親盡道，廬墓三年。宰邑惠愛，鰥寡賴焉。累佐名藩，守帥嚴憚，剛正不擾，民足官辦。武岡爲郡，徭僚難馴，惟介惟和，秋肅春溫。年甫六十，得郡鄉部，迓吏將至，求閑抗疏。家雖公衮，身則儒素。先世田疇，僅足無餘。官居五品，可謂顯榮。壽七十一，可謂令終。十載家居，俯仰無愧，均曰天賦，由人真脆。某童稚通家，壯忝子壻，教誨是承，矜式得誼。一觴致奠，橫集泗涕。《復齋集》卷一八。

路祭文

嗚呼！公之事親，誠孝貫於幽明；公之蒞官，忠廉信於蠻貊。胡利祿之兩忘，惟退閑之一得。閱詩書以自娛，闢老釋而不惑。年未及期，位不稱德，天之報公，予以兆宅。蔚崇先之佳城，豈人力之能擇？送輓車而就葬，積陰雲其如劃。雖衆願之未償，信天意之不忒。感舊傷懷，心焉如坼。《復齋

祭仙遊陳侍郎讜文

公之清文奧學，足以黼黻皇猷；碩德宏量，足以鎮厭浮俗。早登科級，遍歷華途。烏府臺頌，人共稱其清直；甘泉法從，帝實賴於論思。挂冠以時，徜徉泉石。翰墨詩篇，人傳爲寶。笑譚觴詠，孰覺其衰；年將九袞，一疾遽傾。海內之士，莫不爲之咨嗟而涕洟。某等忝同里閭，奪愛門墻。馳菲奠以寓哀，冀英魂之垂鑒。《復齋集》卷一八。

祭鄉守王郎克恭文

惟公稟姿凝重，制行端方。蚤擧科第，晚始爲郎。再綰郡符，來殿鄉邦。甫及半載，仁聞四揚。鄰寇繹騷，先事隄防。募兵築城，愛民恐傷。遽以計告，行道怛驚。某等方依鉅庇，忍奠酌觴。慨百身之莫贖，徒霑涕以霑裳。《復齋集》卷一八。

祭鄭道州守仁文

惟公詩禮素習，蚤承名父之訓；德性內溫〔一〕，溫然君子之容。在家必孝，蒞政必忠。朱邸磐宗，或寮或貳；雄藩大郡，或揖或通。居多問望，綽著事功。睠舊春陵之嘉郡，昔必畀於名公；煥新命之始下〔二〕，爛金紫其在躬。胡薄疾之不愈，遽翔雲而逝空。某素忝親契，久闊過從，忽舉觴而奠柩，滂涕淚以霑胸。《復齋集》卷一八。

〔一〕溫：與下句字重，疑當作「蘊」。

〔二〕煥：原作「喚」，據文意改。

祭王侍郎居安文

嗚呼！先生稟天台之間氣，爲我宋之巨賢。蚤魁天下，勇退壯年。文章政事，衆美兼全，求之古人，孰後孰先？我寧考之當寧，開正路以招延。方權臣之得志，衆棲附以慕羶。先生獨談笑以畫策，殲群姦而晏然。乃絕口而不道，指故山而不退竣，玩空諦以自娛，遂委身而任緣。帥閩五載，屹若山

鎮，還第三日，俄而蛻蟬。嗚呼哀哉！某賦質庸鈍，獨荷眷憐，扳晚末以同升，駭衆聽而喧傳。嗟受知於二紀，曾莫效於一言。痛夫子之既往，雖有善而誰甄？趨總帷而一慟，慨路梗而莫前。緘菲詞而致奠，空有淚以如泉。《復齋集》卷一八。

祭柯縣尉夢得文

季夏之末，公赴制幕，餞公于郊，卮酒笑謔。別未兩月，公卒於旅。我聞公喪，駭怛惻楚。廬山之陽，我適試郡，奔走後時，疾不及問。今茲始來，獲拜公柩，綿薄粗殫，有慙往救。朋友交賻，衣棺華好，有子勝喪，妥安即道。命雖未達，不朽者垂，可以無憾，人又何悲！蓋公之才足以經世，德足以善俗，而又昌之以詩。百一未試，遽止於斯，此朋友所爲齊咨涕洟者也。公之家事，朋友尚均任之。靈兮如在，知此言之不欺。《復齋集》卷一八。

祭三山許郎中錫文

惟公儒林宗匠，昭代哲人。恕以接物，敬以持身。麾節所至，遺愛在民。歲次丁卯，遊官三山，與公爲寮，詩酒往還，愛我誨我，以敏矜頑。丙子之歲，我將去國，公八爲郎，正論蹇諤。勇退莫

留，徜徉林壑。歲月幾何，書一再通，踰七望八，健躬睟容。何恙不除，竟以告終。一卮致奠，灑淚西風。《復齋集》卷一八。

祭廣東鄭提舉起沃文

惟公德行才華，見推時輩，寬洪溫厚，綽有古風。少登科第，蚤著民庸。兩宰劇邑，剖決雍容。晚歷麾節，盡瘁匪躬。歲在辛巳，效官延平，公實同事，義均弟兄，誨我以義，惻怛至誠。一別七年，書不厭頻。廣東千里，棠陰百城，二難之澤，數世不泯。如何不淑，大命以傾。一卮奠柩，莫寫哀情。《復齋集》卷一八。

祭南康軍詹簽判文

惟君詳練明敏，厚重寬洪。宰縣于閩，有循吏風。來此佐郡，剛柔適衆，恬靜不擾，政亦告終。某實忝同寅，久辱規庇。郡每仰成，坐以無事。聞君之疾，僅一再詣，意謂壯齡，旬浹即趨。云胡不淑，遽止於此。文以侑奠，有淚如洗。《復齋集》卷一八。

祭白鹿書院黃堂長去私文

某先公正獻分闈江右，實淳熙之五禩。朱文公先生以書見屬，謂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數輩，俾先公取其彊明行正直者以自輔，而表其篤厚廉退者以厲世。是時已知臨川多君子，而未見所謂卓爾聞道之懿，厥後如君，從學文公，刻意勵志，取友必端，講學必至。黃先生每稱學者，則以君爲敬畏。白鹿之師，必君選實。有德有言，後進所企。右史真侯，潭湘是帥，嶽鹿謀師，以禮招致。中道而歿，學者喪氣，何吾黨之甚衰，而斯道之多躓耶！某忝交遊八年，每荷教誨，謂大節粗知所向，而事之小者率多乖戾。退自修省，惟惕惟慄。書猶未報，訃已倏至。感傷訓言，潛然出涕，一觴致奠，歆此誠意。《復齋集》卷一八。

祭南康余堂長文

惟君稟資端重，度量裕如，蚤得師友，教授鄉閭。德行兼茂，學探泗洙。卧病在家，天其舍諸？我來試郡，實仰楷模。力疾訪我，論偉貌癯。爲信宿留，遽曳歸輿。方圖解綬，復拜君廬。云胡不淑，素志頓渝。一卮致奠，有淚如珠。《復齋集》卷一八。

殯祭孫權尉文

繼君忠信誠慤，詳練通敏。頃在淮壩，嘗爲勉齋黃先生所任，厥蹟甚偉。比來劍浦，暫權尉事，出入山谷，遂以病告。食不足以活其家，僅止於此，可哀也已。權殯茲山，以俟及葬。靈其有知，當聽此言。嗚呼哀哉！

《復齋集》卷一八。

祭龔知縣日孜文

惟君生于華胄，自奮儒科，行脩于家，令聞孔多。年近五十，通籍金閨。宰邑于潭，民謂母慈。刺史既病，同寮弗靖，遂以甚言，罔上之聽。君不與辯，還家怡然。一年有半，疾遂糾纏，藥石已殫，命其不延。無愧于人，命乃在天。君之剛直，可居給諫。始三十年，任始五轉，所惜者時，與君何怨。與君親友，自少至老，暮年心事，待君傾倒。如何願乖，有疑莫告。文以侑奠，詞淚俱墮。

《復齋集》卷一八。

祭龔承奉文

子之祖父，忠孝世載，是生賢子，聲聞日大。遜悌淳明，即之可愛。如何天喪，俾我驚駭。嗚呼哀哉！歲在戊辰，與子西征，兩月同邸，飽聞德聲。或求龜策，或問形色，人皆子期，仕則顯榮。天理人言，胡不足憑。子之訃至，我役未歸，過時既久，書問亦希。子如不爽，其知我悲。我之中兄，以女妻子，聞子之逝，悲嘆至死。歲晚奔喪，暫還閭里，卮酒薦哀，子胡不起。《復齋集》卷一八。

祭聶司理文

惟兄天姿明敏，加以學力，卓然有成，人所難及。莞醴廣府，廉以濟勤，司行英藩，利澤孔殷。上官剡薦，多士推予，日候造朝，陞華省府。如何不淑，遽得凶訃。嗚呼哀哉！某戊辰之秋，與兄遇於都城，把酒笑語，意氣如傾。別才半紀，遂隔幽冥。我念諸舅，有子唯兄，積善若此，亦隕厥身。夫婦俱逝，禍則甚慘，莫知其繇，唯遽傷感。卮酒薦哀，靈其來鑒。《復齋集》卷一八。

全宋文卷六九七一

陳 宓 一八

祭兄參議文

維兄稟德純厚，賦量寬洪，湛泊自娛，不志于榮。年至七十，愠不一形，如玉斯潔，如冰斯清。撫愛宗族，曲盡其情。我誨我勉，冀我有成，訓飭之恩，恙父是并。去歲之杪，我哭中兄，王事有期，奔走束程，拜兄于堂，相弔失聲。別未兼旬，不聞疾嬰，忽以訃告，惻然痛驚。慟哭連日，身爲不寧，一病累月，羸軀惛惛。既而積雨，縣治頽傾，度木伐石，半載經營。及此中冬，未輟丁丁。聞兄出殯，心飛足縈，揜坎有日，當走幽城。卮酒奠柩，姑薦哀誠。《復齋集》卷一八。

祭仲兄匠監文

惟兄以寬弘之度，濟剛直之資，忠孝之訓夙稟於父，敬恕之道又得所師。年少蜚譽，考孝所知。宗正外府，俾屬俾裨，悉以公選，不專父私。兄克奮勵，報稱是期。清漳臨汝，廉介不欺。歷事三朝，靖退自持。二紀郎省，嬛巧所嗤。末乃一陟，人皆謂遲，兄曰何能，過分之宜。蓋六受郡而兩上，三乘輶而一馳，信直道以力行，豈畏途之足危？惟坎凜以濡滯，斯行誼之不虧。方湖湘之始寇，誠牙蘖之易治，及威惠之兩失，遂歷歲而蔓滋。初抗疏以請討，曰紀綱不可以隳。值時論之不然，謂居職之非宜。奉殊遲之香火，伏園閭以恬嬉，荷國恩之郅隆，畀符竹而不遺。暨入辭而忽疾，猶剴切以陳詞。何好善之不足恃，遽一病以顛隳。嗚呼哀哉！某幼失父詔，兄訓是資，鈍頑於學，倍費耳提。日冀春容，考質所疑，春風月夕，疑奉酒卮。此志一失，永無償時。南北間闊，天胡不悉，病不視藥，斂不憑尸。負此大恨，中心冒夷。號慟以奠，靈其在斯。《復齋集》卷一八。

祭族姪念一郎文

汝之明誠謹厚，族黨所推，稟賦不薄，操持復正。宜壽而謬，殊不可曉。汝之老叔，宦情素薄，

志在丘園，一官束縛。每以家事，唯汝是託。方將丐歸，與汝相從於水竹之濱，耕先人之舊田，吟詠風月以畢餘年。豈意人世如此，不足把玩也。聞汝渴疾，比歲已損。書尺尚新，愕然訃聞。隔絕二千，斂不及時，葬在何日，於呼哀哉！汝之長子，尚能保家，我即得歸，以撫以誨。汝如有知，來歆我祭。《復齋集》卷一八。

改葬祭前室梁安人文

惟嬪孝於其母，不忍違離，頃葬于泉，以奉母慈。山深地迴，人跡罕至，瞻顧者怠，幾至驚悸。它鄉異郡，每懷感愴。十有七年，始克改葬陳巖山之下。山川如抱，入茲玄宅，永保安妥，尚利後人，康寧胡考。《復齋集》卷一八。

祭本家祠堂文

惟我先祖積善成家，惟我皇考乃相重華。國恩既厚，報稱未涯。唯是祠宇，歲久欹邪，爰易棟桷，風雨用遮。四室同堂，匪儉匪奢，涓吉告成，承祀敢譁。日子曰孫，恭敬彌加。祖考來享，錫福孔加。某猥縻職事，莫奉鱣鮓，緘辭以告，靡間邇遐。《復齋集》卷一八。

祭廿四兄嫂改葬延壽合祔文

嗚呼！惟公天姿既高，力於學問，辭官不受，壯年好遯。惟嫂懿行天得，孤潔而順，孀餘三紀，禮法是狗。兄葬已久，茲焉改卜。嫂始合祔，郡郊之北〔一〕。並賢競美〔二〕，瘞此雙玉。家族楷式，云胡不哭。文以侑奠，魂其來讀。《復齋集》卷一八。

〔一〕郊：原作「交」，據文意改。

〔二〕競：原作「兢」，據文意改。

祭淮寧郡太夫人林氏文

孝友之世，天既開祥，累公累侯，日未熾昌。篤生夫人，志紹厥祖。其在父母，恭順以處。既得所歸，克相公輔。有翼有嚴，無怨無惡。歲時敬薦，命服煒煌。內勤于家，外助于邦。中年自力，益大德門，朱衣銀魚，令子聞孫。其爵維何，十國孔多。其壽維何，八袞孔遐。晚歲康娛，湛然一室，耳目聰明，遊觀則弗。綵衣鼎盛，將萬石君，文駟雕軒，駭瞻聳聞。云胡不淑，一疾而傾。老成耆

舊，益遠典刑。嗚呼哀哉！某不肖小子，童稚升堂，因緣忝竊，宗黨有光。賤職所縻，莫送靈輶，緘辭侑觴，淚涕交頤。《復齋集》卷一八。

祭鄭司令母潘夫人文

古有大訓，惟《易》與《詩》，家人采蘋，規範且垂。溫溫夫人，生長儒門，濡經染史，古道是遵。篤孝舅姑，娣姒取則。戚疏婚嫁，靡求不獲。夫負大名，人士所歸，拔貧治具，有順無違。雄藩帥閫，文駟雕軒，未啓國封，胡逝九原。昔魯伯姬，三國來媵，遙遙千載，賢躅與並。孰謂幽閨，邈乎瞻聽，刻銘山阿，後世起敬。《復齋集》卷一八。

祭真右史母吳令人文

嗟嗟夫人，正節淑行，式今儷古。蚤爲義婦，晚爲慈母。教子爲儒，溫飽匪志，麾節所臨，數世其惠。江右一道，大邦維翰，得人爲重，國勢鞏安。大纛雕軒，來曾幾時，湖山晏靜，庭闈遽悲。民愛其子，若母其母。丹旒就塗，孰不痛慕。天佑善類，以澤斯人，云胡降禍，使鬱不伸。某忝與令子，未綴寮案，升堂久闊，總帷莫拜。緘辭致奠，灑涕傷慨。《復齋集》卷一八。

祭台州趙司直恭人文

嗟嗟夫人〔二〕，幼承祖訓，內則備聞。長適宗英，禮法是循。夫賢子秀，縉紳共嘆。寡居未久，天復降艱。凡託姻契，孰不傷惋。千里致奠，遙睇總幔。《復齋集》卷一八。

〔二〕「夫」下原衍一「夫」字，今刪。

祭龔令人文

嗟嗟夫人，懿德孰倫，生于相家，早媿德門。偉哉鄭公，剛毅篤實，出使立朝，蹇蹇正色。夫人內助，以成□德。惟義唯順，宗黨是則。教子用嚴，父師其職。始筮有稱，薦書交陟。方期就養，知命不出，不疾而化，親戚傷盡。某於夫人，妻黨之尊，感此盛美，而不久存。千里致奠，有淚如傾。

《復齋集》卷一八。

祭安溪橋緣二道者文

維道者竭力興梁，不憚險艱。殞於非命，孰不永嘆？人於施財，或以爲病，爾身不恤，尚何所吝。苟濟於衆，雖死何悲？文以侑奠，有淚交頤。《復齋集》卷一八。

祭前臨江方通判阜周文

惟君孝弟睦姻，和厚恭謹。少掇科第，從官炎嶺，戶掾縣令，施設詳整。再宰南安，惠浹閭井。既佐名邦，復貳郡政。不競于榮〔一〕，見稱恬靖。還家遲次，娛親宴飲。不聞屬疾，遽成長寢。我辱親契，相愛殊甚。千里寄奠，有淚如瀋。《復齋集》卷一八。

〔一〕競：原作「兢」，據文意改。

安溪到任謁宣聖文

某自能勝衣冠，佩誦學道愛人之語，今始獲行於一邑。惟道無窮，力不逮，其敢不勉，以無負先聖之訓。禮愛初謁，用以告虔。《復齋集》卷一九。

歐朱陪從祀文〔一〕

某宰邑逾年，視此邦士行彬彬濟濟，思有以興起其心，期底前脩之盛。爰攷昔人，有所謂鄉先生可祭於社，與夫釋奠必有合之之義。竊謂此邦之彥，鄰郡之賢，在唐則有若歐陽詹者，孝弟之行足爲世師；近世朱文公熹，發明正學，使聖經賢傳燦然無疑，厥功茂焉。涓日之良，並陪從祀，使學者因二子之所成就，以造夫子之淵懿，豈不偉哉！《復齋集》卷一九。

〔一〕陪：原作「倍」，據文意改。

安奉歐陽四門祠文

先生之道，由孝弟以至仁妻子，信朋友。先生之譽，由閩越以播江南，籍甚於京師。發身僻遠之鄉，尚友命世之傑，故能行爲世法，文爲世師。後世謂閩人之舉進士，必以先生爲稱首，前豈無人，獨推先生者，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也。某謁來此邑，先生之族實居焉，遐想清風，慨然慕歎，像而祀之，俾學者知所先後以自強焉。《復齋集》卷一九。又見《歐陽行周文集》附錄。

安奉朱文公祠文

宋得奎瑞，以文爲治。周、程挺生，傳道之秘。始開其端，文則未備。篤生夫子，妙齡卓異。積學五紀，不怠厥志。《詩》正其舛，《易》祛其蔽。《大學》、《中庸》、《魯論》、孟氏，章分句析，研辭盡意。《通書》、《西銘》，用闡精粹。下逮屈、韓，亦窮厥旨。晚而著《禮》，欲範斯世。七十有二，死而後已。視彼前脩，或鳴一藝，尚列祀典，矧此全美。昔年少數，拜而而侍〔二〕。恨不能學，徒仰遺軌。祠之學宮，與衆慕企。有書可誦，有像可視。更千萬年，孰不興起。《復齋集》卷一九。

〔二〕「昔年」二句有誤。

到任謁諸廟文

某學未聞道，天子不以某爲不肖，使宰茲邑，黽勉承命，日夕震惕。靖惟民情吏姦，莫究莫革，智所不及，神其相之。背公營私，貪以害民，神其殛之。初謁有巖，用是告神。《復齋集》卷一九。

清水巖祈雨文

某德薄，宰茲邑兩閱月矣。天久不雨，民沴物瘠。乃十七日辛丑，禱於山川城隍之神，越夕雨作輟止。邑人咸白故事，善利大師其生也暴身致雨，今禱者必之焉。伏惟大師願力宏深，邑人敬向，令敢不先期齋沐，躬禱祠下，其施甘露，以蘇民物，以答邑人之望，則大師永爲邑人依歸。《復齋集》卷一九。

清水巖謝雨文

某以民告旱，將以二十三日躬禱祠下，乃二十一日爲文一通，遣吏齎香，先達此誠。大師靈明，如響斯答，香信方馳於巖寺，陰雲已遍於郊垆，霏霖滂沱，民蘇麥秀，百里之內，童叟歌舞，嗣歲又將有望。躬造巖宇，轉祈爲謝焉。《復齋集》卷一九。

祈晴文

惟師靈明，邑人敬禱，雨暘之禱，不它之而之師，豈其生也有濟人之大德，死不朽乎？邑多山田，當此梅雨，固不多厭，而滂沛兼旬，秧之秀者將腐。夏既至矣，種不可以復蒔，則雨之爲害甚大。師之福此氓也，呼吸而雨，豈能雨而不能晴耶！掃陰雲開皞日，惟師其速圖之，則齋沐以爲民謝。《復齋集》卷一九。

謝晴文

某以淫雨爲災，縻於吏事，未能鞠躬禱祠下，爲文遣吏以致此誠。使方出門，雲陰頓解，皎日鮮麗，舉邑如痿者之得起，何其捷哉！何其快哉！伏惟大師惠濟此方，德大恩深，永億萬世，虔奉無怠。令其敢不敬謝，祇拜慈像，感欲何言。《復齋集》卷一九。

祈雨文

某不善爲政，雨暘必待於禱，亦有罪焉。大師靈通，應答不爽，豈固追吏之罪，實慈愛農民。自春以來，雨膏土潤，早禾秀茂，正茲展穗，兼旬不雨，農已病之。苟不先時以告，懼將無及。伏惟一灑甘雨，俾高無苦乾，則豐年之功，允有所屬，敢不齋戒謝焉。《復齋集》卷一九。

謝雨文

民以久旱，致禱於師，師慈愛民，應不移時。言脫於口，陰雲已馳，自朝竟夕，膏澤四垂，百穀

奮張，可保無飢。惟師之恩，廣大莫窺，欲報無所，聊陳此詞。《復齋集》卷一九。

祈晴文

五月之杪，禱雨應期，今已兼旬，雨猶未止，百穀霑渥，譬之飫飽，將有不節之嗟。伏惟慈惠一方，民之欲賜以時暘，則豐登可必。况此垂成之功，其忍不終惠耶！謹齋心以竢。《復齋集》卷一九。

謝晴文

乾則潤之，溫則燠之，熟者穫之，秀者實之。一飽之恩，民知有自，今又將逃罪，敢不致私謝

焉。《復齋集》卷一九。

祈晴文

某治縣無狀，蒙慈惠昭格，雨暘以時。今禾稼如雲，而霖潦不已，終歲之惠，懷於旬浹，可不惜哉！伏惟顯賜佳晴，俾遂刈穫，以全豐年之慶。一邑之願，抑亦大師之願也。《復齋集》卷一九。

謝晴文

今歲豐穰，以雨之故，踰旬不止，實者以孽，民甚病之。乃十日己丑，遣吏致禱，應答不爽，積潦之中，陽烏間出，越二日大晴，邑人鼓舞。聊陳菲薦，用報鴻私。《復齋集》卷一九。

祈晴文

入春積雨，初以爲常，麻麥既壞，室廬亦妨，嗟民何辜，遭此沴殃〔二〕。惟令之臯，政治不良，令之德既不能召和，大師之力足以捍患。惟矜此式民〔三〕，賜以佳晴，令則齋洗以謝。《復齋集》卷一九。

〔二〕遭：原作「漕」，據文意改。

〔三〕「式」字疑誤。

謝晴文

淫雨之降，三旬不止，麻麥被害，環數百里。冒然有禱，寸誠足恃。誰謂天遠，曾不違咫尺。大師之靈，振古莫擬。文以侑薦，傳示無已。《復齋集》卷一九。

祈晴文

春夏以來，雨潦過多，二麥告病，已不及事，地瘠民貧，藉菽麻以助不給。今者連雨，又以病告，若又不止，早禾亦將無望。伏惟大師慈惠此邑，其忍不救哉！適邑人迎像于茲，敢率官僚，祇禱座下，惟昭答焉。《復齋集》卷一九。

謝晴文

昨日以久雨不止，有傷禾稼，投誠控請，陰雲隨斂，秋成可望，民物用蘇。敬致微誠，式陳菲

薦。《復齋集》卷一九。

祈晴文

比以田疇苦雨，禱于巖下，已而浸淫不已，九穀用傷，甚至洪流暴湧，溪田衝決。一邑之民，連年告病，吏之不德，咎止厥身，民則何辜，罹此困苦。痛瀝丹誠，一意致告，伏惟仁慈，惻然賜鑒。

《復齋集》卷一九。

謝晴文

某爲縣無狀，尚追刑僇，天實厭之。春夏以來，淫雨爲害，屢禱屢答，顏汗心慚。今者日光穿漏，晴意已回，如是旬日，百穀少蘇，菲薦虔報，併有所祈，尚惟昭鑒。《復齋集》卷一九。

祈晴文

今年以來，雨潦過多，前此屢扣靈明，蒙應不爽，既而晝止暮作，不至爲害。今晚禾方穗，震風暴雨，摧而偃之。民本貧窘，麻麥早已少收，今此晚禾，性命所係，雨更不止，其將何以供伏膺奉租

稅？此皆吏之不德，獲罪於天，不即其身，而濫及無辜之民，慚痛何以借喻？亟控危懇，仰瀆慈聽，亟賜時以蘇百穀。《復齋集》卷一九。

再祈晴文

某治縣無狀，天降之災，乃五日戊寅颶風暴雨，拔禾發屋，禾稼偃靡，屋廬漂蕩。民實無辜，濫彼茲罰，倘不投誠祠下，冀得佳晴，某亦何面目可見百姓？昨日先遣吏致禱，陰雪既開，晴意未固。伏望力禦大災，以活民命，則大師永無負邑人依歸。《復齋集》卷一九。

又再祈晴文

入冬以來，天久不雨，麥苗未秀，醵首連霪，數十日不已。麥則秀矣，小民方伺此隙〔二〕，販負奔走，求斗升以爲墾戶卒歲計，沾體塗首，情則可念。兼縣治自秋營建，及此未畢，工徒亦以病告。伏惟昭明響答，俯徇人欲，以回天意。《復齋集》卷一九。

〔二〕伺：原作「祠」，據文意改。

謝晴文

昨日之禱，誠率爾也，雨雖踰旬，農未病也。逐末之民，視它邑則無幾也，工徒之妨，不足深恤也。某乃有請，應亦旋至，豈大師以普濟爲念，今雖私禱，一毫有關於民，亦必聽也。齋洗陳奠，報明德也。《復齋集》卷一九。

祈晴文

某來茲三年，麥始一稔，可謂不易得矣。數日以來，爾暴如注，熟者將腐，則是大師三年芘吏拯民之功，壞於垂成，可不惜哉！某齋祓以俟其錫以佳晴，俾及時而穫，則吏與民皆受大師賜舉，向之所不足者，一愜於今日，豈不偉哉！三日晴，然後詣祠下謝焉。《復齋集》卷一九。

謝晴文

久雨妨麥，遣吏致禱，謂非三日晴不可以穫。晴不固不可以謝，神之愛民既不渝約，吏爲民謝，

其敢後期？《復齋集》卷一九。

祈雨文

今歲雨暘順序，豐稔可期，皆陰相默佑之功。旬日以來，赫曦隆暑，田畝苦乾。當此之時，霈然一雨，嘉穀奮茂，爲惠益宏。况連日陰雲〔二〕，閣雨不下，尤易爲力。遣吏致禱，伏惟響答，以寬吏民之望。《復齋集》卷一九。

〔二〕「况」下原衍一「雲」字，據文意刪。

謝雨文

不雨未踰旬，地瘠少腴，驕陽爍之。迺廿日己丑有禱，即日雨，越一日復大作，膏枯濯熱，惠利宏深。躬詣祠宇，答靈貺焉。《復齋集》卷一九。

祈晴文

日者請雨，膏澤隨之，兼旬以來，沾渥不止。念今歲蚤禾熟於常年，雨不得獲，實甚可惜。伏惟願力宏深，開晴卷霾，以全造化之功，惟吏與民俱受終惠。《復齋集》卷一九。

謝晴文

雨以久告，秋陽杲然，其答如響，民信益堅。某以病恙，不能詣前，緘辭侑薦，遙致厥虔。《復齋集》卷一九。

祈晴文

中禾棲畝，且割且穫，西津輿梁，徒役交作，雨連不止，二者告病。吏實不德，不敢憚勞，馳香乞靈，以全稔功。惠利之深，曲成善應。《復齋集》卷一九。

謝晴文

昨日以秋雨暴作爲害，昭告靈明，曠日清風，應不旋踵。吏民敢昧大賜，菲薦報謝，詎盡鄙誠？若夫佳晴月餘，使農穫工役，成遂所願，又終惠也，敢并以請。《復齋集》卷一九。

祈雨文

兼旬以來，氣暄異常，人用不康，麥不得下，久旱之故。字人無德將去，獨不能召致和氣，慚對吏民。伏惟注以甘雨，蘇其病，活其飢，皆今日賜。《復齋集》卷一九。

謝雨文

旱燠既久，民物俱病。丙申有禱，丁酉而應，轉燠爲寒，不僭厥德。或曰雨少，恐氣之凝，既越三日，徹旦而傾，土潤於膏，民氣益醒。令嘗告違，不敢再詣，爰屈同僚，以致報祭。《復齋集》卷一

任滿辭清水巖文

某試邑三年，才德俱乏，唯有寸誠，曲蒙昭答。今將去此，實懷大惠，躬詣祠下，用告違離。前月以來，晴既足以迄穫，麥未入土，時雨稍愆，因致私謝，復有所祈。不爽惠慈，尚加鑒相。《復齋集》卷一九。

諸廟禱晴文

某德薄政疏，無以召致和氣。入夏以來，淫雨不止，九穀用傷，民貧地瘠，深可憫惻。伏惟嘉惠斯民，轉陰爲晴，俾有秋可望，皆神之大賜。《復齋集》卷一九。

又諸廟禱晴文

今年以來，雨潦過多，晝止暮作，爲害尚淺，不敢數告。乃五日戊寅，大雨以風，拔木發屋，禾稻漂流，而雨猶未止。民既無室廬以蔽身，又無穀粟以充口。神以芘民爲職，猶吏治此邑也。吏之不

德，罰將及身，神之聰明，寧忍坐視而不救。惟速賜昭答，以格和平，吏將爲民謝，又得以拜私惠焉。《復齋集》卷一九。

又諸廟謝晴并致禱文

日者久雨，田或苦濕，乃望日乙卯，有禱於神，神鑒其衷，翌日丙辰，晴空豁然，物得蘇醒。後三日將致謝，屬部使者檄詣行司，不能躬親執事。既歸，始得伸敬。連五日雨又不止，恐復爲害，謹率同僚，分詣祠下，以謝以祈，式昭顯惠，以志不敏。《復齋集》卷一九。

驅虎告諸廟文

某繆政初無以格物，踰年于茲，雨暘以時，人免疾疹，皆大神府庇。數日以來，猛虎爲暴，近在境內，樵牧被害，邑人不遑寧處。夫陰福潛加而顯禍未去，曷足以彰神之威靈？惟神其驅之，使深藏遠遁，跽伏窟穴。其或不聽，縣令則募善射者〔一〕，操毒矢以從事，神之叶力，期於盡殺乃止。如縣令貪刻所致，神其罰之，毋貽害於百姓。《復齋集》卷一九。

〔一〕募：原作「慕」，據文意改。

社壇城隍祈雨文

天久不雨，地氣枯燥，當寒而燠，民用疾殃。惟興雲致雨，境內山川之神實司之。縣令德薄政乖，無以召致，舍神焉告？惟神愛民，答以甘澤，俾麥蘇土潤，人用和平，不獨縣令可以逃罪，神亦無曠乃職。《復齋集》卷一九。

架縣治告諸廟文

某非才試邑，將及兩年，未以罪去，繫神之賜。惟是縣治頽圯，莫蔽風雨，吏不忍坐視其弊，謹身節用，謀革故而新之。市材募工〔二〕，一毫不擾於民，乃以八月十一日始事。惟陰陽之拘忌，有非人力所能及者，神其庥芘，俾民安而吏亦安，敢不知所自來哉！《復齋集》卷一九。

〔二〕募：原作「幕」，據文意改。

辭諸廟文

某學不足以字民，徒有此心，始嘗質之神矣。營私徇欲，固所不敢，而賦性粗率，格物不至，乖政繆令，往往而有，其可以冀神之無罰乎。今戍期已及，民安穀賤，吏遂逃責，則皆神之大賜也。酌以告歸，且致私謝。不敢有祈，惟神之靈，尚永惠于茲邑。《復齋集》卷一九。

安溪任滿辭宣聖文

夫子有訓，「道之以德〔二〕，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某服膺斯言久矣。及來試邑，身既不能率人，教又不足喻下。三年之間，必其期會，鋤其強梗，此刑政猶未能庶幾夫子所言之萬一，况德禮哉。強顏告歸，請事斯語，庶它日復有以拜夫子。《復齋集》卷一九。

〔二〕以德：原作「德以」。按：此句見《論語·爲政》，今據《論語》乙正。

南康謝雪文

某治郡無狀，籲天有祈，螻蟻誠微，乾坤應速。六花獻瑞，雖未遍於里閭；三白呈祥，實屢陳於巖谷。恩由天致，責則吏逃，敢忘敬畏之心，更望霽霈之施。《復齋集》卷一九。

祈雨文

天憫去歲之旱，民阡危亡。春夏以來，五風十雨，早禾已遂登場，民方少蘇。旬餘烈日，晚稻恐以病告。伏惟豐穰之功難成而易虧，繆戾之政可罪，而民不可以屢困。齊心虔禱，冀獲感通，霈此膏霖，迄成稔歲。《復齋集》卷一九。

又祈雨文

某到官之初，適值旱歉，去歲一稔，瘡痍始瘳。春夏以來，雨雖過多，時暘復應，庶幾再稔，少蘇田里。今早禾已登場，中禾亦已有望，唯是晚出之稼，螟螽食之。伏惟造化之全，功虧於一簣，豈

吏治不平之咎耶？然吏實可罪，民實可憫，一雨滌蕩，潛消陰弭，不獨民受終賜，垂去之吏，實與受賜焉。《復齋集》卷一九。

安奉周濂溪朱文公二先生祠文

惟濂溪先生，闡道之秘，始乎文公先生，斯文始備，經傳開明，垂淑萬世。睠此星渚〔一〕，日守二公，百餘年間，風教邇隆。顧瞻道德，廬嶽並崇。我立此祠，實仰前哲，有不如訓，昭著森列。敢不夙夜，景行遺烈。遠邇多士，濟濟來觀，是式是承，大法是閑。風俗丕變，懦立薄寬，庶無負二先生之教，而皆君子之歸。新宮竝然，孔聖是依，一後一前，蔚乎相輝。牲酒跪薦，其敢不祗。《復齋集》卷一九。

〔一〕渚：原作「諸」，今改。

安奉改造宣聖像文

乃者文公朱先生講明古禮，於聖像跪坐奠饗之儀〔一〕，尤欲其當。歲在丁丑，文公之子來守是

邦，述父之志，有請于朝，欲以文公向時之所討論者而更新之，俞音特允。迫於治歸，未及舉行。某適繼其後，謹遵其儀式而改造焉。顧茲重事，敢不率僚屬諸生以告。《復齋集》卷一九。

〔二〕饗：原作「響」，據文意改。

告脩設廳文

郡治廳事，歲久頽圯，枝牾者又數年矣。吏不容坐視，涓吉葺治，易而新之。惟茲役甚大，人之所可爲者，吏敢不勉。惟神相之，俾役徒妥安，則吏受神之庇亦大。《復齋集》卷一九。

謝脩設廳文

春首以脩設廳之役告於明神，閱三月始竣事，工役帖然，實出庥庇。分遣同僚，告謝祠下，薦以牲酒，侑以音聲。《復齋集》卷一九。

告立木柵樞塹築墻文

南康爲郡，面湖負山，藩籬不設，民心靡固。某來此半載，嘗請於朝矣。賦入希少，有負初心。今茲邊鄙多虞，愈不可緩，鑿池築垣，植木爲柵，以禦寇偷，守土責也。涓日興役，敢用虔告。《復齋集》卷一九。

南劍春祈諸廟文

去歲民罹災害，田穀少收，豈吏不恭所致。今春雨暘粗順，吏敢不齋心敬德，蠲潔牲酒，用薦祠下。惟爾有神，念民生之不易，弭息疾沴，驅除蝥賊，使田里安妥，年穀順成，神亦血食無愧。《復齋集》卷一九。

秋報諸廟文

某猥以非才，去冬濫承人乏，適值旱瘡，民不聊生。今歲夏秋禱雨者三，皆蒙貺答，五穀胥熟，

遂成有年，神之惠此民可謂至矣。牲酒潔清，侑以音聲，用伸報謝。尚冀終惠，使田里和平，盜賊不作，吏亦永永承祀，有敬無怠。若太守不職，營私害公，神明殛之毋爽。《復齋集》卷一九。

告譙樓揭州額文

某猥以非才，叨承劇郡，顧瞻州顏，缺焉未立，無以填安茲土，民用靡寧。謹揭而新之，惟爾有神，尚相此民，俾壽而康，年穀順成，自今以始。《復齋集》卷一九。

南康祈雨青詞

兼旬不雨，未應遽叩於九閭；去歲已飢，豈可復罹於再旱。輒抒田中之懇，冀蒙從欲之仁。伏念臣某承乏字民，無德及物，適繼荐荒之後，每深震懼之懷。荷上帝之垂憐，軫下民之久困，既蒙雨若，可望秋成。忽驕陽之致愆，將盈月而爲沴。儻後時而有禱，必貽悔於將來。用是矢心籲天，爲民請命。伏望爲霖三日，勃興向槁之苗；遍澤十同，終保垂成之歲。《復齋集》卷一九。

祈雨青詞

失時不雨，敢自安〔一〕，涓日籲天，遂成再瀆。睽茲星壘〔二〕，婁厄旱災，方稔歲之是期，忽踰月而可慮。晚禾告槁，新麥未施。職在牧人〔三〕，惟有震驚而請命；罪實由己，寧甘殃疾之及身。雖已丐歸，尤深軫念。高穹感格，沛爲三日之霖；大惠始終，滿此九農之望。《復齋集》卷一九。

〔一〕此句僅三字，當脫一字。

〔二〕「星」下原衍一「星」字，今刪。

〔三〕牧：原作「收」，據文意改。

祈晴青詞

去冬旱槁，方欣雨雪之及時；一春浸淫，深慮來年之致害。用敢先期而有禱，庶銷後悔以無殃。伏望皦日顯臨，霾雲頓解。少收霑澤，留爲梅月之霖；大慰農民，先拜麥秋之賜。《復齋集》卷一九。

謝晴青詞

久雨妨農，方伸誠禱；佳晴宜麥，旋獲感通。仰大造之至仁，俯微躬而增荷。敢不益勤於脩省，庶幾少答於靈明。《復齋集》卷一九。

祈晴青詞

時雨久沾，已滿農民之望；早禾方長，深虞水潦之災。功亶出於化工，咎實由於吏治。敢伸虔禱，冀格幽聰，亟賜佳暘，乞成豐歲。《復齋集》卷一九。

南劍醮禳疾癘青詞

陰陽失序，致茲疫癘之流行；天地至仁，寧忍顛連之無告。眷言南劍，介在閩陬，地狹人稠而氣鬱不舒，山高嵐重而疾爲易感。嗟舊歲札瘥之荐至，迨今秋疢孽之復萌。一旦不堪，再焉可保？雖勤拯卹，未底康平。自知人力之易窮，惟願高穹之悔禍，敬投丹懇，仰扣紫檀。避正堂責己以思愆，爲

闔郡生民而請命。庶幾真宰，垂矜憐惻怛之情；坐使閭閻，致安靜和命之福。《復齋集》卷一九。

上三元設醮青詞

自叨收養，凌兢旱沴之餘；已荷生成，覬望豐穰之賜。叨心籲帝，祈福爲民。睠此雷澤，頃遭魘厲，既少收於田畝，仍多病於閭閻。性命偶全，飢羸莫保，撫字曷殫於綿薄，康寧實賴於蒼旻。一雨既沾，三農有望。天從民欲，於肸響以潛通；時和歲豐，庶札瘥之永息。《復齋集》卷一九。

安溪縣重架縣廨上梁文

藍溪古縣，桐郡名鄉，市環千室之弦歌，水遶萬山之耒耜。民居錯落，既日盛而歲繁；公宇陋庳，顧風旁而雨上。庸改高明之觀，以通幽隱之情。役不及民，財惟節用。耽耽榮棟，夏涼冬煖以俱宜；衍衍賓僚（二），辰入酉歸而共沾。必省內以無愧，斯面南而不慙。未能鳴單父之琴，遠希子賤；姑少葺襄城之廨，近效忠宣。肇舉脩梁，敢伸善頌。

兒郎偉！拋梁東，袞袞清波湧日紅。試問百川朝巨海，何如萬國仰重瞳。
兒郎偉！拋梁西，百丈新虹跨鳳池。多謝邑人齊着力，春風穩穩上雲梯。

兒郎偉！拋梁南，玉立魏峰覲面三。下闕碧潭秋夜月，此心此景兩停涵。

兒郎偉！拋梁北，君王不戰邊烽息。北胡從此定無人〔三〕，四海由來歸有德。

兒郎偉！拋梁上，日月風雲妙相盪。須知天命豈難謀，勿謂愚民庸可誑。

兒郎偉！拋梁下，萬頃黃雲喜多稼。從今風雨了無憂，只待冬深臍蜡〔三〕。

伏願上梁之後，時和歲豐，民康俗厚。春風百里，總鷄棲犬卧之鄉；午日一遲，無雀角鼠牙之訟。共宣忠力，少報君恩。《復齋集》卷一九。

〔一〕「衍衍」上原衍一「行」字，今刪。

〔二〕北胡：原作「北湖」，據文意改。

〔三〕據文例此句當脫一字。

白湖順濟廟重建寢殿上梁文

昔稱湘水神靈，獨擅南方；今仰白湖香火，幾半天下。祠宇殆周於甲子〔二〕，規摹增煥於此時。妃正直聰明，福同於天道〔二〕；周匝宏博，利澤覃於海隅。人人盡得所求，户户願殫其力，不日遂成於邃宇，凌霄有類於仙居。用赫厥靈，以報有德。神豈厭舊，衆惟圖新，修梁既舉於佳辰，善頌宜騰

於衆口。

兒郎偉！拋梁東，獵獵神旗照海紅。但見舳艫來又去，密裨造化不言功。
兒郎偉！拋梁西，石室雲巖晚照齊。虜寸便爲千里潤，農夫不復卜朝濟。
兒郎偉！拋梁南，地勝長魁鼎足三。海脚東來連地遶，壺巔直上與天參。
兒郎偉！拋梁北，塞上狼煙今永息。山行水宿絕偷攘，浙水淮濡來菽麥。
兒郎偉！拋梁上，十萬人家環首向。風馬雲車自往來，錦衣瓊佩相飄颻。
兒郎偉！拋梁下，斥鹵瀾漫開沃野。黃雲收盡月華明，簫鼓聲中渾福嘏〔三〕。
伏願上梁之後，神人安妥，年穀順成，賈無風魚之災，土有雲龍之慶。春秋載祀，來千里之牲
牢；億萬斯年，報九重之寵命。《復齋集》卷一九。

〔一〕「祠字」上原衍一「同」字，今刪。

〔二〕據文例此句當脫一字。

〔三〕嘏：原作「蝦」，據文意改。

安溪月湖念語

潘安仁種河陽花，流芳籍甚；李元勳憩虞城柳，清蔭依然。可以長生簿書之勞，而無一日遊息之暇。藍溪古縣，泉郡勝區。二頃碧湖，翠擎萬蓋；四圍青嶂，紅隱初粧。雖無高車結駟之遊，剩有乘鴈雙鳧之適。鳥鳴深逕，韻甚絲簧；牛載小童，安於輿馬。暇日邀朋共醉，暑風馳想先醒。樂固在心，景爲有助，欲展娛賓之伎，請陳悅耳之詞。《復齋集》卷一九。（以上張尚英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七二

釋法薰 一

法薰（一一七一——一二四五），號石田，俗姓彭，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年十六從丹稜石龍山法寶院智明出家，後隨破菴祖先禪師學，遂得其法。歷住高峰、楓橋、鍾山、淨慈、靈隱諸刹。淳祐五年卒，年七十五。其講法之語、題跋偈頌，由門弟子輯爲《石田法薰禪師語錄》。見《語錄》後所附《行狀》，《補續高僧傳》卷一一。

福長老出世乞語

多子塔前付僧伽梨，直至而今根苗不絕，所謂上祖不了，殃及兒孫。既入佛門，喫佛飯，潑天門戶，要人扶持，亦須是箇漢始得。況稱長老，名既如此，實當如何？具向上眼目，得大機大用，可以開鑿人天，饒益後學，方不辜負出世二字。就中下機言之，亦要識因果，勒香火，早晚禪誦不懈，創新補舊，一劫處運真實身心，方有少分相應。不可坐方丈，領見成，勞者責人，逸者歸己。瞬息之

間，頭白齒黃，前頭大有事在。前輩長老時節因緣既至，不奈何擘破面皮，多是住院後却進得一步。蓋不問院之大小，衆之多寡，千人萬人叢中亦如此，單丁去處亦如此，二六時中專以此道爲懷，長久工夫不間斷，故能打發也。福長老南山相聚數年，出世寧國，雖是房院十方，然一切在人。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亦須要十方去處，方不喚作叢林。若是如此分別，乃是棄本逐末，不足道也。古人云：但得本，莫愁末。棒喝交馳是末，佛祖言句是末，畢竟如何是本？得坐披衣，向後自看。《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續藏經第二七套第一冊。

示師覺禪人

眼裏著不得沙，耳裏著不得水，何故？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四大海，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過得這兩重關了，泗州人見大聖。大凡參學亦須是擘開頂門眼，分得泥水緇素，方堪入作。有般漢一向杜撰捏合，籠籠統統，只作一句會，便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似則也似，是則不是。到這裏萬仞崖頭獨足立，銅沙羅裏滿盛油，也須是箇漢始得。覺相處甚久，臨歸求語，不覺切切，不知覺還解橫點頭否。脫或未然，開眼也著，合眼也著。《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觀書記

儒釋二家之學，各貴一門。吾人既已毀形削髮著衲衣，自有衲衣下事。若學道有餘力，傍搜儒典，粗知其梗槩可也。往往泥而不知返，未免逐指喪月，必欲窮其底止，曷若極吾家之底止乎？縱有剗刷之才，文章擅一世，可憐自古文士盡作衙官，於我何有？古人尚謂書足記姓名而已，況吾方外之人哉！觀相聚最久，天姿好學，隆冬酷暑書冊不去手，發爲言詞，視往年初來南山時頗覺長進。余勸之云：「文章只如此足矣。若那工夫來這下覷捕，心堅力到，忽然拽脫鼻孔，不是託事。」渠面前雖唯唯，未知其胸中以爲然否。一日來別，往鍾山見癡絕，以紙求語，余無以塞其請。曾憶古德頌云：「庭前露柱久懷胎，產下男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賦，一操直取狀元來。」這箇說話意在於何？非爲今時學子答策，如晁、董爲狀元者，乃是吾家心空及第一等狀元，有爲者亦若是。觀嘗試焉，乃知吾言之不妄。因成二十八字，併書遺之：「吾家那事苦無多，不在頻搜故紙蘿。未解語言先作賦，却參鍾阜問如何。」《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紹文侍者

宗門淵奧，酌度胸襟，粗餐易飽，細嚼難飢，根本不明，良由自錯。參學無他，須是根本明始得，若是摘葉尋枝，錯到阿逸多世出，卒未能打得正。記得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負汝，却是汝負吾。」且道他三喚意在什麼處，須向根本上看始得。這箇公案諸方拈掇不知其數，各據一時見處，也有五六分或七八分相似。老趙州下注脚云：「如人空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趙州邈得構九分九釐，猶有一釐誦訛在。文來南山相聚，煩渠在侍者寮一年，老僧逐日見面說法，何止三喚，他亦隨分應答，何止三應，且道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若也會去，便知趙州一釐子誦訛；若也不會，切忌妄生穿鑿。他日眼開，方知老僧亦不相辜負也。《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得昇監寺

祖翁潑天門戶，潑天生涯，要得大力量人方堪荷負。若是小根少智，看即有分，豈不見巖頭見德山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便禮拜，金博金水投水，討什麼痕縫？洞山云：「若不是叢公也大難承當，贊嘆即得。」巖頭云：「洞山老漢識甚好惡？」殊不知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巖頭被洞山一

句子搜出心肝五臟，具參學眼，便解覷破，今時還有恁麼作家麼，直是星中揀月也。昇遍參諸方，相聚有年，忽起他山之念，特來方丈求語子，迅筆怱怱，開口不在舌頭上。昇若眼裏有珠，終不向句下撈攬。《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禮長老

拈花微笑，焦埶打著連底凍；斷臂安心，赤眼撞著火柴頭。自此遞代相尋，承虛接響，便道建法幢，立宗旨，諸方浩浩地，分疆列界各自霸，枉至分爲五家。弄來弄去到今日，只有臨際一脉子不絕，然亦命若懸絲。佛法不是無人主張，無人提掇，不免刁刀相似、魚魯參差之病，其病緣何？後代叢林棄本逐末，說之有餘，行之不足，人理深談則不無確實勘證，將來何翅較他古人半月程在？老東山有言，「諸方說禪，我這裏行禪」，便謂此也。老僧在南山十載，正是衲子憧憧往來之地，未嘗見一個不會佛法底入門來。兄弟送贈長歌短頌，動便成軸，本分事畢竟在什麼處？禮自潮陽來此度夏，志念堅確。初抵南山，懷香請問做工夫，余不免以本分事示之。夏末又到方丈，言別求語，以爲自警。予云：「長老一夏豈不聞老僧發口業邪？」渠笑云：「爭奈窮坑難滿。」予謂之云：「若要坑滿，和老僧埋在裏許，還有人下得手麼？未動鑿頭，早已兼身在內，不如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各自著衣喫飯，免相負累。」《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隆禪人

「欲把生蛇化活龍，先將毒藥灌喉嚨。從教滿肚生針刺，拋向洪波浩渺中」。前輩大老作此頌，發揮宗門向上說話，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或若學語之流，鑽研卜度，如之若何？古人無屈得屈，向什麼處雪？須是恁麼人，方明恁麼事。所以道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藪。翻手覆手之間，利害便見懸絕。冰稜上走馬，劍刃上橫身，斬釘截鐵禪和，別有轉身一路。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炬都寺

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見石田，不妨疑著，及乎見了，元來只是頭白齒黃，面貌稜層，一箇老和尚，禪道佛法在什麼處？這裏眼裏有珠，決定乞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若是遲遲疑疑，旋向意下丹青，一隻金剛箭，透過頂門上，什麼處去也？所以陳睦州喚僧，僧回首，州云：「擔板漢！」又云：「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這老鬼將一百二十斤擔子頓在人肩上，只要你僚起便行，豈容脚前脚後（一）？若要祖師西來意，西來無意與你參。須是脚跟下紅線子斷，便是一員無事道人；若紅線子

未斷，百匝千重，鐵網縵空，如何透得？饒你透得，前頭大有事在，不是苦心人不知；待你透得，方知石田不是臨危悚人。咄，寐語得也未！《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二〕容：原作「客」，據文意改。

示祖中禪人

瞿曇拈花，迦葉微笑，決定在五千四十八卷之外，如撫師子筋琴，衆音皆絕。今時學者多不識血脉，只管胡卜亂卜，沿流失源，莫知底止，深可憐憫。識機宜、別休咎底，三千里外望風倒戈，却較些子；倘或踏步向前，未免終歸死海。勿謂家不成，成家子未生；勿謂家不破，破家子未大。惟後生有志者堪任此佛法重擔，苟或未然，佛法不怕爛却。《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覺長老出世求語

從上若佛若祖無法與人，只露目前些子，惟夙有靈骨，一舉便知落處，鞠其旨歸，乃是無病之藥。所以夾山見船子被打兩橈，點頭三下，法昌遇見泉大道請益，泉乃解衣抖擻示之。信知此事不在

言語上，無指示，無傳授，自家一回親到，便乃心休意歇。既能休歇，三篋束肚，隨處住山，不揀茅茨石室，徹底放下，十年二十年如癡如醉。果熟道香，自有同志之士，撥草瞻風，遠來扣擊。忽然撈攬得一箇半箇，以爲種草，令相續不斷，共報佛祖深恩，彼此不負出家之志。覺在衆年深，靈峰虛席，府主送諸山舉人，覺亦預保舉之數。府中差人送公帖至，覺堅不肯出，予舉古人不擇茅茨石室之語諭之，覺不得已應命，袖紙求語爲警。予云古人所謂師子教兒迷子訣，何必怗怗，脚頭脚尾，半合半開。直下用得去，未免東村王大伯勘破，行矣勉之！《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行禪人歸鄉乞語

祖師門下，荒草連天，擬欲尋思，白雲萬里。所以德山招手，高亭橫趨而過。要入這箇門戶，須是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尚恐箭過新羅，何況向古人模子上脫，宗師口頭邊覓，枉用心神，驢年也未夢見在。行禪人相聚四載，臨歸求語，書此遺之。歸到三家村裏，十字路頭，撞著作家，但恁麼舉似，忽有一箇半箇橫點頭，便是老僧話行時節。《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權禪人

大道絕同，各自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箇是古人起模畫樣說話，諸人還曾覷捕咬嚼麼！眨上眉毛，蹉過了也。何況就上爲黃門栽鬚，料掉沒交涉。若於沒交涉處轉得身吐得氣，方知道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權來冷泉相聚，忽起鄉念，袖紙求語。余謂之云：年來西蜀兵火縱橫，如何進步？這裏不顧危亡，進得一步，萬死之中拾得窮性命，省得親庭與慈明。昔年在兵火中去參汾陽，爲法爲親，更無二致。僧問趙州：「四山相逼時如何？」州云：「老僧亦在其中。」僧云：「還求出也無？」州云：「在裏許即求出，這裏不動纖塵。」擒下趙州老賊〔二〕，方堪起我門戶。《石田法

薰禪師語錄》卷三。

〔二〕賊：原作「賦」，據原校改。

示瑩禪人

佛祖一大事因緣，決非小小根器所能荷負，須是將從前惡知惡覺一時放下，這裏尋箇死路始得。

既得箇死路，又却尋箇活路，方有少分相應。其或影影響響，遲遲疑疑，未免日中迷路。所以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鵝王擇乳，寧同鴨類，豈不然哉？吁！龍門客少，鬧市人多。《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日禪人

夏末秋初，衲子或歸故國，或遊他方。間有以紙求語者，余謂之云：此事不在言語上。瞿曇一大藏教，豈不是言語邪？何反用老胡西來，教外別傳？所以魯祖見僧來便面壁，麻谷見良遂來便携鋤入園去，乃至諸大老或將拄杖打地，或擎叉，或打鼓，或鞞毬，總是直截提持，只露目前些子，須是當人性根猛利，一覷便透，復有何事？若向別人人口邊覓禪覓道，臘月三十日賺却皮囊，悔將何及？日禪人久在冷泉，忽來告別求語，書此葛藤，聊塞其請，曰：若是箇漢，便向這裏跳出草窠，昇騰雲漢，方表行脚本色道流。倘更擬議，箭過西秦，遠之遠矣。《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南康先藏主

道在平常日用處，不涉思惟，不落唇吻，起心動念，白雲萬里。老胡西來，初無別法與人，只云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心是自家本有之心，佛是自家天真之佛，干他什麼事？所以二祖請安心。老胡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一〕：「覓心了不可得。」老胡云：「與汝安心竟，正是借水獻花，何曾加一點外料？」其他老古錐，盡是直下顯示，要人向這裏直下搆取。見汝不會，畫出一箇樣子。如磨磚作鏡，打車打牛，豈不是樣子？譬如擲劍揮空，不論及與不及，斯乃虛空無跡，劍刃無虧，豈不是樣子？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豈不是樣子？以至拈一機，示一境，眼觀東南，意在西北，伶俐漢三千里外，如水投水，惟是鈍根，阿師錯認砂糖喚作蜜，過在阿誰。先乃是谷源老師兄之師弟，南北兩山相聚，山僧見面只是和南問訊，亦不曾有樣子與他，先亦非向人背後叉手者，切宜勉之。《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一〕二祖：原作「云祖」，據原校改。

示壬禪人

行脚高人，當爲何事？不是緊峭草鞋，向諸方走一遭，喚作行脚。要須遇真正宗師，理會父母未生前一著，令頭正尾正，透頂透底，將來臘月三十日生死岸頭放手脚之際，果然使得著，方不辜負而今東西奔走、經涉寒暑工夫，亦不辜負父母養育、師長訓誨恩德。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不是口

頭說了便休，須是下鈍工夫，寬作程限，急著脚手，得一回白汗通身，方能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到得恁麼田地，始是本色衲僧，自然不受人瞞，他人有無邪正，自家却辨白得出。壬有省親之行，書此遺之。汝能不問在衆在家，念念不放捨，管取有到家時節。《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遠知客

心本明妙，法自圓成，如一亘萬里晴空，更無絲毫障翳。無端境風忽起，識浪遂騰，日復一日，不自知覺。若根性猛利，劃斷從前許多情識，明見本來心性，方知有心則有法，無法亦無心，淨裸裸絕承當，赤洒洒沒窠臼，便能運出自己家珍，隨意售用，何處不是本地風光，何處不是祖師巴鼻？拈一莖草，丈六金身儼然，有甚外物而能掩蔽？不知有此，却向頑空裏撈摸，將謂有禪可參，有道可學，茫茫儘於外邊打之遶作實法會。豈不見趙州云：「我要覓一箇不會禪底做國師。」五祖演云：「向虛空裏寫祖師西來意五字，若寫不得，佛法無靈驗，恁麼告報，意在於何？」快人一言，快馬一鞭，何不向二老漢句下瞥地去？更若遲疑，主丈生根，驢年也未到休歇處。南州北縣奔馳，便是鍊鞋亦須踏破幾緡。此輩名爲可憐憫者。遠在冷泉掛錫八年，泯嘿衆底，想亦胸中自有日月，語不出口。以未參太白老爲不足，翻然欲渡錢塘江，莫不可遏。玲瓏那畔一句子，山僧亦不敢舉，縱舉亦不完全。汝到彼中切須子細參究，令透徹無邊，回來舉似老僧，賞汝一頓無麵飴。《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性禪人

趙州和尚云：「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且如何是此性？莫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麼〔一〕？莫是了了常知，言不及麼？若恁麼鄭州出曹門，且喜無交涉，豈不見死心送方侍者云：「念念向本家，本家即心也；念念行吾道，吾道即性也。吾心性無二，佛法更無也。」雖無棒喝之機，却是金石之語。明性上人相聚已久，混在衆底，不識其面，嘿嘿參究，還曾明見此性麼？不是口皮邊弄些滑頭，便當得去。古人云了了見性，如觀掌上，直須恁麼方稱本分衲僧行脚，不枉踏破草鞋？若也果然於此徹見分明，百億須彌盧、百億四天下近在目前。苟或未然，斫額望鄉關也太遠，在前途各宜努力。《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一〕物：原作「拍」，據原校改。

示李制幹法語

佛法不離日用，日用百發百中，飲食起居，折旋俯仰，總在裏許。爲衆生拋家日久，向外奔馳，

以此如行暗室，撞牆撞壁，不知自己有大光明照天照地。豈不見龐居士有偈云：「日用事無別，至運水及搬柴。」至哉斯言！運水搬柴既是神通妙用，一切處經行坐卧，開言吐氣，動轉施爲，那更別有？李君敬重佛法出於天資，非是勉強，一日以紙求語，欲爲修行指路之要。見其誠實，只得吐心露膽告之。但請十二時中一切放下，端然宴坐，內不見有四大五蘊，外不見有山河大地，空蕩蕩地，轉向那邊更那邊，看是什麼道理。一旦正眼豁開，便見本地風光亘古亘今不曾減一絲毫許。急轉頭來兒子細點檢，元來尋常日用中不出這箇，更無第二人也。既得田地穩密，直須遇明眼人千鍛萬煉，方成一片精金，更無銖兩。走作生死岸頭，全憑這箇氣力。工夫不到不周圓，言語不通非眷屬。《石田法薰

禪師語錄》卷三。

示秀監寺

大海波濤湧，于江水逆流，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遊。龍王宮殿，非乎凡者可得而到；佛祖間域，豈狹劣者可得而詣！大凡參學須是打頭不撞著邪師，初步穩實，無毒氣入心，進得一步兩步，必然正當，縱不透頂透底，亦可與人爲龜爲鑑。這箇門戶，非是抱負才學、三經五論所能了辨。所以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楔子；普化掣風掣顛，却識得臨際小厮兒。白雪陽春，和者蓋寡，還他過量人，方明過量事。秀多年相聚，南山歸堂司，北山歸庫司，純確篤實，專以此道爲懷，必諳這般說

話。以親在堂欲歸省，向求語，迅筆謾書以塞其請。若是那一著，紙墨收攝不得。秀於語下直下點頭，亦免山僧手中痛棒不得。《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清菴主

禪非意想，道絕功勳。果要參學，拼得一生不會，口邊白醜生，內外中間一時放下，向空蕩蕩處急著眼看，不論期限，以悟爲則。喫粥喫飯時，管幹事件時，應對賓客時，語言動用時，念念只在裏許。因緣熟工夫到，一朝如睡夢覺，如蓮花開，不待思量計較，舉著古人話頭，若破竹相似，節節更無滯礙，還曾恁麼做工麼？若是工夫不間斷，管取有到家時節，自然不疑佛，不疑祖，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一切處，一切時，百匝千重，束縛不住。方知道長安一條直路，來者自來，去者自去，元無禁制。移一步踏著瞿曇脊梁，發一機穿過老胡鼻孔。菴主名志清，欲求別號，號之曰碧潭。更宜著力參究，庶不辜碧潭之號。如或不然，且向冷水裏浸殺，無有出期。《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傳侍者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盤山老子吐出心肝，當陽顯示，罕逢穿耳客，多是

刻舟人。後來慈明道向上一路，千聖不然，陽春轉入胡笳調，天高地迴少知音。亦有尊宿道向上一路險，亦有道向上一路滑，於唱教門中各出一隻手，別無可不可，若是向上一路，驢年也未夢見在，何故？諭如蚯蚓欲昇煙雲，無有是處。閩中傳侍者，癡絕上足，雪峰徒弟，在太白坐夏，暫還鄉，因過門相訪，炷香求語，爲舉前段因緣。傳忽到途中猛省，不動纖塵，拽取太白峰與象骨山鬪額，許汝向本參事中有箇入路。其或未然，真覺向來行脚時，三到投子，九上洞山，汝更須上太白峰一轉始得。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全宋文卷六九七三

釋法薰 二

示師乘副寺

究明此事有利鈍之器，故遲速不同。利底一咬便斷，自有生涯；鈍底三二十年，粘手綴脚，卒無討頭處。所以高亭見德山，山隔江招手，亭便橫趨而過，後來開法嗣德山。長慶坐破七箇蒲團，因捲簾大悟。豈非質有利鈍，故悟有遲速不同？蓋隔牆見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知是火。一提提得去，千里萬里，方堪爲種草。今時叢林淡薄，說不得這般話也。雖然如此，不可因噎廢食〔一〕。乘相處甚久，臨歸求語。余謂之云：許多時相處，是有語耶，是無語耶？若是有語，何用求語；若是無語，尋常寒溫語話是箇什麼？到這裏已是命若懸絲，一刀兩段，老僧代你下手不得，更在勉強。或撞著屋裏人，從頭舉似，若是眼裏有珠底，必然有一轉語，山僧那時未免耳熱。《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

〔一〕噫：原作「噫」，據原校改。

示聞藏主

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宗師用處，理出多途。只要當人眼孔開，情識絕，便知著落。所以烏窠吹布毛，麻谷見良遂來，往園中去，其他老古錐拈一機，示一境者何限？盡在世界未具已前，略露目前些子，如將折箸攪海，令魚龍知以水爲命而已，眨得眼來，早已二千里外。須是夙有靈骨，舉一明三，方堪共語。若是一生兩生，出頭向皮袋裏者，斫頭望鄉關，遠之又遠。況近時衲子用心不純，一件件要會要知。只這要會要知底便是業識團子，使得七上八下，如何得到田地休歇去？所以古人道，若論此事，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只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喚什麼作劍？還用得麼？若也用得，萬里絕纖塵，太平增氣象；若是鉛刀子，東割西割，鈍置殺人，不勞拈出。聞徧參諸方，卓然有立，久在冷泉，他山奕動，以紙求語，迅筆書遺。聞若有血氣，向句下翻身，老僧隱身無地。設若囊藏珍惜，展似同人，亦使老僧行年在坎，不干聞事。《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純上人

子純上人冷泉相聚四載，一日告辭，欲求語爲自警。余云：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無你用心處，無你著力處，須是大死一回，方見皂白。所謂古人曾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若是册子上鑽妍，他人口邊三言兩句，一期記憶，向皮袋裏正是生死根本。臘月三十日，一場無合殺，要急切相應，但百不知百不會，三二十年如聾如啞，方堪入作，還拚得恁麼工夫麼？但辨肯心，必不相賺。山僧如今攢花撥錦，與你寫數句亦不難，汝他時異日眼一開，喚作惡口，決安罵我，道是草裏漢無疑。況余平昔不曾摩捋人，不曾狐媚人，行底便是說底，說底便是行底。純未有年，更在努力。萬一有些造入處，回來吐露，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一句不相當，山僧年老拈棒不起，却恐飛來峰在傍冷笑。《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燈禪人

前輩行脚，自家先具眼目，若是小菴小院有氣息處，也須驗過。便是三百五百衆處，禪床上老骨撾，口裏水漉漉地，掩鼻便行，寧去古廟裏寄宿。此亦無他，恐邪氣入心，難爲料理，喚作打頭，不

遇作家，到底終成骨董。真正作家宗師無許多之遶，一拍一唱可以起人膏肓之疾，久久依附之，亦成得箇灑落衲僧，不辜行脚之志。燈禪人向在南山相聚，又來北山，不覺三載，忽起鄉念，炷香求語。余謂之云：向來有一轉語，已先分付了，還記得麼？若記得，當處即是家鄉；若記不得，一任斫額。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禪人法語

參禪上士，眼似流星，救得眉毛，早已失却鼻孔。須向十字街頭携手，孤峰頂上翻身，逢強則弱，遇貴即賤，拈起蓬蒿箭，射透須彌山。脫白沙彌豎點頭，鐵面衲僧高著價。殊不知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寰中天子敕；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草舍家風別（二）。這般說話，久在衆中兄弟不，是攢眉，決是掩耳。遂寧照首座游涉江湖二十餘年，相從於湖寺，煩在版首，練磨既久，定知著落，不待老僧鼓這兩片皮也。以老娘在，懷香告別，未知相見何日。若道日日相見，落在南山窠裏；若道千里同風，西川有人不甘。柱杖頭有眼，不妨別道箇接手句，令老僧口啞始得。其或未然，路邊逢著無文堠子，切忌舉首。

靈山會上，拈花微笑，胚胎千古萬古一場殃禍，不同小小。多子塔前是第幾重敗闕，鐵作心肝也未免被它鼓弄，何況趁隊墮飯泛泛之流，脚下何翅泥深三尺？所以參學先貴眼正。我眼若正，任是三

頭六臂，一切變現，終不被他撼動。豈不見南泉出世菴主端坐安然，趙州用盡神通去勘他，納得一場懨懨而迴〔二〕。常禪師見馬祖，得即心即佛之旨，遂入深山。祖令人去試驗他以非心非佛之語，終是懨懨不動，祖便知是梅子已熟。所謂東家點燈，西家暗生，龍啣海寶，游魚不顧，豈無旨哉！紹緣侍者早年行脚，以親在告歸，炷香求語，余信筆信意書此示之。緣若領悟，這回一去不用再來；或尚遲疑，三上九到，古人自有樣子。

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它。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咄！這小厮兒尋常一喝如青天霹靂，向什麼處去也，却來這裏平地上攏魚蝦，討什麼碗？雖然，能有幾人領會？若領會得，赤肉團上真人猶未免叫屈在，何況新婦子怕阿家相似，低聲下氣，若據叢林正令而行，合把吹毛斬爲三段，免見鈍置後來。但恐盡法無民，南山只得放過一著。石泉照維那徧參年久，曾侍雪峰，自牧老子力材，恰似矮閣黎，亦有紫雲未過、白雲先過底作略。乖則乖矣，然無柴無水，三十年倒屣，如何免得此厄？阿呵呵，老僧屝水潑鴛鴦，前路逢人休錯舉！

參授須還猛烈漢，如大將軍上陣與萬人敵，貶得眼來，性命已在別人手裏，豈是殃殃祥祥、小根小智所能彷彿？近來法道衰颯，但存叢林規則而已。若論真實，要理會此事，誠如天上揀月相似。設有一個半個要理會，亦不索性，今日明朝，半寒半熱，如隔日瘡，如何得有徹頭底時節？一代不如一代，一輩不如一輩，正是今日。從上馬祖百丈臨濟德山輩，固不敢望你企及，但在正路上行，具正知正見，知香別臭，已是萬中無一。挈箇破包，走上走下，只是耳朵頭聽別人說好道惡，自家全無驗人

正眼，討甚椀子？蓋緣當初下手做工夫時差錯了，如今急要打正，千難萬難。隔江招手，橫趨而過，望資福刹竿便回，早是不唧溜，那堪向古德策子上記持別人口頭邊啞啞，意氣矜高，可謂老胡妙訣。譬如庸人妄號帝王，自取誅夷，豈不甚可嘆息？要得無從上許多病痛，須是換骨洗腸一回始得。悟緣禪人後生，正是卓卓立志參扣之時。在南山相聚三年，忽遇便風，欲作汗峽計，將此軸求語，信筆示葛藤之緣。當把作一件事，孜孜念念，途中莫放捨，默默參究，驀然一擲，擲倒自解，點頭三下亦不爲詫事。古人云後生晚學，心堅石穿，豈不然哉！《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一〕舍：原作「否」，據原校改。

〔二〕得：原作「改」，據原校改。

坦首座住南昌龍泉求法語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御樓看射獵，不是刈茅田。真正衲僧日機銖兩，舉一明三，終不啞噉他古人祭鬼神茶飯。十二時中，自行一條活路，東去西去，誰敢障礙？大鵬展翅，衆鳥迷巢，師子嘯呻，百獸逃匿。若是小根小智，一知半見，蘊在胸襟，以爲奇特，纔動步便凭却拄杖子，忽然被人藏却，一步也移不得，堪作什麼？此無他，不曾撞著作家，與伊卸下舊日毛衣，所以動成窒礙。坦首座

南山北山相從十有餘年，全無近代學者氣習，出來人前一言半句，目前包裹，却不同模子裏脫出。江西西山龍泉虛席，諸山公舉，隆興使君點請，此亦時節因緣，不屬造化，遂勉之。今著草鞋便行，臨時出此軸求語以爲警策。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主丈子化爲龍，吞却乾坤大地，箇是尋常言論，更不必舉著。記得五祖師翁有兩言句：「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若存此道，則決定不雜用心，不壞常住，不惱衆，不傷物；若信前緣，則院子不分大小，利養不圖厚薄，苦樂逆順，更無二致。果然行得者兩句，一生事辦。五祖所謂諸方說禪，我者裏行禪，自然暗合。燈籠露柱，總是同參；大地山河，元非別有。更有一句子，老僧口門窄，不能爲你說破，得坐被衣，向後自看。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回少保孟節相法語

送壽像來寶壽寺

臘月五日，有一没量大漢從西方來，突然在山僧面前寒溫語話，一切尋常，幸然無事。無端却言捉得靈山大衆真贓，令山僧點檢。山僧子細看來，只是無主贓，贓不勞再勘。末後又令山僧下轉語，有處不得道，無處不得說，太無厭生。殊不知山僧每日著草鞋，在無庵肚裏過了數百遭，既是屋裡人，豈得不知不覺？且道前來没量漢向甚處安頓，送在寶壽接待院，高高掛起，燒香薰他鼻孔，令五湖四海衲子到來一一勘過，看這漢面皮厚多少。咄！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澄禪人法語

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這裏休歇得去，便可罷參，復有何事？古人一言半句，如將一百二十斤擔子送在你肩上相似，你若是箇漢，撩起便行，更不回頭轉腦。忽若懵董之流却問道：「你這擔裏是什麼物？」便是擔荷不得也。這箇行戶無你口議心思處，貶得眼來，向甚處去了？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已是忉怛，何況七十三、八十四，如之若何？草鞋驀口築，不爲分外，同生同死，未稱全提，脚後脚前，討甚椀子？澄禪人冷泉相聚兩夏，一意辨道，不知還曾恁麼體究做工夫麼？莫只向心性上交輓，臘月三十日不濟得事，如人喫飯，饑飽須問自己，他人那得知之？他時後日眼開，方信老僧不胡亂，錮錮人家男女，勉旃勉旃。《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澄上人法語

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古人恁麼垂示，意在於何？須知盡乾坤大地，無一芥子許不是當人放身捨命處。有志之士咬定牙關，不論歲月，究教徹去。直饒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田地，亦未是極則處，喚作路途之樂，終不到家。掣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也是暫時遊戲三昧。須

是胸中珍惜之物一時蕩盡，所謂玉屑金錢，大丈夫之不寶，始是一員無事道人，無病藥箭後路，思之思之。《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常州壽長老法語

諸佛心宗，心非外有；祖師密意，密在汝邊。上根利智之士才聞舉著，撩起便行，猶恐錯認橘皮喚作火，何況擬議尋思，如之若何？黃連和根煮未是苦，鐵牛不食欄邊草，胡蝶豈戀舊時窠，直須擺動精神，直截當機，要用使用，目前在目前死，上馬見路，借手行拳，才恁麼便不恁麼。如出窟獅子，哮吼一聲，百獸屏跡，非是強爲，法如是故。或作金州路上客，難語此也。壽長老新得雲居之命，以此軸求一語，迅筆示之。《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詮禪人法語

參禪要透祖師關，妙悟直須心路絕。祖關不透，心路不絕，大似魂不散死人，有甚用處？豈不見芭蕉示衆云：「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杜撰衲子多向有無與奪處搏量卜度，驢年也未夢見在。有無與奪處即且置，喚什麼作拄杖子？這裏眼裏有珠，不動神情，擒下芭

蕉老漢。汾陽又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且拄杖子作麼生識？曲录木、粗糲藜，有眼者見。我且問你，如何是參學事？黃頭碧眼天下老和尚，到這裏總須茫然。山僧道：解用不須雙刃劍，延齡何必九還丹？尉遲□不在家死，獅子那能食兔錢？《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總書記法語

摩騰入漢之初，惟傳經教；老胡航海之後，方有禪宗。所謂教外別傳是也。且道傳箇什麼？須知這一捏子輕如鴻毛，重如泰山，還他有力量大人方能荷負，的的相承，綿綿不絕。所以前輩悟心之後，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破，三蔑束肚，隨處住山，木食草衣，刀耕火種，向鑿頭邊覓一箇半箇，令這一捏子相續不斷，非是爲自己便安之計。苟不然者，驢負麟角，羊蒙虎皮，以黃頭碧眼爲奇貨，賣弄稗販，不足污人唇齒。總書記在衆年深，孜孜念道，不墮此數。偶臨江厨山虛席，使君移書，遠來相招，美意有在。古人不擇院之大小、衆之多寡，顧在我如何耳。先德云：「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可見前輩履真踐實。若果然行得這十箇字，一生能事云畢，更有不涉紙墨一句子，已是狼藉，切宜勉之。《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珂書記法語

參方衲子出一叢林，入一叢林，撥草瞻風，不憚寒暑，喚作參禪。畢竟禪作麼生參？若傾頭側耳，向禪床上老骨過，七十三、八十四，賺過一生；若從古尊宿策子上尋覓，食人涎唾，白雲萬里。間有發志之士，雖勤苦猛利，晝三夜三，然不識根源，坐在黑山下鬼窟裏，冥冥漠漠，無出頭分。古人道時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而起即是傷他，何不依他古人垂示，子細著眼看，粗餐易飽，細嚼難饑。玄沙和尚道：「我與釋迦老子同參。」僧便問：「未審參什麼人？」沙自指云：「釣魚舡上謝三郎。」可謂真鍮不博金。學者真實要參禪，這箇是第一等樣子也，何不恁麼參看？珂書記從遊南北山，多歷年所，非獨於道介念，又嘗讀古今書，山僧前項許多葛藤，且道五經十七史中還曾有恁麼消息麼？若道有，那裏一句是；若道無，天下終無二道。但恁麼看，忽然咬著舌頭，省親事畢，急急歸來吐露，山僧別有分付。《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祥禪人法語

無位真人乾屎橛，大唐國裏無禪師。見成公案，不肯承當；萬里江山，徒勞經涉。靈利衲僧，一

喚便回，擔板阿師，三千里外，雪峰但云是什麼，趙州一例喚喫茶。若是仙陀婆，透徹本參事，須汝自肯，非我所知。《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

示小師珪上人法語

多子塔前，清風匝地；曹溪路上，荒草連天。不是苦心人不知，自家肚皮自家劃。瞎驢種草，蹴踏自由，蚯蚓蝦蟆，食泥食土。更欲尋言逐句，生身活陷阿鼻。直饒戛玉鏗金，料掉轉沒交涉。神仙秘訣真堪惜，父子雖親不可傳。《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三。（以上刁忠民校點）

題參政樓公二圓相圖

皎然書平定字，攻媿寫二圓相，引得多少平人望雲上樹，且喜兩沒交涉。要知的實，却須親見石田。《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跋真歇墨蹟

真歇老子與慈闈書，諸方題跋，各出己見，互若不同。殊不知書首云「再覆」，則是當自有別幅也。言及奉詔住山，并問親眷上下，亦母子之至情，又何嫌焉！豈必言言出世外「一」，然後爲得哉！學者宜於此求之。《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一〕「豈必」句疑衍一「言」字。

題卍菴墨蹟

卍菴空裏采花，諸人石上種藕，三點前，三點後，動南星，蹉北斗。山僧口似磔盤，舜若多神失笑。《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何居士書華嚴經請跋

《華嚴》大教，諸經極談，一字含萬法，一音徧一切。口議心思，濕紙包火。何君書而施諸名山，有緣者披誦，非從五十三參長者居士中來，安能如此？若於白紙黑字外，不起一絲毫知解，則大人境界其庶幾焉。《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萬善友書法華經請跋

法有三周，喻凡七種，止止牢辭，不肯容易便說，切切勤請，必以開演爲期。不得已八字打開，用副彼四衆渴望。萬君善友，剡藤墨書。毛穎淘泓，俱有成佛之分；銀鈎鐵畫，當收輔教之功。是最上因緣，豈淺功德哉！我有大經卷，量等太虛空，目前直下辨端倪，紙上方知成染汙。《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跋家侍郎爲信禪人刻佛偈

資陽宗信禪者在俗時，刻石肖佛像，極其精妙，一旦棄去，祝髮學佛，乞語於存齋居士。說偈示之，滔滔委折，無異佛口流出，不知信能領會否？雖然，猶欠一著在。居士偈首云：「手中千萬億佛，一一悉從心起。」信可往問居士，不知某甲心從甚處起，居士決然別有轉身一路。若也不能，切忌死在居士句下。《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題劉右司筆蹟

朔齋居士爲傳侍者書龍門及白楊語，出示予，求書數字於後。予云：「二老言端語端，朔齋心正筆正，汝能篤信力行，即日策勳聖處，毛穎淘泓，俱有一分功德，況朔齋乎！」《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跋游丞相爲印上人書心經

《般若心經》，大資相公所書，一字是一字，印上人授持，一句是一句。石田不敢措一浮辭，以謗

真實義諦。《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癡絕寫師上堂心禪人以此求語

南山半夜，信脚過連雲；太白無端，走筆追陳跡。心禪人謹謹收藏，不知與山僧有甚死冤讎，見者不可不爲雪屈。《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全宋文卷六九七四

釋法薰 三

出山相贊 一

未出山時，四方風悄悄；纔出山來，平地洪波湧。箇般醜舉止，邈得將何用。也好長時展起，隨分爇三錢兜樓香，薰他鼻孔。《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出山相贊 二

健即經行，倦即打坐，思惟四十九年，做得許多口過。開眼堂堂，只成話墮。浩浩清風樹杪來，直下知機能幾箇。《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觀音贊 一

入正定，作正觀，衆生受苦，我心何安？隨類現身無處覓，天風卷海夜濤寒。《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觀音贊 二

聞聲聞無所聞，見色見非是見。燕坐盤陀，不定不亂。盡大地悉證圓通，我方滿度生悲願。《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觀音思惟像贊

苦海深，悲願廣。作是思惟，云何方便？普使群生登彼岸。《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馬郎婦贊

聲色純真，見聞不礙。宴坐經行，得大自在。脚頭脚底黑漫漫，又逐春風婦馬郎。《石田法薰禪師

語錄》卷四。

達磨贊 一

白壁暗投，遭他按劍。折得莖蘆，還衝巨浪。闔國人追亦不回，掩羞賴有閑和尚。《石田法薰禪師

語錄》卷四。

達磨贊 二

我東土人，一性純真，被他明破，不直半文。皮肉骨髓，狼藉分爭。當時若藥得死，今日定見太

平。《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達磨贊 三

孟浪到梁朝，不契梁朝意。放過一著，走入魏地。神光謾說安心，未免失却一臂。《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初祖贊

航海越漠來，幾度藥不殺。壞我震旦人，至今廝漚漚。《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二祖贊

覓心無處覓，當下便心安。早知冰是水，兩臂定完全。《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三祖贊

覓罪不可得，更於何處懺。雲翳豁然開，青天孤月上。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四祖贊

誰縛無人縛，何更求解脫。未必右軍鵝，便是支郎鶴。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五祖贊

栽遍滿山松，暗地翻身轉。雖然得信衣，何曾識爺面。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六祖贊

腰石碓坊舂，不識一丁字。無樹亦無臺，猶傳鉢袋子。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布袋贊 一

杖挑布袋，雲生脚下。前街後巷，渾無顧籍。拊背喚得回，幾人能領話。也且只得奈，煩鐵奉化人難化。《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布袋贊 二

辭兜率，混凡塵。閉眼昨夜，肚裏惺惺，何如起來，提却拄杖子，東行西行，忽然等看箇人。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布袋贊 三

乞錢錢又無，等人人不見。不知兜率天，何如奉化懸。拍手呵呵，天回地轉。《石田法薰禪師語錄》

卷四。

豐干寒山拾得圖贊

三人必有我師，臭肉元同一味。把手聚頭，蘇盧悉里。只因一等饒舌，兩箇隱身無地。可惜當初國清寺裏，一隊懵懂師僧，更沒些子意智。《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四睡圖贊

一等騎虎來，兩箇挨肩去。松門外聚頭，輓作一處睡。夢蝶栩栩不知，孰爲人孰爲虎。待渠眼若開時，南山有一轉語。《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言法華贊

脚踏木履，手指虛空，法華三昧，舌本玲瓏。連書十三，如蟲蝕木。引得一類邪徒，至今胡卜亂

卜。《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寒山拾得望月贊

木葉題詩，寺厨執爨。遇夜乘閑，林間舒散。一片冰壺無影像，分明照破渠肝膽。堪笑當時天台山中，也無一箇具眼。《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豬頭和尚贊

手把豬頭，易見難識。莫教說破，分文不直。《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蜺子和尚贊

把箇里撈波，做盡窮伎倆。推出酒臺盤，至今收不上。《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楊岐和尚贊

不會禪，也住院。旨的全無，種田博飯。大笑接白雲瞎漢，無端帶累徧地兒孫，至今東西不分，南北不辨。《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贊五祖演和尚

參錄公猶未瞥，見白雲方始徹。果有超師之作，敢道端師翁語拙。一生居淮不入浙，獨弄單提這一著。至於接三佛，控南堂，以一大藏，切入囉孃，夫是之謂東山正續，毫髮不移，亘千萬世，源深流長者也。《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普化和尚贊

走城郭，搖鈴鐸。堂前喫生菜，觸著驢性發。勘破河陽木塔，擒下臨濟小卒。賺却鎮州一城人，鐸聲已遠青天闊。《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臨濟和尚贊

空拳捺定，喝聲雷震。閃電光中，要分邪正。駕大脫空，賣無主贓。似恁落賴心腸，至今却有兒郎。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維摩贊

據坐胡床，風悄悄地。四八癡人夜走，未免落他圈穢，七佛之師，也遭連累。石田當時在傍，只消打箇噴嚏。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靈照女贊

惡種草，生冤家。筮籬定價，分文不差。末梢猶耐耐，機先不讓爺。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破庵和尚贊

百無能，得人憎。火中釣鱉，日裏藏冰。養子不曾教，繩上更安繩。谷孤古東山正脉，烏戶呼真本川僧。《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贊水月觀音

現自在端嚴相，起利他悲憫心。水茫茫月沉沉，衆生無盡。我願方興，曉而復昏，泯去來今。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贊豐亨

走松門，尋寒拾。虎斑易見，人斑難識。識不識，惡聲惡跡成狼藉。《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贊布袋

掣風顛，走市鄜。回頭顧盼，拄杖橫肩。山僧既見，不可無言。因放下破布袋，與你一文錢。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贊三教圖

警世昏，三老翁，服雖殊，心亦同。於中議優劣，篙箭射虛空。《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贊政黃牛

不解倒騎，惟牛所之。郊原平衍，鞭索不施。山黯黯，水漪漪，知我者，白鷺鷥。《石田法薰禪師

語錄》卷四。

仙人望月濯足贊

夜靜山空月半鸞，挽衣垂足滌潺湲。無人領此深深意，別向壺中更覓天。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

四。

贊宗道者

走下桐城赤脚歸，半風顛又半憨癡。草鞋却把袈裟裹，一虎雙鴉笑殺伊。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

四。

贊黃檗和尚

破布裹真珠，古寺甘守拙。與裴國安名，對百丈吐舌。棒頭敲出小厮兒，却向大愚言下瞥。瞥不
瞥，返遭一掌如何雪？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贊蓑衣道人

四。
佯狂混跡養天和，上界其如官府多。暑了又寒寒又暑，一蓑衣外更無他。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

贊朝陽穿破衲待月了殘經 一

一衲三冬，千針萬線。日影上三竿，眼力增一半。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贊朝陽穿破衲待月了殘經 二

日晷已殂，我經未了。掩卷立須臾，冰壺挂林杪。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福長老繪師像請贊

施不犯令，用無病藥。笑有祖已來，錯會者多。將衲僧珍財，盡底藉沒。空腹高心，有年無德。就中一處最堪憐，車子橫推向途轍。咄！《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潮州禮長老請贊

面如死灰，匙挑不上，祖翁活業，盡情破蕩。無星秤子拈來，也解分斤定兩。禮長老，少思算，鱷魚幸自徙化方，勾引渠歸成禍患。《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白贊

處世昏昏，臨事草草。太近實頭，人謂古老。是非到耳，風吹石臼。只有一般，最不恰好。解騎三脚驢，來往長安道。《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總長老請贊

百種無能，面冷如冰。與世落落，任運騰騰。愛將一字禪，靠倒杜衲僧。厨山長老，却要稟承。谷孤古林鳩砧，各自有響音。又何必書，此處無金。《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炬長老請贊

刀不自截，水不自洗。我真我贊，成何道理。請之既堅，却之不已。有一句子，玄沙道底。《石

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清菴主請贊

以石爲田，舉世怪笑。一粒入土，不耘自秀。也無禪也無道，衲僧未跨門，早已勘破了，頂門自有通天竅。咄！《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昭長老請贊

全無孔竅，指桑罵柳。瞎衲僧正眼，破東山暗號。三點前三點後，起模畫樣已無端，一任傍人論好醜。《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寒巖居士請贊

末法無知老比丘，虛空尋縫陸行舟。寒巖可謂心腸毒，寫出令人罵不休。《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尼長老請贊

住山三十載，潦倒福緣微。全提一著，衲子攢眉。我無瀉山之作，汝有鍊磨之機。自知水底難撈月，却倩丹青染污伊。《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秀長老請贊

飛來峰下，龍床角畔，用沒意志一著，師僧遭他惑亂。胡笳忽轉陽春調，也有知音來合併。描邈將來，未得一半。直饒即今，此話大行，已是彼此兩不著便。《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贊李源圓澤圖

昭昭靈靈，未脫生死。等閑狹路相逢，無奈這冤家子。天竺山前招角歌，至今餘韻在松蘿。《石

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贊呂先生

爲儒儒不達，學仙仙非真。黃龍門下過，秋蚊咬鍊釘。回先生回先生，岳陽人不識，老樹却成精。《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覺城居士請贊師頂相

全無寸長，但據驢性。不行深深海底，不立高高峰頂。問佛法，今日困。瞎衲僧眼，識毗耶病。素與覺城無冤，何事圖形畫影？《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受業師孫請贊

削髮村院裏，癖陋少見聞。信脚到南地，也作住山人。龍床角畔脫空話，引得衲子如蜂屯。思歸未得，故國夢頻。慇懃藉汝將予去，且看梨花二月春。受業梨花村。《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白贊一

人棄我取，人奪我與。涉世全乖，獨行無侶。超佛越祖當頭句，冷泉日夜滔滔舉。斂手忌言坐閑處，可憐也被丹青污。《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

自贊 二

握拂子，坐繩床。默爾無言，其聲琅琅。斷衲僧命脉，壞叢林紀綱。丹青寫出，醜惡難藏，一任
傍人話短長。《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卷四。（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六九七五

湯 千

湯千（一一七二——一二二六），字升伯，號隨適居士，晚號存齋，饒州安仁（今江西余江東北）人。父德威於古學無不通，千盡得家學之傳。登慶元二年進士第，調黃陂尉。主金華簿，辟江西都統司機宜文字，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南劍、嘉興二郡學。寶慶二年卒，年五十五。有集二十卷、《泮宮講義》二卷、《史漢雜考》二卷、《記聞》十卷等。見真德秀《湯武康墓誌銘》（《真文忠公文集》卷四二）。

瓊山番陽事跡

嘉定十一年二月

白先生以二月五日到番陽旅邸，與一舉公蔡元德劇談，且命蔡，欲同飲，每問識白玉蟾否。蔡以其狀若佯狂，且語言無擇，意其不肖子弟也，不甚領略其語。但得其集一編，麻沙刊者，又訝其才。且疑且信間，明日五更留詩云：「洞門深鎖綠煙寒，來享浮生半日閒。城北城南無老樹，橫吹鐵笛過廬山。」後題「玉蟾」二字。語邸翁曰：「候蔡解元起，以此呈之。」遂翩然而行，亦有其徒數人相追

逐。蔡大悵惜，諸公多賦詩紀其事。予嘗游龍虎山上清宮，見其題詠甚富，前年又荷其寄《羣仙珠玉》一冊，然竟未識之。茲寓番城，又失於一見。感蔡君之事，亦賦數句云：「白玉蟾來調蔡經，端如侯喜逆彌明。五更援筆留詩去，惆悵番江月滿城。」亦稟譙提刑，或可遣人往廬山物色之，然恐未易尋。今因何德來問其詳，謾書之。戊寅二月十一日，從事郎、新南劍州州學教授湯千述。《瓊瑄白真人集》附錄。（劉琳校點）

謝采伯

謝采伯（一一七九——一二五一），字元若，號密齋，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人，深甫子。嘉泰二年進士。嘉定中歷通判嚴州，歷知廣德軍、湖州，監六部門，大理寺丞，大理正。寶慶元年知嚴州，有惠政。紹定中知徽州，提舉福建市舶。累遷度支郎中，除軍器監。著有《密齋筆記》五卷、《續記》一卷（存）。見《密齋筆記》序、跋，《嘉定赤城志》卷三三，《景定嚴州續志》卷一、二，《平齋集》卷一八，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五，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一，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一六。

密齋筆記自序

淳祐元年

余好漁獵書傳，時年六十有三，易班東歸，天賜一閒，無以解日。書生結習未除，亦自狃有聞見，豈應以鶻弁泯沒？遂著於篇，以示兒輩。曰或問者，兒輩所質問也。經史、本朝文藝雜說幾五萬餘言，固未足追媲古作，要之無牴牾於聖人，不猶愈於稗官小說傳奇志怪之流乎？庶後之子孫知余老不廢學云爾。淳祐元年辛丑長至，謝采伯元若甫引。《密齋筆記》卷首，琳琅秘室叢書本。又見《甯宋樓藏書志》卷五七，民國《台州府志》卷七三，民國《臨海縣志》卷三九。

續書譜序

嘉定元年

姜夔，字堯章，番易布衣也，自號爲白石生，好學無所不通。嘗請于朝，欲是正頌臺樂律，以議不合而罷。有《大樂議》、《琴瑟考》、《饒歌》等書傳於世。予略識於一友人處，知其爲名士，頗敬之，不知其能書也。近閱其手墨數紙，運筆遒勁，波瀾老成。又得其所著《續書譜》一卷，議論精到，三讀三歎，真擊書學之蒙者也。夫自大學不明，而小學盡廢，游心六藝者固已絕無僅有，而堯章乃用志刻苦，筆法入能品，予固恨其不遇於時，又自恨向者不能盡知，而不獲摳衣北面以請也。因爲

鋟木，以志吾過云。嘉定戊辰，天台謝采伯元若引。《續書譜》卷首，百川學海本。又見《兩宋樓藏書志》卷五二，《白石道人年譜》。

題蘇軾書斬蛟橋

奕修宰義興，寄東坡書斬蛟橋石刻。徐歸自泉南，□思亦藏真跡，恍不知何在。怏怏數日，忽記有兩木篋未啓，遂登南樓，一扣扃鑰得之。筆力遒勁，神采煥發，石刻奪氣。紹定庚寅謝采伯書。民

國《江蘇通志稿·金石》一六。

題東坡乞居帖

東坡《乞常州居住奏狀》，不知何緣流落人間。公之名節文章豈待贊嘆，今觀其詞翰凜然不可迫視，豈以窮達得喪動其心者哉！文集中亦有此一奏藁，其詞加詳，意者以此狀爲簡略，不足以動君父之聽，故改用加詳者。不然，即先上此奏，未能從欲，而再用文集所載者，俱未可知也。當時玉音竟俞其請，天地之大德、君臣之大義盡矣。後之閱斯文者，想例以爲不祥之金，不復留字。僕生也晚，不揆固陋，輒疥卷末云。嘉定庚午中秋，天台謝采伯元若書于四明貢院。《清河書畫舫》卷八下。又見

《荆溪外紀》卷一九，《赤城別集》卷二，《萼輝堂法帖》卷一，萬曆《宜興縣志》卷八，康熙《常州府志》卷三七，《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〇。

台州奏蠲酒禁記

臣聞諸父老，台郡通閩、廣，嵐瘴爲厲，非酒無以禦其毒，故其民食酒習慣爲常，嗜利冒禁，曾不少戢。紹熙間守臣徐子寅蠲其禁，寶慶間守臣葉棠有志舉行，會除常平使者，繼奉詔攝州，巨浸之餘，民不堪命，亦蠲其禁。然皆僅僅兩載而不能以久者，未嘗聞於上也。端平三年，守臣陳振孫因士民之有請，稽本息之盈縮，條公私之兩利以聞於上，鑾諸樂石，俾民歌詠聖德，以詔來者，其慮遠矣。臣以爲榷酤非常賦也，漢武帝用兵乏餉而創也，武帝席文、景富庶之餘業，用兵纔三十餘載，而海內已虛耗，遂作俑榷酤。繼世亦悔其失，固嘗罷行。而言利之臣接踵於後世，豈能悉意捐去，是用兵之禍歷一千三百八十餘載而未已也。臣嘗兩佐州，四典州，私釀亦固有之，然令下之日秋毫無犯。獨臣里中更守臣十餘人，繩以一切，其弊自若，走卒坐鋪，譏邏旁午，而匿姦藏慝，反滋弊藪。若官吏夫匠之屬，日賂月餽，皆有定數，歲終則倍之。有挾者寄造率十餘家，強有力者抑又甚焉。不幸而獲，則不過升斗窮窶人也，彎卒例擒以逃譴。其始獲也，必讓曰以供囚也；其編置也，復讓曰以奉護送也。故酒麴秫米之四鄰，與在城內外之飲客，箠楚日報，而私釀日盛，官額頓虧，本息折閱，承流

宣化者亦付之於無可奈何而後止，其弊極矣。小大之臣但知增取之爲工，苛慘以求勝，而莫以蠲禁爲上言者。聖德如天，視民如子，豈忍與爭錐刀之利而戕民以徒流之酷哉！特民瘼不即以上聞爾。今賢守臣洞見官額，初無毫釐杪忽之虧，而在民獲安靜和平之福，乃爲奏請，而賢相國爲之敷陳。聖主亟俞之，頒降省劄，以示遵守，與國無極。除漢武以來一千三百八十餘年之患，邦民幸甚，得保生業，奉賓祀，無刑辟之虞，熙熙然若生於唐虞三代之世。聖德巍巍，軼唐虞三代之盛矣，顧不偉歟？《赤城集》卷七。又見《三台文獻錄》卷三。（以上黃錦君校點）

高文善

高文善，慶元府鄞縣（今浙江寧波）人。淳熙十一年登進士第。嘉泰間任國子監書庫官，開禧中爲太常寺主簿，後爲太常博士、司封郎中，嘉定十二年兼太子舍人。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四六、選舉二一之九、選舉二二之二二，《寶慶四明志》卷一〇。

乞集官擬議周程二先生賜謚奏

奉聖旨，令文善議撰周頤、程顥、程頤賜謚。恭詳近制，臣僚請謚，先下博士定議，考功覆議，厥

爲常典。今三先生明道闡教，爲一代儒宗，所有定議謚事關名教，所不可輕。乞遵唐寶應及國朝治平編敕故事，下太常寺或都省，集官擬議，議定仍下博士撰文，庶幾厭服公論。《道命錄》卷九。（黃錦君校點）

廖 視

廖視，字明甫，南劍州（治今福建南平）人。歷知崇安縣，嘉定間爲承議郎、通判衡州，權永州、道州，差知房州。見衛涇《後樂集》卷一二，《桂勝》卷三，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五及所撰《范忠宣集跋》。

范忠宣集跋

嘉定五年六月

視竊以元祐丞相忠宣范公之文行於世，猶桑麻穀粟之於日用也，百有餘年猶未盡見。今中書舍人公以家藏集屬零陵守刊于郡齋，而大參樓公爲之序引，示學者以歸宿之地。鉅公之惠天下後世渥矣。士大夫於出處語嘿之際，苟不以忠宣公之心爲心，則其見是書也，烏得無愧？嘉定壬申六月既望，承議郎、權通判衡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權永州事廖視再拜敬書。《范忠宣集》卷末。

又見《韶宋樓藏書志》卷六，道光《永州府志》卷九下。（黃錦君校點）

方猷

方猷，字元老，台州寧海（今浙江寧海）人。嘉泰二年進士。歷國子監主簿、樞密院編修官、右司郎官、監察御史、右正言。嘉定末任宗正少卿兼敕令所刪修官。見《嘉定赤城志》卷三三。

劾趙建大趙希昔奏

嘉定十三年十月

建大得疾之後，語言蹇澀，據案閣筆，一辭莫措。希昔守鳳州日，虜犯金牛鎮，一籌不畫，乃先逃遁。《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五四（第五冊第四〇四三頁）。

劾魏大有等奏

嘉定十四年九月

大有近司憲事，追擾州縣。渙徒肆口吻，專事劫持。伯熊荒飲無度，再玷風聞。習昨倅永嘉，每事操切。

大有遷居錢塘門外，密伺朝廷，冀投閑隙，他日必爲不靖。《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二九（第五冊第四〇八八頁）。

乞嚴四川科舉奏

嘉定十五年三月一日

竊惟本朝科舉一務至公，全蜀人才素號爲盛，然地遠而私容易，法玩而弊獨稔。賓興在邇，苟不申嚴其禁，竊恐僞冒愈滋，才否無別，甚非聖朝選士之初意。且蜀之省類試例自朝廷遴選，試官多擇東南士夫于彼者爲試文主、點檢試卷等官，故其弊稍減。若夫諸州解試官雖自漕司選差，然其弊有可駭者。試官不校文，以賣解爲常例；士子不修業，以買解爲捷徑。歲及大比，置局立價，上下交通，公私爲市。題目得于未試之前，姓名定于未考之始。因循習熟，恬不爲怪。如曩歲榮州解試，寄居劉光與監試何周才合謀鬻解，光之子直入棘闈，就試官位置酒納賂。洎揭榜，劉氏一門親戚館客殆居其半。由是士子不平，訴之有司，推鞠按奏之牘今可覆也。夫天下之士公私不能並行，利害不可兩立，此豈幸而失思。厥遐方窶士終歲矻矻，得以姓名達于天府，獨有三年一試耳，顧爲徇私者奪之，則其憤者必多矣。西蜀之地，祖宗視爲殿之西角，考藝興能，弊一至此，詎可縱而不問乎？乞下四川，每遇解試三場，仍自三房互考。取放之際，須令應在院試官公共參詳，見得合格，即於所取卷子內同列名銜，異時或有疏失，一例坐罪。有曾考試徇私被按之人，並不許監司守臣薦舉，則貪冒者知懼，抑

鬱者獲伸，遐陬知里選之公，寒士無陸沈之患，其於科舉誠爲至便。《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六之三六（第五册第四五二九頁）。

爲東陽社倉事申朝廷劄子

竊惟自昔三陽，號爲難治，婺之東陽居一焉。蓋土瘠民貧，歲稍艱食，則聚徒黨鬻麩茗，幾危鄉井者屢矣。往歲鹽寇小擾，至貽廟堂之憂，移兵帥司，始克消弭。及猷近者學製是邑，適又歲凶，乃所在晏然，推迹其由，實社倉之利也。開禧丁卯，浙東章提舉燮以所籍本縣王賓餘穀給置社倉，假貸農民，春散秋斂，鰥寡孤獨又計口而給之，於是十餘年間鄉民得所恃賴，寇盜爲之衰息，猷亦藉是而獲終更。蓋社倉之穀效朱文公熹之餘規，隨其風土爲之增損，條畫井井，以縣官爲提督官，擇鄉之寓客、士友之有行義者爲措置官。其提督官止執維張之權，而穀之斂散出入一無所預，措置官掌斂散出入之事，而十數人共之，不分厥以獨掌，不畫鄉以專隸，每舉一事，公共攷覈，無所容私。故借貸無虛名，出內皆實數，登之帳籍，列之厥廩，一一可據，惠利及民，無一非真，皆猷所親睹。較之他邦義社等虛張數目，有名無實者萬萬不侔。然猷思爲永久無窮之利，猶有當慮者，敢僭陳之。蓋是倉之立，惟提督、措置官是賴，提督而不識事體則易至忽略，謂是倉無補於縣計而不加意，措置官爲受塵之人而不加禮，事陳請而不行，民逋負而不問，或輕於旁貸而不與共守原約，或徑差措置而不爲參之

衆論。甚欲支移應借，稍或不從，立招譴怒。彼方以勢臨我，誰肯任怨？此在提督官之所當慮者也。措置而乖職掌，弊倖尤多。支借必當據戶籍，稍有偏私，則貸者未必皆農民。收斂必常參赤歷，稍或鹵莽，則償者未必皆實數。大概錢穀出入，非公非廉鮮不敗事。或不謀於衆，任意專行，或規利於己，暗爲侵欺，或借公以行私，或苟從以媚人，至有務爲高尚，不屑經意，則勾稽無度，吏緣爲姦，倡率失時，事多不舉。猷又見穀數出入，動以萬計，斂散之際，寓客士友終日坐廩，灰土滿襟，塵垢溢面，雖賢者初意欲出力以惠鄉里，然勞苦太甚，誰不畏憚？近固有託辭引去者矣。賢者去則嗜利無恥者進，其何能久？此在措置官之所當慮者也。夫事之美者貴於保持，始謀雖善而終不謹者必壞。是倉在今日誠無可議，要當重爲異日慮，亟求其敗壞之端而窒之。其事在一邑，不足上煩朝廷之慮，然往歲鹽寇每以爲擾，而今倚是以小寧，關係不細，正望朝廷賜之主盟。猷區區管見，欲乞朝廷劄下本路提舉司，檢照所立規約，戒飭本縣官相與遵守，毋視爲異體而不加意，毋簡忽倉官而不加禮，毋輕率改作，毋妄輒支移，有請必行，務在維張之力。其措置官有不公不廉者暴之衆而去之，別有差請亦必付之公論，毋使寡廉鮮恥者得以參預其間。仍欲每歲輪請二三人舉其綱領，名曰職歲，先事倡率，免致稽違。勾攷有人，姦弊束手。向來規約雖續立管年一條，然猶循習舊規，莫有專任其責，每歲舉事頗覺散漫。故今名以職歲，從官司合衆議敦請，須量酌給俸，每員多不過二三十千，示意既深，任責必力。其同措置者原約所給飲食僕從之費日止一二百錢，雖賢者自律，取之過廉，使之主斂散，晨入暮出，塵勞既甚，家事亦廢，若更令取資於其家以自給，豈人情也哉？欲照原約所立姑與倍支，使

不憚協力而悠久可行，參之人情，實爲要便。猷去邑雖久，未能遽忘，故不避僭狂，輒爲陳述利害，以圖永久無窮之利云云。道光《東陽縣志》卷八。（以上黃錦君校點）

韓元豹

韓元豹，字德文，潁川（今河南登封一帶）人。嘉定間在世。

游道山題名

嘉定五年

潁川韓元豹德文、浚儀趙崇復仁翁、延平余談原中、廬陵周必賢君舉、上饒周肆□輔暇日把酒道山，小憩竹石之下，坐待月華，一笑而去。僧妙觀同游。時嘉定壬申陽復前七日。《閩中金石略》卷六。

（楊世文校點）

蘇應龍

蘇應龍，韶州樂昌（今廣東樂昌）人。嘉泰二年登進士第。嘉定五年爲迪功郎，廣州錄事參軍。遷朝

奉郎。後知贛州。見《宋會要輯稿》兵二〇之一六，雍正《廣東通志》卷三一。

學田記

我皇宋奉天繼起，安定大業，遂以文論士，設學置養，且進拔而廣厲之，德意殷殷，孰善焉。吏治者能加意於斯，孳孳爲國家敦士計，求之未可多見其人也。惟我石先生名門華胄，吾道宮墻，蒞韶未幾，建樓通衢，扁曰「風度」，其屬意我韶士已非一日矣。樂昌地偏湫隘，人材教養亦頗稱舊，然當比士登雋時，與名計偕者十之八九，西征每有裹足之病。邑士請於臺府，擴立養士義莊。先生慨然動念，遂以官產充，是亦敦國家養士無已心也。由是昌之士匪唯西征者，井井翩翩稱至歡。後之有齒薦書，星列著名，得時附勢，亦將藉先生之帡幪也。然而爲士者當何如？毋徒執空文爲取士之資，必也君不堯舜，吾之羞也；民不熙皞，吾之恥也。當較然與古爲徒，彼張、余、蕭、李者，直將旦暮遇之，庶幾哉無負國家教養之意，而承先生汲引之誠也。雖然，先生之德政可言者，詎曰敦儒宗禮已哉！以蒞理則劉寬之仁，潁川之神；廉靜則羊續懸魚，鄧攸飲水。至於慮周戎伍，仁溥蠲丁，斯又先生用心之勤，可謂青衿師表，黔黎怙恃者也。其視以聽蒞之堂爲傳舍，以仁義之言爲迂譚，豈不重有愧於先生耶！邑人士德先生之深，丐余言以紀，顧應龍不佞，奚足以盡先生，亦不敢不敬述其概，以爲先生謝，爲諸二三子勉，又以詔後之來者，知教養之自，冀有紹先生之功於不朽也。乃若疆畛之

條，多寡之稽，備之別錄，茲不復贅云。先生諱孝淳，字君致，會稽人也。同治《樂昌縣志》卷一一，同治十年刻本。（尹波校點）

王之制

王之制，福州長溪（今福建霞浦）人。嘉泰二年進士。嘉定時爲武岡軍教授。見同治《福建通志》卷一四九，光緒《湖南通志》卷一一二。

武岡軍修學記

嘉定八年二月

阜陵淳熙初，大丞相、魏王史文惠公帥民^(一)，之制以諸生試之日，大丞相張幕於棘門外，朝服執圭，揖士子而入，士子拜，大丞相亦拜。比其出也，又臨譙樓目送之。時應試者二萬人，視其容色弗少懈，莫不斂襟肅容。蓋吾閩自蔡端明以來，未有如大丞相遇士之懿也。至今誦其事者猶感激嘉歎，寥寥四十餘年矣，不圖典刑尚今見之，有如春坊明甫公者。公起於大學諸生，議論厚^(二)，眊寒峻猶執友，士有接其詞氣，溫然如春風。乃嘉定壬申冬，以聖天子命分麾武攸。始下車，禮於先聖先師，退延見衿佩。週盼鬢寓，屋老材腐，憮然曰：「學校藏修之舍也，今頽靡若是，使邦之秀子弟弗

克肄業，辰輯酉散，甚非所以嘉惠吾黨。」乃命工度所，用諏其良，甲戌夏肇新之。殿廡軒整，視向增麗，列繪七十二子於左右，衣冠佩履，恍然杏壇槐市中。已則飾御書之閣，講堂齋館漸次修治，移正錄位於武庠之側，司計位于殿之東偏。仍射圃舊址，更命繕築。渠之堙淤者，繚墉級甃之墊缺圯剝者，濬之葺之。庖湍庾庫各當攸處，帷帟几榻百需咸具。問費焉出，則取於羨金之入，不征於民，不告於有司。踰年二月朔克成，於是籍在公之用凡四十五年，媿爲緡錢二十萬^三，皈于學，以豐廩粟至渥也。越上丁釋奠，公預帥寮采宿齋，未明戒事。其日行鄉飲酒禮，賓主介僕，倣古儀式，自始升以至卒爵，禮無違者。闔郡來觀，嘆未之見。爰建濂溪、二程先生祠，俾學者知所宗焉。秩滿入覲，前期諸生相率圖公像，載瞻載仰，以與學校相爲無窮，遂合言於之制曰：「自文翁、常衮之風寢邈，今之方伯參錯於天下。晨興坐曹，雁鶩羅前，手朱墨而心醉，目簿牒而昏花。大率以傳舍視官府，以羈寓視吏民，以常程應米鹽獄訟。彼七閩江浙號爲仕宦樂土，而中都官出牧者，動有摇摇不自安之意。矧荆廣距行都三千里而遙，來者連蹇紆鬱，幸其歲滿，則掉臂去不顧，而暇學校乎？今公相門子也，位於朝則儲案也，顧不鄙茲土而臨之。爲政再期，野有倉積，師有贏糧，憂民病涉，濟以杠梁，道里礪礪，夷爲康莊。苟可安利乎人者，行之堅勁，不俟終日。至於經理學區，蒐舉曠典，挈是邦而三代之如。公待士千而一有焉，蓋志諸珉，以無忘公德，且以爲後來憲。」之制方敬仰大丞相之盛心，而善公之爲是舉也，不敢以寡陋辭。公名彌寧，字清淑，世明州鄞縣人，故大丞相魏王之猶子，今丞相魯公之兄云。嘉定旃蒙大淵獻二月幾望，門人從政郎、充武岡軍軍學教授王之制謹記。嘉慶《武岡

州志》卷二八，嘉慶二十二年刻本。又見嘉慶《湖南通志》卷四五，民國《湖南通志》卷六四。（李文澤校點）

〔一〕民：原校云：「當作『閩』。」

〔二〕厚：原校云：「『厚』上恐有缺字。」

〔三〕賸：原校云：「當作『賸』。」

王 同

王同，字會之，福州長樂（今福建長樂）人，巨子。嘉泰二年進士，開禧中爲太平州州學教授，官終主管架閣文字。見所撰《太平州教授建廳記》，同治《福建通志》卷一四九。

太平州教授建廳記

嘉定元年五月

郡文學之舍，予行四方目所接，多在校庠旁近地，官事少媮而言之，大略視冰廳，因仍簡陋，居使然也。開禧丙寅冬，予奉版輿來姑谿，所止公屋，寔惟學東偏。學東西南濱水，高城深池。又居予東有閣二：曰采芹，曰色關。采芹歲月莫攷，或云司刑少常伯吳公分教時創，始數椽，它日尚書右司林公增大之。閱年久，岸斗入水，屋半已傾欹。慶元己未，秘書郎錢公乃營色關，棟薨藻麗，偉特桀

出，綿裘曼衍，浩乎雲連。二閣照影清波，芙蕖滿中，隄柳成行，粲然而榮，鬱然而陰，龜魚游泳，野鳧象百，春秋去來，忘機浩蕩，棲息蘆葦間。清暑之夕，明月之夜，解帶馮闌，疑閬風方壺之表。朝而巍坐，日出水上，初晰宣明，絲光暉暉，澗澗戶牖，如杭巨舸，浮于江湖，如隱居山林，雲氣霏微，時襲人衣履。臨流之觀具是，寢處有所聞，昔尤湫隘不可以居。鄉人李君垂受代，合工治材，聳爲華宇而去，此意激世，有陸幼節風，然其謬室猶視地而行，堂坳弗治，未爲震□深慮也。予入而娛老，出而延賓，其於寒無氈者亦足矣，獨聽事之堂偃蹇相持，高不能越尋丈，左枝右撐，朝夕厭焉。予始至，承早賺後，在庾無粟粒之儲，衆志靡靡凜未知本，未暇及此乎？既而睹學之西南屋數間橫陳，陲陟凋落，土瓦不相屬，彼何所而若是。物色之，則十年之空困也。曩積黍禾於中，後以刈穫多隱私，更爲租，故置之不用之地。方愾然曰：「無用以爲有用，可乎？」明年春，予承乏行半載，學之入有稽，其出有程，教且育浸不以匱告。粵三月稍錄其中楹桷版檻之屬，昉自采芹，葺之以存其舊，仍諸謬室閣之以籍。予履七月，遂稟承于府，盡撤前所餘，規廳事而新之，計丈數，揣高卑，視昔廣參之一，修四之一，步欄前楹廣修如之。於南則弘以敷，於北則邃而正，於東則趨便坐也，坦而明，於西則傅學宮也。聳而稱二千石嘉尚，承學資以材用餼糧，予得以前庶職掌，顓治其事功。未訖，通奉計臺檄走秣陵，逮季商來歸，則落成矣。尚以啓扉，西介于學戟門，予既肅諸生入出有儀，吏卒居旁，或踞或譁，非其便，欲更之而并紀之。又明年，已新泮水，乃即廳之陽薙奧草，辟土塗，獲地數畝，建以閤閣，翼以沼沚，紆以徑術，繚以垣墉。於是高明爽塏得其所鄉，演迤靚深，於先聖

之門，不迫不雜。青山巖扃，近在吾目，可以極眺望，可以賦從容。來游來觀者麇至，客有曰：「美哉！前日翳伏礲塉之區也，物果待時而亨乎？」曰：「不然。莎廳稱於河中，竹樓記於齊安，顧寧在峙壯觀以媻將來？吾儕書生，居不敢求其安食，亦不敢怠其事，誠惟道存，從學者日至門可也，而何擇？」予未能，姑列以爲記。嘉定元年五月既望，長樂王同記并書。開封趙善潼篆額。民國《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卷四。（以上李文澤校點）

胡 衛

胡衛，字衛道，紹興府餘姚（今浙江餘姚）人，胡沂孫。慶元五年進士及第。嘉泰、開禧間爲於潛縣令。嘉定十二年爲右正言，十三年爲殿中侍御史。遷起居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遷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進禮部侍郎。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二三、七五之二六，《南宋館閣錄》卷九，《會稽續志》卷六，《咸淳臨安志》卷五四、五六，《宋元學案》卷七七，《宋元學案補遺》卷七七。

彈黎伯巽等人奏

嘉定十二年六月

伯巽以儉佞之質，習傾詐之風；彥适權姦之甥，規避作邑，秋官劇曹（一），豈能平允？未當華髮

之年，有嬰孺之嗜。黼久焉玩愒，憤憤無聞。繹已試罔功，臺疏可考。誼心術回邪，專事口吻。《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五三（第五冊第四〇四三頁）。

〔二〕官：原作「宮」，據文意改。

彈黃疇若留元剛奏

嘉定十三年正月

疇若出師西蜀，貪汙狼籍。今以西清奉真祠，尚怏怏於炳用之弗及。元剛嘗守永嘉，惟務酣飲。繼守章貢，狂暴益著。《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二四（第五冊第四〇八六頁）。

論列蓋鈞王駒奏

嘉定十三年正月

鈞昨守滁陽，修城虛破，未加罪斥，乃望陞擢。駒蔑棄天倫，僅降一階，念咎不萌，榮圖方切。

《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二六（第五冊第四〇八七頁）。

彈林清之朱晞顏奏

嘉定十三年四月

清之寄居湖州，素號武斷，適通判家于清之新治，由是交託，日有造請。晞顏以此施於清之，欲其報於他日。《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二五（第五冊第四〇八六頁）。（以上劉文剛校點）

於潛縣重建丞廳記

一縣之政，毛舉萬端，大者風俗保障，小者訟獄簿書，掌之於令，貳之以丞，所以參是非之權，折諸至當，必如家人伯季，相視無間，斯可矣。世衰道微，良法美意，百不一古。位高而偏，自韓退之已有此論。如陳南仲于武功，簡靖以輔其治，逖視來者，鮮矣。令者，令也，令人於善也；丞者，承也，承人于善也。令不令，則丞不承。感發之機，微而方寸，大而治國平天下，理歟？勢歟？潛舊爲州，規模視他縣爲壯，獨丞舍更革不常，因循寓縣圃。前令王公際易于西隅，囂塵湫隘，不足以尊官守、臨吏屬。嘉禾婁公機以丞攝邑，竟割縣圃大半爲之。距今三十載，棟宇之植者撓矣，軒戶之新者剝矣，矧左據下瞰，識者病之。爲令者憚于用度，不思通變之宜；爲丞者挾建瓴之勢，泥於喬木幽谷之遷，皆汨鑿莫入。地利不得其正，求之人，宜有不可。余知顛末之久，竭來民社，不敢自謂邾

小，正名爲先。浚儀趙君師僚適佐斯邑，以情商量，欲使縣復舊貫，丞獲美居。迺相地于邑之南五十餘步，役不及民，山川協吉。爲堂二所，廊廡森然，自門軒至於庖湑莫不備。廳治巋然，視舊而倍。將成，趙君代去，盱江張君國均繼之。張君江右名族，茂于學業，溫良之風，不待卽之，知其爲君子也。視事踰月，情好益親。一日，謂余曰：「今丞治輪奐新偉，皆君之力，而園池不足，若我之游息何？廳之東有餘地百畝，君爲我卒成之。」余迺鳩工度財，剗夷荒蕪。外列芳甸，中蒔荷沼，復建一堂，鎮其景物。前望山翁，後負峯嶸，華而深，廣而麗，與縣圃東齋相爲頡頏，皆一邑之領袖。偶閱柳子厚集，得述六職之語，文與意會，卽取以名。少北自堦而升數十級，植亭其上，環以桂樹，命曰「凌寒」，用謝靈運詩，兼山與桂而言也。廳之西又闢一室，松梅隱映，修竹掀舉，其名則舊，其景則新，謂丞之故嘗有「日哦」之扁，今因之，存古也。三者之役，費加于前，往來之人類詫曰目所未覩。蓋丞之輔于縣者必竭其智，故縣之徇於丞者不遺于力。侈其居者，所以尊其官；尊其官者，所以使後人多樂就。昔退之之記藍田也，庭有老槐，南墻千挺，對二松吟哦其間，足以思崔斯立之高致。視然占位惟謹，不敢略省，負若丞哉。今余與張君脫略邊幅，政事必詢，而又相從於園圃吟咏之樂，視退之所記，當有光焉。丞廳畢成於乙丑之九月，及予將代，始克爲之記。《咸淳臨安志》卷五四。

於潛縣重建尉司記

環百里而縣，有令有尉。尉之職不衡于令，迺以武事佐令于理，所以參相制也。成周爵列惟五，各世厥祚，軍帥以卿，天子命之。嬴秦郡縣天下，郡置都尉，縣置尉，與守若令峙，文武因配，大略舉焉，顧慮亦遠矣。漢承秦舊，縣置尉二人，小則一人，長安城中有四部尉，邊有徼塞尉，其制愈備。然材官、騎士，征調不古，都試之法竟罷，尉得職蓋寡。晉、隋間，縣正書佐，令自辟置。唐初沿而未改，尉權日削。不返厥初，焉用牛刀，若將浼吏。吏能一冠畿邑，當路輒謂宜自貶抑，無獨出人右。下弗抗厥任，上弗隆厥予，設官之旨，豈其然哉？爲令若尉者儻弗克崇之，後將安所稽乎？余官於潛，一時寮案，簪盍偉望。四明萬逮及之實董尉職，清敏強幹，克振厥事，盜賊屏息，人無斂攘。余以故得悉意字撫，民穌吏肅，政臻于成。及是閒暇，廉取嗇用，以起百廢。甃涂梁差，利民之政罔弗舉，則又將撤宇解而新之。惟嚴之分水、湖之安吉、宣之寧國，其俗矯健不怙，潛實與錯壤。征鼓之節，表防不肅，騎卒之需，廐庫不備，不可以立武，余心恧焉。征官之廬、貳政之宇既崇，既飭，鈎稽之所、儆肅之司盍以序舉？簿忌於興作而辭，尉勸於程督而請。於是即尉舊治，矚民之隙，鳩工度材，以植百礎。人厚其傭，役不憚勤；物倍其售，供不告病。經始於三月乙亥，落成於四月丙午。儼堂皇以莅官，邃複屋以退食。棖桷楚楚，階序翼翼，有亭有館，有庖有溜。門廡軒敞，廉隅峻

直，偉岸雄壓，蓋十倍其昔。習武之區，仍彼舊貫，峙于右方；櫜弓之府，閱士之場，甫略亦備。其燕休之堂扁曰「梅隱」，慕子真之清節也；其際賓之塾扁曰「高雅」，景象先之逸躅也。取李太白「清風佐鳴琴」之語命其樓，取杜子美「風吹錦繡香」之語命其亭；而高雅之東有室曰「容膝」，則有陶靖節之所著也。各有所志，可以逆知。垣墉既崇，丹雘既施，諷龜戒吉，式正厥宇，風采焜煌，人用改觀。當此之時，豈特尉有以自慰，亦足以慰百姓之心矣。事已，尉過余有請曰：「願以其實登諸記載，來者將有考焉。」余弗克辭，則撫尉事始末記之，且相與言曰：「使爲令者弗擅而通，爲尉者弗抗而敏，種德以扶柔，立威以戢暴，則雖天下可運於掌，豈特一邑而已哉！」遂書以畀之，俾勒諸石。《咸淳臨安志》卷五四。（以上劉琳校點）

鄭子充

鄭子充，福州永福（今福建永泰）人。開禧元年登進士第。嘉定間任興化軍軍學教授。見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三，道光《福建通志》卷九四。

仙游縣軍學錢糧記

莆學比年以來，生員日衆，而歲屢不登。主計者以匱告，事事省嗇，庖廩猶不繼，使人寬裕宏博之意不得少施，是豈初心然哉！雖然，古者曰教曰養，各有所司。財用之豐耗，廩餼之出入，皆非教士者之責。移其訓導之心，而皇皇然爲終歲不給之慮。吁，可歎也已！秋釋奠禮畢，通守王公時攝郡事，從容語及學計，知無贏餘，慨然曰：「是非所宜緩者。」隨以仙游因果廢刹之田二頃四十七畝三十七步有奇，園四十五畝二步有奇，山九頃六十三畝二角三步，產錢五貫三百八十三文三分，歲收租穀三百斛贍之。語傳，士氣斯奮，津津相告，謂公之攝事不旬月而能爲學校千百年之地。計其歲入輸于郡，不足以捐公帑之毫芒，推之學而使教士者得以盡其職，其益宏矣。《永樂大典》卷二一九八四。（王曉波校點）

夏蹈規

夏蹈規，嘉定間衢州龍游（今浙江龍游）人。

澱江浮橋記

嘉定五年

浙江西來，龍邱實受一郡委注，其流浸灌，自成澱文，因名澱江。衝其流者北通行都，南走縣治。自宣和間曾祖妣唐氏始創浮橋，且爲巨航以備水漲，時猶未有橋田也。經歷既久，將就圯壞，於是撥田之議，堂姪質倡之，姪孫一友成之，援主之。爲田二百畝有奇，爲穀四百石有零，官且蠲其雜科，歲取租爲繕脩，橋用不壞。惟是租外之物不隸於橋，諸族輒以自入，由此各視其田爲私，日滋月積，橋之不絕如線。恭值山陰王先生來尹茲邑，漸民以仁，撫民以寬，博施濟衆，咸究厥心，而尤以綱紀斯橋爲己任，糾奸剔蠹，策墜圖乏，揭榜示以嚴其令，給朱記以一其權。勸諭諸族，使各捐其米隸於橋者，以益繕修。纂成一籍，藏諸橋莊。先生爲斯橋計，不其深長也哉？先生名夢龍，登丙辰科進士第。蹈規不揆，謹謂昔日盛美之事，非惟創立之難，繫亦綱理之尤不易，故體統雖□而罅漏未窒，必待名世者出任其責，然後可以經久。汴渠長隄，得王景而修，漢氏舊陂，因杜預而繕。鼻祖文霸自國初從山陰來家於此間，五世而後成斯橋，今先生又來調理之，橋遂愈壯，而先生之恩殆與澱波相爲無窮。事之符合，豈偶然哉！敢不謹誌，以告來者云。民國《龍游縣志》卷三三，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李文澤校點）

李耆岡

李耆岡，祖籍懷州（治今河南沁陽），邦獻孫。嘉定間通判邵州、權州事。徙知資州，以造橋鹵莽，致溺死人命放罷。見所撰《省心雜言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五之一八。

省心雜言跋

嘉定五年八月

先大父敷文平居自號省心，《雜言》一編，皆箴規訓戒之辭。耆岡兒童時尚及見其手藁，板行于蜀，名公鉅卿書其前後者非一。士大夫愛重之，以其本刊于池陽，于新安，皆以為大父之文也。嘉定戊辰，耆岡調官都城，見書坊有刊小本鬻於市，以為林和靖之作。按和靖處士隱于西湖，以詩名，坡、谷、淮海皆稱道之，設有此書，諸公樂善好賢，豈不揄揚而贊美之？而和靖略無一字自叙，以為品題者，不知妄人俗子何所據而云然，甚可怪也！耆岡通守邵陽，敬以舊本摹寫鋟木，以廣其傳，可破流俗之惑，使來世《鶡冠》、《晏子春秋》之疑尚於是乎可攷。嘉定壬申仲秋，孫奉議郎、通判邵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權州事耆岡拜手謹識。《省心雜言》卷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李文澤校點）